

藝海滄桑



上海圖書館
藏書

109

名 著 汪 春 海 上
社 著 仲 明
會 賢 書 店 印 行
說 小 著

說小會社著名

桑 滄 海 藝

著 賢 仲 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5799B

行印屋書仁同海上

515488

序

作社會小說。最難於實地寫真。其命意措詞。相題佈局。失之過火則太野。失之過板則太黏。失之拖沓則病格格不吐。失之迂腐則患其陳陳相因之四端者。皆率爾操觚者之大弊也。有一於此。其書即必不能傳。苟傳矣。亦必不能廣而且久。汪仲賢作藝海滄桑。純以實地寫真法出之。而絕無以上諸弊。社會小說中之傑作也。觀其開宗明義第一章之楔子。籠罩全書。可謂深得古小說家立竿見影之遺。逮至第二回起。徐徐寫入本文。復慮其太驟也。乃用借賓定主法。以小神童小靈童陪起楊小紅與楊柳青兄妹。其落想之曲折何如。然書中之主要人爲楊柳青。故半途又用移樑換柱法脫卸之。然後單刀直入。盡寫楊柳青之一生。其佈局之完密又何如。至於描寫歌場事實。不特處處多行家語。且能曲曲傳來。絲絲入扣。使書中之其事其人。躍然紙上。令讀者爲之心折。時時急於欲看下文。而形容金入太爺仗勢荒唐。王純華之倚官蠻橫。單閻虞大個子之喜怒不常。花月樓與高青雲之爭風鬥智。老妓馬四姑娘之狡詐莫測。匪首相相九之豪縱。將買辦與石伯香之鬪冗。與夫花美倩之才鑽。小金寶之翻覆。尹月卿套褲老大之荒淫糊塗。王七太太之風騷做作。無不淋漓盡致。刻畫入微。若林少雲。則自始至終。首鼠兩端。態度屢變。作者更出其全力與楊柳青雙管齊下。乃成爲一部好書。筆墨至此。竊謂其可以傳矣。更謂其可以傳之廣且久矣。嘗成徵序於余。爰撮其大要。手書數語以歸之。世有善讀小說者。當不河漢余言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夏海上漱石生序於退醒廬

藝海滄桑目次

楔子

人面結冰花屍陳陋

燕窩驚魅影謠起深宵

一

第一回

質庫好商量縫工有響

包銀難折扣台柱無情

七

第二回

宮女買身當場傳笑柄

神童獻技滿座蹈危機

一八

第三回

戲館不難開請君入甕

人心容易買邀客同樽

二九

第四回

悅耳新聲當筵歌北曲

傷心舊雨倚酒罵東翁

三九

第五回

白雪留音佳人傾海上

黃金尋夢巧匠走天涯

五一

第六回

片紙傳情綺懷驚幻夢

兼金有力淚眼動芳心

六一

第七回

博笑一時火爐燒木屐

承歡半日肉體換貂裘

七二

第八回

狹路刼情俘羣雌逐鹿

良宵圓好夢游子射鵰

八三

第九回

相思難訴別淚灑征輪

煩惱自招含羞囚綺帳

九三

第十回

慾海茫茫徐娘重墮瀾

情天黯黯馮婦又開筵

一〇五

第十一回

蟬移別樹薄倖怨蕭郎

虎嘯通衢橫行稱俠客

一一六

第十二回

杯酒聯歡干戈化玉帛

寸箋作介文字結姻緣

一二六

第十三回

呼儂執役浴室好藏春

與子偕行市樓空捕影

一三七

第十四回

撒嬌飲鳩小星還舊巢

療妬烹鶯酷吏判冤獄

一四八

第十五回	約法三章捨身全大義	離筵一席揮淚別親交	一五九
第十六回	期月歸寧人比黃花瘦	經年作伴債如白蠱多	一
第十七回	舐犢情深狂風折萱草	望夫心切細雨濕金蓮	一一
第十八回	疑雲爲幻逼作出山泉	舊雨多情願成連理樹	二二
第十九回	客店作羈囚役同牛馬	他鄉逢貴婦境別泥雲	三三
第二十回	金錢示小惠雀戰延賓	風雪走長途鶻啼懷母	四五
第二十一回	空口賠金解顏惟一笑	醉言入夢觸耳耐三思	五六
第二十二回	憑欄聽舊曲根觸鸞飄	袒裼露情斑驚遭狐媚	六六
第二十三回	良人比履取譬絕情癡	老妓贈銀市恩邀美譽	七六
第二十四回	循循善誘擒縱得師承	落落寡交紆迴縈客意	八七
第二十五回	柔若綿羊妖姬蓄男妾	豔如彩蝶癡漢戀嬌妻	九八
第二十六回	知難引退和淚一封書	乘隙尋歡遮羞三紙鈔	一〇八
第二十七回	何以慰情綵輿迎棄婦	不堪回首魔窟遇前夫	一一九
第二十八回	豪賭通宵傾家決死戰	幽居三月閉戶讀新聞	一三〇
第二十九回	迷離成匪黨縲紲加身	蹀躞見喪儀烟雲過眼	一四二
第三十回	夫隨婦唱合作創歌場	花落人亡長眠終治史	一五三

社會
小說

藝海滄桑

汪仲賢著

楔子 人面結冰花屍陳陋巷 燕窩驚魅影謠起深宵

民國二十年一月十一日。上海忽然發了一個大冷訊。據老年人說。在三十年內。上海從未這樣冷過。天氣失了常度。人事也就大受影響。上海本來是交通最便利的地方。陸路有火車。水道有輪船。都匯集在此地。自從大冷以後。交通事業。盡被阻滯。內河冰凍。自不必說。就是火車速率。也因燃料的熱力減低。誤了許多鐘點。馬路上的汽車。停下來水管就凍住了。非用人力推過十幾間門面。不會行走。正在這大冷天的晚上。法租界公館馬路東新橋街口。忽然有一家洋貨鋪子失起火來。救火車一時來了好幾輛。祇是自來水管冰凍住了。救火車雖然來得快。皮帶裝好了。不能出水。也自枉然。後來好容易用柴將水管燒開。但等龍頭出水。店面已燒去兩幢。此地本是熱鬧區域。況且附近又多癡君子。雖然時逾夜半。看熱鬧的人還是擠滿了半馬路。只見水澆在房子上。從樓板淌下來便結成冰塊。一片片的掛在房簷下。像洗乾淨的大魚翅一般。映在火光裏。幻出五色彩霞。真是鮮豔奪目。許多看火燒的人都說這種景緻。是生平難得見的。所以看的人便越聚越多了。租界上的火政。辦得本是不錯。不多一會工夫。火燄頓息。只見火場裏充滿了許多白烟。好像是戲台上閉了幕了。把好佈景一齊遮蓋。看客便漸漸的散去。剛才因為火場上形勢緊張。大家站在風前都不覺得冷。此時看罷回去。一個個都又縮着脖子。籠着袖口。嘴裏還不住的吁哈着喚冷。由東新橋街往北散去的看客。有一大半是燕子窠中朋友。其中有一位人稱王老闖的。乃是珠聯里十三號前廂房的一處窠主。今夜也跟了兩個主顧張先生李先生一同出來看熱鬧。回到自己弄堂門口。只見圍了一簇人。又在看什麼新鮮活把戲。王老闖鑽進去探頭一望。祇是黑漆漆地看不出什麼東西。但見一號的夥計阿三也在看熱

鬧。王老闆與他同業，是素來認識的，便問他看什麼。阿三笑道：「噱頭跑弄堂的女人，唱唱哭起來了。」李先生問道：「是不是沒有人給他錢？我剛才贏進兩塊麻將，讓我來做幾隻銅板好事吧。」說着要去掏錢。阿三道：「快些不必，剛才我們老闆給他兩隻八開都不要。」王老闆鼻子裏哼了一下道：「真噱頭。」說着一陣北風過來，張先生把清水鼻涕一擦，由後門裏鑽了進去。王老闆與李先生也跟着進去了。踏進廂房，只覺得烏烟瘴氣，倒也十分和暖。同外面的天氣差了幾個月。影計小寧波正在生着一個大風爐，格外濃烟滿室，熏得進去的人幾乎眼睛都睜不開來。王老闆對小寧波發脾氣道：「你不要出去看，你怎的還是要出去。」小寧波力辯道：「婊子生去火着的。」王老闆道：「沒有去看一個風爐要生一個鐘頭。」小寧波停了蒲扇道：「實在是噱沒去。」對唔話，婊子生去的李先生躺在榻上接嘴道：「小赤老，那末我們去看的人都成婊子生了。」一說大家都笑將起來。傍邊另外一個烟客，似醒非醒的說：「火着是沒有去看。」門口的揚州小調是聽飽了。小寧波笑道：「格只寡老真唱得傷心。」我眼淚水被其唱出來了。王老闆連忙將他喝住道：「你快些生火罷。」這一鍋烟燒好，要明天飯後了。小寧波低倒了頭，用力去搨風爐。王老闆用數千秤好烟灰，自去動手燒烟。幾個烟客過足了癮，陸續散去。王老闆把一鍋烟燒好，天光已經亮了。秤好份量，自己又躺下去嘗了幾口，坐起來伸了一個大欠，覺得有些倦意。開出後門，想去解一個小溲，進來睡覺。原來十三號的後門，正對着一號的前門。此時天色剛亮，菜市街上雖是人聲嘈雜，在這個腰弄內却是冰清冷靜。王老闆跨出門口，被地下的冰一滑，險些跌了一個筋斗。等到立定，不由得哇的一聲叫了出來。原來一號門口的牆腳邊，半橫半豎地倒着一個襁褓的女子。面孔上橫七豎八地掛着幾條冷晶晶的冰片，頭側垂在一邊。眼角和嘴角下面掛着幾根細冰箸。眼兒得是一個凍斃的女屍。把王老闆的一泡急尿也嚇回去了。此時頭頂上的西北風呼呼的叫個不住，真似龍吟虎嘯一般。王老闆的這一聲叫，被風咽住，也無人聽見。他心裏覺得害怕，眼睛又捨不得不看。兩條腿又嚇得動彈不得，祇是呆呆地對那死人仔細端詳。先不敢看伊的面孔，只見一雙半攔脚，一隻繡花的破鞋子套在脚上。另外一隻却拋在一邊，鞋上滿沾泥漿，幾乎也分不出面與底了。

黑襪前後通穿。因爲皮膚被泥封住，反不覺得怎樣觸目。獨有那一隻穿着鞋子的脚，脚跟上面反露着一塊灰色的皮膚。襪統上面倒並不露肉。一條黑華絲葛的大脚褲，上面蓋着一重雪白的濃霜。褲管角浸在一灘污水裏，却被冰膠住了。膝蓋上穿了兩個大窟窿。裏子的顏色已看不清楚。上身穿一件古銅色的薄綿襖，下面還緣着花邊。可見做的時候一定還是很時髦的呢。一隻臂肘撐在水潭裏，被冰凍住了。再細看她的頭部，頭髮已經剪去，蓬蓬鬆鬆，很是怕人。外加漆黑的頭髮上面也被着一重濃霜。粗看好像是頭髮花白了，又像是米店裏跑出來的人一樣。兩只眼睛睜得極大，在上眼皮的底下露着一點點眼黑。人中吊起，嘴也張着，嘴唇與面孔一樣顏色，都像紙錠灰一般。牙關緊咬，在下齶上面却露着一粒發爛如新的金牙齒。再細細看伊，眉頭雖然緊蹙，鼻窩裏一條紋路望左右掀開，却微微地露着幾分笑意。王老闆看到伊微笑的神氣，却越看越面善了。祇一時想不起是在那裏會過的。他正在對着死人默默出神，忽然聽得弄堂轉角有人喚道：「你相鈞伊的勝子嗎？」喚伊進去吃一盞，就成功了。老闆掉頭去一看，原來也是本弄同行。正在弄口撒尿。王老闆被他喚醒，回過頭去對他點了點頭，叫他「你來看」，那人一面束褲子，一面縮緊了脖子走過來。看見那滿面冰花的死尸，一聲啊，倒退了好幾步。站在遠遠的說：「昨天晚上我還來聽伊唱的，怎麼死得這樣的快。」老闆道：「這麼冷的天，伊身上穿得這樣單薄，不要凍死嗎？」那人道：「倒是好胃口，怎麼一個人站在此地替伊相面。」老闆道：「這個女人相熟得很，一定在那裏見過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人笑道：「不要是你們老相好，你應該哭伊幾聲。」說着，弄堂裏一陣隆隆之聲，推了一輛糞車進來。那人禁不起冷風先走了。王老闆此時也覺得兩脚凍得麻木，回進去了。糞車一到，把各家的後門一一叫開，弄堂內頓時熱鬧起來。尸首傍邊也圍着許多人。大家都說面孔上的冰花，與昨夜失火人家簷頭的冰片一樣，一樣的奇觀。都是人生難得見的。此話一傳出去，菜市街上買菜的人，都要來一擴眼界，擠得一條珠聯里水洩不通。不多一會兒，由巡捕房裏人把尸首車到輔元堂驗尸所去。後面還跟着一羣圍看的人。便有人說：「這個女人好福氣，死了還有許多人來送喪，看客說說笑笑一路散去。那個尸首到了驗尸所，少停有

官來相驗一漏。照例判了幾句。驗得無名女尸一口。年約三十餘歲。委係凍餓而斃。並無別情。查無屍屬。飭堂掩埋。寥寥數語。伊的一生。就算了結不提。再說燕子窠王老闖。自從清早看了那個女尸後。亮晶晶的面上。冰花蠟蠟黃的一顆金牙齒。時時盤於腦際。回到房裏。和衣躺在烟榻上面。翻來覆去。祇是不能合眼。好不容易到十二點鐘。漸漸睡去。不多一刻。主顧上門。又被吵醒。他一咕嚕爬將起來。盤膝坐着。只是呆呆的出神。小寧波在應酬主顧說話。他也沒有聽見。外面開門。李先生來了。小寧波忙說。李先生今天怎麼早呀。李先生道。啊。上當。今天我起了一個大早。要想去看梅蘭芳的臨別紀念的。等我三點鐘跑去。已開了鐵門。跑了一個空。觸煤頭。說着脫去大衣。在王老闖鋪上的上首輪了下來。小寧波替他掛好衣服。遞過一盒烟來。隨手擦根洋火。點着了烟燈。嘴裏問着梅蘭芳生意這麼好。李先生道。開戲館請着了這種角色。老闖包可以發財。忽然王老闖一拍大腿喚道。在這裏了。李先生與小寧波嚇了一跳。兩個人四隻眼睛都射在老闖臉上一齊發怔。只見老闖嘴裏又不住的說着。可憐可憐。作孽作孽。李先生忍不住了。便喚道。噲。老闖發了瘋了。小寧波笑道。老闖做什麼夢。說出來聽聽看。讓我再打一記花會去。老闖也不理他們。還在連說可憐不已。李先生又問道。老闖今朝究竟有什麼心事。老闖嘆了一口氣道。我在可憐門口那個死人。李先生詫異道。門口有死人。我怎麼進來沒有看見。小寧波道。巡捕房早已車去了。李先生道。死的什麼人是怎樣死的。小寧波道。就是昨天晚上唱揚州調的那個女子。是凍死的。李先生便問老闖道。此地弄堂裏常常有倒斃的人。何以別人不可憐。你單單的可憐伊呢。老闖也不答話。身邊掏了兩角錢出來。交給小寧波道。去買兩角錢長鏡。化在後門口。小寧波拿了一個四開。一面一反一覆的用手顛着。一面問道。現在就去。還是晚上燒。老闖一揮手道。就去。李先生把烟鎗放下。坐起來看看老闖的臉。還在發怔。小寧波把角子望耳朵裏一嵌。自己去買長鏡。李先生問道。看來那女人同你有過什麼關係嗎。老闖道。與伊有關係。真正輪不到我呢。李先生道。那末。你為什麼這樣關心呢。老闖道。不過我想伊的身世可憐罷了。我說出來。你也要替伊可惜的。伊會如此收場。真教人想不到。此時張先生也來過癮了。看他呆怔怔地。便問爲了什

麼事情。李先生道：「不要響，聽他說。」對面烟鋪客人剛走，張先生便在對面躺了下去。老闆自己起身替張先生取了一盒挑現成的烟，沖了一壺滾燙的茶，回到原處坐下。兩個烟客一壁燒烟，一壁凝神聽着。老闆拿起李先生面前的茶壺，嘴對嘴呼了一口。然後說道：「提起此人，你們或者也還想得起來。」李先生道：「我們也認得的嗎？」老闆道：「你們雖不認識，也許曉得。伊就是二十年前大名鼎鼎唱鬚兒戲的楊柳青。李先生也驚訝道：「楊柳青真的嗎？」張先生問着：「什麼楊柳青？我沒有聽見過。」李先生道：「你是客邊人，莫怪不知道。我在十幾歲的時候，看過伊好幾次戲，不是伊還有一個搭擋的男角色，也叫楊什麼的麼？」老闆道：「叫楊小紅，那是伊的嫡親兄弟。」李先生道：「對楊小紅，那個小鬼工架真好，我還記得看他們唱過一齣回荊州，生意好得邪氣。你怎麼認識伊的？」老闆道：「我不瞞你們說，從前是在戲館裏做茶房的，記得有一年年夜邊，戲館老闆蝕本得走頭無路，幸虧請到了他們姊弟倆來幫了一個多月忙，非但把蝕本的錢統通撈轉，反而更賺了許多錢。」李先生道：「後來聽說楊小紅吃官司，是爲了什麼事情？」老闆聽了此話，不由地咬牙切齒道：「這件事真是天曉得，怪來怪去，都要怪那般女人，生得骨頭太賤了，成羣結隊的到戲館裏來勾引他，弄得一個小夥子昏頭昏腦，鑽進她們的迷魂陣，生生的把一條性命送掉。我們的戲館也被他們攪關門的。」李先生道：「這是你吃了唱戲的飯，才幫着唱戲人說話，未必見得一定是女人不好。」老闆道：「先生，你們不曉得內中的道理，總以爲唱戲人是不規矩的，我們天天在戲館裏出進，看見許多女人做出那種醜狀，真教人又好氣又好笑。你想窰子裏的女人，打扮得那樣妖頭怪腦，男人看見了，誰不要轉她們的念頭，嫖客情願願化了許多雪白的銀子在她們身上，還換不到她們的心，她們却把嫖客對付自己的手段，拿來對付唱戲的，唱戲的又不是聖人，怎麼會不上她們的鈎呢？」李先生道：「我問你楊柳青的事，你又要纏到別人身上去。」老闆道：「楊柳青也是吃這班女人苦頭，說話須從話根上說起。楊小紅不出事情，楊柳青也不會嫁人，他們兩個不走，戲館也不會關門，戲館老闆不蝕本，我也不會改行。現在不至於窮到如此地步。」張先生笑道：「你在戲館裏當一個茶房，那裏就會發財嗎？」老闆道：「嘿，那時候我們夫妻兩個，我做茶房，伊看馬桶間。」

錢雖然沒有幾個。外快却很多。楊柳青唱戲的時候。那班色鬼託我帶一個信。至少得掬兩只洋出來謝我。女廁所的女客比男客更闊。有一次有一位某公館的小姐。問我女的道。揚小紅定過親沒有。我女的說。不曉得。其實也是真的不曉得。那個小姐便託我女的去打聽。天天來討回音。我女的被伊纏不過。便胡亂說了一聲沒有定呢。伊便拿出一張十塊頭的鈔票。作爲打聽的車錢。歡天喜地的去了。張先生笑道。你們夫妻倆個靠了女人掙過不少錢。你又罵她們。你也太沒有良心了。李先生道。後來楊柳青又怎麼會流落的呢。老闆道。後來伊嫁了一個姓金的去了。戲館不多幾時也不開了。我也改行了。伊的事情也不大詳細。我好久沒有見伊。人已變了樣子。今早我對死人面孔相了多時。覺得面熟。祇是想不起來。後來想起了伊的金牙齒鑲得特別。又聽得你去戲沒有座位。纔想起伊登台的時候。也是常常沒有座位的。張先生道。伊死在你門口。又沒有一個親人。只有你認識伊。那伊一定夜裏來探望你呢。你出出進進須要當心些。老闆笑道。張先生愛說笑話。我同伊無冤無仇。伊不會來找我的。李先生道。像這樣死得可憐。也許當真是有冤鬼。此時小寧波早已燒過長鏡回來。他是最怕鬼的人。聽了這個話。連忙阻住他道。李先生不要說了。怪怕人的。張先生便故意作色道。你在燒鏡的時候。可對伊通神嗎。小寧波道。沒有。張先生道。這你該死。以後伊常常要來向你索錢了。小寧波忙問什麼道理。張先生故意放出十分正經的面孔說。這個長鏡是老闖燒給楊柳青的。你沒有告訴伊清楚。就胡亂地往門口一化。這一定被門口的野鬼搶去。等伊曉得。定要再來向你索取的。這可犯關。以後後門口出進須要當心些。小寧波被他一說。果然害怕起來。便偷偷地自掏腰包。又去買了兩角錢長鏡。通了一回神。然後化去。適巧張李二人過足了癮。出門。小寧波的事被他們看在眼裏。二個烟客便一路計議。今夜再拿小寧波開一回心去了。到了晚上。張先生先到窠中。一進門便慌慌張張地說。在門口看見一個黑影子。定睛一看已不見了。不多一回。李先生來了。說是在後門口看見一個鑲金牙齒的女人。向他索錢。給了伊幾個銅元。忽然不見。老闆知道他們說的鬼話。嚇得小寧波却站在電燈底下。連房門口都不敢走近。此時前後燕子窠中正是上市的時候。王老闆後房也是一家。

烟館兩家只隔一重板壁，說話都聽得很清楚。兩處烟客都聚攏來問張李二人，他們便故神其說的重覆了一遍。俗語說得好：茶坊酒肆出謠言，烟館中尤其是製造謠言的機關。這個弄堂裏出鬼的新聞，不多一會工夫，便傳遍了各燕子窠。况且一種謠言經過三四個人的傳述，便格外傳得像煞有介事。雖有王老闖出來闢謠，也未見效果。這個謠言越傳越大，許多胆小朋友一到夜裏，都不敢踏進這條弄堂。燕子窠做的都是半夜裏的生意，自從謠言一起，夜裏格外冷靜，弄堂裏真像出了鬼一般。不但烟館大受影響，還牽累了一家賭場的生意。原來本弄內還有一家搖寶的小賭台，這幾天的賭客也漸漸的減少。起來，遂由賭場發起，召集了里內各燕子窠老闖，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商量闢謠的辦法，議定即日叫幾個道士來，在一號門口，殺一只黑雞，趕一趕煞。晚上又叫了九個和尚，在里內放了一台饑口，聽王老闖說，楊柳青生前愛吃豬耳朵，便買了一個豬頭，祭了一祭伊。這許多費用，統歸賭場裏擔任。另外又向各居戶寫了幾百串長錠，王老闖總算靠伊賺過錢的，特向其器鋪裏買了兩個紙衣箱，箱內四季衣衫，統統齊備。當夜便在饑口台前，和紙錠一起焚化了。這樣一來，果然謠言漸息。里中烟賭生涯，不日恢復原狀。依舊門庭如市。楊柳青三字，便漸漸被人淡忘。現在已不再有人提起了。這可算是楊柳青平生最後一次的出風頭。至於楊柳青究竟怎樣會墮落到如此地步，讀者諸君請不要慌忙，待在下慢慢地從頭至尾說出來。在下初次說書，不懂得說書的訣竅，更不懂什麼叫做買關子，所以纔把全書的結局先說了出來。本回書雖說是楔子，其實倒是收梢咧。閑語少說，請聽正傳。

第一回 質庫好商量 縫工有智 包銀難折扣 台柱無情

却說上海一埠，自從海通以後，不但成了中國商業的總樞紐，並且上海的風俗習慣，也成了內地的模範。別的不說，單就衣服裝束一端而言，時髦式樣的衣着，總是由上海地方的人想出了新花樣，再漸漸的流行到各內地去。等到內地鄉

下人學會了上海的時髦裝束。穿到上海來想出風頭。豈知上海人的服式早又翻了新花樣。內地人跑來一比。又覺得自願形穢。所以內地人的服裝。永遠是時代落伍者。插了翅膀也追不上上海人的時髦。上海服裝變化之速。尤其要讓還女界。你看衣服上身的袖口。下身的褲管。有時候行得比褲腰還要大。有時候小得像汗衫一樣地綑着。其他的千變萬化。也就可想而知。反正拿日新月異四個字來形容上海女子的裝束。決不會有人嫌他過分的。上海女子何以對於服裝上獨富創造力。這個問題。曾經有一位報館先生評論過。他說的也很有理由。不過人家覺得他說的太刻薄些罷了。他說。上海的時髦女子。都是吃性飯的。伊們所以能够生活在世界上。無非是能供異性發洩肉慾罷了。除此以外。更無別的技能。伊們因為要吸引男性的愛力。或保持男性的原有愛力。一天到晚。吃飽了飯。又無事可做。便專心在裝束上研究起來。有這許多發明家在那裏日夜努力。繼續不斷。爭奇鬥勝的比賽。結果當然十分完滿。所以纔有這樣優美的成績。上面一段議論。發得似乎過火一點。因為愛美是人類的天性。愛打扮的女子。未必都是如此的心理。却不可以一筆抹煞的。不過女子的愛裝束漂亮。却總是不移的事實。因為上海人考究衣服。所以上海裁縫司務的營業。也就連帶的發達起來。尤其是做密子幫生意的裁縫。格外來得時髦。他們做生意的方法。與平常裁縫不同。他們做的衣服。第一要樣子好。料作花費些倒不要緊。第二要趕得快。針脚做得粗些也不要緊。時髦衣服祇穿一個新鮮。誰還把它穿破了呢。最好是當天叫做。當天就可以上身。因為一票新的衣料。市面上從未見人穿過。誰趕上第一個穿出去。便算有面子的。若是落在人後。便不算希奇了。有時候姑娘點中。要仿某人身。上穿的某種料子。某種式樣。照樣趕一套出來。裁縫就得墊了本錢代伊去剪料。冬衣還須代買皮貨。妓院裏的賬。都是夢等三節才算清。平常日子是不看見現錢的。所以雖然做一個裁縫。生意做得大些的。這一筆墊的資本。倒也着實可觀呢。現在單說內中有一個人。人都叫他小裁縫的。也是堂子幫裁縫中間的一個。他從前本在一家大裁縫鋪子裏當夥計的。後來拉到了幾個戶頭。便獨自跳出來。開了一爿小店。招牌叫做徐永記。不過人家都不知道他的店名。還是叫他小裁縫。有時也叫

他小常熟。因爲他說話帶些常熟口音。他做得一手好手藝。只苦了短少幾個本錢。所以大主顧不敢接。祇做些小生意。要他代幾十塊錢衣料的買賣。便無法去做。後來他想。眼見得好賺錢的主顧。都讓給別人接去。生意一輩子不會發達的了。便去借了重利的資本來推廣營業。這樣一來。主顧果然多了。生意也做得大了。只是每節結算下來。所賺的錢。只够付印子錢的利息。要想縮小範圍。又恐主顧被人家接去。還與面子有關。有時候弄得無法可想了。便把主顧送來的值錢皮貨衣料等。出後門去典質。等別人家東西拿來。再拿進去把前一票換出來。這樣的移東補西。倒也從未被人捉穿。祇是他的利息却越背越深了。所賺的幾個錢。全被當舖老闆和放債人剝奪了去。他的裁縫鋪子。外面人看起來倒很像樣。作臺上總坐幾十幾個司務。日夜不息地忙着。老闆也笑容滿面的招接着主顧。誰知道他的心裏。却天天在那裏過大年夜呵。這幾日天氣驟冷。大家都忙着添製寒衣。正是裁縫出生意的日子。小裁縫店裏主顧來得越多。老闆心裏却格外焦急了。因爲前幾天人家送來的皮貨。現在一齊需要起來。近幾日送來的東西。人家又都是等着要穿的。一時無法掉頭。主顧面上失了信用。難免就要現原形了。小裁縫正自一個人躺在店堂後間一張木板鋪上轉念頭。忽然聽得店堂間內有一個北邊口音的男子。同夥計們爭吵起來。祇聽得那男子嚷道。你們衣服沒有做好。不要緊的。只把料子還了我們。我們上別處做去。夥計回答他說。這老闆經手的事。我們也不知道。他把你們的衣料放在那裏。教我們把什麼還你。那男子道。你們的老闆若是翹了辮子。那還要吞沒我們的皮貨哩。我跑了十幾趟了。你們的老闆早也不在家。晚也不在家。當真的死了不成。你們這樣含糊糊糊的。我們的老闆可把我逼死了。夥計道。你來也是白跑的。等一等教老闆自己到你們那裏來好了。好在離開得很近。叫他跑來一飽罷。那人道。告訴你們。我們老闆的脾氣很壞。回頭把他弄火了。會跑來衝掉你們的鋪子的。另外一個夥計笑嘻嘻地問那人道。你們老闆。今天晚上唱什麼戲。那人道。你們也聽不起戲的。打聽他幹嗎。那夥計笑道。你不要小看人。作興我們當了包脚布。也會去看一回呢。那人道。好。你去看看。今天唱烏盆計。那夥計道。哇。沒有什麼好看。幾時等他唱全本打棍出箱再去看。其時

另外又有一個夥計對那人道。噲。朋友。幾時帶我們進去看一回白戲罷。那人道。興。跟我進去看好了。幾時我也請你給我做一件棉袍子。興不興。說得店堂裏的司務都笑起來了。那人說。時候不早。我們老闊該起身。回頭千定叫小裁縫上我們家裏來一輪。再要不見面。我們老闊可真要來衝店呢。他的脾氣說幹就幹。不是說着玩的。夥計連連答應。只聽得玻璃門砰的一響。料想那人去了。小裁縫便在後房翹了出來。一路揉着眼睛。一路問道。剛想睡一回。什麼人又來把我吵醒了。夥計道。就是觀盛里那份唱戲人家。那個背包的又來鬧了。說是再不送去。朱寶玉要來打店了。小裁縫躺在後房。其實早已聽得清清楚楚。此時却故裝不知。心裏却轉着念頭。暗想。唱戲人蠻不講理。說得到做到的。不要真個鬧將起來。聲名傳揚出去。可不是當着玩的。他心裏想着。眼睛留心看着作檯上。只見堆着兩件舊皮襖。大概是主顧拿來換襖子的。新料已經裁好。舊面子尙沒有拆去。他便問道。這是一家拿來的。夥計道。福致里柳寓的。我們答應伊三天來拿。小裁縫躊躇了一回道。拿它來掉一掉頭再說罷。說着便到後房。取出鑰匙。開了一只小帳箱。在一大疊當票裏面檢出一張。又命一個學徒。把那兩件皮襖拿進來。用一塊白布大包袱。把皮襖密密包裹。一溜烟開了後門出去了。小裁縫在當舖裏却很有信用。因為他當的東西。不過十天半月就來贖去。利息總是出一個月的。朝奉知道他是一個好主顧。當價也可以特別通融。就說今天。他把一件灰鼠一件胎皮的女襖。換了一男一女兩件灰鼠袍襖出來。這種便宜貨。在平常人是搵不到的。惟有小裁縫才有這個面子。當時他把皮衣換了出來。幸虧是已經做好了。馬上就可以送到主顧人家去。他却特別細心。拿回去重摺一下。把當舖裏的摺痕。用熨斗一一燙平。舊已開了一張發票。又命徒弟把舊的拆片尋出來。因為衣服是由大改小。不能不還人家一些舊皮。又尋了兩隻舊灰鼠出來。一齊和衣服打了一個大包。他親自擗在脅下。送到觀盛里去。他的店鋪原開在六馬路。離開不遠。不多一回。已經到了。大門虛掩着。他推進去一看。只見天井裏一個女孩子高高的站在一條長板凳上。足底下綁着一雙木頭的小脚。兩隻手戰兢兢的捧着一大碗水。面孔上橫七豎八地都是黑灰。一望而知是剛揩乾眼淚。兩隻眼睛却一眼不變的注在

那碗水裏，還有一個男孩子，身上穿着一件灰衣服，一條單褲，一條腿站在地上一條腿却用兩手捧住，放在肩頭上，傍邊站着一個穿灰色布棉袍子的頑長大漢，嘴裏含着一根短旱烟管，瞪着一雙眼珠，監視着他們。小裁縫進去，對那大漢點了一點頭，那人只當不看見。小裁縫見他不理睬人，也不敢問信，走到客堂裏，把包裹放在桌子上，也不敢對天井裏頭看，只見客堂正中掛着一個小小的黃布帳簾，簾內畫着什麼神像，却看不清楚。簾外供着一個小佛龕，裏面是一座白磁的觀音，磁香爐，銅蠟台都擦得雪亮。佛龕上放着一冊廣東大曆本，正面板壁上貼着一張不知什麼廟裏的五彩地圖，圖上有朝山進香四個大字，傍邊釘子上挂着一個藍布口袋，袋口上露出一個胡琴柄，牆角裏倚着幾根木製刀槍，兩邊牆柱上也挂着幾個白布袋，有的裝着馬鞭子，有的裝着黑白假鬚，有的不露出來，也不明白裏面是什麼。靠近玻璃窗的地方，橫攔着一根藤繩，繩上晾着一件白地青花扯襟短衫，一條舊的紅縐紗褲子，再看掉子底下牆腳邊堆着十來個小蒸籠似的圓盒子，大約是放帽子的。桌上有一把大茶壺，兩隻飯碗，還有兩只方棹，一隻上蒙着一塊白布棹套，幾隻圓凳，幾條長凳，此外就沒有什麼了。小裁縫呆了半天，還是無人來睬他，只得坐在長凳上，老等了一回，只聽得樓上唔呀唔呀的喚了幾聲，又是一陣啾啾的吐痰聲音，接着就聽得喚小四兒，喚了幾句，沒有人答應。灶間裏忽有一個老媽子站在後門口，幫着喚了幾聲，才聽得有人答應着，一陣樓梯聲，大約是小四兒奔上樓去。樓上的人好像埋怨了他幾句，只聽得小四兒說道：「我上裁縫鋪子裏去的，那個鬼鬼子老闆老是不在家，我跟他們鬧到這時候纔回來。」小裁縫聽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忍不住走到樓梯口，仰着頭喚道：「老闆衣裳送來了。」只見小四兒探頭向樓下一望，便對樓上人說道：「鬼鬼子來了。」小四兒側着頭聽了前樓的回話，回過頭來對小裁縫道：「呔，讓你拿上來。」小裁縫回到客堂裏，拿了衣包直上樓去。小四兒引他到前房，只見房裏擺着一張板鋪，鋪上放着一副雅片煙盤，朱寶玉躺在上手燒烟，下手面朝裏，躺着一個女人，身上蓋了一條被頭，大約是老闆娘睡着，還沒有醒呢。小裁縫滿面笑容進去，招呼了一聲朱老闆，朱寶玉道：「你這個人不老實，說一禮拜給我拿來，怎麼做了一個多月。」

小裁縫還未答話。那夥計插嘴道：「你再不來，我們老闆要替你招魂了。」小裁縫嘆了一口氣道：「不瞞老闆說，這幾天的生意實在忙不過，我也巴不得早些送來，早些好拿錢去派用場。這兩天天氣一冷，我曉得老闆要穿了，還是我自己動手，剛把它趕好。他說着，便把包袱解開，把皮袍子抖開道：「老闆可要起來穿穿樣子看。」此時朱寶玉正抽着一口烟，祇點了點頭。小裁縫拿着袍子，眼睛骨溜溜祇在打轉，只見房間裏只堆着七八隻皮箱，四五個與下面一樣的圓籠，沿床橫放着一張三隻抽屜的寧式帳棹，窗口安着一張四仙桌，四隻靠背椅，一個茶几，床門前放着一個天津白泥爐子，爐子上有一只白鉛吊子，正冒着熱氣。朱寶玉一口烟抽完，取小茶壺起來，嘴對嘴喝了一口，連茶帶烟一齊咽了下去，把下身裏的一條絨毯一掀，只見他祇穿了一條白單褲，赤着一雙雪白的足，上身裏一件羊皮袍子，鈕扣都散着，腰裏束了一條整幅的黑縐紗圍腰。他站起來，把腰帶解去，裏面也祇有一件短衫。小裁縫連忙把新袍子替他披上，讓他慢慢的找袖子。朱寶玉穿好衣服，把鈕子鈕好，小裁縫與小四兒幫着將袖子衣角扯一扯整齊，走到棹子面前對一面大方鏡子裏一照，再把領頭扯一扯，果然覺得非常配身。小四兒便湊趣道：「他的衣服樣子可做得真好，他的脾氣可是真狗蟲。」朱寶玉走近床前，輕輕地把婦人推醒，那婦人掙扎着起來，坐着不聲不響，祇是呆呆的出神。朱寶玉把新皮袍鈕扣解散，重用大襟一裹，小四兒從背後拿腰帶替他束上，隨便挽了兩個結，他把兩個袖口一翻，便望床上一躺。小四兒過去把厚絨毯替他蓋上脚，他又燒了一大口烟，裝在檯上，把烟嘴掉過去，對那婦人身上輕輕的推了兩下，一隻手把枕頭替伊墊一墊高，那婦人順勢倒了下去，一口氣把一筒烟抽完，他遞過茶壺嘴去，讓伊喝了一口熱茶。那婦人才說了一聲好冷呀，小四兒告訴伊道：「老闆奶奶，裁縫把皮襖送來了。」老闆奶奶這才道：「裁縫來在屋裏，伊對小裁縫望了一眼，小裁縫招呼了伊一聲，伊對朱寶玉身上一看，從被窩裏伸出手來，將朱寶玉的大襟捏了一把，又反覆的看了一看，問道：「樣子怎樣？」朱寶玉道：「不錯，伊叫寶玉站起來，讓伊看看。」寶玉便站在鋪上，伊也坐起來，看了一回，便問小裁縫道：「我的呢？」小裁縫把女襖抖開，讓伊看，小四兒叫伊也穿穿看，樣子不好，讓他去改。老闆奶奶便推

開被頭下床。把身上一件黑皮男長袍脫去。穿上新衣。小四兒在傍稱讚道。呸。老闆奶奶輕了十歲年紀。他們夫妻倆也覺得非常滿意。朱寶玉對小裁縫說。咱們北方裁縫做的衣服。都沒有你這樣合式。你有這一手好手藝。能到北方去開一家裁縫鋪子。那非發財不可。朱寶玉說這一句話。不過是北方人所謂外而已。小裁縫却信以為真。牢牢記在心頭。便說。朱老闆幾時回北京。我跟你一同去好嗎。朱寶玉一口答應。夫妻倆又說了許多捧他的話。說得小裁縫心花怒放。好像北京有金窟一般。恨不得馬上就去開店。當時老闆奶奶又在鋪底下抽出一隻皮箱來。翻了兩件舊皮袍。叫他去重換面子。衣料也托他去代揀。又付了他二十塊錢。其餘的帳。等將來一併總算。小裁縫千多萬謝。把兩件舊皮袍包好了。拿了鈔票。告辭下樓。走到客堂裏。只見坐着一個客人。見他下樓。問他道。朱老闆起來沒有。他說已經起來了。走到天井裏。只見那女孩子。依然站在板橋上。一碗水還在手裏捧着。那致戲的先生。却拿了一根竹竿子。與那男孩子對舞。他站在簷下。捉了一個空。開門出去了。朱寶玉是在天樂茶園唱老生的。倒也有些小名氣。在上海已經唱了兩三年了。天井裏練工的兩個孩子。是他買來做徒弟的。男名叫金子。女名叫銀子。兩人同年。都是十二歲。那個致戲的先生。名叫洪大奎。是幫着朱寶玉同來的。雖然是一個唱掃邊老生的。肚子裏倒是很寬。兩個小孩子從小由他手裏教練。功夫已經不錯。能唱的戲也各有十幾齣。朱寶玉夫妻要想在兩個小孩子身上賺一票大錢。並許了洪大奎許多好處。所以纔拚命的教他們練功。不肯放鬆一步。朱寶玉到上海幾年。老搭着天樂茶園。從未調過班子。老闆也倚他爲台柱。這家戲館一向雖不能大賺錢。還可以將就敷衍着開銷。不過自從今年秋天以後。生意漸漸的衰敗下來。這幾天天氣驟冷。營業益發一落千丈。後台包銀已經欠了一個多月不發。朱寶玉因爲拿不到錢。常常發脾氣不肯上台。今天因爲他隔夜貼了一張告假條子在後台。老闆恐怕他不來生意更要受着影響。便派了前台的帳房先生。特地到他家裏去說情。小裁縫剛才看見的那位客人。就是帳房先生。張子青。自從裁縫走後。張子青又坐了半個多鐘頭。纔由小四兒傳話。把張先生請上樓去。洪大奎在天井裏看見張子青上樓。便放了兩個孩子的功。跟上樓去聽他

們談話。張子青見了朱寶玉，便把奉了老闆之命，特地來請他幫忙的話，敘述了一番。朱寶玉倒並沒有說什麼，倒是老闆娘搶在前頭，說了許多不好聽的話，並說天桂茶園的老闆已派人來了好幾次，要我們老闆過去。我們因為念着老交情，不好意思收定洋。如果今天你們再不送錢來，那我們却不能餓了肚子講交情。只好同你們老闆後會有期了。張子青說了一大堆好話，並替他們夫妻倆戴上許多高帽子。老闆娘仔細說得唇焦舌爛，她那裏祇是一口咬定，非看見錢不肯上台。洪大奎看他們弄僵了，便把張子青喚到樓下，教他回去跟老闆商量，湊幾個錢來再說話罷。張子青嘆了一口氣道：「老闆方面說起來也有理由的，他們說拿了資本出來開戲館，原來指望賺錢的，要角兒叫了座賣了錢下來，大家才能有痛快錢拿。這叫做河水大，井水寬。現在一天只賣這幾個錢，連前台付房錢電燈費都不夠，好角兒拿着很大的包銀，面子上也不大好看。這是前台老闆的話，我們當着朱老闆的面，又不便去說的。這真教難死了我中間跑腿的人。」洪大奎道：「這個還讓我來跟朱老闆說，讓他排幾本新鮮些的戲出來，生意慢慢的自會起色的。」現在可不能讓他心裏不痛快，你趕緊回去湊合些錢來，讓他夜裏上台。如果今晚上他這麼一不上台，外面戲報可貼出了，看客不答應還是小事，以後這個館子可更難撐了。張子青見他說得有理，一看時候不早，連忙告辭去了。張子青回到前台，老闆吳亦仙家裏，對着吳亦仙祇是搖頭說：「口都說乾了，他也不肯幫忙。今天不送錢去，一定不肯上台。」吳亦仙無法，只得忍痛把胸前一根金鍊解了下來，交給張子青，教他去當了五十塊錢，送給朱寶玉去。張子青來回跑了幾趟，早已是上燈時分，走到朱寶玉家裏，只見他們夫妻倆與洪大奎一人一碗打溜麵，剛正吃完。洪大奎便問錢來了沒有。張子青說辦妥了。洪大奎還兼充着後台管事，見說便先上館子，張羅他們開鑼去了。朱寶玉夫婦也不招呼張子青，鐵板着面孔，一路上樓而去，弄得張子青好生沒趣。心想我是送錢來給你用的，怎麼如此冷待我，但又不能發作，只得耐着一肚子烏氣，隨着上樓。見他們早又躺着相對的燒烟，他沒法，只得把一捲鈔票掏出來，雙手放在他們烟盤裏，裝着笑臉道：「朱老闆，這裏有五十塊錢，請你先收着花了。再說，朱寶玉正要開口，老闆娘早搶着說道：這

個錢你把它帶回去吧。咱們不幹了。這句話可真把張子青鬧糊塗了。我們已經依了你們的吩咐，送了錢來。怎麼又要辭生意不幹呢。他正在納悶，只聽得老闆娘又發話道：「反正我們這種角兒又不能叫座兒，你們有的是大洋錢，快去邀能叫座的角兒罷。你瞧咱們換一副班子，換一個能辦事的前台老闆，你瞧咱們能叫座不能。你瞧着罷。張子青這時候才弄明白。原來是洪大奎把方纔自己在樓底下說的話告訴了他們。他們多了心了，便連忙向他們陪着小心道：「老闆娘不要生氣，外面傳來之言，不可深信。老闆娘道：「這不是前台老闆說的嗎？說我們不會叫座，反而逼着他們要包銀。這麼一說，咱們角兒還非包他們老闆發財不可呢。真是笑話。張子青連忙抵賴道：「沒有這話。我天天在前台，從來沒聽見誰說過這種狗屁的話。朱老闆跟他們幫了這許多忙，賣了這許多力，他們感謝還來不及，那裏會說得出這種話呢。老闆娘請不要去信那些閒言閒語。老闆娘道：「他們可不要以為當了老闆，就可以架起勢來說話。你去告訴他們，咱們也是當過老闆來的。整千的銀子也掙過，可也虧過。虧了本也從來沒有說過這種瞧不起人的話。自己不會當老闆，還怨什麼別人呢。教他們把館子交給我們，讓我們來當老闆。你瞧咱們能叫座不能。張子青只是一味的陪小心。那婦人更扯足順風篷，大發了一陣牢騷。後來還是朱寶玉勸了伊，纔算把五十元收下。答應不再告假。張子青見事說妥，也不願意再坐着捱罵，便託故先走了。此地朱寶玉夫婦慢慢的抽烟談笑，小四兒整理了行頭包裹，先往後台。他們直待催的人一連來了幾次，纔慢慢的打扮出門。老闆娘帶了兩個孩子，高擡在包廂裏看戲。朱寶玉躡進後台，只見三人一堆，五人一簇，都在紛紛議論，理出一種淒涼景況。他走到上場門外，照例的在打鼓老旁邊一站，嘴裏含着一根旱烟袋子，對台下四面一望，只看包廂裏只有前台老闆的幾個家眷，和自己的老婆坐在那裏撐着場面。正面樓上却是客滿，一望而知都是不花錢的老主顧。樓下正廳上也是多見棹椅，少見人影。他也覺得不忍多看。走到後台，先向祖師龕拱了一拱手，只見管事棹上，首坐着一個老前輩高春福，年紀有六十幾歲了。後台大眾都尊稱他一聲大爺。下首坐的便是洪大奎。朱寶玉同他們點頭招呼。洪大奎連忙站了起來，說：「台上快完了，你該扮戲罷。朱

寶玉一面答應他，一面看着香爐旁邊高高的豎着一塊牙笏，只見上面寫着一行東歪西倒的字。

通知

堂中諸位老闖得知完戲到帳房拿飯錢

他在讀牙笏上的字，小四兒過來替他除去頭上的皮帽子，往自己頭上一套，他已把腰帶解開，小四兒在後面抽去，望自己膀子上一兜，他身上那新製的皮袍子早已解開，兩條膀子望後一伸，小四兒手快早擁着皮袍望大衣箱上一扔，朱寶玉跟着到大衣箱剛坐定，小四兒早提着一條黑彩褲的褲脚侍候着，他接着褲腰望棉褲外面一套，抬起兩腿，由小四兒替他脫鞋穿靴，繫好靴帶，他提了彩褲，望溺尿窩子面前一站，照例左手溺尿，右手掩着耳朵，嘸嘸呀呀地嚷叫十幾聲，亮亮嗓子，回來的時候，管事說張別古上了，他到盜箱坐下，自有盜箱司務替他扣上網子，勒上水紗，小四兒知道他懶脫褲，便替他圍上一條雪白的護領，大衣箱司務提着一件青褶子，他站起身伸進手去，小四兒蹲下去繫帶，盜箱司務點起了脚替他拴着一枝私房的大擗髮，他一路走着，大衣箱司務一路替他把衣服扯平貼，小四兒又趕到戲房門口，送了一口熱茶到他嘴裏，只聽得台上小鑼鏘鏘一陣響，他便溜了出去，望九龍口一站，頭又掉了過來，小四兒又把茶連忙送過去給他，喝了一個暢快，唱戲的角兒多半有這麼一個脾氣，台下看客不多，唱戲便無精神，況且這齣烏盆計，又是極冷靜的戲，經他這麼無精打采的一唱，格外覺得陰風慘慘，戲園裏真個好像出鬼似的，朱寶玉把一段原板唱完，台下毫不理會，他想今天剛拿他們錢，自己又是一個台柱子，一齣戲唱不下一個好來，也覺得面上無光，所以在第一句反二簧上要腔的時候，特別賣力，他剛要落調，台底下的采聲還沒有起來，忽然後台發出一陣喧鬧的聲音，看客都仰起了頭望後台看，這樣一搗亂，便把朱寶玉台上的好給窩了，後台叫罵的聲音不絕，看客都無心聽戲，朱寶玉在台上便樂得放水，反二簧祇唱了八句就收住了，他胡亂的下場，壓座的一齣小武戲便打了下去，他到後台，小四兒把網子替他除去，管茶爐的人把一塊熱手巾望他頭上一蓋，他皺着眉頭問道：「剛才誰鬧些什麼？」小四兒一啣嘴道：「兩位武行大爺們抬槓，鬧翻了打起來了，朱寶玉聽說是武行。」

也不便望下多問，自去卸妝回去抽烟。這裏後台管事高春福，却對着戲房狂嚷着。馬後時候還早啦，誰知台上的武戲早已開了連環，兩個下手剛來了一個撲虎，等他們爬起來，看客已散去大半，其餘幾個也坐不住，都散了起來。大概是坐得腳冷了，都在地板上學着體操裏的踏脚走，踏得地板通通價響。等到第二擋連環開場，堂鼓骨隆隆一響，台下人早已零零碎碎的走光了。站在上場門口的十幾個武行，看見台下無人，便不問三七二十一，隨便扯一個扮反將的，簇擁到台口去。哈哈，哈哈，三個哈哈，一齣武戲便算完了。管事棹上的高春福，知他開攪，因為老闆欠着他們包銀，也未便多說。台上戲完，他的一天職任就算交卸，戴了帽子，對着祖師拱了拱手，正想要走，忽見兩個武行滿頭大汗的扭到面前來，說有一件事要請大爺公斷。高春福忙問什麼事，一個名叫莊大海的說：「他扮了一個靠將，在台上說有請朱先生，我好意告訴他，說他錯了。下次該說有請諸葛先生，他硬跟我抬槓，說諸葛亮是朱素雲的老家，也姓朱，未撤朱，他還要和我賭一碗麵，請你大爺公斷一句。這個東該是他輸了罷，嘿，兄弟啊，回頭你的那份兒飯錢歸我罷。」那一個武行叫毛三喜的，道：「俺從來也沒聽得過，有那麼兩個字的姓。大爺，這不是他存心冤俺嗎？」大爺你說句公話罷，究竟是誰輸的東。高春福對他們兩個打量了一回，然後一拍毛三喜的肩頭道：「兄弟，是你對的呀。」又對莊大海道：「你自己沒弄明白，還要跟人家抬什麼槓，你輸了。今天要的飯錢歸他罷。」毛三喜聽得這個判斷，對着莊大海把大拇指一豎道：「兄弟，噲聽清楚拉，你懂，你懂，這個說着把大拇指換了一個當中指頭，對準了莊大海鼻尖上一指，又對地上狠命的吐了一口唾沫，洋洋得意的去了。莊大海站在高春福面前，祇是發怔，瞪着兩個大眼睛，漲得滿面通紅，怔了半天才說道：「高老爺，這是你跟我開攪，存心冤我，湊來你也糊塗着，我明天可要撕你的萬寶全書了。」高春福待毛三喜去遠，纏噓的一聲笑了出來，他說出一番道理來，管教莊大海心平氣服，情願認輸。這個東，道欲知高春福何以也說諸葛亮姓朱，硬派莊大海的不是，準冤人家輸一份兒東，其中自有情由，請聽下回書中分解明白。

第二回 宮女賣身當場傳笑柄 神童獻技滿座蹈危機

却說莊大海聽得老前輩高春福也說諸葛亮姓朱，兩眼瞧着他，含着一種輕蔑的神情。高春福待毛三喜去遠，纔笑嘻嘻的一拍莊大海的肩頭道：諸葛亮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對不對？莊大海跳了起來道：大爺，你剛纔怎麼不這麼說，硬教那小子佔了便宜去。高春福道：我爲什麼讓他贏你的東兒？你現在明白沒有？莊大海一想，笑道：老屁精，你也不是個東西，原來是你們兩個商量好了，故意找我開心的，讓我拿兩毛錢出來，你們兩個回頭喫點心去。哈哈，老屁精，我要問你，說着便起了一個中指，要去挖他，原來戲班裏的習慣，鬧玩笑的時候，小輩污辱長輩的本身，長輩污辱小輩的父母，都不要緊的。反之，若是長輩糟蹋了小輩的本身，或是小輩糟蹋了長輩的父母，那就成了大不敬了。莊大海與高春福平常鬧慣玩笑，所以不要緊的。當時高春福也笑罵道：媽特皮的，我這是好心眼呀，今天你花兩毛錢，管教那小子糊塗一輩子。你若是拿了他兩毛錢，反給他買了一個乖回去，這是我把便宜給你佔，媽特皮，你還說我不好，你這小子真沒有良心。好啦，你今天討了便宜了，卸裝去吧。這幾句話，果然說得莊大海非常滿意，也就願意認輸了。此時大家卸裝已畢，便闖到前台去領飯錢。原來這家戲園，因爲生意實在支持不住，包銀發不出，後台演員說：我們不能餓了肚子唱戲，前台便每天每人發一份飯錢，不論角兒大小，一列看待。所有包銀，到月底再說。大家因爲無班可搭，也只得將就下來。前台帳房把飯錢發訖，結算今天帳目，只多了十幾塊錢，便到老闊那裏去交帳。張子青跑到吳亦仙家裏，將本日帳單呈上。吳亦仙看了，只是嘆氣。這家戲館，是吳亦仙與梅玉亭合夥開的，兩個老闊都是光棍，原一般沒有什麼資本，從前賺錢的時節，大家都分去用了。現在虧了本，要他拿出來，却一個也拿不出。恰巧梅玉亭此時剛由賭場裏出來，跑到吳亦仙家裏，兩個老闊一商量，要想闔門辭，捨不得。明年正月裏的好生意，做下去罷。眼前這兩個半月實難支持。張子青便說：只要能够想些新花樣出來，敷衍到了十一月裏。

就不怕了。最好是弄個把陌生面孔到台上去。生意就會起來的。梅玉亭道：話是不錯。現在一時到那裏去弄呢。此時有個前台茶房名喚阿二的。也在老闆家裏。一聽了這話。便插嘴道：我前幾天聽得後台催戲的小禿子說。杭嘉湖班子裏有一個著名花旦。現在上海。不知這幾天走了沒有。吳亦仙道：現在我們吃虧的。就是沒有一個好好叫的花旦。你去把小禿子找來問問他看。阿二遵命而去。不多一回兒。果然把小禿子找來了。兩位老闆問他杭嘉湖花旦唱的戲好不好。小禿子精神抖擻的。道：此人名喚小翠寶。扮相。嗓子。做工。都是刮刮叫。湖州一帶小碼頭。三歲小弟弟都曉得他的。老闆們不相信。好立刻去打聽的。只是一樣吃虧些。就是會的戲不大多。不過他的價碼却也公道。一百來塊錢就夠了。因為他不願意跑碼頭。情願在上海少掙幾個。我跟他最要好。他一到上海就來找我。託我找一個長班子搭搭。我因為看見這幾天館子裏生意不大好。也沒有敢跟老闆提。吳亦仙見他說得這樣認真。總想有幾分可靠。便對他說：明天你帶了張先生一同去找他。小禿子躊躇了一回道：我是前三五天遇見他的。現在他在上海不在上海。可沒有一定。明天讓我先去找到了他。約在三萬昌茶會上碰頭。免得張先生跑白趟。兩位老闆一聽他的話。倒說得有理。當晚就這樣約定。到了明天。張子青到三萬昌去。上一樓。就看見小禿子先在那裏。同座還有一個近二十歲的小夥子。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的灰布棉袍子。頭髮很長。五官長得倒還齊整。不過是很憔悴罷了。小禿子與那人。見張子青到來。便一齊都恭恭敬敬地站了起來。小禿子道：這位就是小翠寶。小老闆。這是張先生。那小翠寶便羞人答答的漲紅了臉。低聲叫了一聲張先生。張先生心想：唱花旦的果然有些女子氣。當時大家坐定。小禿子斟了一道茶。便說：小老闆這趟回來。是因為老老闆死了。請假回來料理喪事的。張先生不看見他身上穿著素嗎。他剛來了幾天。湖州老闆已經來了好幾封信催他動身。今天我不是起個大早去留住他。他也早已走了。張子青仔細對小翠寶相了一相。只見他臉上又是一陣緋紅。小禿子道：張先生。你不要看我們這位小老闆。在台底下見了人。像姑娘似的。不會說話。將來你看他上了台。兩個小眼睛。那麼一擠。這麼一飛。真把人的命都可以要了去。張子青便說了一套請小老闆多幫忙敷衍的。

話。小翠寶只是一味靚靚樣子。張子青想約他晚上再見。小禿子拉張子青一邊去說。現在不同他說定了。恐怕他還要動身。何不當時付他些定洋。讓他可以安心不走。張子青道。這要老闆作主的。現在我身上又沒有錢。老闆現在也沒有起來。去也沒用。小禿子道。你拿兩塊錢出來。讓我請他吃一頓便飯。就可以留住他了。吃過飯我們還在此地老等。你去見了老闆再來好了。包銀他在外碼頭要掙三百多呢。現在算是賣我的面子。只掙一百塊錢。這種便宜貨上那裏找去。最好是回頭就付他一個月錢。讓他明後天就登台罷。張子青一聽他的話說得有理。便掙了兩塊錢給他。別了二人去找老闆。到了三點鐘時候。才在梅玉亭那裏取到了五十塊錢。重到三萬昌。把錢當面點交給小翠寶。言定後天登台。打泡戲的賣身投靠。兩宿無話。到了第三天晚上。小禿子買了一對斤通蠟燭。陪了小翠寶到後台。參拜過祖師爺。又介紹他見過高洪兩位管事。他見了高春福。不由地面上又是通紅起來。高春福見了也是一怔。覺得這個角兒好生面善。祇是想不起在什麼地方會見過的時候。不早。小禿子引他去梳頭扮戲。只見他貼上片子。裝上大頂。穿着一身時裝。外面罩着一件月白竹布馬甲。綉也像個小家碧玉的樣子。只是足底下却沒有裝蹻。仍舊是大脚片。穿了一雙鱧魚頭鞋子。倒也充得過。今天是老闆特別捧他。將他的戲碼排在朱寶玉後面。台下的生意果然也比前幾天好了些。轉眼之間。朱寶玉的戲完。小翠寶登場。一掀簾子。台下的茶房菜目都肯垮場。來了一個碰頭好。後台的演員因為好角兒打泡。也都站在戲台後面注視着。小翠寶一開口。果然說得一口很流利的蘇白。不過走路總帶着幾分羊氣。扮倪賣婆的就是那位老前輩高春福。小翠寶一動手一開口就有好。一齣戲唱完。總算是唱紅了。走到後台。小禿子原充着臨時夥計。連忙過來道。辛苦。替他卸裝。張子青也來趨奉他。小禿子更覺得非常得意。當晚已過。到了明夜。小翠寶還沒有到後台。高春福便找着小禿子道。請你們老闆早些來。今天的雙珠鳳怎麼唱。請他來跟我們說說。小禿子果然去把他催了來。高春福問他道。老闆。雙珠鳳是什麼新戲。我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沒有遇到過呢。真是活到老。學不了。辛苦你說說罷。小翠寶漲紅了臉說道。司昨天晚上一樣的。高春福鼻子裏哼了一下道。這裏老闆是蘇州人。愛

聽蘇白。小翠寶呆呆地僵站着。小禿子在他衣襟上一拉，對他嘴一歪。小翠寶便跟着他到梳頭頭上扮戲去了。今天的戲台上高春福未免就有些冷言冷語的譏諷他。台上唱着戲。前後台多紛紛議論。說好角兒打泡。兩天戲都是一樣的。真是奇怪的事。看客中有連看兩天的。也覺得納罕。明天小翠寶貼的是全本巧姻緣。大家都猜不透是什麼戲。看客因爲是新鮮戲。倒賣了一個七成座。等到巧姻緣上場。仍舊是高春福扮個媒婆樣子。前兩天開場四句念白。他念的是我做媒婆本姓倪。養個女兒真伶俐。媒老終身不愁窮。人人說我好福氣。今天他却掉了一句兒道。人人說我好福氣。養個兒子會唱戲。三天打泡太醜陋。翻來覆去一樣的。這幾句念白。台下看客不覺得什麼。惹得台上的場面上人。和台後圍着的許多唱戲人。都一個個掩着嘴笑不得開交。大家知道有笑話好聽。後台人都擠在窗帘裏張望。只聽得台上大聲喚道。好兒子。快些出來再唱一遍。寶身投靠罷。此時台下也知道是什麼道理了。不由地鬨堂大笑。小禿子把那個小翠寶望門簾外推了出去。他一溜烟早已不知去向。那時候的看客都很忠厚。也不懂得什麼叫倒好。只曉得望着台上癡笑。倒也覺得有趣。高春福已陪過這位角兒唱了兩天寶身投靠。他的一舉一動都看在眼裏。今天是存心在台上開攪。便故意的學着他的樣子。知道他在某處要飛眼了。他便故意裝成怪相。飛在他頭裏。知道他要說一句什麼話了。他也說在他的頭裏。高春福糊着臉鬨他。弄得一個扮文必正的小生。樂得幾乎不能說話。那個小翠寶。差不多要哭出來了。這一台大滑稽戲。敷衍終場。看客忽然散去。小翠寶到後台去。小禿子也不見了。衆演員你一句我一句的取笑他。他恨不得地上馬上裂一條縫出來。讓他鑽了進去。他卸了頭。趕緊擦了臉。要想逃走。那個高春福坐在他的對面。一眼不霎的瞅着他。看他收拾大頂片子。手脚很快。不像是一個外行。再對他仔細一端詳。忽然想起來了。便道。我道是什麼好角兒。原來是你這小王八蛋。那小翠寶似笑非笑的對着高春福。低低的叫了幾聲高老闆。高春福正色問他道。誰叫你改行的。教你戲的師父是誰。小翠寶的臉此時真像肺頭了。呆呆地答不出話來。傍邊圍着看的人。便多來問高春福。大爺怎麼認識他的。高春福見問。不由自己也笑將出來道。這小子是梳頭阿七的兒子。從

小跟他父親學梳頭掉子。他父親早已死了。我有四五年沒看見他。他長成這個模樣。到這兒來。賺他老爺爺來了。那小子聽得西洋鏡被人拆穿。便不得不說實話。只見他哭喪着臉說道。我本來在江湖班子裏當梳頭副手。兼帶着跑跑宮女。夏天穿了一場大病。把生意歇了。被困在上海小客棧裏。此地也沒有熟人。只認識一個小禿子。我問他借過兩塊錢。前天他一大早跑來找我。要我冒充小翠寶。到此地來搭班。我不答應他。他就要問我要還兩塊錢。我說不會唱戲。怎麼好冒充。他說。此地的老闆是洋盤。你的扮相不錯。可以賺一下的。我還不出錢。只好答應他。他又借了一件新棉袍子給我。教我說是新死老子。把我帶到茶館裏。會見了張先生。都是他說話。我也沒有開口。餓着肚子。等了一天。騙到了五十塊錢。他說兩塊錢不要我還了。另外還給我五塊錢。叫我上台要唱戲。我說祇會跑宮女。別的戲一概不會。他說。祇要你頭一天唱一齣正戲。就是唱得不好。宮女的飯碗總跑不了的。我信了他的話。才想了這齣賣身投靠出來。因為這齣戲我是聽會的。只要逼了小嗓子。上台隨口說本地話。容易討好。只有兩句唱。隨便吹腔搖板都可以賺一下。我隨他來唱了一天。第二天他又來逼我。第三天我要逃走。他把我看守了一天。又說不上台就還錢。並且還要拉我到巡捕房裏去。我是被他逼得沒有法子想才來的。別的好冒充。唱戲是要在台上見顏色的。況且有你犬爺和衆位老闆在此地。我就是吃了熊心豹膽也不敢來啊。高春福本想與他爲難的。聽他說得這樣可憐。反而把旁邊許多要想說損話的人喝住。讓他穿了衣服出去。此時台上武戲也完了。大家卸了裝。依舊到前台去領兩毛錢的飯錢。高春福到前台帳房。只見吳梅兩位前台老闆氣不出也在好笑。要找小禿子已找不到。高春福便把小禿子如何教跑宮女的冒充小翠寶的情由告訴二位老闆。二位老闆上了小禿子的當。遺落一個洋盤老闆的聲名。小禿子逃走了。無處出氣。便拿張子青來埋怨了一頓。說他邀角兒瞎了眼睛。張子青要吃他們的飯。也只好忍受。這樁事情一過。戲館失了信用。生意更不如前。又加上一連下了幾天大雨。連後台的飯錢都賣不出來。一夜戲畢。張子青匆匆的趕到吳亦仙家裏。梅玉亭恰巧亦在座上。張子青道。今夜的賣錢拿來付飯錢。尙短少三塊多錢。十幾個武行湧在帳房裏。其勢洶

洵可怕得很。梅玉亭只得掬了三塊錢出來交給張子青去打發他們。在梅玉亭的意思不願再開下去。朱寶玉那裏今天不送錢去。明天又要不上台了。打算明天就關門。吳亦仙還捨不得明年正月的生意。便說我前天聽得張子青說。朱寶玉曾經在他面前吹過牛皮。說我們這個戲館。如果讓他開。包可以發達。我們現在何不把這件濕布衫暫時脫給他身上。你看如何。梅玉亭道。讓給了他。明年正月裏出生意的時候。他還肯讓還我們嗎。吳亦仙笑道。你放心。我總有法子弄回來的。上台去唱戲。我們是唱他不過的。翻些小門檻。還不過他們嗎。說着。張子青來了。吳亦仙便把要讓戲館的意思對他說了。教他如此這般的到朱寶玉那裏去做說客。張子青今夜本來約着朱寶玉送錢去的。現在受了兩位老闆的密諭。直奔朱家。好在唱戲人家都是以晝作夜。朱寶玉夫婦又都是吸煙的。夜戲完畢。正是他們的精神最足的時候。他推進門去一看。只見燈燈輝煌。棹子上杯盤狼藉。小四兒金子銀子還和一個老媽。四個人圍在一桌喫殘肴。小四兒站起來招呼張先生。張子青說不用招呼。我自上樓去。便一路喚着朱老闆。直走到房內。只見洪大奎也在那裏。與朱寶玉對面躺在煙鋪上。老闆娘坐在四仙棹旁洗臉梳裝。看見他進來。便笑道。今天又有二十塊。請先花了再說。麻煩朋友又來啦。張子青鼓起兩頰笑嘻嘻。不說話。右手插在袋裏不拿出來。呆呆地在烟榻面前。祇是發怔。朱寶玉笑着問道。怎麼啦。有話說呵。不用不好意思。洪大奎道。這兩位老闆。弄得這位帳房先生也沒有門兒了。張子青嘆了一口氣道。不要提了。這兩位老闆真是不識好人心。爲了朱老闆的事情。今天差一點兒跟他們鬧僵了。朱老闆忙問什麼事。張子青就在他擱腳的方凳上挨着身子坐下來道。他們今天叫我來說。今年再要請你幫他們一個月忙。我說今年六月裏已經幫過半個月。上個月裏又祇有一半包銀。現在怎樣還能够開這個口呢。我說了這一句。嘩。他們就發了一大堆廢話。說是因爲有我們這兩個倒幕老闆挺着。他才能够掙包銀。要是我們把戲館一關。看他上那兒去掙這些包銀去。老闆娘搶過來道。那末他們兩個老闆死了。唱戲的都得餓死啦。這不是放他媽的屁話嗎。好啊。咱們明天別幹吧。看會餓死不會。張子青道。他們還對我說。你去跟他說。今年還要他幫一個月忙。他肯就肯。

不肯今年就請他歇歇罷。等明年正月裏拿整月包銀的時節，再叫他來上台。朱老闖你想這種話，真是太氣人了。我怎麼不要同他們爭起來呢。幾句話說得老闖娘暴跳如雷地叫罵。朱寶玉反勸伊道：「這沒什麼生氣的。咱們不幹就是啦。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他們也不能養活我們的一輩子。何必跟他們這班羊毛去嘔什麼氣呢？」張子青道：「他們也準備你辭生意來着。你一聲說不幹了，他們就立刻關門。據說這是存心砸你。人家問他們：你們這戲館是怎麼關門的？他們就說是被北方來的好角兒朱寶玉唱關了門。從此以後，讓你不能再在南方混世。朱寶玉也跳起來道：「這是他媽的什麼話。老闖娘更是罵不絕口。洪大奎道：「他們老闖們自己不會辦事，還抱怨別人。咱們在北方排的八本雁門關，八本德政坊，八本五綵輿，真是紅得不得。他們見座兒不好了，只會跟後台商量。教人家在包銀上幫忙，可不會在戲上想法子。自己不會當老闆，反而怪角兒不好。這不是他媽的歪了怪馬子漏嗎？」張子青等他們三個叫罵過一番，纔冷冷的說道：「朱老闖，你還是就這麼不唱就完時，也是一個失面子的事情。還得想法子把這個面子要回來才好呵。」朱寶玉夫婦與洪大奎一商量，就是另搭別班。在這寒冬臘月裏，未見得出色，反而給這面笑話。打算回北方去，可真成了沒人要的臟兒了。想不出個好主意來。張子青獻計道：「朱老闖何不把這個館子挖過來，自己好好的幹一下呢？」朱寶玉道：「他們明年正月裏想做好買賣，只怕不肯放手罷。」張子青道：「你若是有意思做的話，我們明天去翻他們一個門檻，把他翻過來。洪大奎拿大指頭向朱寶玉一伸道：「嘿，這非發財不可。只要你自已賣一些老氣力，就是我教的那兩個小孩子，把他們好好的捧一捧上台。若是不叫他媽的三個月滿堂，我情願把腦袋碾下來給你溺尿。」老闖娘也氣鼓鼓地道：「我說金子爹，咱們從來沒受過人家糟蹋。今天這口氣兒，非把他爭過來不可。朱寶玉問道：「他們開這個館子是多少錢下本？」張子青把身體向後一仰道：「噢，你真呆子。他們都是光棍，那裏有什麼本錢。不過拿幾個案目茶房的押櫃在那裏做市面罷了。現在房子裝修，電燈押櫃都是現成。案目聽說你朱老闖肯出來做，一定個個歡迎。教他們拿幾個錢出來，那是非常爽快的。後台有你的面子。洪大奎接過來道：「後台不用操心，好在有他們父子兵擋。」

在頭裏。老生不用說。這兒小花旦也有啦。當家武生也有啦。並且都是初次來申。有了三根正樑撐住。一家館子還怕什麼。後台找至近的留幾個做配角。開銷省得多啦。朱寶玉道。兩個孩子我好幾天沒看他們練功了。聽他們吊嗓子倒真是不錯。洪大奎道。嘿。你還以為在煙台打泡那個樣兒嗎。現在你再看看。有幾套玩藝兒誰都來不了。女孩兒的嗓音。夾繃脆。伶俐的功夫。嘿。有這一對。反正你坐着當老太爺罷。朱寶玉道。女孩兒在上海地界兒只怕上不了台罷。老闖娘道。只怕什麼。天寬裏不是照樣的有女角兒上台。朱寶玉道。你不憤。那又是一國的地界。老闖娘道。我不憤。你憤。就是不讓女角兒上台。這麼大一點女孩子。我們就說他是男孩兒。誰還跑上台去。剝下她褲子來驗不成。你的膽子可真像芝麻一樣啦。朱寶玉道。可別爭。人家館子肯讓不肯讓也沒有定規。等聽了張先生回話再說罷。張子青聽話已講得有些眉目。便約定明日給回信。告辭去了。他出門回到吳亦仙家裏。時已深夜。梅玉亭還沒有走。他把談話經過報告一遍。兩位老闖一計議。戲館准定明天關門。又把以後的計劃商量妥貼。教張子青明日約朱寶玉當面碰頭。辦理移交手續。直至東方發白。始各散去。到了明天下午。張子青到朱寶玉家裏。又是一套鬼話。說是他們不肯讓。用了巧計把他們騙出來。現在已經答應。須趕緊去接洽。免得他們或要反悔。老闖娘在床上聽得。要教朱寶玉等伊起來梳好了頭同去。張子青知道這個婦人攝雜在內。事情難辦。便拉了朱寶玉就走。朱寶玉也拉了一個洪大奎同去。到了吳亦仙家裏。吳亦仙所談的條件。也並不十分苛刻。朱寶玉划算下來。只要填二千塊錢出來。就可以接手開鑼。只是案目茶房押櫃有兩千元。須教朱寶玉承認。這筆款子却有生財衣箱抵充。祇要朱寶玉出面另換收據。就是。吳亦仙當時就把案目茶房頭目找了來。把情形告訴他們。他們因戲館關門。押櫃沒有着落。現在聽說有人出來承擔。當然贊成。案目問他邀什麼新角兒沒有。洪大奎在旁便把兩個小孩子大吹了一陣。案目果然相信。朱寶玉又向他借了一千塊錢。爲兩個兒子製辦行頭。案目一口答應。言明開鑼後儘先扣還。不過無論多少日子。要加一百塊錢利息。朱寶玉也答應了。事情辦妥。由張子青起草做了一張推盤的議單。讀過一遍。雙方各無異議。朱寶玉回去取錢。約定當晚在

雅敘圍席上付款簽字。這件事真清脫。前後只有幾個鐘頭。就把移交手續辦好。明日朱寶玉與洪大奎在後台點過衣箱。辭台的生財也約略看過一遍。叫人即刻動手。把前台門面粉飾了一下。押櫃收條也都換過。帳房不用說。仍是張子青偏勞。從此以後。這家戲館就是朱寶玉的了。也不改招牌。祇加了一個玉記。這幾天老闆娘在家裏也是大忙特忙。把六馬路行頭店。盜頭店。把子店。戲靴店的老闆都喚到家裏。教他們替兩位小老闆連夜趕製行頭。盜頭。頭面。把子。口面。靴子。彩鞋。限一禮拜都要趕好。行頭一家來不及做。分給幾家去做。又要小裁縫來替他們每人裨做了一套。戲館穿的小袍子。平常也把他們打扮得像兩位公子一般。那個銀子小姑娘。穿了長衣服。頭髮一剃。梳了一條小辮子。好在沒有纏過足。穿了一雙鑲靴。果然誰也瞧不出是個女孩子。朱寶玉又替他們取了兩個名字。金子叫做小靈童。銀子叫做小神童。戲館門口大大的挂了兩塊金字牌子。過了七天。天樂茶園重新開鑼。果然氣象一新。第一夜的打泡戲。由小靈童唱大軸子。花蝴蝶。壓軸是小神童的紅梅鬧。朱寶玉的拿手好戲是打棍出箱。今夜特別討好。准代出箱。朱寶玉在戲館裏安了一張烟榻。連日都在後台料理事情。開鑼那天夜裏。朱寶玉躺在烟鋪上。一連有十數批人出報喜信。說是包廂正廳都定完了。看客像潮水般湧進來。朱寶玉到台上打通的時候。到門帘旁邊去張了一張。果然看見台下烟霧騰騰。案目茶房叫喚的聲音。起碼座裏看客爭座位的聲音。鬧得震天價響。不由得心中暗暗歡喜。反而担心二個孩子不要唱砸了。回頭一看。只見祖師堂前已點着通堂蠟燭。總管事洪大奎。蹣起了二郎腿。坐在管理棹旁。小四兒過來請老闆去燒香。朱寶玉甚至誠誠地燒了香。磕了四個頭。又默默的通了一回神。總管事以下挨次的磕過了頭。大家都對老闆拱手道喜。老闆也拱手向大家說。衆位多辛苦。多辛苦。今天照新開戲館的排場。大賜福以外。並有跳靈官。跳財神等儀節。大家分頭去扮戲。朱寶玉偷偷地對洪大奎說。早些把兩個孩子接來。燒香罷。洪大奎道。別忙。開了鑼。我親自去陪他們。朱寶玉道。這可不必客氣。不是我想讓他們早些來說說把子。洪大奎道。這還用你費心。我早跟他們說過了。包你錯不了。你別担心事。請坐着罷。場上送元寶的快來找你啦。朱寶玉坐在管事棹上。不

多一回，只聽得台上劈歷拍拉一陣爆竹聲響，一個扮財神的跳到後台，扯直了嗓子亂嚷。老闆呢？老闆呢？後台也沒有人理睬他。他便故意的四處亂找亂嚷。後台的地便繞遍了，才到管事棹前，對着朱寶玉大聲道：「噯，老闆躲在這裏，我跟你送元寶來啦。」說着把一個假元寶望朱寶玉身上一拋。朱寶玉早已準備好，把衣服擦起來一兜，接過正着。連忙對他說：「辛辛苦苦，那個財神也拱手說發財發財，辛辛苦苦，自去卸裝。」朱寶玉兜了元寶坐了半天，才敢走動。今夜戲館裏賣了一個十足滿堂。兩個孩子本來是上過台的，現在又加上一年多苦工，上了台去，果然唱得不錯。看客見他們年紀小得好玩，看了非常滿意。尤其是對那小神童有特別好感。說他嗓子好，武功好，扮相又好，討人歡喜。一個個讚不絕口。今夜買了五百多塊錢。天樂茶園久已沒有這種盛況了。當夜已過到了明天下午。張子青急急匆匆地跑到朱寶玉家裏，身邊掏出一封外國字的信給朱寶玉。朱寶玉拿在手裏，莫明其妙。問張子青信上說些什麼。張子青道：「這是電燈公司的信，說今夜不把欠款付清，六點鐘要來剪電線了。」朱寶玉着急道：「這是他們從前老闆欠的錢，與我們什麼相干？」張子青道：「我也是這麼說，他們電燈公司不講理，說是不管前任後任，我們只知道問戲館裏要錢。老闆娘道：『這我們也不管，不給錢就是了。』張子青道：『我們不給錢，不行呀。』今天晚上沒有燈，怎麼開鑼呀？我看這麼辦罷，惟有請你先墊付了，解了眼前的圍，以後再去找吳亦仙說話罷。」朱寶玉道：「該多少錢？」張子青把單子一看道：「三百四十九兩六錢銀子，大概五百塊錢的樣子。」朱寶玉道：「昨天賣的都給案目扣去了，現在那裏來的錢？」張子青道：「不妨事，教他們再借出來好了，不過事不宜遲，過了鐘點，公司裏不肯收錢，真的剪斷了線，那就麻煩了。」朱寶玉沒法，只得跟張子青到戲館，找到案目頭，又花五十塊利錢借了五百塊錢。由張子青飛送到電燈公司，才算無事。戲館一連三天都是滿堂。案目借款一齊還清，到了第四天，忽然又來一個變報，說是房租已積欠三月，如果不付清，就要封門。朱寶玉叫張子青去找吳亦仙說話，說是回蘇州去了。朱寶玉沒法，只得把當夜賣的錢，儘數付給房東，算是先還一月。以後陸續拔付。朱寶玉雖然經人重重剝削，然而他的運氣真好，生意却非常發達。十天下來，手裏已經有了二千塊現錢。此地的帳目，張

子青每天戲畢。都要到吳亦仙家裏去報告一遍。報得吳梅二人不由的眼紅起來。都說我們教他開戲館。是教他上當的。誰知道反而作成了他發財。兩個人一商量。覺得從前暗算他的計劃定得不好。於是改變步驟。要想聯絡了他。與他合作。倒是決定可賺錢的。便又教張子青去做說客。張子青到朱寶玉家裏說。朱老闆一個人前台忙到後台。只怕精神顧不到。並且前台對外交際。對內監督。案目們舞弊。也要請一個幫手。梅玉亭外面交遊極廣。巡捕房裏也很兜得轉。辦戲館又是一個內行。他倒很有意思。與你拚股合做。不知老闆意下如何。老闆娘聽得便發話道。我們開這個戲館。本是同他們兩老闆嘔氣的。現在他們看見我們做了掙錢的買賣。便眼紅起來。別人拚股都行。惟有這兩個東西。咱們一輩子不要跟他們共事。張子青聽得這婦人反對。知道朱寶玉是怕老婆的。多說也是無益。便把話頭扯開。談了幾句閒話就走了。明天到後台趁他婦人不在旁邊。又同朱寶玉提拚股的事。把前台無人負責管事的利害。講解了一番給他聽。朱寶玉的心倒有些動了。豈知過了一夜。忽又變卦。仍舊拒絕了他們。此事擱過一邊不提。再說天樂戲園連做了半個月好生意。有一天正是禮拜六。朱寶玉小神童小靈童每人在前面各唱了一齣單頭戲以外。大軸子又合在一起。排了一齣大溪皇莊。標明八美大跑馬。外加各種雜耍。准唱新奇小調。看戲人愛瞧熱鬧。戲館裏擠得人山人海。朱寶玉和老闆娘果然非常得意。就是眾演員一個個也是精神百倍。看客也是正襟危坐。提足了精神。在賞鑒那個小神童的技藝。誰知道溪皇莊還未登場。禍事就到了。忽然有一個外國三道頭。帶了一個翻譯。四五個歪戴帽子的包探。其勢洶洶。如臨大敵一般。直奔後台。把小神童小靈童如抓小雞似的。從戲房裏拖了出來。仍由戲台旁邊的小扶梯上走下。沿着包廂。一路簇擁着出去。看客一聲擾亂。闕在後面跟出去看熱鬧。嚇得場面上的鑼鼓也停住了。幾個唱戲的都目瞪口呆的站着。坐在靠近台前的許多看客。都闕上戲台來打聽消息。一番擾亂。戲館裏好像聽得隔壁人家失火一樣。究竟兩個小孩子犯了什麼大罪。要被租界裏拘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戲館不難開請君入甕 人心容易買邀客同樽

却說朱老闖娘娘本坐在正面樓的後排看戲。台上的事情看得不大清楚。只聽看客紛紛談論。說是兩個小戲子被巡捕捉去了。伊連忙喚住一個茶房。問明情由。纔知道確實。這一急把伊急得面無人色。要想站起來去尋朱寶玉。問他什麼原因。誰知兩條腿軟了下去。怎麼也站不起來。這裏由伊坐在包廂內發怔。後台的人却像熟灶頭上螞蟻一樣。朱寶玉抹下一臉的紅胭脂。坐在管事棹上不發一語。二三十個看戲的聞人團圍一個圈子把他圍住。還有幾個看客指點着幾個唱戲的人說笑。說這個是剛才扮小生的。那個是扮小花面的。少停。洪大奎排開眾人進來。對朱寶玉說。張子青請你上前台去商量罷。朱寶玉站起身來。小四兒喚道。噲。大家散散。大家散散。看戲明天來罷。眾人讓開一條路。朱寶玉問小四兒要衣服。小四兒道。你還沒卸臉。朱寶玉道。來。一把手中。手巾擦一擦。算啦。小四兒拔直喉嚨喚了一聲。由管水爐的人呈上一團手巾過來。朱寶玉胡亂一擦。小四兒替他解去衣帶。脫却水衣。披了皮袍就走。剛走了幾步。小四兒在後面喚道。老闆。鞋還沒揀。朱寶玉低頭一看。腳底下當真還穿着厚底靴子。引得看熱鬧的人都笑將起來。小四兒拿了鞋子追出來。朱寶玉扶着洪大奎肩膀。讓小四兒替他脫靴換鞋。走到前台。帳房間內。把一扇房門砰的一關。看客纔一閃而散。洪大奎也到包廂裏把老闆娘攙扶進來。伊一見朱寶玉。不由地一陣心酸。眼淚像開了自來水龍頭一般的淌出來。朱寶玉道。你別傷心。哭得人家心裏怪慌的。現在所要打聽的。究竟咱們孩子犯了什麼法。要把他們倆抓了去。張子青道。巡捕房裏的事。惟有梅玉亭熟悉。要就請他去打聽。別人恐怕辦不了。朱寶玉道。費心你去跑一趟。把他請來商議商議。張子青去了。此地三個人坐着一籌莫展。反而有許多人來向他打聽消息。張子青去了約有半個鐘頭光景。回來說道。我找了許多地方找不到。後來在吳亦仙家裏找到的。吳先生剛由蘇州回來。他們在商量一件要緊事情。沒有工夫來。說請你過去說話罷。朱寶玉夫妻同洪大奎立刻跟着張子

青到吳亦仙家裏。吳亦仙見了朱寶玉笑道：「朱老闆幾天不見，紅光滿面，真個是發財面孔。」朱寶玉聽說，望壁上一面着衣鏡裏一照，原來臉上的彩還沒有擦乾淨，便也不去管它，忙把來意向他們二位說明了。要請梅老闆去打聽消息。梅玉亭說：「吃公事飯的人，我認識的很多，並且同他們都有些小交情。這一點小事，我去一問就明白。」朱寶玉打拱作揖請他就去。梅玉亭穿了一件披肩大衣，立刻出門去了。等了箇把鐘頭，打聽回來。朱寶玉連忙問他究竟犯了什麼罪名，只見梅玉亭御去大衣，皺了眉頭問道：「你同誰有什麼冤仇？」朱寶玉道：「我們規規矩矩的唱戲掙錢，向來沒有得罪過人，那裏有什麼冤仇呢？」梅玉亭道：「有人寫了信到巡捕房裏去報告的，說你們戲館裏後台男女混雜，違背租界章程。現在已經把小孩子驗過了，驗出來小神童是女扮男裝，有傷風化。明天要解到公堂上發落。幾句話說得他們夫妻倆答不出話來。」梅玉亭與吳亦仙却依舊談笑自若。洪大奎問道：「梅老闆，可打聽得到什麼人做原告？我們去同他疏通疏通。」梅玉亭道：「這是刑事，歸捕房起訴，原告就是巡捕房。我還聽見這麼說：『明天兩個小把戲還要送到醫院裏去驗傷呢。』因為他們剛才供出來，說不是你們親生養的。要是驗出來有了傷痕，那是販賣人口，虐待養女，這幾個罪名可吃不消。你們可要早些想法子。」朱寶玉夫妻此時嘴唇都急白了。洪大奎也着急起來道：「唱戲的孩子，少不得要捱幾下打，就是我們小時候學戲，也捱過板子的。」梅老闆你看對不對？」梅玉亭笑道：「租界上的章程，連鷄鴨都不許人虐待，倒拎着在路上走，被他們看見，抓進去就要罰錢。何況是虐待人口？從前有個廣東人家，因為虐待丫頭，給捕房裏查着了，抓進去罰了兩千塊錢，不算數。那位廣東太太還辦了三年外國牢監。你們夫妻倆少不得明天也要來傳你們上堂去審問的。」朱寶玉對着婦人望望，大家面面相覷，一言不發。張子青在旁邊看不過，懇求梅玉亭道：「梅先生，朱老闆在上海也沒有什麼朋友，這件事惟有請你幫幫他的忙罷。」梅玉亭眉頭一皺道：「小事情我可以託人想法子。這案子犯得太大了，我也難辦。」張子青把朱寶玉拉到外房，唧唧噥噥說了幾句，回進房又與梅玉亭耳語了一回。再到外面對朱寶玉說，承他的情，已經答應了。請他做前台經理，搭一份乾股，不支薪水，拆兩成茶壺手巾錢。老闆娘娘也在

旁邊所有條件通統答應。大家回進房間。朱寶玉對梅玉亭唱了兩個大噱說。以後請你多多辛苦幫忙。梅玉亭連忙還禮道。笑話笑話。大家都是自己人。應當的。應當的。朱寶玉夫婦見他答應了。方始放心。坐下來向他求計。梅玉亭便代他們計劃。第一要請一個有名的律師上堂辯護。現在上海最有力量的哈羅大律師。請他上堂。須要二百兩銀子。連談話費翻譯費在內。大約四百塊錢總够了。其餘新衙門老爺。行裏的人。都要教他們幫幫忙。祇少也要這麼五六百塊。你花一千隻洋。官司包在我身上。馬上可以太平無事。老闖娘顛聲道。梅老闖。要花這麼許多錢。少一些。行不行。梅玉亭笑道。這隨你你們的。一個錢不花。還不是照樣打官司。這倒裏頭我又拿不到半個邊皮的。祇有替你們貼車錢賣面子。朱寶玉連忙用目光止住婦人。對梅玉亭陪笑道。你不用聽她的話。請你儘管放心去辦好了。梅玉亭掄指一算道。吓呀。明日是個禮拜。律師公館是封關的。後天大早就要上堂。不知道可來得及。不要緊。我明天起個早。到翻譯家裏去接洽。吃過飯就無處尋了。張子青道。律師費只怕先付的罷。梅玉亭道。這那裏可以賒賬呢。尤其是託人家幫忙的謝意。也是要先送給人。家纔見效驗的。張子青與朱寶玉商量道。戲館裏今天晚上賣下來的錢。案目沒有交上來。請老闖回去一趟罷。朱寶玉夫妻辭了吳亦仙。梅玉亭便同洪大奎。張子青一路回去。不多一回。張子青便挾了一大包鈔票回來。交與吳梅二人。梅玉亭一看錶。才四點鐘。時候還早。便拉了吳亦仙。同到賭台上去消遣一回。這且不提。明天是禮拜日。天樂茶園日戲也賣滿堂。朱寶玉一夜未睡。下午到戲館。果然接到一張傳票。教他明天上公堂。走到後台。洪大奎道。今天兩個小孩子沒有戲。台上可要掛一塊牌子罷。朱寶玉正在轉明天上公堂的念頭。也沒有聽清楚說什麼。便點了一點頭。坐在賬台上想心思。不多一回工夫。台底下看客忽然囉唳起來。朱寶玉正要問什麼事。張子青趕到後台來道。看客都說特地來看小神童小靈童的。他們不上台。都要退票。說了許多好話也沒有用。朱寶玉今天也沒有心緒唱戲。便道。沒有法子。只好讓他們退票。不要再鬧一件事出來。張子青得了老闖命令。急忙到前台去。把票子錢一律退還看客。一天祇算分文未賣。才想起把門口與台口小神童小靈童的戲牌除去。又寫了一塊小神童小靈

童因病請假的牌子掛在寶票的櫃台前。退票風潮鬧過，朱寶玉急於要聽消息，教張子青去請梅玉亭。又找不到，直到上燈以後，才把他尋來。據說律師已請好，各方面也都運動妥貼。明天請放心上堂好了。朱寶玉方始安心了一些。又趕回去安撫了夫人一番，抽過烟，略爲吃了一點東西，回到戲館，見座客寥寥無幾，自己上台敷衍終場。一宿無話。明天大早，張子青陪了朱寶玉趕到新衙門去候審。尋梅玉亭不見，自己從未到過此地。張子青也是一個外行，不知道到那一間裏去聽審。只得回到大門口，在一家茶館樓上泡了一碗茶等候。兩個眼睛直注在馬路上，只見梅玉亭來，看看時候不早，恐怕誤事，便教張子青坐了車去找他。過了半天，果然找到三人同進衙門。梅玉亭覓到哈羅律師翻譯，把案情約略告訴一遍。那翻譯把他們帶到一間審這案子的公堂裏，教他們坐着候審。不多一會兒，捕房的囚車到了，幾個巡捕押解着二三十個犯人，驅到公案對面一排矮木棚裏站着。朱寶玉早看見自己兩個孩子也在其內。兩個孩子走進木棚，掉過身來看見朱寶玉，不由得放聲大哭起來。押差的巡捕連忙把他們喝住。兩個孩子還哭喪着臉喚爸爸。朱寶玉聽得這種淒慘的聲音，眼淚也忍不住了。兩個如狼似虎的巡捕又把他們喝住。他們始不敢哭喚，祇是嗚咽個不住。少頃中西官升堂，先審了幾樁別的案子，輪到本案。問官把朱寶玉和兩個孩子傳上去。先由捕房律師陳述一番，說的都是外國話，也聽不懂他講些什麼。問官問了朱寶玉的姓名年紀後，便問這兩個孩子是那裏來的。他不敢說謊，答稱是從小賣來的。官對他笑了一笑，不再多問。回頭去問男孩子幾歲。金子答道：十一歲。官問幾歲賣到朱寶玉家裏的。金子搖頭不知。官問他們天天打你罷。金子對朱寶玉望望，官說：你不要害怕。儘管胆大的說。金子道：師父媽媽常打，爸爸難得打。還有一個媽媽不打。官問道：你究竟有幾個媽媽。金子兩眼瞅着朱寶玉不肯說。官命把朱寶玉帶下去，再和顏悅色的教他直說。金子低聲道：我本是跟從前那個媽媽的。後來爸爸認識了。現在這個媽媽，那個媽媽就不要了。這個媽媽是當審姐兒的。銀子也是她在審子裏帶來的。那個會審官含笑臉對竝坐的外國領事說了幾句話，又望着朱寶玉笑了一笑，再問了銀子的年紀。問伊的親生父母在那裏，也不知道。只記得從小在天

津響子裏長大的。八歲的時候，纔跟着假母到朱家學戲。官問可有人打你。銀子聽了，眼淚直滾下來。領事看了，皺了眉，搖頭，好像十分不忍的樣子。問官又問誰教你扮男人的。銀子道：是媽媽。問官口供問畢，那個捕房律師又站起來說了一番外國話。接着哈羅律師立起身，祇說了幾句話，站在身後的翻譯道：本律師因爲今天剛受被告委託，一切手續都未預備，請求堂上延期再審。兩個問官竊竊的商量了一回，提筆判道：天樂茶園朱寶玉擅用女子登台演戲，有違定章，處罰洋五百元。充公以儆。所有提案男女童伶小神童小靈童各一名口，飭捕房送醫院驗明傷痕後再核。朱寶玉着交一千元鋪保候審。問官判畢，另審他案。二個孩子重復站入木棚，聽候解回捕房。朱寶玉被兩個差役押至交保間。他心裏糊裏糊塗，官判的什麼，也沒有聽清楚。直至交保處的人問他有保人沒有，方始明白過來。掉過臉來一看，只有小四兒站在門口。知道是老闖娘教他來打聽消息的。朱寶玉想出去對他說話，早被巡捕喝住，把個小四兒也嚇跑了。過了一回，才見小四兒引着張子青梅玉亭到來。梅玉亭走近身來問道：你可有認識的店鋪，快託他們來保你出去。不然就要押起來了。朱寶玉着急道：我那裏去認識開店鋪的朋友。梅玉亭埋怨他道：平常日子要結交幾個朋友的，到了急難的時候，才有人肯幫忙。現在可沒有想法處了。朱寶玉道：梅先生、張先生、兩位先生，這時候惟有你們二位是我的親人，請你們替我去找一個鋪保罷。說着便對他們唱了兩聲。梅玉亭道：你把五百塊頭的罰款先交了出去，交保還是另外一件事呢。朱寶玉連忙招招手，把小四兒喚近身來說道：你趕緊回去，把現在的事情告訴老闖奶奶，教他趕緊拿五百塊錢來贖我出去。小四兒遵命，掉頭走了幾步。朱寶玉又把他喚回來，輕輕的囑咐道：你對老闖奶奶說，教他不要着急，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小四兒答應出門，飛步去了。交保間裏的人催道：保人有沒有。張子青道：我們去找去，請等一等。那人道：等等，到什麼時候，教他裏面去坐一會罷。回頭對一個巡捕一歪嘴，巡捕過來押着朱寶玉就走。梅張二人也跟着出來，送到那押所門口。朱寶玉還回頭道：請快點兒設法。梅張二人見他進了押所，回到吳亦仙家裏，一同吃過中飯，踱到朱寶玉家裏，一問小四兒，說五百元罰款已交去。老闖娘肝氣痛大發現。

在睡在床上。他們走上樓去。一看老闆娘。躺在烟榻上。捧着個肚子。祇是哼。一見他們進房。緊蹙着眉頭問道。我們花了這許多錢。怎麼反而把我們老闆押了起來。梅玉亭道。幸虧我們早鋪排好了。纔教我們交保。不然犯了這種刑事案子。向來是不准交保的。現在的關起來。不能怨人家不幫忙。祇能怪你們自己沒有保人。老闆奶奶你們的保人找到沒有。那婦人道。教我們上那兒去找認識的店鋪呢。張子青道。我跟梅先生今天跑了一天。找了好幾家店鋪的老闆。人家都說同朱老闆向不相識。不肯担保。那婦人流淚道。他是抽烟的人。今天押在裏頭過一夜。若是沒有烟抽。那不是活活的要他命嗎。梅玉亭道。這你可放心。他是押在新衙門裏。裏面同客棧一樣。祇要有錢。要什麼有什麼。聽說裏頭連堂差都可以叫。不比押在巡捕房。那是除了香烟泡以外。無法可想了。這真正在安慰那婦人。只聽得小四兒咚咚在樓梯上奔上來道。好了。現在有人肯去做保人了。大家忙問是誰。小四兒道。剛才裁縫鋪子的老闆送衣服來。我把老闆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願意去做保人。那婦人勉強坐起來道。這再好沒有了。就請你們二位陪他快去罷。梅張二人與小四兒便一同下樓。只見客堂裏坐着不少唱戲的人。都是來聽信的小四兒介紹。小裁縫與梅玉亭認識了。四人一同出門。叫了車子。往北首拉去走了。不多些路。梅玉亭忽然託故他去。祇命張子青陪他們走。自己却命車夫轉東首橫馬路穿過去。拉到吳亦仙門口停下。付過車錢。踏進門去。對着吳亦仙哈哈大笑。自鳴得意。豈知吳亦仙反把棹子一碰。叫道。吓。我們把事情做僵了。梅玉亭忙問何故。吳亦仙道。我問你。我們明年演戲館還想開不想開。梅玉亭道。怎麼不想開呢。吳亦仙道。若是想開。現在的事情已經弄僵了。梅玉亭被他說得莫明其妙。只聽吳亦仙繼續說道。我們想開戲館。一定要有能叫座的角兒。朱寶玉同他兩個孩子。確實有叫座的能力。我們原來的計劃。不過想教他知道前台是不容易辦的。少不得還是要來求教我們。等到大權落在我們手裏。就不怕他不同我們賣力掙錢。我們的預料。祇不過把孩子捉進去。嚇嚇他。罰幾個錢。就可以了事的。照現在的情勢看起來。事情越弄越大了。結果不要弄得朱寶玉和兩個孩子都不能上台唱戲。或者是弄得朱寶玉灰了心。不敢再在上海唱戲。望北面一溜。那是明年的戲。

館雖然歸了我們。我們還得去另請角兒。找許多麻煩。這不是大大的不合算嗎。梅玉亭道。依你的主張。現在該怎樣辦呢。吳亦仙道。他經過這一場官司。也足夠他受用了。現在爲我們自己利益起見。應當趕緊設法把他和兩個孩子弄出來。好教他們明年替我們唱戲。一方面還能示惠於他。管教他死心塌地的。讓我們使用。梅玉亭道。剛才有一個裁縫司務願意搨木梢去保他。我知道他保不出的。所以纔在半路上溜了出來。吳亦仙道。今天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在裏面過夜的。你想。你同他忙了兩天。一點效驗也不見。即使他不疑心。你是故意弄他。也顯見得你在衙門裏一點手面也沒得。以後教他怎麼能信仰我們呢。梅玉亭聽吳亦仙一番話。果然說得有理。便道。我現在再去幫忙。只怕他們已經不相信我了。這個面子只有讓給你。去掙罷。祇算是你想法子把他保出來的。我同你趕緊上他家裏去罷。再遲一些。時候來不及了。吳亦仙到房裏去身邊揣了一大捲鈔票。原來昨天晚上他和梅玉亭兩個在賭場裏贏進幾百塊錢。此時都揣在身邊。二人出門。坐上車子。飛奔到朱寶玉家裏。只見客堂裏擠滿了人。大家紛紛議論。好像家裏新死了人一般。幾個案目見吳梅二人進來。站起身來招呼。二人略略點頭。直奔樓上。只見小裁縫張子青小四兒都站在烟鋪面前。大家面面相覷。那婦人啼啼哭哭的。騎着喚心痛。吳亦仙一問情由。張子青道。裁縫老闆去保。被他們取笑了幾句。說是裁縫店的衣服都是別人家的。你們的脫斗剪刀。十塊錢都不值。去去去。吳亦仙對那婦人道。朱老闆要交保的事。我剛纔知道。梅玉亭跟我一說。我立刻就同他去想法子。找到了一家米店。肯保。現在既有這位裁縫店老闆肯担保了。也不必再去煩勞人家。就請他再去一趟罷。小裁縫道。我已經去碰了一鼻子灰。不高興再去了。吳亦仙一拍他的肩頭道。你放心。我要你去。包你把面子要回來。小四兒心想。衙門又不是你開的。怎麼說得這般容易。只聽得吳亦仙道。他們說你的店鋪不值一千塊錢。我們拿一千塊錢現洋去。不是人就可以出來了嗎。小裁縫道。我就是沒有一千塊錢。若是有的話。王八蛋不願意掙這口氣。小四兒聽得對那婦人看看。那婦人有氣無力的道。這麼還要還許多錢呀。吳亦仙道。我是因爲戲館虧了本。把幾個現錢都攬光了。否則這幾個錢真不在心上。說着把眼珠向那婦人一

橫那婦人道。不瞞你們二位說。我們賺的幾個錢也掏光了。現在只怕也湊不齊這個數目。吳亦仙聽說。便把身邊一捲鈔票掏出來。一面點數。一面說道。我來湊湊看。好在這個錢不過暫時存給他們。將來拿得轉的。那婦人沒法。只得勉強起身。掏出一個小鑰匙來。教小四兒把床頭一個簇新的小首飾箱遞給她。開箱一點。祇有七百五十塊錢。吳亦仙道。正好。我有三百塊。那五十塊你們留着零用吧。又問梅玉亭身上帶着錢嗎。梅玉亭道。我祇有幾十塊錢。吳亦仙道。够了。拿去做衙門裏的使費。事不宜遲。再過半點鐘。交保間的外圍人一走。天大的面子也保不出來了。裁縫店老闆你把寶號裏的書柬圖書帶着罷。說着。吳亦仙梅玉亭帶着小四兒一同去了。果然錢可通神。隔了個把鐘頭。小四兒先奔回來報信說。老闆已經保出來了。大家聽得。個個歡喜。那婦人連忙裝了兩大口烟預備着。這個消息傳揚出去。洪大奎在隔壁同行人家鑽出來。站在大門口望着。不多一刻工夫。果見幾輛黃包車在弄堂口停下來。吳梅二人先進來。小裁縫扶着朱寶玉垂頭喪氣的跟在後面。洪大奎對客堂喚了一聲。老闆回來了。飛步上前。幫同小裁縫扶着朱寶玉。像攙孝子一般攙進門去。衆人齊說。老闆受驚了。朱寶玉已答不出話來。勉強扶着人走到後房。坐在馬桶上。腹瀉不止。少頃。洪大奎傳下話去。今夜戲館照常開鑼。樓下衆人得着消息。陸續散去。朱寶玉是雅片烟癮脫了性。瀉下一回肚子。一連狂吸了十幾口烟。五臟裏咕嚕嚕一陣大叫。噓了一口長氣。纔開口說出話來。當向吳梅二人道了謝。又向小裁縫道了辛苦。洪大奎湊趣道。吳老闆梅老闆這兩位。嘿。真够交情。真是兩位好朋友。吳梅二人謙遜了幾句。看情形不便久坐。先告辭去了。天樂茶園自從遭了這一場打擊。營業便一落千丈。原來開戲館的買賣。本像賭牌九推莊一樣。全靠着一股氣。氣盛的時候。隨便排幾齣輕描淡寫的戲出去。看客也會像潮水一般湧來的。等到戲館一倒霉。那怕你在戲台上宰活人。也號召不動人了。並且看戲的人也有一種脾氣。越是戲園裏的看客。擠得水洩不通。他們越是要看。如果沒有位子。他們情願花了頭等票價。站在人背後。點起了脚看戲。也不會抱怨人的。若是走進來。祇看見寥寥幾個看客。他們便要嫌比位子不好了。案目向他們說好話也沒用。只好任他們退出去。這種事情在戲館裏是常

常遇到的。天樂茶園如今也在這種情形下度日了。案目一看情況不對，恐怕押櫃落空。天天賣下來的錢，扣住一部份不交上去，弄得朱寶玉益無辦法。朱寶玉的官司，吳亦仙與梅玉亭兩位前任老闆，果然盡心竭力的爲他打通關節，代請有名律師爲他辯護。第二堂上就把案子判決了。兩個孩子仍給朱寶玉領回。當堂說了幾句以後，不准虐待的官話。那交保存案的一千款現洋，却充公做了罰款了。朱寶玉把戲館裏所賺的四千多元，全被一場官司打得完光大吉。還賣了人家許多大面子。他把兩個孩子領來，女孩子當然不能再上台，男孩子也是唱紅了的，仍可以指望上台翻些本回來。誰知小孩子受了一場驚嚇，押在捕房裏又冒了些風寒，回來就是一場大病，幾乎要死，不能上台的女孩子，偏偏倒又不病，真是倒霉事情一齊來。天又下了幾場大雪，戲園裏冷清清的十分淒慘。朱寶玉非但把老婆的私蓄一齊蝕光，還背了一身重債。後台的演員看見這樣情形，人心渙散，又是東一簇西一堆地在那裏竊竊私議。洪大奎恐怕有人搗亂，常在衣箱上勸化大衆說：老先生傳下來的話，總是不錯的。從前程大老闆常說，唱戲無論是角兒或是臟兒，台上去的玩藝兒好壞還在其次，最要緊的是講戲德。上台去唱戲沒有戲德，果然是對不起祖師爺的那份兒香烟，就是私底做事也不能不講德行。最大的缺德，是攪散人家的班子。你們想一個戲班，要養活多少人，少說些也有幾百口子烟肉，要靠咱們出烟嘍。咱們一跑散，要打碎幾百號飯碗。所以撥弄散班子，是最缺德的事情。難怪大老闆常對小輩說，寧可大家當掉褲子，不能教人家散一副班子。這天他又剛說完這一套話，忽然有一個前台管帳房的茶房到來，在他耳邊說：吳老闆請你過去一聽。說過鬼鬼祟祟的就走了。洪大奎也覺得奇怪，心想他們來喚我有什麼事，好在後台無事，便出門踏着雪溜到吳亦仙家裏，步入廂房，只見吳梅二老闆正喚了一個廣東燙麵在家裏對酌，看見洪大奎進來，便命茶房取了一副杯筷來，替他滿滿的斟了一杯酒，請他坐下同飲。他也不客氣，除去頭上一頂大毡帽，揮一揮身上的雪，坐下去喝了兩杯酒，又夾了一塊雞片在鍋子裏燙着。吳亦仙問道：這兩天生意怎樣？洪大奎把一塊雞推在嘴裏道：不行。前台沒人管事，那還行嗎？這一下子，可真要朱寶玉的好看嘍。梅玉亭道：照你的

眼光裏看起來。這戲館子還能開麼。洪大奎吃過一塊魚片道。祇要有你們二位出來。把前台好好的整頓一下。後台好好的請幾個好角兒。沒有辦不好的。可是像現在這個樣子。可一輩子辦不好。吳亦仙聽過了他的話。便說。我們本來是想辦的。只愁後台沒人幫忙。洪大奎拍着胸脯道。後台事情。我可以担承。朱寶玉那兒。由我一句話。讓他祇管唱戲。館子還交給你們二位去辦。梅玉亭笑道。他虧空了這一屁股債。教我們去替他擦不成。吳亦仙道。上海地方是愛新鮮的。我們覺得這一班人太老了。最好是換一班新角兒來。洪大奎此時心裏也很明白。連忙辯白道。不瞞你們二位老闖說。我前年等了角兒南邊來。本想落一點好處的。人不爲財。誰肯早起。不想好處。誰願意老遠的路趕到這裏來呢。誰知傍角兒傍了這許多日子。又替他兩個孩子教了這兩年戲。別的好處沒有看到。反受了許多褒貶。這種話外人面前是不該說的。好在你們二位也不是外人。纔跟你說說。吳亦仙看他一路說一路不停嘴的吃。便索性把自己門前一碟子鴨片。一碟子鴨肫。送到他面前。讓他吃一個暢快。梅玉亭輕輕的對吳亦仙道。他如願意幫我們的忙。我們也不必再去託別人。就請他來辦後台罷。吳亦仙躊躇了一回。附着耳朵與梅玉亭商量了一刻。洪大奎耳靈。早已聽清楚了。便對他們賭神罰咒。表明自己不是朱寶玉的私人。吳梅二人果然歡喜。當時許他將來做後台經理。又把明年的計劃告訴他道。因爲看見小神童上台能够賣座。便想到男女合演一定更能轟動。現在這張男女合演的照會。已經託人運動得有些眉目了。將來一定可以成功的。祇愁沒有戲園和好的女角兒。如今一方面設法物色坤角。一方面設法把朱寶玉的館子收回來。預備正月初一開鑼。洪大奎一口答應說。邀坤角兒的事。由我包辦。朱寶玉大家想法子。總請他在年內滾蛋。就是。吳梅二人聽罷大喜。又到天津館子裏叫了一大碗全家福。二碗炸醬麵來。請他吃得酒足飯飽。方始別去。明夜。洪大奎在後台。已一變向日論調。非但不再利用戲德來維持人心。反而說了許多抱怨老闆。煽惑人心的話。後台是無知識的人居多。經人一煽惑。都向朱寶玉索取包銀。朱寶玉逼得無法。只得明天把婦人的首飾典質了。付去一部份包銀。風潮纔告平息。隔了兩天。洪大奎到吳亦仙家裏去說道。已經訪到兩個好角兒。他們是

姊第二人都在烟台搭班。紅得了不得。臘月裏請假回來探望母親。現在上海住着。我跟他們的師父有交情。祇要我一句話。就可以把他們留住了。要辦可要趕緊。遲了恐被別人家邀去。說着在身邊掏出一張烟台的戲單來。遞給吳亦仙看。指着兩個最大的名字道。就是這兩個。吳亦仙一看。只見兩個大名字都橫排着。戲單上的地位倒給他們佔去了一大半。一個叫做楊柳青。一個叫楊小紅。洪大奎指着楊柳青的名字道。這是女的。唱梆子花旦。年紀還不到二十歲。那一個楊小紅。是她的兄弟。唱文武老生。梆子二簧都唱得好。也祇有十八歲。從小時候我在北京看他們長大的。兩個孩子的臉長得真像。真像一對泥娃娃似的。吳亦仙喚人把梅玉亭找了來。兩個人一商量。因為從前上過一次小翠寶的當。此番的邀角。更是關係重大。不能草率從事。須要親眼看過他們的戲才敢定局。洪大奎道。這個容易。現在冬季裏。案目拉局的日子很多。就請他們客串兩天。也是很容易的事。吳亦仙道。他們一男一女。同時登台。天樂裏是辦不到的。只有去包法租界的天霓。不過我們還得花一筆本錢。梅玉亭也搖頭道。唱得好。我們花幾個錢還合算。若是唱壞了。那是我們明年還得想法子。日子太偏促了。洪大奎忽然把手向大腿一拍道。有了。我們何不如此這般。讓他們今年一同漏一漏呢。洪大奎不慌不忙說出這個妙法來。管教朱寶玉在上海站不住腳頭。只好把天樂茶園雙手捧出。交還給吳梅兩位老闆。欲知洪大奎究竟是何計較。且聽下回書中分解。

第四回

悅耳新聲當筵歌北曲

傷心舊雨倚酒罵東翁

却說吳亦仙梅玉亭要想開男女合演的戲館。正愁沒有角兒。洪大奎保荐了楊柳青楊小紅兩個角兒。給他們。吳梅兩老闆因為不敢深信。最好是先見了顏色再肯聘請。洪大奎一拍大腿說。有一個好法子在此。管教雙方都有利益。吳梅二人忙問什麼法子。洪大奎道。前兩天不是聽得朱寶玉因為生意不好。要請案目拉局嗎。本來案目每逢年底。一定要拉局的。我們何不把天樂裏的案目叫來。就說有這麼兩個好角兒能上台幫他們的忙。他們一樣花錢包戲館拉局。教他們去包天霓。

豈不很好。吳亦仙大喜道：「這麼一來，又教朱寶玉少進帳幾百塊錢，可以請他早些滾蛋哩。」洪大奎道：「你們說定了，我就去接洽楊柳青的事。」吳亦仙點頭稱是。洪大奎告辭而去。此地立刻把張子青喚來，叫他去接洽案目。吩咐他們把天樂拉局的事暫緩定局。有另好機會給他們。案目惟利是圖，當然答應。這且不提。再說洪大奎，只在馬立師的小總會裏聽得人說起一句楊柳青的事，他便覓了一張戲單到吳亦仙家裏去架事。其實他也不知道楊柳青住在什麼地方。唱戲好壞如何，他也毫不知道。如今奉了吳梅老闖的命令，便跑到小總會裏，找到了專門跑腿的小癩子。偷偷的把他喚到門外來，問他楊柳青住在什麼地方。小癩子說：「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們住在西門城裏，什麼橋的附近。」洪大奎道：「那麼你剛才那張戲單，那裏得來的呢？」小癩子道：「那是拉胡琴的沈老六給我的，祇有他知道他們的住處。」洪大奎道：「勞你的駕，帶我去見見沈老六吧。」小癩子用手一指道：「他就住在馬安里，不知道他現在可在家裏說着。」一癩一癩的帶着洪大奎到沈老六家中一問，說是在馬德里金生家內打牌。二人又同到金生家，只見四個人坐着又麻將，旁邊倒有七八個人圍着小癩子介紹洪大奎給老六認識了。偷偷的告訴他，教他引導到城裏去尋楊柳青。老六剛和了幾副牌，死也不肯站起來。洪大奎好不容易等他打完了兩副牌，纔一路進城。老六帶他們轉灣抹角，走了許多小路，領他進了一家銅匠作。原來這家銅匠作就設在人家的牆門間裏，進了作場，經過一道小夾弄，纔看見一個小小的院子，正面是三開間一帶平房，向東有一間小廂房。老六敲了兩下廂房的明瓦窗，也無人答應。小癩子與洪大奎高聲叫了幾聲，才見西首的窗呀的一聲開了半扇，露出半個老婆子的頭來。老六走過去，問伊道：「楊家有人在家嗎？」老婆子顫聲答道：「他們一家門都出去了，金生再要問時，伊已經把頭縮了進去，輕輕的將窗戶關上了。」洪大奎走近窗，隔着窗問道：「老媽媽，他們什麼時候回來，站了一回，沒有回音，祇得與老六等快快的退了出來，走出門口。」老六道：「聽說有人已在同他們接洽明年的買賣哩。」洪大奎連忙問道：「是誰跟他們接洽的，成功沒有？」老六道：「我祇聽人說過這麼一句，底細我也不知道，說着已經轉出一條小弄，到了大街上了。」洪大奎忽然說道：「上海城裏倒是難得來的，我想

到城隍廟去逛。癩子你陪我去罷。當時別了老六。與小癩子繞了一個灣。回到楊家。只見兩扇窗戶仍舊關得緊緊的。洪大奎退出來後。心猶死。拉了小癩子在弄口一家小茶館裏泡了一碗茶。直等到上燈以後。還不見回來。只得慢慢的走出城去。二人分路後。洪大奎便一脚奔到吳亦仙家裏。報告道。今天爲了楊柳青的事情。忙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他們城裏的家裏。一見面。兩個孩子都還認識我。我跟他們師父拜過把子。他們都向我叫大爺。我跟他把話由一說。他們說。大爺你來遲了一步。我們已經答應了人家了。我聽了這個話。當時就把他們一頓埋怨。說你們到上海來。不請過我大爺。就敢搭班兒嗎。我說得他們氣都不敢喘。後來我硬逼着他們去回報那一頭的生意。現在他們回得掉不掉。還沒有定規。我看咱們這兒。明天就把定洋帶了去。一聲說定。馬上付給他們。那就不會變卦了。遲了恐被人家邀去。那時候。老闊。你不可不怪我辦事不力呢。吳亦仙道。今天時候已晚。你也要上館子唱戲。總來不及辦事。回來讓我給梅老闊商量好了。你完了戲再來聽信罷。洪大奎別了吳老闊。走到天樂後台。他知道同班有一個唱架子花臉的名叫劉英台的。新自烟台來滬。便偷偷的向他打聽楊柳青的師父是誰。技藝如何。劉英台道。楊柳青的父親。本是一個外行。聽說是揚州人。一向在天津做買賣的。開了三家店鋪。市面做得很大。後來不知道怎麼樣營業失敗了。家產一齊賠光。還不够。被人家告了一狀。押在牢裏。恰巧有一個唱戲的名叫武清山。因爲辦戲班虧了本。也押在牢裏。兩個人就訂了一個患難之交。後來武清山先出來。楊柳青的父親把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都寫給武清山學戲。女的學花旦。男的學老生。這兩個孩子真聰明。不多幾年工夫。學到一身好能耐。從小由師父帶着他們在關外哈爾濱瀋陽一帶唱戲。今年纔到烟台。唱得很紅。祇是武清山跟他們的父母都沒有福氣。等到孩子能掙大錢了。他們倆個却都死了。聽說孩子的媽媽。久住在上海。他們也許快上江南來了。洪大奎像閑談似的與劉英台談了一回。已把楊柳青的跟脚摸清。不等戲完。就溜到吳亦仙處。又對吳梅二老闊大吹了一陣。依吳亦仙的意思。要見了楊柳青的面。當面付定洋。經不起洪大奎再三敦促。一定要先付定洋。才可以放心。不然總恐被人挖去。吳梅二人見他說得有理。便湊

合了一百塊錢出來。教他明天快去接洽。洪大奎拿了錢回去。一宿無話。明天洪大奎起了一個絕早。奔進城去。走進銅匠鋪。只見小院子裏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坐着洗衣服。廂房門開着。有一個垂着油鬆大辮的大漢。蹲着身子在地上擦臉。洪大奎站了一回兒。等那漢子抬起頭來。纔問道。借光。請問這兒是楊家嗎。那漢子反問道。你找誰。洪大奎一聽他是北方口音。看他的相兒。像個戲班裏當夥計的。心想對了。便道。楊柳青姑娘。可住在這兒。那洗衣服的婆子打着口揚州白問道。你是那塊來的啊。找我家孩子甚的事。洪大奎忙掉過頭來。陪着笑道。這不是老嫂子嗎。你不認得我了罷。咱好。好像是在天津會過一面的。那婆子站起來。在圍裙上擦着濕手。含着笑向洪大奎臉上注視着。洪大奎把一頂皮帽向後一推。讓伊仔細辨認。伊看了一回。輕輕的搖着頭道。想不起來。洪大奎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你想不起來啊。老嫂子。你也老得多了。我剛才進來瞧見你。直不敢招呼。後來聽你開口說話。我才敢招呼你。吓。我們一幌有多少年不見啦。楊媽聽得他說得這麼親熱。大概總是熟人。看他的樣子。聽他的口音。料想是一個唱戲的。便招呼他到廂房裏去坐定。又命夥計順子去泡茶。洪大奎問道。我們那兩個姪兒子回來了幾天啦。楊媽道。你問的是我家那兩個孩子嗎。洪大奎笑道。老嫂子。你當真到這時候還沒想起我是什麼人來嗎。武清山武大哥。他是我的把兄。咱們又是師兄弟。還關着一點兒親戚。咱們倆是生死之交。你們楊老闆在世的時候。同武大哥也是把兄弟。我同你們楊老闆也是至好。當初武大哥收你們姑娘和少爺的時候。還跟我商量着。是我一看這兩個孩子。將來非有出息不可。武大哥才把一身本領全都傳授給他們的。現在果然是出山了。老嫂子。你看我的眼力如何。老嫂子。你受了這許多年辛苦。如今該守出頭了。也該好好的享幾年福罷。爲什麼自己還要這般累呢。楊媽嘆了一口氣道。你老闆既是自己家裏人也瞞不過你。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是享過福的。自從我家老闆虧了本以後。家境一天不如一天。後來我家老闆一死。我是一個女人家。兩手空空。教我怎好過日子。那個時候。孩子還小。又不能賺錢。我沒有法子。只得把兩個孩子託付給了武老闆。回到上海來住家。因爲此地還有我家一個老姊姊可以靠靠。前年老姊姊也死了。總算兩個孩

子每月寄十來塊錢回來。才能勉強過日子。今年武老闖也死了。孩子賺的錢才算歸自己。我呢。因為兩個年輕孩子放在外面不很放心。過幾天我就要跟他們到北邊去。我是一輩子的勞碌命。只要有一口苦飯吃吃。也就算了。那裏還想享什麼福呢。洪大奎道。老嫂子。你這麼大年紀。還要出這樣遠的門。咱們北方人都想趕到南方來掙錢。你們本是南方人。何不就在南方搭班子。況且本地的包銀。也比北邊掙得起。楊媽道。我也是這樣說。前天兩個孩子纔回來。就有兩個人來說。要我們在上海唱戲。我們的孩子說。在煙台已經跟人家訂好合同了。要明年四月裏才得回來。把人家回報掉。這種事情。我是不懂的。我又沒得唱戲的熟人去打聽。只得由他們孩子去攪罷。洪大奎埋怨伊道。老嫂子。你可不要見氣。這可怪你自己不好。放着。我這個老朋友在這兒上海。你怎麼不來跟我商量商量。難道你不知道我老在天樂裏唱戲嗎。楊媽笑道。不瞞你老闖說。我到這時候。還沒有想起你姓什麼哩。洪大奎哈哈大笑道。說了這麼半天的話。你還沒想起來嗎。也難怪老嫂子。你這幾年老心境也太壞了。我一向是在天津唱戲的。我就是洪大奎。同武大哥最要好。跟你們楊大哥也是老朋友。不過難得上你們府上來罷了。所以不很跟你嫂子見面。我是去年才跟朱寶玉上南邊來的。這你可想起來了罷。那個夥計順子在旁邊聽了半天。現在聽得他說出名字來。朱寶玉果然是人人知道的。洪大奎的名字。在戲班裏好像也聽得人說過。便胡調道。老闖奶奶是的。他是洪老闖。楊媽此時也弄得難爲情起來。如果再不認得。也太講不過去了。只得裝作恍然大悟的樣子道。唔。你就是洪老闖。我也常聽我家喜子的父親說起過的。隔了好幾年。我一時再也想不起來。我真是老糊塗了。洪大奎道。對了我。也想起來了。你家孩子的小名叫做喜子。是不是。楊媽道。不錯。不錯。男孩子叫做來了。洪大奎道。對對。對一個叫喜子。一個是來了。我記得他們小時候我還抱着他們過的。那是夏天。還溺了一泡尿在我身上。我還切記得。穿的一件新夏布大褂。楊媽經洪大奎幾句話。冒了出來。便越說越投機了。命順子去喚了一碗大肉麵來。請洪大奎吃。楊媽確也不願跟着兒女奔波出門。洪大奎便把有人要辦男女合演的班子。託他當經理物色角兒的話說了一遍。並說今年尚有一個月的工夫。與其讓

兩個孩子閒着。落得擄幾個零花的錢。並且可以借此做一個廣告。若是今年唱紅了。明年正月裏就可以漲包銀。說着便掏出五十塊錢定洋來。硬要教楊媽收下。楊媽心中早被他說動。現在看他取出錢來。却不敢胡亂接收。祇說：「孩子們的事。我可弄不清楚。請你坐一坐。等我把兩個孩子喚起來。讓他們與你當面說罷。」楊媽自到後間去喚醒楊柳青姊弟。這裏洪大奎與順子對面坐着。他一路抽着旱烟。一路同順子瞎噱一陣。在夥計的嘴裏又探出許多消息。等一回與楊柳青談話。就不怕沒有資料了。約莫有一刻鐘光景。楊媽由房裏出來。命順子去打洗臉水。一面向洪大奎連連告罪。又過了半天。方見楊媽引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出來。只見伊出落得非常秀麗。瓜子形的臉。薄薄敷上一重雪花粉。就像一個剝光的雞蛋一樣。一張小嘴。不施胭脂。天然紅潤。一雙眼睛。好像含着兩點水。眼泡有些微腫。大概是沒有睡醒的樣子。因為睫毛深濃。眼珠漆黑。益發顯得眼白如水。額前也無覆髮。只把頭髮向後一掠。髮根旁邊留着一重淡淡的汗毛。現出一種處女美來。身上穿着一件黑素緞的舊羊皮男裝長袍。領口和大襟上的鈕子都沒有扣。把衣領翻在後面。裏面襯的白地紅柳條絨緊身短衫。鈕扣却扣得很密。短衫外面露出一根絕細的金練條。兩只袖口都翻得很高。露出兩條雪白的膀子。反映得堆在袖口上的羊皮成了黃顏色了。一雙半攔脚。拖着雙繡花拖鞋。態度很自然的走到外面。對洪大奎微微一笑。露出一副編貝似的白牙。在下門牙的左邊。裝着一顆蠟黃的金牙齒。洪大奎一見。果然長得像出水芙蓉似的一朵。連忙立起身來招呼道：「這不就是喜子姑娘嗎。怎麼幾年不見。長成得這麼好看。真不認得了。姑娘你還記得我這麼一個大爺嗎。大概也是忘了。說罷哈哈一陣大笑。楊柳青請他坐下。仔細對他端詳了一回。總覺得陌生得很。他既自稱爲大爺。只好也尊稱他一聲道：「大爺。你來得好早。洪大奎道：「是呀。爲了自己晚輩的事情。不能不起早來跑一跑。剛才同我們老嫂子談了一回家境。他說年紀大了些。不願意出遠門。託我在上海謀一個班子。那怕少掙些都不要緊。我跟武大哥是至親。咱們又是把兄弟。跟你們老人家又是至好。他們倆現在都過世了。他們留下來的孩子。我不管。還有誰管。事情也真湊巧。我是明年有兩個外行朋友要開館子。硬要請我當經

理我撥不過他們的面子。纔答應下來。老嫂子既這麼一說，我說好啦。准定不讓你們出門。人歸了我罷。並且今年還可以教你們倆在上海漏一漏臉。這兒有五十塊錢。姑娘你拿去先着再說。今晚晌我還要請你們一家子在雅敘園吃飯。同你們接風。還邀幾位本地有名的朋友來同你們捧場。這一泡非把他打響了不可。說着把棹上一捲鈔票推到楊柳青的面前來。楊柳青皺了一皺眉道：「不行呀。明年的買賣還是我們師父在世的日子。就同人家約定的一共訂的是一年合同。要到明年三月裏纔滿。本來現在告假。老闆也不放的。後來是我們再三的說了。幾年沒見着媽媽臉。一定要回來一趟。後來他們因為館子要修理。提早一個月停了鑼。纔讓我們在這臘月裏趕回來。我們不是把幾個行頭箱子留在那裏。他們還不放走啦。要我們在臘月二十趕回去。趕正月初一開鑼的。所以前天有人來同我談天霓的事情。我們也回絕了。洪大奎沉吟了一回道：「明年的事慢慢的再談也好。反正今年非讓你們在上海漏一漏臉不可。讓人家先見一見你們的玩藝兒。將來就可以向人家開口要價。這是你大爺的錢。你儘管拿着花就是。做大爺的還會教自己小輩爲難嗎。這裏正在你推我讓的時候。只見後房又走出一個十分美貌的小夥子出來。身上穿得很樸素。前面的頭髮剃成一個精光雪亮門兒。面部有五六分與楊柳青相像。一望而知是同胞弟弟。洪大奎一眼窺見。連忙先招呼道：「少爺。他也長得這麼高了。嘿。一表人材。這一對元寶。老嫂子真好福氣。」楊媽道：「小孩子見了大爺也不叫。快過去見過洪大爺。」楊小紅過去叫了一聲洪大爺。坐在一邊揉眼睛。洪大奎道：「我今天來得太早。把兩個孩子的好覺都給攪了。」楊媽道：「這時候快要十一點鐘。他們本來也就要起來了。」洪大奎又敷衍了一回。看他們不像留吃午飯的樣子。便約定他們今晚六點鐘在雅敘園見面。定洋留在桌上。起身告辭。臨走的時候。回頭看見牆上挂着兩張楊氏姊弟的戲裝照片。便向他們在鏡匣裏取出來要了。又要順子取了兩張烟台的舊戲單。把照片一包。揣在懷裏。母子三人直把他送出銅匠作門口。纔回進去。洪大奎飯後拿了照片去見吳梅二位老闊。自然另有一番話頭說得他們動心。他們也亟想一見楊柳青姊弟。便命人到雅敘園定了一個座。又把案目頭兒也約了同去。看對了角兒。卽刻就能

定拉局的日期。到了五點鐘一敲。洪大奎又親自進城去陪他們母子三人到雅敘園。楊柳青梳了一條鬆辮。頭上戴一頂淡色的西式便帽。身上換了一件淡青面子的新皮袍子。束了一根白湖縐的束腰。後面拖出了一段。外面罩一件黑緞子四面鑲滾的小坎肩。身材見得十分苗條。粗看真像一個濁世公子。楊小紅穿了一件品藍摹本緞面子的黑紫羔皮袍。外面又罩了一件大藍布的罩袍。就是這樣脫龍穿着。頭上也戴着一頂黑色客潑便帽。服裝雖然樸素。面孔倒是唇紅齒白。一雙眼睛生得十分流利。覺得英氣勃勃。姊弟二人面貌相像。祇是他的皮色比較黑些。楊媽今天也換了一件出客的洋縐棉襖。束了一條裙子。也像一位太太的樣子了。洪大奎帶着他們出了西門。僱了車子。直到雅敘園門口。楊媽下車要付車錢。洪大奎連忙攔住。走到櫃前。命帳房代付四輛車錢。自有茶房招呼。引他們到了定的房間裏。吳梅二老闖已先在座。另外還有兩個客。一個是張子壽。一個是天樂茶園的案目頭兒顧卿。洪大奎一一替他們介紹過了。大家看見楊柳青。心裏都暗暗稱贊。梅玉亭輕輕的對吳亦仙道。有這一張照會。不要說上台唱戲。就是教伊掛牌子鋪房間。也包能發財的。吳亦仙連忙把嘴一牽。止住他不要說下去。少停大家隨意坐定。洪大奎接着酒壺。斟過一遍酒。他們母子三人都不會喝酒。楊小紅更是不大同人。家應酬慣的。覺得十分拘束。漲紅了臉。坐在那裏。比他姊姊還要怕羞。洪大奎敬了些菜給他們。席上祇有他熱鬧。拉起了京腔。向兩方面大吹一起。用過幾道菜。吳亦仙把洪大奎叫過來。附耳說道。教伊唱幾句讓我們聽聽。洪大奎點頭。坐下把剛上的一大碗海參吃過。才對楊柳青道。姑娘兩位老闖聽說你唱得好。請你吊一段。讓他們賞賞耳音。楊柳青道。沒有胡琴。怎麼唱。梅玉亭道。此地有教館官去拿好了。只怕沒有人拉。楊柳青道。我兄弟會拉。大家說好極了。一打碟子。命茶房拿了一把胡琴進來。洪大奎接過來。交給楊小紅。楊小紅漲紅了臉。說道。這不行。要梆子的。再問茶房要梆子胡琴。茶房堆着笑臉道。此地沒有備這樣東西。吳亦仙教張子壽到戲園裏問場面上去借一把來。張子壽去了不多一回工夫。把胡琴借到。交與楊小紅。小紅將椅子挪一挪。在口袋裏取出胡琴。一看沒有手指套。將就和準了弦。楊柳青含笑立起身來。望着小紅拉過了一段慢板。

過門。伊面對着牆壁唱了一段三疑計。一曲唱罷。吳梅二老聞雖聽不懂伊唱些什麼。但覺得伊的聲音真像敲玻璃玎洋錢一樣。非常的清脆好聽。便附和着洪大奎連聲叫好。這家菜館裏。雖然也常有幾個票友和客人叫來的堂唱。傍晚時候拉着胡琴唱個不息。但他們唱的都沒有楊柳青這樣好聽。伊一段唱過。早已驚動四座。房間門口圍着一大堆人都探頭向裏面張望。洪大奎見二位老闊對了勁。更是得意忘形。替伊大吹大擂的鼓吹一番。吳亦仙與案目福卿一商量。當時就與楊柳青言定。請伊幫三天忙。這三天戲是吳梅二人與天樂衆案目合作打的野鷄。地點借法租界天覽茶園。日期須與天覽老闊接洽後再定。楊柳青與母親兄弟一商量。好在祇有三天。決不至於誤烟台的事。落得一個人情。洪大奎而且這一趟到上海來的盤費也可以掙出來了。當時就答應下來了。洪大奎對於雙方。少不得又來一套門面話。席間福卿和張子青先行。他們各去分頭籌備拉肩的事。此地散席。洪大奎又僱了車子。直把楊氏母子送到家門口。纔獨自回來。這時候自鳴鐘已近十點了。洪大奎吃得醉醺醺地。輾到天樂茶園。站在正廳傍邊一看。只見樓上樓下稀朗朗地坐着百把個看客。他把旱烟袋在鞋底上拍了兩下。把餘燼拍去。口對着烟嘴輕輕的吹了兩吹。眼望着戲台。手裏却把一個烟筒頭塞在烟荷包裏。裝着新由朋友送給他的關東葉子。裝滿了烟。含在嘴裏。掏出一盒洋火來。把烟點着。連呼了幾口。纔慢慢的挺着肚子。擺到後台。老遠只聽得朱寶玉的嗓音。直在嚷着諸位老闊們馬後些。他一脚踏進後台。正是朱寶玉的夥計小四兒由裏面奔出來。二人撞了一個滿懷。洪大奎今天已有八分酒意。兩條腿本就不很受他的指揮。經此一撞。便望後直退下去。不是有一垛牆在後面擋着。早就摔了一個向天大蹶子。戲房裏的燈火都是不大亮的小四兒連忙過去把那人扶持。湊近一看。見是洪大奎。正想對他陪小心。不提防他提起飛燙的旱烟袋頭子。望着小四兒刺得雪光的和尚頭上使勁的打了一下。打得小四兒捧着腦袋說不出話來。只聽得他嘴裏還不住的罵道。小鬼蛋。你仗着誰的勢。眼睛長在腦殼兒頂上去了。走道兒也不掙開狗眼。這樣胡碰亂撞的。小四兒本是奉着朱寶玉之命去找洪大奎的。洪大奎是後台管事。他今天不來。衆演員因為拿不到包銀。唱

戲的鐘點又沒有支配。大家落得偷懶。等到朱寶玉在家裏抽足了烟到後台。戲碼兒已經唱去大半。小四兒爲了找洪大奎。已跑了好幾趟。馬律師六馬路了。找不到回來。受了老闆幾頓埋怨。逼了一肚子悶氣。正沒有地方出處。現在反而挨了他的打。還要挨罵。便也怒睜着三角眼。罵道：「洪老闆，你不要罵人。洪大奎道：「罵你這個小忘八蛋。怎麼啦。罵不得你。別人怕你這個高力士。你老爺爺可不怕你這個兔蛋。」小四兒火真捺不住了。大叫道：「洪大奎，你不要在這兒罵我。你若有種，跟我上馬路上去。洪大奎大怒，提起烟袋直撲過去。小四兒望傍邊閃過。洪大奎撲了一個空。腳底下正在搖幌。被小四兒舉腿對他屁股上一下。他就順勢一個爬虎躺在地下了。小四兒還想奔上去打死老虎。早被後台人聽得聲音奔出來看見。急忙把小四兒攔住。一面把洪大奎攙起來。扶到後台去。小四兒真個火兒了。還對着後台破口大罵。並說道：「你是後台管事先生。我是一個當夥計的。同你也拚得過。我在這兒等你。同你沒有一個完。又把剛才的情由講給衆人聽。請人評理。大家一看他的腦袋上。當真起了胡桃大的一個疙瘩。衆人把他勸到二衣箱上去坐着。洪大奎也由人扶到管事桌上坐定。朱寶玉正忙齊上場唱戲。無暇問信。洪大奎身邊圍着一圈子人。嘴裏不住的喚：「好好好。他故意教夥計來栽我。傍角兒傍了幾年。沒得到一個好。反教我栽這麼一個大筋斗好嗎。等他下場。咱把這一筆帳算一算。衆人聽他口音。知道侵犯到朱寶玉身上了。又見他嘴裏酒氣直噴。大家都不好插嘴。便漸漸的散去。由他一個人嘖咕。大家都攏二衣箱上去聽小四兒講理。不多一回。朱寶玉的戲唱完。連忙走到洪大奎面前。問他爲什麼同小四兒鬧起來。洪大奎怒冲冲的道：「你還問我嗎。是你自己教他來栽我的。朱寶玉未及回答。小四兒已經聽得奔過來接嘴道：「老雜種。你同我有又板。咱們個打個來。不要把我們老闆攀插在內。誰要含糊啦。誰是婊子養的。說着順手拖了一塊蓋箱上的箱板。又要打過去。朱寶玉趕緊將他喝住。衆人又把他扯了出去。洪大奎祇自喚好好好。朱寶玉對於他本來十分不滿意。因爲他今晚非但不來管事。連自己應唱的兩齣戲全都誤場不來。以致夜戲的時間差了一個多鐘頭。只得自己上場去拼命拉場子。馬後累得一身大汗。照戲班裏的規矩。這叫做存心乾攔。犯了十大

班規之一。况且他是後台管事。應當管人的。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因爲顧着老朋友的面子。後台沒有出牙笏罰他。要等他來了。偷偷的埋怨他幾句的。誰知道他喝醉了到後台。又會同自己跟包打起架來。現在聽他的口音。是在說我指使跟包的。栽他。這不是冤枉人嗎。如果不是我自己當老闆。今天這個樣子。我也要得罪他了。朱寶玉一面卸裝。一面轉念頭。由洪大奎獨自叫罵。不去理睬他。他擦罷臉。台上的武戲也完了。披了衣服。忍了一肚子氣。走到洪大奎跟前陪笑道。大奎。別生氣啦。小四兒這小子太放肆了。明天我叫他同你磕頭賠禮罷。洪大奎漲紅了一臉橫肉。瞪出了兩顆眼珠子。對着朱寶玉一翻道。這麼容易。教我接了夥計的打。就這麼完了。以後我在戲班裏還有臉混嗎。朱寶玉笑道。戲班裏邊論什麼尊卑大小。老闆夥計。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後台打打罵罵。也是常有的事。只要有人出來說個和。大家見個面。一個哈哈兩個笑。天大的事情也就完了。他是個窮小子。你跟他鬧個什麼勁兒呢。洪大奎張開了手掌向頭頂上一伸。偏側着腦袋道。不要緊。他沒有落兒。他有主兒。他沒有人仗着腰。也不敢打人。此時後台看的人越圍越多。大家看他像發瘋一樣。也沒有人勸他。祇望着他發笑。朱寶玉恐怕他越鬧越醉。對衆人道。大家散散。回去罷。回頭對洪大奎道。大奎。你也回去歇歇罷。咱們有話。等明天再說。這是誰缺德。把你灌得這個樣兒。洪大奎更怒道。喝誰的。老子自己喝自己的。若是靠傍好角兒。只怕稀飯都要沒得吃了。自己花錢喝酒。喝不得的嗎。朱寶玉道。怎麼啦。大奎。你今天真跟我幹上了。洪大奎道。你說幹。咱們就幹一幹。反正戲班裏又沒有殺頭罪名的。跟包的能打管事。管事他媽的難道就不能罵老闆嗎。朱寶玉本想給他兩個嘴巴。後來一想。他今晚是喝醉酒的人。何必當他的真。便拿了帽子偷偷地走了。看的人知道老闆已走。大家便一開前散。洪大奎見沒有落場。只好故意裝得爛醉的樣子。大着舌頭。一路罵着出去。仍到吳亦仙家中去商量打野鷄的事。他走在路上。不由心中暗暗的好笑。想到這一個。勸斗還跌得值得。因爲後台別人多欠包銀。惟有他反而借空朱寶玉幾十塊錢。這樣一來。可以賴掉了。他走到吳亦仙家裏。便告訴吳亦仙道。天樂茶園的買賣已經辭掉。一心一意騰空了身體。替此地辦明年的事。又說朱寶玉被我臭罵了一頓。他牛

個屁都不敢放。別的都告訴。祇把自己挨小四兒的打罵隱瞞住了。因為說出來是有損總管事的尊嚴的。吳梅二人見他如此熱心爲己。也有歡喜。便告訴他天霓茶園已經租定。日期定的是十二月初一至初三。離開沒有幾天工夫。明天就要去印戲票。楊柳青唱什麼戲。趕緊要去問來。洪大奎嚙嚙連聲。一宿無話。明天清晨。洪大奎趕進城去。坐候楊柳青姊弟起身。商量好三天戲目。第一天楊柳青與楊小紅合唱全本回荊州。第二天合唱汴梁圖。第三天洪大奎爲討好老闆起見。要求他們各唱一齣好戲。楊柳青的小上坟。楊小紅來一齣武生戲。伐子都。後面再合唱一齣烈女傳。這三天戲排得實在不錯。尤其是第三天。每人要唱兩齣重頭。確非容易。洪大奎向他連連道了辛苦。排好戲已是吃飯的時候。楊媽隨口說一句客氣話。請他吃了飯去。他老實不客氣。坐着不去了。楊媽倒躊躇起來。偷偷地同姑娘一商量。祇去喚叫幾樣菜來請他。恰巧今天順子又出去探望朋友了。家裏無人可以使喚。祇得由楊媽親自到大街上一家小飯店去叫了幾樣菜來。又在糟坊裏打了一斤黃酒。請他吃得酒足飯飽。方始別去。洪大奎到吳亦仙那裏去覆命。呈上戲單。吳亦仙看了非常滿意。立刻送到印刷所去。當夜就趕趕好。以便分發給各案目去兜攬主顧。楊柳青與兄弟小紅。因為初到上海。許多新奇的東西都未見過。昨天聽得洪大奎說起外國人的活動影戲。做得非常神奇。小紅是小孩脾氣。當天便要叫洪大奎帶他去看。洪大奎推說沒有工夫。約他們明天同去。一到來日飯後。洪大奎果然來了。他一進門口。只見楊柳青皺着眉頭道。老爺昨天定的那幾齣戲。咱們姊兒兩個。只怕一齣都唱不成。請你把定洋去還了他們罷。洪大奎正想問伊理由。楊媽已把一捲鈔票原封不動的塞了過來。陪着笑臉道。你爲我家孩子白白的跑了幾趟。只好等他們以後再來補報你的情罷。好在你老爺是我們自己家裏人。總不會見怪的。母女二人這幾句話。直說得洪大奎兩眼發直。瞪着一捲鈔票說不出話來。這一急可非同小可。他這時候的心裏。比了前晚挨朱寶玉跟包的打罵。還要難過。不知楊柳青究竟爲了何事。忽然中途發生變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白雪留音佳人傾海上 黃金尋夢巧匠走天涯

却說洪大奎自與齊東家朱寶玉翻臉後，原想借着楊柳青姊弟做幌子，撮弄着吳亦仙等共開戲館，自己可以當一個後台經理，混一些兒油水。楊柳青等初到上海，沒有什麼熟人，他們的母親又是一個大外行，戲班裏的經絡一點都不懂，可以儘他一手擺弄。有他們這樣兩個角兒，抓在掌握之中，就有了架事的工具，不怕老闆不信任了。現在各事都已佈置妥貼，單等他們上台，一泡打紅，他後來的希望正自無窮。今天跑到他們家裏，忽然聽得要還定洋，這不但自己的生活要受影響，就是兩位老闆的面前也無從交代，他焉有不着急之理。因此怔了一回，忙問他們什麼緣故不能上台。楊柳青道：「昨天排戲的時候，我們都不理會，埋埋呼呼把單子開出去了。後來等順子回來一問他，說是我們的盜頭圓籠一個也沒有帶回來。昨天排的幾齣戲，都半是要用硬盜頭的。第一天的戲，我沒有鳳冠，兄弟沒有堂帽，這齣回荊州就唱不成。第一天打泡，讓我們帶着官中活兒上去，多麼蠢。所以還是不唱罷。」洪大奎聽她說出原由，方始將一塊石頭放下，對她拍着胸脯道：「私房盜頭包在我大爺身上替你們辦。東西更包你們顯換。我先拿來給你們瞧。如果不合式，上海有的是盜頭店。連夜趕一頂出來也是很容易的。這麼一點兒小事，也值得大驚小怪的。還定洋嗎？小姐，你別嚇壞人罷。」楊柳青道：「不是的，我們知道上海地方最考究看行頭的，不要我們上台。戲倒沒有唱，砸給行頭砸啦。那纔合不來呢。」洪大奎又把胸脯拍得鎮天價響道：「有我大爺在這兒，能讓你們砸嗎？這些小事，別擱在心上。有我，我有我，順子在一傍道：「小老闆的口面把子，一樣也沒有帶來。」洪大奎道：「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怎樣你不帶了走呢？」楊小紅道：「我們壓根兒就不打算來唱戲的。有的東西，是那邊兒的老闆不讓拿。楊柳青道：「好啦，你們倆都別說罷。依你們的心思，這也討厭。那也麻煩。最好是兩個光身人就這麼走了。當時還是我說，這些東西都寄在人家，我們人都走了，不大放心。纔把行頭箱子運了回來。」洪大奎道：「上海地方什麼都有，不用擔心。順子，你知道老闆的

三天戲碼。你再想一想。短少多少東西。開一個單子。我馬上同你去辦。有得借的。借用了再說。沒得借的。我同你們去定去。反正總是要用的。順子聽說。便一樣樣的報出來。楊媽去取了一張包東西的招牌紙出來。又去打開隔壁人家的窗戶。借了一副筆硯來。楊柳青姊弟都不會寫字。洪大奎也不能執筆。祇得教順子。詳着音開了一篇賬。真正寫不出的音。畫個記號在上面。祇要洪大奎心裏有數就成了。這樣一來。洪大奎原來約他們今天到虹口去看電影的一樁事。就此可以免了。單子開罷。他匆匆別去。仍到吳亦仙家中。說他們登台短少用物。把單子呈上去。吳亦仙看了莫明其妙。仍教洪大奎去設法。洪大奎道。朱寶玉爲兩個孩子登台。添置了不少東西。現在儘他那裏有的先借。其餘再想法子。吳亦仙一想不錯。不過大奎與他翻過臉。不好意思再去。便命張子青去向他商量。諒他也不敢推却。當即命人把張子青喚來。把單子給他看了。經過洪大奎一番說明。總得有些明白。張子青奉命到朱寶玉家裏說明原由。取出單子看過。可憐朱寶玉家裏的孩子兀自病着。戲館裏的生意不好。賣下來的幾個現錢。都被案目扣住不交進來。日常開銷。已靠着典質行頭度日。兩個孩子的東西。因爲暫時無用。早已寄在長生庫裏。如今聽說吳亦仙要借。又不能得罪他。只得把自己的行頭拿去換了出來。交給張子青拿去。楊柳青的行頭問題。經洪大奎四面張羅。當然容易辦妥。又找了一個拉胡琴的去。替他們吊了幾回嗓子。登台日子。就算是他們的私房胡琴了。洪大奎在上海兩年多。自己從未開過伙食。以前由朱寶玉供養。現在由楊家與吳老闆二家養活他。好在他吹拍俱來。人家倒也不十分討厭他。幾天一過。已是楊柳青楊小紅登台的日子到了。洪大奎早上就到楊家。吃過飯後。伴他們到畫錦里買些胭脂花粉等應用雜物。送了他們回去。回到吳亦仙家。一同吃過晚飯。同到天霓茶園望了一回。等到八點過後。他問吳老闆要錢僱了一輛馬車。坐到西門。停下。自己進城去把楊柳青一家老小接上車子。楊家母子三人一個跟包。還帶着兩個扁箱行頭。一個裝頭面花粉的鉛皮箱子。兩個大圓籠。還有零碎的口面袋。馬鞭袋靴包等物。滿滿的擠了一馬車。順子在車內已無地可容。吊在轎車後面。車夫一揚鞭子。把他們直送到天霓茶園門口。車上物件自有楊媽幫着順子一一送到。

後台洪大奎陪着兩個好角兒到園子裏。只見池子裏三四排桌子上，都鋪着白布檯毯，每個桌上都放着一個蠟梅花葉成的大花籃，四盆子水菓，幾張大紅戲單，用蓋碗壓着，顏色甚是鮮明。抬頭一看包廂裏，欄干上也都圍着白布，連上層包廂裏也有幾處供着花籃水菓，足見幾個案目的魄力着實不小。白桌布範圍以外的座位，看客已有不少加了椅位坐滿。預定的座兒，却稀稀的祇有幾個僕役模樣的人坐着看守。洪大奎指着許多花籃，對楊柳青道：「這都是我請來替你捧場的。今夜完了戲，你們早些回去睡覺。明天我陪你們到幾家山西票號裏去拜一趙客，讓他們再來一捧。那是這個館子也要擠場了。今天這些都是公館幫，你們瞧，這多麼熱鬧。」楊柳青祇是點頭稱是。三個人一路走進後台，洪大奎帶他們到管事桌邊，介紹他們見了後台管事和重要角兒，說了一套請他們多照應的外面兒話，便把祖師堂面前的兩對斤通蠟燭一齊點着，又燒了兩炷香，遞給楊柳青楊小紅二人恭恭敬敬的叩過頭。管水壺爐子的每人送上一盞茶，一個手巾把子來。大家略爲敷衍幾句，洪大奎便引他們到梳頭桌子上去坐下，讓他們慢慢地卸衣服扮戲。前台吳梅兩個老闆，因爲兩個角兒關係明年事業甚大，所以今天也特別關心，但願他們一唱就紅，纔能指望着他們賺錢。先是他們二人一個在樓上，一個在樓梯口上面，分別監視收票招呼客人等事。等到十點鐘一敲，見座客都已到齊，回荊州將要上場的時節，兩個人便會攸在一起，站在包廂後面，聚精會神的看戲。這齣回荊州是打洞屏演起的，場面上已由洪大奎打過招呼，並且好角兒客串，是有三行頭好拿的，所以也特別討好。前面的大戲唱完，打了一個三套頭的急急風，把看客的精神一齊提了起來。楊柳青將要上場，洪大奎先從戲房裏鑽出來，把檢場人推開，但聽得場面上幾記帽子頭正打在恰好的當口。洪大奎把繡簾望頭上一掀，楊柳青連掙幾步上前，早到了九龍口，但聽得台底下像春雷一般的來了一個碰頭好。楊柳青雖然不是什麼天姿國色，不過她的面部五官都位置得很整齊，一經脂粉濃裝，並用鮮豔行頭一襯托，真似天仙美女。她的一雙眼睛生得極有媚態，站在台口，眼鋒往左右上下四面掃射一遍，接着又是很自然的嫣然一笑，露出下齒一顆金牙。台底下儘多色鬼，又報了她一個滿堂采。楊

柳青足底下蹬着一雙小曉。走路帶着些嫵嫵婷婷的樣子。却又不十分做作。覺得很是自然。此時洪大奎站在打鼓老傍邊。一面看着楊柳青的台步身段。一邊關心着正廳上幾個老看客的面容。看他們都在點頭搖腦。嘖嘖稱讚的樣子。他心中也非常得意。橫肉臉上也露着一些笑容。椰子花旦的念白唱口。都使用本嗓。不比二黃戲。女子唱且角也要逼着一條絕細的鬼音。唧唧喳喳。眼一個也聽不出。所以椰子且的嗓音。却能保持着。一種女性的自然美。楊柳青天賦一條略帶沙音的嗓門兒。使動鼻音。念那半京半陝的椰子白。正是恰到好處。戲中雖是極正經的詞句。被她用一種特殊的聲調念出來。也曾暗含着。一種浪動兒。許多人爲着椰子花旦。着迷。原因大概就在這個上頭。洪大奎眼見那楊柳青的玩藝不錯。心事已去大半。連忙回到後台。重復張羅楊小紅上場。照樣自掀門簾。保護他上台。只見楊小紅一路含着笑容出場。面孔漂亮。態度自然。身上行頭。又十分新鮮。看客當然就會捧場。此時包廂裏却有幾個妓女。在那裏竊竊議論。有的說他是女。有的說他是男。雙方各執一詞。便賭着明天請看戲的東道。等到楊小紅開了口。那個說女的還不相信。說是世界上沒有這種嬌滴滴男人的。把案目叫來問了。方纔相信。又打聽得他祇客串三天。那個輸東道的妓女。便命案目再連定兩天包廂。來替這個標緻面孔捧場。那案目說。這幾天是野雞。包廂都早已兜售去了。只有那邊下場門的一間花樓。還空着。那個妓女一望道。就是這個地方罷。凡是他上台的日子。你總替我們留着那間花樓。不許賣給別人。那案目連連答應。彎着身子去了。原來舊式戲院的所謂花樓。就是戲台後面的兩個包廂。平常祇看見唱戲人背後形。直要等演員下場。或回過臉來的時候。纔能看見他們的面孔。不過那些時候。他們的面容都不像臉。衝着正廳那麼莊嚴。那怕是要哭的戲。偷偷的笑。一笑也不要緊。就是唱戲的坐在台上。只要用袍袖一擋。與花樓上遞個眼色。演個手勢。外面的看客也無從觀破。所以凡是有特別用意的人。却不怕冒戲。屁股之嫌。都愛佔據這座花樓。那時台上正在那裏跑三插花。楊柳青嘴裏唱着。腳底下跑着。蹩工着實有些真工夫。椰子老生都有幾分野氣。唱得過火的人。便會像強教化子叫街。楊小紅雖然年輕。却能脫盡火氣。在台上奔跑也自從容不迫。唱幾句。

也無聲嘶力竭的樣子。尤其面部表情特別豐富。喜怒哀樂。都能在眉目間曲曲傳出。今天配他們扮趙子龍的。也是班中的一位頭等武生。三個人台上越奔越快。真像穿花蝴蝶一樣飛來飛去。看客又替他們喚好助威。台上人也格外賣力起來。這時候台底下正在炸窩。吳梅二位老闆也正看得出神。忽然案目頭福卿過來。把他們叫到包廂後面。道：「今天有許多看客都要定明天的位子。連看下去。明天的座位已經早已支配好賣出去了。這樣好的生意。我們何不請楊柳青再連唱三天呢？」吳梅二人當然贊成。三人便一路同去找到了天霓的老闆。同他商量續包戲館的事情。那個老闆看見楊氏姊弟藝術不錯。人緣又好。連唱下去。生意一定錯不了的。好在十二月裏本要預備蝕本。現在開消有人包去。還可以有賺錢希望。當下便答覆道：「你們要包。無有不可。不過你們再包三五天。楊柳青一走。我們下半個月的買賣就難做了。除非是由你們包到二十夜他們一走。我們就可以提早封箱了。」三人聞言。退出來更把本館子的幾個重要案目喚來商量。大家都說。這票投機生意一定做得。況且本館也有幾天拉局。幾個有魄力的案目集攏來。你擔任兩天。我擔任一天。有的是兩三個人合擔任一天。多下來三五天。統歸吳梅二人去散票子。大家組織一個大公司。賣座不管好壞。都打統賬。決定做他二十天。臨時老闆一面又把洪大奎找來。教他去挽留楊柳青。洪大奎包拍胸脯。准可辦到。吳梅二人大喜。便同天霓老闆約定明天定局。此時戲已將完。洪大奎與吳梅二人同到後台。等他們戲畢之後。一齊奔過去對他們打拱道：「洪大奎服侍他們卸裝。換好衣服。又替車子分帶了一隻箱子一個靴包。陪着他們母子三人出來。吳梅二人站在簾子門口。兀自未去。當面約楊氏一家。明天在雅敘園請吃飯。一同送他們登上馬車。纔始別去。洪大奎在路上便把老闆留他們唱到二十的話說了。姊弟二人一商量。祇要能趕得上烟台正月初一的開鑼日期。也樂得在上海多掙幾個錢。自己短少的行頭也可以趁此添製些了。當時便就答應下來。不過二十以後。無論如何不能够再連了。洪大奎也含糊答應。送到他們門口。走進屋裏。一路漆黑。他擦了幾根洋火。照着他們進去。等楊媽點着了煤油燈。他纔告辭出城。乘着空馬車。回到吳家去報功。到了明天。吳梅兩個老闆備了一席豐盛酒。

筵請楊柳青合家吃飯。席間送了三百塊錢給他們。算是今年的包銀。又請他們訂明年的合同。楊柳青因有約在先。無論如何不肯答應。吳亦仙無法。只得與他們訂了一張三月後的合同。楊柳青姊弟的包銀。每月合掙五百元。他們在烟台祇掙三百塊。聽了這個數目。也很滿意。當時把合同簽了個字。就算定規了。好在此地天樂茶園男女合演的照會。雖已運動到手。不過現在的館子。尚在朱寶玉手裏。自己如果有了適當脚色。暫時仍讓他做着。一聲自己要辦。在他手裏取過來。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所以也就不十分急急。席散以後。大家同上天雲茶園。只見賣票地方的柵門早已關上。祇留着一個隙縫。讓人進出。擠到裏面一看。但見池子裏烟霧瀰漫。預定座位的人都沒有來。而棹子的隙縫裏排着的臨時方檣。却早已坐滿了人。祇留着幾張靠背椅子空着。楊柳青與楊小紅眼見得是一炮打響了。各人心中都是非常快樂。今夜的沐染圖唱過。看客散出去。又是人人道好。個個滿意。明夜是禮拜六。又是雙齣好戲。生意當然更好。並且有許多要運看的人都定不到位子。經案目說了許多好話。輪日替他安排座位。所以預定的座兒已排到一星期以後。直忙得幾個案目。天天汗流浹背。就是不散野鷄票子。也繼可以賺錢了。這幾天的洪大奎。非但面上飛金。並且借着楊柳青的名義。常鬧花頭。從中賺些小夥。吳梅二人見生意發達。手裏寬舒。也就不去計較這些小使用了。這裏是天天滿座。大家歡喜。誰知天樂茶園却更形冷落。弄得朱寶玉焦頭爛額。叫戲也沒有神氣了。後台的角兒。凡是有路走的。都已離去。祇剩幾個無人請教的人。跟着窮湊。每天家裏要賬的人。戶跟爲穿。鬧得他們夫妻眠食不安。情形十分淒慘。最可憐的是那個小裁縫。代他除了幾件皮貨。都被押在長生庫裏。年關到了。小裁縫本就不大好過。再加上朱寶玉三百多元代賬。真是雪上加霜。離開年底祇有幾天了。平常與他往來的綢緞皮貨各鋪子。纔來催他結賬。其餘還有包飯作。絲綿。棉花。絲線。洋貨各店的賬目。另外還欠人家幾白塊錢印子錢。主顧的衣料皮貨。押在當舖裏的。算起來。也有七八百塊錢。他仔細一盤算。一共欠人有五千多塊。放出去的賬。如果十足收着。也祇有三千塊錢的樣子。除了一筆印子錢。可以加利拖欠過年以外。其餘的賬務。若使年裏不弄清楚。明年失了信用。拖欠不動。生意益發

難做。主顧的東西不交出。去被一家捉穿。聲名傳揚出外。以後就無人上門了。他原來的意思。本想到了年底。請朱寶玉夫妻幫他幾個錢忙的。所以這樣事情都幫着他們。非常出力。誰知他們運氣不佳。戲館開得失敗。非但不能望他們幫忙。反而把自己陷進在內。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這一天正是十二月初六日的傍晚時候。小裁縫到觀盛里一家妓女小房子裏收了賬出來。轉到朱寶玉家去。順便向他要賬。踏進門去。只見客堂裏高朋滿座。他也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但是一望而知。一個個氣鼓鼓的都擺着討冷債面孔。有的嘴裏不三不四的還罵着。他是來慣的。可以一直上樓。有幾個認識的債戶將他喚住道。噲。託你帶一個信上去。叫他下來。沒有錢。也要給一句話給我們。老這樣躲着。是躲不過去的。小裁縫一面答應。一面登樓。先望小房間裏一張。只見兩個孩子坐在馬桶傍邊玩紙牌。那個男孩子新病初愈。骨瘦如柴。穿了一件破棉襖。真像個活鬼一樣。走進前房。見朱寶玉的婦人擁着一床被窩。坐在床上。小裁縫過去輕輕的喚了她兩聲。不見答應。才知道是睡着了。他回到後房。問兩個孩子。你們的爸爸呢。那女孩子嘻皮着臉偷偷的說道。躲。在後台。小裁縫得着信息。回下樓來。對衆債戶說。人不在家裏。你們等着也無益。還是晚上到戲館裏去尋他罷。有一個債戶說。到戲館裏去要錢。他們還像煞有介事的。不讓我們進去。叫我們到賬房裏去要。問問賬房先生。又說是不管的。到他家裏來。又不見人面。他想抵賴不成嗎。小裁縫反用好言撫慰他們。有幾個跟着小裁縫走了。有幾個還坐着老等。小裁縫出門別過債戶。直奔天樂後台。摸到朱寶玉吃烟的一間密室裏。在板門上輕輕的打了三下。裏面小四兒聞聲拔關迎入。只見朱寶玉正蹲在地下。把銅鍋裏的雅片煙。刮到一個小牛筋盒子裏去。小裁縫笑道。老闖。怎麼自己動手燒烟。朱寶玉嘆口氣道。不瞞你說。從前整鍋子的。都是敦廣東人來燒的。現在零碎幾塊錢土。天天要燒了。只好自己動手罷。說着把牛筋盒子放在戲子裏稱了一稱。交給小四兒。教他趕緊送給老闖奶奶去。小四兒把一盒烟托在手裏去了。朱寶玉仍舊把門拴上。回過來斟了一盃茶給小裁縫。二人對面躺下。朱寶玉燒着烟道。老闖。我正要找你說話。你來得正好。我想年底下再請你幫我一點小忙。把要緊的債務料理清楚。明年正月裏。

們那個男孩子，就可以上台了。生意一定也會好起來。我也不想掙錢。祇想把上海一點虧空彌補了。我就馬上動身回北京去。那時候我一定帶你同走。包你不到三年，定能少說些。撈這麼三五萬塊錢回來。那時候我的兩個孩子也能够出山了。我再同你回上海來。合夥開幾年戲館。再撈他這麼多幾萬。咱們倆對半一分。就可以回家享福去。說罷一套話。烟已裝好。便自己抽起來了。小裁縫心想。我因為過不了年。想來同他要錢。最好是他多借幾個給我。現在他反而要問我借錢。我那裏來呢。後來聽他說到北方可以發財的話。不由得心動起來。因為這幾句話。不是他現在要借錢的時候才說的。從前也常聽他。們夫婦說起。我也想上海如果真把場面弄好。決定跟他們出門去一趟。近來跟他這樣親熱。目的也就在此。祇可惜自己手頭很緊。否則就幫他一點忙。也是願意的。當下便回答道。你何不同案目商量一下呢。朱寶玉喝了一口茶道。案目是最勢利不過的東西。他們看我生意不好。早就把押櫃陸續扣去。我這一次的失敗。就傷在他們手裏。你想。天天賣的錢不交出來。我這裏的開銷打那裏來呢。這不是活活要我的命嗎。小裁縫聽說微嘆一聲道。朱老闆。我的苦處也從來沒有同你談過。現在話既說到這裏。不妨把我的實在情形。也老實的告訴你罷。小裁縫便把自己做生意的困難情形。平日如何把主顧的衣服。遇轉款子。年底下債務逼迫。如何難過的實況。和盤托了出來。朱寶玉一聽。纔知道這位老闆也是空場面。大家都為經濟壓迫。勢難度過年關。兩個人成了同病相憐。倒越說越投機起來。朱寶玉的口才本來很好。小裁縫又一心想到北方去掘金子。二人密談了兩個多鐘頭。想了許多方法。都未見妥當。後來竟被朱寶玉說動了。小裁縫的心。三十六着。走為上着。願意一同動身到哈爾濱去開成衣鋪。上海的債務。祇能等將來發了財再回來料理。此地動身的盤費。朱寶玉是分文無差。並且行頭就是唱戲的本錢。沒有行頭。到了那邊也不能搭班。乃由小裁縫設法。再去掉動些皮貨。送到當舖裏。去把朱寶玉的行頭完本。掉了出來。朱寶玉答應到了北邊。所有開店資本。並此去船費。和日用開銷。統由他担任。不要小裁縫破費分文。二人計議已妥。小四兒來了。朱寶玉偷偷的對他說明一切。小四兒也並不覺得奇怪。因為瞞住人偷逃走。戲班裏有個專門名詞。叫做

「打瓜精」也是常有的事。他是老當跟包的人。這種事情倒也並不外行。不過平常多是搭班兒的人打老當瓜精。當老當的人自己要打別人的瓜精。倒是難得有的事。當時小四兒帶了小裁縫回家。向老當奶奶把這事約略說明。把當票檢出來。交給小裁縫。他們打聽船的打聽船。收拾零碎的收拾零碎。贖當的贖當。大家分頭辦事。朱寶玉却不動聲色。仍在戲館裏唱戲。有人向他要賬。都約他們小月底一律付清。又把賬房張子青喚來。一查賬目。案目們押櫃已扣剩得四百幾十塊錢了。便告訴他。請他同案目商量。這兩天的賣錢。須付後台演員們的包銀。再要扣去。戲館就不能開鑼了。過了這兩天。後台分文不取。全數給他們。就是張子青答應去了。小四兒已打聽得後天有船直放大連。在下半夜開船。完了戲去正趕得上。朱寶玉命他把這個消息偷偷的傳給小裁縫去。當夜戲畢。張子青果把三十幾塊錢賣錢交了進來。第二天。小四兒去定了一間官船。小裁縫贖了行頭出來。交給小四兒直接送上船去。老當奶奶把捨不得拋棄的東西。滿滿裝了幾隻皮箱。也由小四兒在深夜裏運到船上。屋子裏只留些粗笨的家具。好在是租來的。還放幾隻空箱子在房裏。裏邊塞幾塊磚頭。面上鋪幾張戲單。仍舊好好的鎖上。客堂裏留幾個空圓籠。一個磁觀音也塞在袋裏帶走。把空佛龕的小門簾放下。仍舊看不出來。兩根煙鎗由老當奶奶臨走的時候。隨身帶着。此地的事情已部署妥貼。小裁縫在這兩天內。更是忙碌。所有主顧人家的賬目。祇要有現錢看見。七折八扣。都被他算了回來。究竟離開年夜還有二十天。總不能收齊。好在多收一個。就同檢到的一樣。最倒霉是還有人家教他趕做新年出風頭衣服。他拿了來家裏也不灑。直接便送到當舖裏去了。到了臨動身的一天。他對夥計說。要回常熟去一趟。三天就回來的。便把零碎衣服裝了兩個箱子。捲了一個鋪蓋就走。他總算一點東西都沒有損失。小四兒真機靈。他把後台的東西往外搬。說拿回家去。家裏搬東西出來。人家問他。便說拿上戲館。其實都送往輪船上去了。是夜戲畢。朱寶玉仍招了張子青等到家裏。命小四兒去喚了些點心來請他們吃了。談談笑笑。等打過兩點鐘。張子青等辭去。他們一走。後門弄口早預備着一輛馬車。一家五口。挾了兩個大包裹。一隻考籃裏裝着一副烟具。朱寶玉夫妻每人腰裏掖了一桿烟。

槍跳上馬車。就此走了。臨行的時候，還對那新換的老媽子說：好好的聽着門。我們去去就來的。老媽子不懂什麼，自然答應。他們一家子上了船，進房間去一看，那個小裁縫已經一覺睡醒回來。大家見面相與一笑，不敢聲張。四點鐘後，只聽汽笛鳴的一聲，船身移動了。那婦人纔把烟具取出來抽烟。大家才敢出聲談笑。這兩個人從此便到關外去做市面了。天樂茶園的人，直到明天上燈時分，纔發覺朱寶玉合家失蹤。張子青報到吳亦仙處，便去接收戲園。當晚宣布停演，又命洪大奎去安慰後台演員。明年仍由吳梅二位老闆接辦。暫時不必走散。朱寶玉家裏的木器，由吳亦仙送還傢生店去。所存幾隻空箱子，被幾個捷足先登的債權人搬去抵賬。後來的人奔去，已是一所空屋。只得自認晦氣。小裁縫店裏的夥計們，過了三天後，接到一封老闆的信，說明自己因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得暫時隱避。夥計們見老闆已逃，生怕連累到自己身上。大家一閱而散。其中也有趁火打劫，帶些主顧的東西走了。裁縫鋪樓上住着二房東，忽然看見老闆夥計盡行逃走，少不得報告捕房。偵查小裁縫的行蹤。這裏面也有許多人被他們拖累的。再說楊柳青楊小紅，登台一星期後，美譽已傳遍上海。十二月本是戲館生意最清淡的日子。自從他們登台以後，最壞的一天也能賣到八成座兒。這種盛況，連幾個合資包戲館的案目，也出於意料之外。他們在朱寶玉身上損失的幾個錢，在三天以內，早就撈回。所以聽到他逃走的信息，倒還不在心上。有幾個案目在天霓裏又接到好些新戶頭。這些戶頭看上去已着了楊柳青的迷。他們是風雨不更，每夜在正廳的頭排棹子上盤據着。專門替她叫好捧場。這許多捧場客，當然是滑頭居多數。不過內中却有一個人最令人注意。此人大約有五十多歲的樣子，空就一張橘皮臉，眉毛很長，嘴唇上轟起幾根黃鬍鬚。看見楊柳青出場就笑了。笑起來一雙眼睛合成一道細縫。面孔上堆着一個極大的糟鼻子。他不由叫好。看到得意的時候，便介介的放聲大笑。笑聲活像一個老鴨子叫。祇要他一笑，引得全場的看客都會笑起來。他頭上戴一頂天青緞子的小風帽。看戲的時候也不除去。祇把領下的帽鈕解開，腦袋一搖，兩片風帽便像翅膀一樣的搗動。身上穿一件黃摹本緞面子的狐皮袍子。外面罩一件醬色寧綢的坎肩。他的裝束和笑聲都很特別。所

以極易引起人的注意。他是看楊柳青的小上坡上的戲。第一天是別人請他的。以後便自己來看。來時也沒有同伴。祇帶一個當差。坐在邊廂外面長凳上。侍候着他。他自己喜歡坐在台口第一排的靠椅上。遇到台上唱武戲的時候。他却逃得遠遠的。免得坐着吃灰。此人起先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來歷。連看了六天以後。經手案目便向他帶來的當差打聽。纔知道他姓金。底下人都稱他爲金八老爺。是廣東人家裏住在新開路。是自己造的住宅。來去却坐着一部轎式的包車。究竟做什麼事的。却無從打聽。看他的排場。大概不是做官。就是一個大腹賈。此人怎樣中的戲迷。說起來也很好笑。原來小上坡裏的花旦。有幾個身段是要用手指定一個看客。目光也注視着他。一眼不霎的呆視幾秒鐘。面上也要現出一副勾引人的表情。那天楊柳青演這個身段的時候。適巧指在這個怪人臉上。不意此人發出幾聲怪笑。引起開堂大笑。楊柳青聽見也忍不住。對他嫣然一笑。誰知那怪人却誤會了。以爲楊柳青垂青於他。便天天到來看戲。後來不知怎樣被他打聽得楊柳青還是個處女。便格外的醉心着。看見楊柳青唱得好的地方。他就發幾聲怪笑出來。代替叫好。他笑過之後。台下便起一陣擾亂的笑聲。往往台上的緊張戲情也被他攪散了。楊柳青着實討厭他。有時候等他笑過。在台上狠狠地盯他一個白眼。那怪人又以爲與他特別傳情。接着又是幾聲大笑。楊柳青含着白眼也被他引笑了。嚇得她連白眼多不敢對他眨。只得當他是一個瘋子。從今以後不再去理睬他。由他去空笑罷。誰知楊柳青此時不笑已經不及。禍根早已種就。命運之神已爲她安排定妥。管教她的半生命運。送在這幾個伴。嗔含怒的白眼裏面。欲知這段曲線姻緣。怎樣的湊合起來。那怪人究竟如何着手攪取楊柳青。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片紙傳情綺懷驚幻夢 兼金有力淚眼動芳心

却說天霓茶園自從楊柳青登台以後。來了一個姓金的怪人。把楊柳青的白眼當作媚眼。便像瘋魔似的天天來看戲。

經過了五六天後。此人便教當差的來走案目的門路。說是要請楊柳青吃飯。那案目得了一些好處。便偷偷的到後台。找到了楊柳青的娘。把金八太爺傾慕楊柳青的意思說了。又誇稱他如何富有。用錢如何闊綽。只要你們姑娘陪他吃一頓飯。將來一定可以得一筆酬報。楊媽被案目說得心動。便去同女兒商量。楊柳青聽了。連頭都搖得下來道。陪別人吃飯。或許將就去坐一下。惟有這一個怪東西。我見了他就要噁心。若是陪着他吃一頓飯回來。那就非請三天病假不可。楊媽還要想勸她。忽見楊小紅唱完了戲。過來卸裝了。楊媽便把別的話扯開。自去偷偷地回覆了案目。案目另用一番話去敷衍金八太爺。總不教人灰心就是。原來楊柳青以前在北方唱戲。陪他唱配角的。無論戲中是老生小生。統由楊小紅一個人扮演。此次到上海來。楊小紅也唱得很紅。洪大奎便代他們出個主意。要維持楊小紅的身份。處處教他處於好角兒的地位。便不教他再唱小生戲。如演新安驛。梵王宮等戲。另外教天霓班底裏的一個坤角小生。配着楊柳青唱。楊小紅自己單獨唱一齣老生或武生戲。除非花旦與老生並重的戲。纔把他們兩個人合在一起。像大劈棺裏的莊子等角色。也都用不着他扮了。這樣一來。楊小紅的戲碼兒常在前面先完。天天要等他姊姊的戲唱完了。才一路同坐馬車回家。這一天楊柳青忽然想起。要把後天排定的戲改一齣。找洪大奎不見。見楊小紅唱完了戲。閑坐着。就教他到前台。廂房裏去跑一齣。楊小紅奉命到前台。把改戲的事情告訴明白。回出廂房間。便是正對着戲台的包廂。他便在人叢背後站定了。看台上演戲。又對四面包廂裏閑看一轉。只見裏面坐的倒有一大半是女客。他由遠而近。眼光慢慢地移過來了。看到離戲台最遠。也於其離自己身子最近的一個包廂裏。只見有一個近三十歲的時髦女子。目光不在看戲。却對自己這邊偷看着。等到楊小紅的眼光與她接觸。她故意微微一笑。便把頭低了下去。楊小紅見她這一笑。笑得有些蹊蹺。便也常常用眼偷瞅着她。只見她對着面前放着的一個小金鏡子裏。伸出手來理頭髮。每隻手上都戴着兩個亮晶晶的大鑽戒。她的眼光從衣袖底下射出來。光芒却比她手指上的金鋼鑽還要厲害。射到楊小紅臉上。又是一笑。嚇得楊小紅不敢對她多看。只能過一回兒偷偷的瞅她一眼。說也奇怪。楊小

紅臉過去的時候。總會遇到她的目光也同時飄過來。有的時候看客發笑。她亦跟着人家笑。不過她展了笑容。輕易不肯收斂。一定要回過臉來。看一看楊小紅的臉。慢慢的再回過頭去。然後漸漸的收了她的笑容。唱戲人下了台。常常有人對着他們笑。這倒並不算什麼奇怪事。因為看客看見了唱戲人的本來面目。連想到他們在戲台上的那副樣子。不由得要惹人笑出來。這種事情。楊小紅也時常遇見的。當時故也不放在心上。他站的地位很隱蔽。看客都注意不到他。無妨多站一回。看看也不要緊。不過目光不再去瞧那婦人了。楊小紅心裏正在這樣想着。忽覺得後面有人一扯他的衣服。他回過頭去。向左面一看。不見有人。再掉頭到右首。也不見什麼人。他以為前台的人故意與他鬧玩笑。也不在其意。仍站着看戲。祇把手反綁着。預防再有人來跟他鬧玩笑。眼光却不由自主的又向那婦人一瞟。只見她正含了一口香烟。抬起了頭。假癡假呆的向這邊噴過來。楊小紅連忙避開她的眼光。忽覺得背後有人拿一個紙團望他手裏一塞。他抓着了紙。急忙回頭。只見一個梳辮子的小姑娘。望包廂後面一閃就不見了。他把紙團解開。見紙上用鉛筆寫着幾個字。他站的地方很暗。模模糊糊。却看不出寫的什麼。便不去管他。望衣袋裏一塞。急忙向包廂裏尋那小姑娘時。只見貼近自己身邊的那個包廂裏。正有個小姑娘望人堆裏擠將進去。再看她的服色。正與剛才看的一模一樣。她捱到那善笑的婦人身邊坐了下去。對那婦人交頭接耳的說話。兩個人不住的還對着他微笑。楊小紅仔細看了那小姑娘一眼。只見她是圓圓的臉盤。頭上的留海髮厚而且長。幾乎把眼睛都遮住了。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圓溜溜的眼睛。却很有神。臉上薄施脂粉。穿一件黑絲絨的襖子。襯得她的臉像雪一般。白嘴唇如塗得像血一樣鮮紅。她見楊小紅注視着。便又故意的回頭向那婦人說話。偷偷的送了一個眼鋒過來。順便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齒。頰上暈出兩個酒渦兒來。此時楊小紅只覺得腦子裏轟地一響。臉上接着熱溜溜一陣飛燙起來。不由得自己一眼不爨的也對那小姑娘呆望着。直到台上將起尾聲。他纔猛醒過來。急急地望後台奔去。見母親已在替姊姊卸裝。他便偷偷的走到一盞自來火燈下。把袋裏那張紙條打開一看。上面有幾個草字。不大認識。意思還猜詳得出。大約是約他

明天五六點鐘在一家春吃飯。他不曉得一家春是什麼所在。向管大衣箱的上海人打聽明白。纔知道是四馬路上一家大菜館的名稱。他仍把字條摺摺好。揣在懷裏。等楊柳青換好衣裳。一路出門。剛踏上馬車。只聽得戲園對門弄口。格格格的發出一陣女子的笑聲。他掉過頭去一看。但見還是前幾天在門口看見的那幾個。他仍舊把她們當作站馬路的野雞。不敢對她們多看。與她的姊姊並排坐著。一路有說有笑的去了。這一夜。楊小紅在床上翻來覆去。休想睡着。閉了眼睛。祇在揣摩那小姑娘的兩個酒渦兒。又想。明天見了她的面。和她說些什麼話。十二月裏睡在床上。越睡越熱。後來把被窩掀了兩掀。透了些冷風進去。覺得有些涼意。纔慢慢地朦朧睡去。忽然間又醒了。一看姊姊床前的小鐘。已經是六點鐘。他急忙出門。登上馬車。到一大洋房門前停下。只見那小姑娘已含笑着兩個酒渦在門口迎着他進去。走到一間極華麗的房裏。與她並肩坐下。只聽那小姑娘道。我是王爺的女兒。因為同你有姻緣之分。要招你做駙馬。我的父母却嫌你是唱戲的。不願意結這頭親事。是我瞞了父親。特地約你到此地來。私定終身的。楊小紅躊躇道。你可以瞞着父親。我家也有母親姊姊呢。却瞞不過她們呵。那小姐笑道。你放心。你的母親早被我接來了。說着。果見媽媽同姊姊都穿着鳳冠霞珞。走了進來。她們都笑着道。孩子。你這一次的造化真不小。裏面走出四個宮女來。將她們扶了進去。再看自己身上。却已換了蟒袍。頭上帶着駙馬套。足登靴子。向鏡子裏一照。活像是四郎探母坐宮的打扮。就是沒有戴口面。忽然樂聲大作。許多人進來。將他簇擁出去。與那宮主交拜天地。送入洞房。剛卸去衣服。妾同宮主說話。忽聽得房門口一聲大喝。跳進來一個紅臉美髯公。手提寶劍。一把將宮主揪住。只聽得宮主一聲哀號。人頭已經落地。掉過身來。又望自己頭上劈來。楊小紅哎呀一聲。忽然驚醒。原來是南柯一夢。鄰舍人家雞啼啼曉。抬頭一看。見頭上的明明天窗上正有些發白。房門外地鋪上睡的順子。正像殺豬般在那裏打鼾。摸一摸胸前。兀自突突的跳一個不住。他又翻了幾個身。才漸漸的定神睡去。這一睡。直睡到下午一點多鐘。纔由楊媽將他喚醒起來。吃飯。飯後。又爲楊柳青操琴吊了一回嗓子。前幾天楊媽本說要去剪料子。替小紅做一件新馬褂。預備新年裏穿的。今天小

紅便向母親要了十塊錢，推說自己去買衣料。他姊姊說他不會買東西，恐怕上當，想陪他一路去。他又撒了一個謊，止住了姊姊。直捱到三點半鐘，才能出門。他出了城，僱車子到四馬路。車夫問他四馬路那一段，他回答不出，祇說拉到四馬路就停好了。車夫把他拉到雲南路四馬路口停下來，說四馬路到了，他給過車錢，向西一望，已看見跑馬廳。那邊不像有大菜館的樣子，便望東一路尋去。心想現在時候尚早，等我先尋到了一家春，的門口，認清楚了路徑，再去買衣料。買好衣料再去赴約，時候也差不多了。他一路走過去，看見一家雙仙戲館，再走一程，看見一座大洋房，門口寫着「一枝香大菜」，心想一家春也總在左近了。一路再往前走，路上也漸漸地熱鬧起來，兩邊都是高樓，留心看着招牌，不要錯過。他看見一家大酒館的樣子，出入的人很多，抬頭一看招牌，却是青蓮閣茶樓。他知道這是打野雞的地方，走到這裏，猛然想起這個地方，同他姊姊買花粉的時候來過的。仔細一看，果然不錯。最高的五層樓也在眼前，再過幾步就是第一樓，轉灣進去便是買花粉的地方到了。他仍向前行，見一個轉角上果然有幾家大菜館，但總找不到一家春的字樣。再向東首一望，見市面已漸漸冷落，不像再有大菜館的樣子。他此時心裏忽然暗笑起來，不要是那小姑娘故意找人開心，教我來白跑一輪。想到這裏，他站着不走了。後來又想管大衣箱的總不致於也教我上當，不過這種是祕密事情，又不能向人問信的。好在當已經上了，譬如逛馬路，再走幾步過去看看，他移動脚步便向前進，走了幾步路，果然尋着了一家春三個字。這家菜館，門面既不很有甚裝璜，招牌又不很注目，門前車馬冷落，若不是留心細尋，一定會錯過的。他認明白了門口，本想去買了衣料再來，轉身剛一邁步，忽然空中掉一樣東西下來，正落在他的面前。他沒有防備，嚇得一跳，再定睛向地上一看，原來是一隻滴溜圓的廣橘，在水門汀的階沿上亂滾。他走到馬路中間去，抬頭向上一看，不覺一陣心血來潮，臉上又升起火來。原來就是那個含酒灑的姑娘，身子縮在洋台裏面的玻璃窗裏，伸出一隻凍得像胡蘿蔔似的漢玉手，招他上去。他連忙拾起了橘子，找着門口，踏進門，就是樓梯。他也不問信，放着胆子上樓，只聽得一陣鈴聲送他上去，轉一個灣走盡樓梯，就有四五個穿白大褂子的人圍住梯口，都低着

頭把臉湊到楊小紅的面前，笑嘻嘻的問他，幾號這一間，却把楊小紅問住了。一時回答不出，臉上又是通紅。他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幸虧後頭又跑了一個同樣打扮的跑堂出來，排開衆人，把手向前一伸，說請此地來。楊小紅纔敢向前移步。但是走了幾步，又立定了。那個後來的跑堂，乃搶步上前，帶了他走到一間房間門前立定，伸手把一扇上下空兩截的短門推住了。讓楊小紅進去。嘴裏還輕輕的喚了一聲客來。等楊小紅進了房去，那人才把手一放，門便自然的關上了。楊小紅進門，只見那小姑娘躲在牆角裏，癡笑。還有一伙穿得很漂亮的女子，面對着鏡子，手裏拿了一個小象牙木梳，在梳前劉海。楊小紅只看見她的背後形，忽然又聽得開門聲音。楊小紅掉臉一看，只見那跑堂的抱着一個大屏風進來，張開來擋住了房門口。另外又有一個穿白短褂的人，泡了一碗茶，端在楊小紅面前。順手抖開一把熱手巾遞給他擦了。兩個人纔偏僕着身體，在屏風傍邊捱了出去。那梳頭髮的女人這時候才回過臉來，對楊小紅驕然一笑。原來就是昨晚坐在包廂裏，常對自己眉目傳情的那個半老佳人。那穿黑絨衣服的小姑娘，捱着婦人拉她過去同坐。那婦人偏不肯過去，身體一扭一擻的，只是笑。扭一扭，便對楊小紅瞟一瞟。楊小紅也只含着笑望着她。後來還是那小姑娘先招呼他，忍住了笑說了一聲請坐。她自己便拉了那婦人。那婦人便半推半就的，跟了她到窗口邊，斜放着的一隻外國大椅子上。兩個人捱着坐了。小姑娘又對楊小紅招手。楊小紅只好涎着臉過去。小姑娘抬身拖出一張大菜椅子，拍拍椅面。楊小紅依她捱着半個屁股，坐下來望着她。只見那婦人輕輕問小姑娘道：他進來不曉得，可有人看見？小姑娘道：此地很冷靜，不會有人看見的。便又向楊小紅問道：你進來的時候，可被什麼人看見？沒有？楊小紅道：我也不知道呵。那婦人盯了他一眼道：像個小蠶大，說罷，兩個人又格格的笑。一個不住。楊小紅也不懂她們笑些什麼。一捏手裏，還有一隻橘子，便拿出來，仍舊放在盤子裏，並替他們擺一擺整齊。她們兩個看見，又當做一個笑柄。兩人抱頭大笑。祇是不敢出聲。大家笑了一陣，才勉強忍住。那小姑娘便埋怨楊小紅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飯桶。我遞了好幾回信給你，你怎麼都不曉得。楊小紅道：你不告訴我，我怎麼能知道呢？小姑娘道：那來，今天是誰叫

你來的。楊小紅道：是你教我來的呵。那婦人聽得他說話，又伏在小姑娘肩頭上笑個不住。少停，小姑娘問道：你今年幾歲了。楊小紅道：十八歲。小姑娘笑道：你猜猜，你幾歲。楊小紅道：我猜你呀。頂小不過十六七歲。小姑娘道：不是我教你猜我的。楊媽說着，便拍拍那婦人的肩膀。這時候，那婦人低着頭，兩個眼珠翻起來，盯住楊小紅。楊小紅湊近些對她相了一相面。見她前劉海的隙縫裏，露着幾條皺紋。心想：小姑娘是她的女兒，那是此人最小，也有三十五六了。說大了，怕人生氣。望小裏估罷。便說：看，上不過三十歲的樣子。那婦人把嘴唇一擦道：你在那一點上，看我像三十歲了。小姑娘連忙搶過來道：你不要瞎三話四。楊媽今年纔念二歲。楊小紅也攪攪，連忙辯過來道：楊媽，你聽錯了。我說的是不過二十歲的樣子。婦人笑道：他也叫起我楊媽來了麼。不要把我折殺。小姑娘道：楊媽叫老七，你叫她一聲七阿姐好了。那婦人道：什麼阿姐妹子。怪難聽的。就叫我老七罷。你叫老幾。楊小紅怔着沒有回答。小姑娘道：叫做老六罷。兩個人可以靠得近些。婦人便接近來道：噲。老六。天天同你一淘坐馬車回去的那個老太婆是什麼人。楊小紅道：那是我的媽媽。小姑娘笑道：你姓楊，那個老太婆是楊媽媽。這句話又引得那婦人笑起來。三個人說說笑笑，時候很快。小姑娘說：肚子餓了。大家點菜罷。立起身來，拖了一把椅子坐下。楊小紅聽說要教他點菜，心中又着慌起來，便立起身來告辭要走。小姑娘一把將他拉住。楊小紅便說要去買衣料。菜請你們代點。我買了再來吃。婦人問道：買什麼衣料。楊小紅說：自己穿的衣服。那婦人聽說，把楊小紅的衣襟翻起來，裏外一看，一撇嘴笑道：這件衣裳還是乾隆手裏的呢。是要換換了。你要什麼顏色的。楊小紅漲紅了臉道：我想買老天爺的顏色。聽得兩個人又大笑起來。楊小紅更窘。祇是要走。小姑娘扯住他的衣服。那婦人與她耳語了一會，也不知道她們說些什麼。只聽得她們你推我讓，都不願意去。後來還是那婦人出房去了。小姑娘把楊小紅按在椅子上，笑問道：老六，你看你楊媽，長得好不好。楊小紅苦着脸說道：你楊媽與我什麼相干。小姑娘笑道：是楊媽看中了你，才請你來的。楊小紅道：我不中她。我看中的是你。小姑娘連忙把他推開道：你弄錯了。這種話你當了我楊媽面前，千萬不可以說的。楊小紅道：既然弄錯，我就要走了。小姑娘連

忙過來拿住了他的手，使勁的捏了兩下，柔聲道：「你不要性急，慢慢叫再說。」楊小紅被她這麼一捏，不由得神魂飛盪，不由自主的軟化了，坐將下來，雙手捧住了她的手，低下頭去用嘴唇親了一下，只聽得那婦人一路罵着短命電話走進來了。小姑娘連忙酒脫了手，走到門口去接她進來。那婦人道：「阿娥，你去罷，陳先生自己接的電話，我已經說好了，快點去罷。」楊小紅聽說小姑娘要去了，又要想走，阿娥又將他按住道：「我去替你拿一樣東西，就要來的，你等一等兒。」說罷，半真半假的把眼睛對他一白，臨走的時候，又偷偷的在他身上捏了一把。楊小紅果然被她定住了，阿娥像輕風似的一陣，人影子已經不見。房裏只有老七與楊小紅對面坐着。老七道：「噲，小阿慧坐過來，小紅不好意思拂她的意，只得坐了過去。」老七對他臉上相了一相，笑問道：「你在轉什麼念頭？」楊小紅怔了怔道：「我在想，你才二十二歲，你的姑娘倒已經十六七了，這筆帳怎麼也算不過來。」老七笑道：「你真當以為她是我養的麼？真是阿慧，他是我的乾女兒呀。我姓王，她姓錢，楊小紅始恍然明白，心想要問她的家世來歷，又無從問起，只是望着她納悶。老七伸過手來，摸摸楊小紅的衣服道：「穿這麼一點衣服，不冷嗎？」手到蠻暖熱的，讓我窩一窩，說着，她就把手一雙冰冷似鐵的嫩手，伸到他袖子裏來了。楊小紅也由她擺佈，兩個人鬼混了一會，阿娥回來了，手裏拿了兩個紙包，老七命她解開，只見裏面包着四件衣料，兩件是黑的，兩件是顏色的，黑的都是閃光大花頭的緞子，顏色的也是閃光大花，一件似青非青，一件似黃非黃，說不出牠是什麼顏色，祇覺得非常鮮豔奪目罷了。阿娥依舊包好，遞給楊小紅道：「這是姆媽送給你的。」楊小紅祇是搖頭不敢拿。老七道：「放在那裏，等一等再說罷。」阿娥你點菜，阿娥又來問楊小紅道：「我是什麼都吃，同你們一樣好了。」阿娥一打聽，老七連忙把手縮出來，坐得遠些。西崽進來，老七與阿娥輪流報了四樣菜，吩咐照樣來三客。西崽代筆寫好，問吃什麼酒。楊小紅搖搖頭，老七命倒三杯口利沙來。西崽鞠躬出去。老七連呼好冷。阿娥道：「此地是不好，冬天連火爐都沒有。」老七道：「明天我們到滄海別墅去罷，那邊個個房間裏都有火爐的。」阿娥道：「好的，老六，你明天早點出來，不要像今天這樣弄到快上火才來。」楊小紅對着阿娥擡起了嘴，輕輕的搖搖頭，阿娥連忙丟了一個偷

眼過去。又用脚尖踢了他兩下。楊小紅始不則聲。當時約定明天三點鐘在滄海別墅相見。滄海別墅在靜安寺路張家花園西首。阿娥又詳詳細細的把地址告訴了他。教他進去以後。在水牌上尋七小姐就知道在幾號房間裏了。楊小紅一心要想阿娥說的話。無有不聽的。不多一回兒。四道菜都已吃過。喝過咖啡。楊小紅看光景是吃完了。肚子裏還餓得兀自咕咕的叫。便推說要上台告辭欲行。阿娥又再三叮囑。明天不可失約。更湊到他耳朵上叮嚀了幾句。楊小紅也湊過去與她囁囁私話。在她的耳朵傍邊聞着一陣松子香。偷偷的吻了她一下。阿娥在他的大腿上偷偷的擰了一把。他別過老七。剛要出門。阿娥把一包衣料又塞在手裏。他一定不拿。老七便走過來。與他並肩立着。比了一比身材長短。又用指頭量了一量他的腰身。領口。順勢在他頰上扭了一把。道。料作留在這裏。護他去罷。楊小紅如同遇恩赦一樣。出了房門。幾個西崽一路點頭。直把他送到樓梯口。他出門一看。時間尙早。坐了一輛車子回家。又划了兩大碗冷飯。才把肚子醫飽。母親面前推托時候太晚。衣料明天早些去買。當已瞞過。少停。接戲館馬車已來。合家帶了行頭。出城坐上馬車。直到戲園門口下車。楊小紅一跳先進去。楊柳青也跟着進後台。順子肩了箱子。提了包裹。也望裏奔。祇剩楊媽提了一個靴包在後面慢慢地走。忽然有一個挾着一卷戲單的案目。趕上來喚住楊媽。輕輕的說道。等一等。我要同你說幾句閑話。說罷。便匆匆的回到大門口。仍舊招待他的主顧去了。楊媽也不在意。遲到後台。服侍女兒扮戲。楊小紅却從此便得着訣竅。知道看戲的時髦女客。可以陪着自己吃飯取樂的。上了台去。也懂得用眼光去偷看美貌女子。於花樓上的一般妓女。尤其特別注意。今夜裏一出台。眼鋒就漂見老七與阿娥。仍舊坐在昨天的地方。便常常的乘間對阿娥傳情示意。下場的時候。眼光又向上面花樓裏一送。那幾個妓女便格外的眉飛色舞起來。到了十一點鐘模樣。楊柳青的戲剛上場。楊媽正在上場門簾口偷看戲。那個案目也到後台。鬼鬼祟祟地把楊媽引到後台門外。那案目四望無人。才對楊媽說道。那位金八太爺想你的姑娘。真快想瘋了。剛才他拿一副金釧臂給我。教我送給你們的姑娘。我可沒有敢拿他的。現在他教他的當差等着教我。先來同你說一聲。由當差的當面交給你。你站着

等一等。我去喚那當差的來。說着即便要走。楊媽連忙把他喚住。還未開口。案目道：老太太。你放心拿好了。這種東西拿了他的。餅子都不生一顆的。楊媽道：我家姑娘的脾氣可不好弄。我拿了。回來要受她埋怨的。案目道：金八老爺倒並不是一定想什麼壞心思。不過他愛你的姑娘唱得好。受了他這一點東西。大不了陪他吃一頓飯就完了。好太太。你樂得拿。挑我們也賺幾個外快錢。就算你幫我的忙罷。說罷飛奔去了。祇分把鐘的時候。已把那當差帶了來。介紹他見了老太太。當差就把一個盒子遞到楊媽手裏。楊媽覺得分量很重。那案目便對當差的說：你去回覆八老爺。就說明天吃飯。楊小姐一定到就是了。楊太太說的。謝謝八老爺。那當差的嘻嘻兩聲就走了。楊媽着急道：你怎麼答應他了。案目笑道：你打開來看看。這副劍臂足足有斤把重呢。陪人家吃一頓飯。騙到這許多金子。這種闊客現在世界上少了。楊媽打開盒子到燈光下一看。果真蠟黃的一副大金劍臂。這種首飾。她總有十幾年沒看見了。今日一見。好似故友相逢。豈有不心愛之理。但是嘴裏仍這樣說。這個東西等我拿去給我家姑娘看。若是不答應的話。我明天還是拿來還他。案目道：我明天到你家裏來聽回信罷。當時問明白了楊媽的住址。便向前台去了。這時候天上正飄着幾片雪花。楊媽藏好了盒子。兩手掌皮坎肩裏一插。仍回到後台。坐在梳頭棹子上直想心事。楊柳青唱完了戲。楊小紅還在門簾裏張望。這時候外面的雪下得很大。看客散得極慢。洪大奎到後台來對楊媽說：今晚下雪。你們進城去又僱不到車子。把行頭箱子交給大衣箱上鎖起來。免得帶進城罷。順子當然聽得進的。便把卸下來的行頭都歸到大衣箱上去。楊柳青一面卸裝。見楊媽坐在傍邊不大高興似的。便問她什麼事不快活。楊媽並不則聲。楊柳青卸罷裝。找到了楊小紅。大家一路出門。上車的時候。見門口還有許多看客等着車子沒有散盡。楊小紅留心一看。見後台弄堂口又有幾個時髦女子。站在雪底下說笑。再定睛對她們看了一眼。原來就是坐在花樓裏的幾個女看客。他以前總當她們是站馬路的野雞。真是太唐突她們了。楊小紅坐上馬車。走了十幾間門面。回頭看看。見她們還伸長脖子望着自己的馬車。不一刻已到西門。順子跳下馬車。去僱到了兩部黃包車。讓他們母子三人分乘了進城。直拉到家門口才停

下來。近來楊家已新用了一個老媽子。半夜裏天天煨好一鍋子粥。讓他們完戲回來吃的。今晚祇有他們姊弟二人吃。楊媽裝成有心事的樣子。和衣先去睡在床上。順子回來也吃過粥。解開鋪蓋睡覺。楊小紅也睡了。楊柳青便到母親床前推她。教她脫了衣服再睡。楊媽祇是不動。楊柳青伏到床上去。正要問她。只見她正在嗚嗚咽咽地暗泣。楊柳青不由得驚慌起來。忙問娘。什麼事傷心。楊媽經女兒一問。格外的哭得悲傷。楊柳青把一盞洋油燈移近床前。轉一轉亮。見楊媽的眼睛哭得通紅了。楊柳青急忙也倒在床上。偎依着問她。她祇是一味的哭。再也不肯開口。好容易說了半天。她才說了一句道。只怪我的老命太苦。楊柳青更像哄孩子似的哄了她一回。楊媽才把丈夫如何死的可憐。十幾年辛苦扶養你們兩個孩子如何不易。你們到了師父門中。我一個人。在上海如何苦度光陰。前朝後代。哭訴了一篇。說得楊柳青也陪她淌着眼淚。楊媽又道。現在你們都是男長女大了。不過兄弟未婚。你也未嫁。還有兩樁大心事未了。兄弟已有本領。賺錢吃飯。可以不必去提他。惟有你。吃了這碗唱戲飯。弄得很是尷尬。女孩子家。能唱一輩子戲嗎。最多不過再有三五年工夫。就不能唱了。趁現在年輕的時候。應當想法子多弄幾個錢在手裏。免得將來老了。跟你娘一樣。這般的受苦。楊柳青道。唱戲雖是末等的行業。倒也能掙頭等的錢。現在我們姊妹倆。每月能掙三五百塊錢。也不能算少了。若是我們在台上多賣些力氣。盼望老闆生意發達。將來還能夠希望漲些包銀。以後過日子。倒可以不必愁窮了。楊媽道。你這個小孩子。真不懂事。只顧眼前。不問將來。你父親的靈柩還在天津。明年我跟你們上北邊去。就想把他運回來。買一塊地。把他安葬了。這筆盤費就不少。所以我想趁今年在上海。既有人肯在你身上花錢。就想多弄他幾文。誰知你的脾氣。又是這樣倔強。教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楊柳青聽到這裏。方明白她今天的意思。忽然感到自己的身世。不由得一陣心酸。眼淚便像珍珠一樣的滾下來。楊媽連忙將她摟在懷裏。撫慰道。好乖乖。你不要傷心。做娘的並不是真教你去做什麼不要臉的事。不過教你出去應酬應酬。大不了陪人家吃一頓飯。自己又不傷費什麼。况且又有我媽媽陪着你去。難道怕人家吃了你不成。說着抽過一塊乾手帕子來。替她擦着眼淚道。好孩

子。你有什麼委屈，告訴我。做娘的還能教你上當嗎？楊柳青嗚咽道：娘，你說罷。世界上祇有你娘是我的親人。說到這裏，早已梗住喉音，不能出聲。媽媽見女兒已有允意，便把剛才的事情告訴她聽。又把一副金釧臂取出來，替她戴在腕上。楊柳青只是暗泣，一語不發。任憑她的娘擺佈。楊媽又用好言撫慰了女兒一番，扶她起來，替她解了衣服，伴她同睡。楊媽睡到被窩裏，不多一會工夫，便酣然入夢。楊柳青却被屋面上兩隻貓鬧得不能合眼。心事越想越多，直暗泣到天明。纔漸漸睡去。明日晌午，楊小紅先起身，祇是小天井裏，鋪着幾寸厚雪，抬頭見屋面上都成了銀裝世界。屋脊上的雪，却有幾處坍了下來，還留着一些梅花蹄印。他看了覺得非常不快，好像一塊純白的玉，有了幾處斑玷了。他望着雪景，呆呆的出了一會神。心想今天這樣大雪，阿姨未必能够出門。佳期只好錯過了。再一看天上，雪倒住了。不過地上依舊難行。母親也未必許我出門。她們若是出來，也只得由她們去等了一個空罷。少停，母親與姊姊也陸續起身，吃過飯，合家正圍着一個小風爐，在烤火。忽然聽得天井外邊，有人高聲喚着楊老闖。楊柳青的家裏，平常只有洪大奎常來走動。此外從無生客前來訪問。今天忽然有生人冒雪覓來，定有什麼緊急事情。楊小紅心裏甚是納罕，忙教順子出去探問。要知來者畢竟是誰，請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博笑一時火鑪燒木屐 承歡半日肉體換貂裘

却說那天正下着大雪，尋常門前冷落的楊柳青家裏，忽然有人冒雪登門。大家正覺得奇怪，已見背包的順子，引着一個穿雨衣的人進來。楊媽認識此人就是昨夜介紹金八太爺贈金釧的案目。連忙起身含笑相迎。那案目進門招呼了一聲小老闆，也不坐定，便把楊媽喚到一邊，問她消息如何。楊媽故意高聲道：人家瞧得起我們，纔三番兩次的請我們去吃飯。我們若是一槍都不應酬人家，真成了不受抬舉了。說罷，對楊柳青擠擠眼睛。楊柳青低垂粉頸，頰上暈起兩朵紅雲，暗示默許。那案目道：這樣就好了。我也總算有個交代。他候着我的回信呢。我立刻到金公館去一槍。等一會再來迎接你們。說罷告辭。

出門，仍舊踏着來時的脚印去了。楊媽方催楊柳青梳頭。楊柳青祇是懶洋洋地不樂意的樣子。楊小紅在傍邊看得莫明其妙。便問媽媽：這個人是幹什麼的？楊媽道：今天有一個人要請我跟你姊姊一同去吃晚飯。你同順子好好的在家裏，不要出去。你姊姊昨天說想吃豬耳朵，剛才吃飯還沒有煮得爛，晚上就造化了你罷。楊小紅撅起嘴唇道：你們都出去了，教我一個人坐在家裏幹什麼好？我也要出去買衣服帶洗澡。媽再給我十塊錢。楊媽道：昨天沒有買，怎麼今天又要錢了？你看地上這樣的爛，等明天天晴了，我們陪你同去好了。楊小紅道：你們都可出去，難道我男子漢還不如你們會走路嗎？我想到衣莊上去看有現成配身的衣服，買一套回來，省得再花裁縫工錢。十塊錢，怎麼够呢？楊媽拗他不過，只得又掏了兩張鈔票給他。道：衣莊上的東西容易買到上當貨。教順子陪你同去罷。楊小紅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東西好壞終看得出的。怎麼會上人家的當呢？說着自去換了一雙油鞋。依楊媽的意思，教他就穿着身上的舊袍子去。他執意不肯，仍換了出客衣裳。又向娘要了幾角錢做車錢。一聳一跳地去了。此地楊媽一路哄着楊柳青快活，一路替她梳頭打扮。靜候這案目來接她們去應酬。金八太爺、楊小紅昨天已打聽明白滄海別墅的路徑，出了城，見路上的積雪盡已打掃乾淨，地下已很乾燥，不似城裏那樣泥濘難走。他心想早知如此，可以不用穿着這麼一雙怪難看的油鞋咧。想到這裏，路旁正見有一家小鞋鋪，櫥窗裏放着十幾雙鞋樣。他站定一看，見有兩雙毡鞋的樣兒，倒不錯，便進去就脚寸買了一雙，穿在脚上，把油鞋裝在空盒子裏，提了出門。僱了一輛膠皮車到張園西面，車過跑馬廳，路上漸漸冷落，兩面樹上的積雪，經過一陣西北風，便像花球一般滾下來，落到地上，散成蓋粉。幾個穿紅衣服像囚徒一樣的人，拿了掃帚鐵鏟，在一路打掃。大紅的衣服，映着道旁園林裏的雪景，覺得非常鮮豔奪目。轉眼之間，車已過張園，又行了幾十步，車夫回頭問到了沒有。楊小紅在路上已看見張園兩個大字，估計總快到了，又教他拉了幾步，在一個樹林很深的洋房門口停下車來，付了車錢。一路尋去，此處路上車馬稀少，難得遇見一兩個行人。他提了一個鞋盒，搖搖擺擺，踱了一程，果見有一宅大洋房，門口標着滄海別墅的字樣。他走進一條衝衝裏，望門內一

張只見兩扇玻璃門關得緊騰騰地裏面闐無聲息站了一會也不見有人出入他又胆寒起來心想我進去如果她們在裏邊還不要緊萬一今天下雪她們失約不來這樣排場闊綽的地方我進去找不到人他們把我抓住當作小偷兒我又不能說出是兩個姐兒們約會我來的那可糟糕了他站在門前幾番要想鼓着勇氣攆將進去但走到碧沿前還是縮了回來心想算了罷不要惹出禍來讓我回去罷他退出衝衝仍回原路上走一路看着雪景慢慢的溜躑着倒也不覺得寂寞剛走到張園門口忽見遠遠的一輛街車馳來車上坐着一個女郎裝束很像阿娥近前一看果然是她阿娥眼光銳利早已瞧見楊小紅隔着兩間門面便教車子停下來付了車錢笑容可掬的迎着楊小紅楊小紅見她臉上被冷風所侵鼻尖吹得通紅面頰上多了像紫葡萄似的兩顆越發顯得嬌豔了她縮着脖子走近楊小紅身旁問他何以又出來了楊小紅笑道我怕你天冷不出來所以沒有進去阿娥連忙教他回轉道姆媽今天特別起早一點鐘就出來的你還不去她一定等得心焦火冒了阿娥說着覺得很是心急腳底下走得很快楊小紅却懶洋洋地跟在後面低聲將她喚住道慢慢地我有話同你說阿娥立定腳回頭一笑催他道有話到了那裏再說可好路上怪冷的說着把一雙皮鞋脚在水門汀上踹着取暖踏得閣閣地作響楊小紅道我跟你說的話只怕到了那裏就不能說了阿娥把一雙俏眼睛望他臉上盯住含笑問道什麼事這鬼頭鬼腦的楊小紅緊蹙雙眉道你爲什麼一定要帶着你的姆媽呢阿娥笑道這是我姆媽的事情昇姆媽要同你要好楊小紅道我不跟她要好我要跟你要好阿娥連忙把小嘴一披道這不成功被她曉得了可不得了楊小紅道我是因爲了你纔來的與她什麼相干你若是不肯同我要好我今天就不去了說罷他當真便立定身子不走阿娥過去把他手裏的靴盒子奪了過來注視着他的眼睛問道你是不是真心歡喜我楊小紅道你罵那一個王八蛋不是真心喜歡你阿娥道你既是真心愛我我說的話你聽不聽楊小紅道你說什麼我依你什麼阿娥道你依我的話的好那末我教你同我的姆媽要好楊小紅羞道你怎麼讓我同你姆媽要好那末你呢阿娥笑道你同姆媽要好了以後楊小紅拉住她的手問道以後怎麼樣阿娥一雙

眼睛水汪汪的瞅着楊小紅不肯再說下去。經楊小紅再三催問。阿娥纔又低低的道。以後我自的道理給你說罷。又用手緊緊的一握楊小紅的手。楊小紅正想拿起她的手來。靠近嘴旁吻她一下。阿娥忽然把手一洒道。有人來了。楊小紅抬頭一望。果見有一男一女。兩個高鼻子黃頭髮的外國人。手挽着手。有說有笑的在前面走來。楊小紅連忙裝着很正經的樣子。與阿娥往西走着。走了幾步。阿娥把手裏的盒子往地下一擲道。這裏面裝着什麼東西。這樣死重。一根磁線把我的手都切痛了。楊小紅連忙把鞋盒拾起來。一看阿娥的手。果然切了兩根很深的紅痕。連忙將她摩挲揉弄一回。兩個人有說有笑的走着。不多一會兒工夫。已回到滄海別墅門前。阿娥帶着楊小紅進門。一到裏面。就覺得很是暖和。二人登了樓梯。一路曲曲折折的走着。遇見的人很少。真是十分清靜。地下走道兒的地方。都鋪着極厚的地毯。人行其上。毫無聲息。兩傍露着廣漆地板。潔淨無塵。亮得可以照見人影。楊小紅置身其間。真像進了王宮一般。想起了前夜的夢境。忽又覺得毛骨悚然。幾個轉折。阿娥已把他引到一個房間裏。一進門就聞着一股鴉片香味。一張床鋪背房門安着。有帳擋住。看不見床上的人。楊小紅站在帳子後面不敢進去。阿娥對他招手道。不要躲着。快開了門過來罷。楊小紅果然聽她的話。順手將門關上。把鞋盒子放在茶几上。走到床前。只見老七獨自躺着燒煙。那副烟具却很簡單粗陋。與床上的被褥和橫着燒烟的人。都不大相稱。再看老七。與昨天見面時好像換了一個人了。昨天曳着長裙。像一位太太的樣子。今天却把外衣脫去。祇穿着一件白紡綢綠花邊的单短褂子。外面綁在身上罩一件白絨線結的小坎肩。衣服小而又短。她灣着身子躺着。腰裏擠出一段白肉。脖子裏套着一根金鍊子。一個金鎖片很重的懸在褂子上。老七看見他進來。也不抬身。祇對他微微一笑。掉臉罵阿娥道。你隻小貨色。到這個辰光纔來。我倒又要睡着了。又對楊小紅道。阿要脫脫衣裳。晏歇出去要冷的。楊小紅聽他一說。果然覺得身上發燥。再看床前一個靠壁火爐裏。幾塊煤燃得很旺。他只把帽子除去。道。還不很熱。老七對阿娥道。撤撤鈴。教他們加煤。楊小紅連忙止住。她道。現在熱得很呢。等一等再加罷。房內暫時沉靜。楊小紅坐在床沿上。看着她燒烟。等她把一筒烟裝好。她拍了一拍枕頭。

對楊小紅道：「橋下來吃一筒。」楊小紅搖頭道：「我不會抽的。」老七道：「不會吃要學的。什麼人生出來就會吃烟的呢？」楊小紅還坐着不動。老七把俏眼睛一瞪。楊小紅對阿娥望望。阿娥把嘴一嗽。他只好躺下去。由老七替他代扶着烟槍對準火頭。叫楊小紅用勁望裏呼好了。楊小紅呼不進斗。一口烟燒去了一大半。老七着急起來。丟了煙槍。順手在他頭上輕輕打了一記。罵了一聲飯桶。楊小紅漲紅了臉望着阿娥。阿娥祇在那裏着他的面皮。老七道：「你烟不會吃。酒總會喝的。」阿娥把棒子上白蘭地倒一杯過來。阿娥倒了大半茶盞的酒。遞到烟鋪上。老七笑道：「叫他一口氣吃下去。」楊小紅連忙按住了嘴。祇管搔手。阿娥笑道：「媽媽讓你喝。難道說這一點面子都不給嗎？」楊小紅道：「喝了要噁嗓子的。」老七道：「喝了那怕要死的事情。逼在場面上。也只能喝下去。你這個小夥子怎麼這樣不坦氣。」阿娥道：「我手都整癢了。好意思的。少喝一點。」楊小紅偷偷地向阿娥作揖。老七道：「他不喝。我們來灌罷。」說着丟下烟籤子。當真要來捏他的鼻子。阿娥也爬到他身上來了。楊小紅連忙坐起來道：「我自己來喝。接過杯子略略地呷了一些。望肚子裏拚命一咽。只覺得像熾炭一樣的。由喉嚨口一條線直燙到丹田底下。老七再要灌他。他死命也不肯再喝了。阿娥又在棹上鐵罐中叉了一片英國火腿。塞在他的嘴裏。老七笑道：「這真是個撒屁小夥子。一點沒有用的。看我來吃。」她把酒杯接過去。分做兩三口。已把大半杯白蘭地飲乾。阿娥又剝了兩只新會橙分給他們吃。此地的房間。白天也很暗。房裏開着電燈。就同晚上一樣。老七喝了一會酒。忽然想着一件事了。掏出一只小金錶來一看。對阿娥道：「你趕緊到裁縫那裏去取衣服。他昨晚說四點鐘有的。現在已經四點半了。」阿娥道：「讓我先打一個電話去問問他。省得去坐在那裏等。怪冷的。」老七道：「小皮。你怎麼這樣貪懶。他沒有做好。就是坐在那裏等一歇。也不會凍死的。我的錢袋裏有角子。拿些去坐車子。」阿娥只得拿了幾角錢出房門去了。楊小紅呆瞪瞪的望着她出去。老七忽又從床下跳起來。追出房去喚阿娥。兩個人在房外又搗一會什麼鬼。楊小紅也沒有聽見。他在房裏本來就覺得發燥。喝了一口酒下去。更覺得身上發癢。熱不可耐。他看見房間裏面另有一扇門半掩着。偷偷的推進去一看。只見是一間小小的浴室。裏面放着一個大浴盆。壁上裝着

一個面盆。地上安着一個外國抽水馬桶。裏面也生着一個火爐。比外房更熱。他連忙退了出來。把衣鈕解開。透些涼氣。頭上直冒熱汗。看見烟鋪上有一把茶壺。他過去就着壺嘴。一口氣喝了大半壺下肚。隨身倒在鋪上。對烟燈望望。忽聽碰的一聲門響。老七回到房裏。楊小紅要爬起來讓地。老七把他按住道。你解開了衣裳。可是嫌熱。你可要洗澡。我一到此地就先洗了一個浴。依楊小紅的心裏。真想洗個澡。爽快。不過當着一個女人面前。纔覺得不好意思。便對她搖搖頭。老七兩隻眼睛睜出神的望着楊小紅。楊小紅也呆呆的對她望着。無論什麼難看的人。只要定了心單獨的對她注視幾分鐘。就會看出好處來。況且老七並不長得十分醜陋。不過年紀好像見老些罷了。剛才因爲有阿娥在傍邊。老七當然要相形見絀。如今阿娥去了。單獨放一個老七在面前。倒也並不覺得討厭。楊小紅正在這樣想着。不提防老七突然像貓捉老鼠似的。撲到他身上來。抱住了他的肩膀。很命的咬了一口。咬得楊小紅叫將起來。老七半個身體倒在他身上。咬緊了牙齒罵道。你這個小鬼。你害人。要害到那一天爲止呵。楊小紅一條右膀子被老七的身子壓住。還有一條膀子被兩個身體壓在上面。更抽不出。祇有掉過頭去。用下額去揉着痛肩膀。嘴裏還問着道。我什麼地方害了你啦。老七把眼一瞪道。害了人。還要假裝糊塗嗎。你在臺上唱戲。常對我做媚眼。吊人家的胃口。吊得人家心裏難過煞。害得人家出去白相都沒有心思。每天到了那個老辰光就想來看你。今天人家姊妹淘裏約我去。又麻將。我也沒有去。一個人冷冰冰的到此地來等你。你還說不害人麼。說着。照準他的頭頸。裏露出的肉上。突然又是一口咬住不放。楊小紅既怕肉癢。又是怕痛。把肩膀和頭夾住。老七的面頰。祇會笑。喚不出聲來。老七爬在楊小紅身上。說了幾分鐘話。連咬帶捏。給他吃了十幾處痛苦。楊小紅心想。我是想尋快樂來的。現在這種樣子。反而變了來受罪了。看阿娥一時是不會來的。再在此地就擱幾個鐘頭。真要被這婦人磨折死了。不如待我撒一個謊。逃走了罷。他乘一個空。把老七推開。霍地跳下床來。戴了帽子。取了鞋盒。走到房門口。把個磁門柄轉了半天。怎麼也開不開。老七睡在床上問道。你開門想到那裏去。楊小紅道。我要出去解溲。老七道。阿慧解溲到裏面。溲浴間裏去。再不然房間裏也有痰盂放。

着楊小紅道。不是。肚子有些兒餓了。想出去賣一點兒東西來吃。老七道。梳裝台抽屜裏。都給你預備好了。罐頭雞魚牛肉。都有。你愛吃什麼。自己去開好了。麵包買了四磅。總够你吃的了。要吃甜的。有及姆餅乾。要吃熱的。等一回。叫西崽開大菜。楊小紅見無法可想。只得回到床前。老實向老七道。我還有一點事情。讓我去一趟。再來好嗎。老七把臉一沉道。我知道你要逃走的。所以預先把房間鎖起來。你若真是真要傷良心想逃走。那我也要收拾你了。我是公館人家的太太。你來引誘我。我反咬你一口。看你吃得消。說到這裏。却又故意一笑。爬起身來。跪在床上。雙手勾住了楊小紅的脖子。笑道。你是我心愛的人。我又怎麼忍心害你呢。你有什麼不稱心。你儘管告訴我。我總替你辦到。就是。楊小紅知道難以脫身。只得由他任情擺弄。老七一眼瞧見他手裏提着一個紙盒。便不問情由。奪將過來。咬斷繯線。把盒蓋揭開。不由得一陣披噴。原來楊小紅那雙油鞋。是老古董。鞋幫像是和尚穿的樣式。抹上桐油。堅硬似鐵。翻過來一看。鞋底却是厚厚的。裝着兩概木頭。看來是一雙有幫的木屐。提在手裏。有五六斤重。老七越看越有氣。拉起來。連盒子就望火爐裏一擲。楊小紅欲待捨時。紙盒與桐油都是引火的東西。早已轟轟烈烈的燃着了。老七羞着他的面皮道。看你的面孔。倒很漂亮。怎麼穿的東西。這樣曲氣。楊小紅紅着臉道。北邊地方。多灰沙。下了雨。地下都是泥漿。非穿這種油鞋。不能走路。老七道。上海地方。連黃包車夫。都不要穿的。下回請你不要這樣。惡形惡狀的做出來。此時房裏忽然開着一種惡臭的味道。原來是火烟裏燒的牛皮。發出這種奇臭難聞的惡味。楊小紅要想開窗。見老七身上。只穿着單衣。恐怕她受涼。又不敢開。還是老七有主意。用火夾將油鞋撥一撥開。讓牠快些燃完。不教牠出烟。臭味才漸漸地消滅。楊小紅却越發蒸得身上發熱。實在忍耐不住。把皮袍子一齊解開。身上還是發癢。老七不問情由。將他的衣服剝下。順手又想望火爐裏塞進去。楊小紅連忙把他搶了過來。老七笑道。你放心好了。就是真的把你衣服燒了。也不會讓你穿了短打回去的。楊小紅將衣服放在椅子上。老七仍去倒酒。坐着獨酌。教楊小紅代她去裝一口烟。楊小紅祇得聽下。夫代她胡亂的燒着。燒烟原來也要經驗的。他把一滴烟滴在燈心上。噓的一聲。火也滅了。老七連忙趕過來道。你把

我的褲都糟蹋掉了。還是讓我來。楊小紅正要起來讓她。她把襯在煙盤底下的一張報紙望前一拂騰出些地位來。縱身一躍。已睡在枕頭上。楊小紅一條左膀子正圍着她的脖子。被她用肩頭抵住。怎麼也拔不出來。她把一個背心緊貼在他的胸前。又回手過去把他的右手拉過來放在自己的胸前。她又教他把大腿灣起來。自己又望底下一坐。兩個人的身體便像有了膠漆似的粘在一起。她還偏偏的對他說。不要動。這時候已經差不多六點鐘了。正是楊媽在哄騙楊柳青的時候。她半哄半逼的將女兒打扮得像花兒似的一朵。由那居間傳遞消息的案目。引領她們到一枝香去陪姓金的吃飯。她們兩部衙車。拉到一枝香門口。早有金家當差的飛步上樓。報給他的主人得知。金八太爺今天並不邀請外客。祇喚了一個心腹的朋友作陪。這位朋友姓陳。名簫甫。是福建侯官人。此人是一個候補同知。上海却設着一家進出口字號。專門代南洋一帶的僑商做押匯生意。祇要有人託他採辦。上至金鋼鑽首飾。珠寶玩器。下至棺材板。馬桶溺壺。他都能代客買賣。在雙方都有回扣好賺。他既是一個官。又是一個商人。所以一個人倒兼着紳商兩界的頭銜。外面的交遊也很廣。並且書畫琴棋。嫖賭吃着。都能略通門徑。雖然說的一口福建官話。談鋒却是很健。宴會場中。有他在座。可以見一等人說一等話。決不會寂寞的。金八今天請他來陪楊柳青。也就為此。陳簫甫的字號裏。有時候周轉不靈。全靠金八替他掉頭。幾千銀子祇要一句話就拿來了。如遇無法可想的時節。他弄幾件假古董假字畫到金公館去。便能換了鈔票回來。他把金八當飯碗看待。金八委託他辦的事。無不盡心竭力替他辦妥。金八有所吩咐。他無不一呼就到。所以金八也當他是一個心腹。遇事都要與他商量。金八前年在上海娶的一個姨太太。也是他一人之力。替他們撮弄成功的。今天他老早就來陪着金八。聽說金八又看了一個唱髦兒戲的。要託他設法。他以爲代人家納妾。也是他字號裏代客買賣。各種營業節目中之一種。這筆手續費和回扣。自比別種硬硬的生意大得多。當然十分遷就要替他們撮合成功的。他先到一兩個鐘頭。已與金八定了許多計劃和進行的步驟。但等慢慢的實行。現在聽金八當差報來。說是楊柳青來了。陳簫甫捻着短髭對金八道喜道。恭喜你。第一步計劃已成功了。不過

你看見了她千萬要忍耐些。不可露一點急色兒的樣子出來。總要放出一種不在乎的態度。所謂欲速則不達。一切都由我來安排。金八果然諾諾連聲。坐在主席上不敢動彈。不多一會。西崽帶着案目先進房來。楊媽在房門口伸頭探腦。陳簫甫滿面春風。把她們母女二人接了進來。請她們挨着坐。擡下首。又把那案目打發走了。便向她們問長問短。說話都由楊媽代答。楊柳青不過在旁唯唯否否。金八聽了陳簫甫的話。果然態度很是尊重。非但手指頭沒有觸着楊柳青的皮膚。連笑話都不敢多說。祇算是飽餐了一回秀色。楊柳青更是端莊。難得一露笑容。面孔祇對着陳簫甫。聽他高談闊論。金八這邊連正眼都不高興去看他。弄得楊媽倒像過意不去似的。後來菜上來了。楊柳青每樣嘗了一點就不吃了。幾道菜過後。陳簫甫把楊媽拉到一邊去。偷偷的對她說道。金八太爺不過看見你家小姐的戲唱得好。存心要替他捧場。花幾個錢也不在乎。並沒有想轉什麼壞念頭。教你家小姐放心好了。你看他今天多麼規矩。他是個有聲價的人。家裏有幾百萬財產。難得到外面來花幾千塊錢消消閒。只要你的小姐略爲敷衍他幾句。讓他心裏快活。你們就可以一輩子不愁吃着了。楊媽道。我也是這麼說。只是我家姑娘的脾氣太壞。不肯聽話。今天還是我哄着她來的呢。陳簫甫道。小孩子家都是這樣的。這是怕生。你讓她多見幾回面。慢慢的伴熟了。就不會這樣怕羞了。你們家裏住在什麼地方。明天我讓八太爺邀幾個朋友到你家裏去打一場牌。抽幾百塊頭錢下來。讓你家姑娘買花兒戴。楊媽躊躇道。事情是很好。承你們老爺們瞧得起我家孩子。肯賞這個臉。豈有不歡迎的道理。祇是我們家住的地方。又小又僻。並且又在城裏。只怕不能招待貴客。陳簫甫道。不要緊。你們家裏不便。到我的字號裏去打好了。只要你帶着你的姑娘來。陪他坐一會兒。打下來的頭錢仍舊歸你們的。你看好不好。楊媽聽得果然大喜。連稱謝不已。陳簫甫一看金八太爺一個人呆呆的坐着。楊柳青已站起來看壁上掛的洋畫。她生怕冷淡了他們。連忙教楊媽仍舊入座。當時在席上約定下星期一。大家在陳簫甫的字號裏爲楊柳青打牌捧場。吃過咖啡。楊媽還與陳簫甫有說有笑的。不想動身。楊柳青催着她。纔起身告辭。楊媽臨走的時候。又向他們二人千多萬謝。楊柳青只對金八驕然一笑。身體早

已出了房門。楊媽趕到門口，纔始追上一看天色已經不早。母女二人同坐了一輛車子。命車夫一脚拉到戲館。一路上楊媽又絮絮叨叨，讚金八的好處。楊柳青見他們並沒有什麼輕薄的舉動，也放心了許多。陪他們打牌，也就胆大敢去了。楊媽見女兒答應，自是歡喜。車到戲園門口，只見跟包的順子伸長了脖子，在那裏盼望。看見楊媽下車，連忙過來問道：「小老闆來了沒有？」楊媽道：「我們去吃飯的，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順子道：「台上戲碼快到了，洪老闆教我去催他，這上那兒去找呵？」說着三人一同到後台，又等了一會。楊小紅纔急匆匆的趕進後台。大家看他一來，眼睛面前都覺得一亮。原來楊小紅平常不很打扮的，今天忽然身上穿得十分華麗。見他在電燈光下奔過，渾身都閃着灼爍金光。大家都覺得有些奇怪。他把一包舊衣服望大衣箱上一擲。順子急忙過去替他卸馬褂袍子下來，堆在大衣箱上。自己去幫他趕場扮戲。大衣箱司務正在一面摺皮袍，一面看那鮮豔的衣料。洪大奎也特地趕過來，把兩件衣服的裏子翻開來，吹了一口氣，細細的辨了一會毛色。大衣箱司務問道：「這叫做什麼毛？」洪大奎道：「這件馬褂是紫貂的，袍子是猓的，這兩件東西價錢不賤，恐非向天發祥皮貨局買不到呢。你得好好的替他攔着。」大衣箱司務聽說，便掉頭到盜箱上，望了楊小紅一眼，手裏一面摺着衣服，一面摩挲着皮毛。也偷偷的吹開毛來看皮板子，盡量的賞鑑了半天。纔把牠疊好，堆在衣架上。楊媽在後面梳頭桌上，知道兒子來了，老遠的望了一眼，見他已在扮戲，也就放心了。順子手忙腳亂，代楊小紅剛好戲。場面上已打着四記頭。楊小紅搶着出去，總算沒有錯場。上得場去，流目四顧，在座客不及前天擁擠。大概是受着下雪天冷的影響。阿娥與老七坐的包廂裏，雖有戲單茶碗放着，人還未到。他心裏却早已知道。今晚她們是不出來的了。等到掉過臉來，抬頭向花樓裏望去，只見也是稀稀的坐着三四個人。說也奇怪，楊小紅的眼光射到她們的地方，她們幾個人都會不約而同的扭着粉頸一笑。楊小紅看見也暗暗的好笑。今天唱的又是一齣，靠把武戲。楊小紅把戲唱完，累得一身大汗，靜坐一刻，換上新袍子，已覺得很熱。馬褂已穿不上身。他走到場面旁邊去站了一會，偷偷地看了花樓上幾眼，覺得身上熱不可耐。回到後台，門帘旁邊楊媽立在暗處，把他喚住，問他

這件衣服多少錢賣的。楊小紅含糊的答道。十幾塊錢。楊媽當也相信。楊小紅此時覺得身上處處發癢。便告訴母親。說要去洗澡。平常他唱過武戲。差不多都要去洗澡的。楊媽也不疑心他。祇囑咐他早些進城。楊小紅答應了一聲。便出後台門去了。他往常洗慣的是三馬路的一家浴室。今晚仍舊到那裏去洗。此地離浴室還有一段路。他出門便僱了一輛車子。望北馳去。在路上被冷風一吹。覺得涼爽得多。不過他坐着的一乘黃包車。那個車夫却是老槍。脚步移動得很快。輪盤却轉得極慢。只見他縮着脖子。彎着膀子。把個車槓舉得很高。楊小紅坐在上面。覺得非常不適。心想幸虧沒有事。要是剛才上館子的時候。也坐着這樣一乘車子。那就糟了。忽然那車夫向右一轉。拉進了一條漆黑的小路上去。楊小紅道。噲。你一直拉過去。不就到了嗎。爲什麼要繞着灣兒走。那車夫也不理他。拉着仍往前走。楊小紅只得由他。走了十幾間門面。那車夫忽然把車槓放下。走到一家好像燒餅攤似的店鋪門前。看他在腰裏掏了幾個銅元出來。數在一張破桌子上。鋪子裏的人把風爐上嫩着的。一個瓦罐子蓋揭開。用一只粗飯碗。熱騰騰的。搯了一碗湯給車夫。那車夫接在手裏。有滋有味的將牠一口氣喝了下去。又掏出半枝烟捲來。裝在一個竹烟嘴上。吸了幾口。楊小紅實在忍不住氣了。連連的催着他。他才文讕讕的含着烟嘴。拉起車槓來。走道兒。看得楊小紅好奇心起。問他道。你喝的可是茶。那車夫鼻子裏一哼道。茶。有這麼貴的茶。是籠頭水。楊小紅又不懂什麼。叫做籠頭水。經車夫解釋一番。纔知道是鴉片烟渣熬的水。便又問道。你們喝這個東西。難道不怕苦嗎。車夫歎了一口氣道。能够有苦味。那倒是好貨了。只怕他們不肯把苦的給我們吃呵。這句話說得楊小紅也笑了起來。此時車子仍拉到大馬路上來了。時候不早。馬路兩傍的店鋪都已關門。只有幾家小食鋪子還開着。等做散戲館生意。楊小紅耐着性子坐在車上。正在慢慢的前進。忽然覺得後面一輛快馬車疾馳而來。楊小紅急忙回頭。只見那輛馬車直望自己的車子後身上撞將過去。他連連叫車夫快些讓開。已經不及。一個馬頭已碰着楊小紅的帽子。嚇得車夫提了車槓回頭呆望着。不知如何是好。楊小紅也心裏着慌。暗想跌一交。勦斗倒不算什麼。祇可惜身上這件新衣服要弄髒了。如果車子被他一撞。管教要起一

香風波。好得楊小紅正交着桃花運。到處都有奇遇。這一撞就撞出一段奇文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狹路劫情俘羣雌逐鹿 良宵圓好夢游子射鵰

却說楊小紅唱完了夜戲。坐了車子要到三馬路去洗澡。走到半路上。忽然後面一輛馬車撞將上來。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那馬夫忽然將韁繩一緊。馬頭向上一仰。馬夫又把韁繩往右邊一提。馬身已向黃包車傍邊擦過。馬車已趨前過去了。楊小紅驚魂初定。忽聽得馬車裏格格格的發出一陣笑聲。楊小紅纔知道這輛馬車是故意與人鬧着頑笑。那個黃包車夫聽得笑聲。也罵起來了。豈知前面那輛馬車。搶了上前。馬夫並不加鞭趕路。却在馬路中間一步一步的躡大方步。比黃包車還要走得慢。楊小紅知道他是存心開攪。便命車夫望橫馬路上拐灣走。免得多惹是非。誰知走不到十幾間門面。又聽得後面有馬車聲響。楊小紅掉過頭去一望。就是剛才那部馬車。飛一般趕上來。他連忙對車夫說。趕緊讓傍邊些。又來啦。話未說完。馬車早已又在他車身傍邊掠過。車上坐的只看見是幾個時髦女子。面貌在黑暗裏却認不清楚。那輛馬車追過楊小紅的車子。忽然又停住不走了。攔在當路。不讓他過去。馬車的皮篷裏忽伸出一個美人首來。對楊小紅笑道。坐黃包車要跌筋斗的。可要搭我們的車子走罷。說罷把頭縮了進去。接着車中又發出一陣笑聲。楊小紅此時纔看清楚。原來就是天天在花樓裏看戲的那個女子。此時一陣西風順吹過來。聞着一片玫瑰花香。中人欲醉。他祇坐着並不說話。那黃包車夫却發話道。噲。朋友。要走就走。不走停在傍邊些。這樣攔在當路尋什麼開心。那馬車裏的腦袋又伸出來問道。來嗎。說罷對楊小紅望着。楊小紅又聞着一陣香風。便也搭訕着問道。真嗎。只見那女子後面又伸出一隻滿戴金鋼鑽的手。對他招個不住。楊小紅便叫黃包車停下來。付了車錢。真個跳上馬車去了。那黃包車夫見馬車走了幾步。才開口罵道。六媽媽。他們吊膀子。把唔嚇大跳。算唔不失頭。說罷更向地下狠命的唾了一口唾沫。仍拉了車子慢慢的去趕散戲館生意去了。楊小紅跳上馬車。只見車

內坐着四個女子。他擠在中間。四個人一排向前坐着。還有一個女的坐在別人身上。楊小紅的大腿上也捱着四分之一的屁股。一路上只聽得她們嘻笑謔浪。十分熱鬧。楊小紅好似到了衆香國裏。左擁右抱。只知道對着她們癡笑。靠近他身邊的一個女子。把一隻手伸入他的衣襟底下。叫道。他身上暖熱得來。快點來窩手。這句話一說。楊小紅的皮袍子裏。伸了六七隻手進去。在裏面大鬧起來。車過四馬路。馬夫回頭問道。二小姐。到那裏。那個叫楊小紅上車的女子答道。到美其罷。馬夫一加鞭子。不一刻已到。大馬路泥城橋畔。停下來。幾個女子將楊小紅簇擁上樓。樓上西崽見他們上來。二小姐。三小姐。五小姐。九小姐。叫得一片響。把他們帶到後樓。一間密室裏坐定。楊小紅此時纔真看清楚她們的面目。只見四個女子。年紀都在二十歲左右。身上都穿得異常華麗。手上每人都有兩三隻鑽戒。不過面貌都很平常。總沒有阿娥那樣標緻。她們的態度却很大方自在。不似老七那樣鬼頭鬼腦的看人。他聽她們說話。知道一個胖的叫老二。一個瘦的叫老三。年紀最大的叫老九。身材最小的叫老五。夜夜散戲出來看見的女子就是老二。她們說笑了一回。老二便問楊小紅道。你叫老幾。楊小紅還未答話。老九笑道。他叫老三。老二忙問可是真的。楊小紅不便分辯。祇含笑點頭。老二更追問老九道。你怎麼知道的。老九把頭一幌道。這一點就叫顏色。我看他的面孔像老三。所以吃準他一定是老三。老五笑道。面孔那裏有定做叫老幾的。剛巧被你一屁彈着。我曉得你這張皮又要賣老了。她們幾個人嘴裏這樣說笑。眼睛却不住的注意着楊小紅。從頭至尾。看一個仔細。妓女被生客喚去看樣。叫做打樣堂差。今天她們把楊小紅喚來。也和客人喚她們的打樣堂差一樣。此時的楊小紅却像了一條池中的魚。這班妓女都是釣魚的人。一個個手裏拿着漁竿。備着香餌。都想引這條游魚上釣。究竟是那一個漁翁得利。如今尙無從確定。這時莫說幾個妓女。心裏不明白。就是楊小紅本人也無一定的目標。不過今天晚上的主人是老二。平常捧場最熱心的也是她。剛才把楊小紅招來同車。也是她定的計策。所以要算她最有希望。她自己也隱隱然以主人的資格去周旋。楊小紅和衆姊妹。有人取笑她幾句。她非但不生氣。反而覺着得意洋洋。在楊小紅的心裏。覺得常常與她們鬧說。說倒也

很能够解悶。別人花了許多銀錢在她們身上。也無非教她們陪着這樣玩玩而已。現在看她們的樣子。也未必一定要我花錢。樂得與她們鬧鬧頑笑。並且覺得同這班人在一起。比了在一家春和滄海別墅裏熱鬧有趣得多。不過她們都知道帶的名姓。她們要找我很容易。我要想念她們。却無處找尋了。楊小紅已經過一度應酬。今天已老練了許多。便把這層意思告訴她們。她們便每人身邊掏出一張印得很美麗的卡片來送給他。卡片上印着芳名住址電話。他仔細認了一遍。纔知道老二叫高青雲。老三叫香緣。老五叫桐影仙館。老九叫師師。高青雲更叮囑楊小紅道。你若是來叫堂差。一定要寫明白老二跟局。我纔能來。若是請客票。須寫高青雲二小姐。最好是打電話來。你就喚高青雲房間裏二小姐聽電話好了。楊小紅一一記在心上。此時茶已吃過了兩三道。房間裏正在嘻嘻哈哈說笑的時候。忽聽房外又是一陣鶯鶯燕燕的聲音。含笑叫罵進來。高青雲道。春波老四來了。我同你藏起來。說着連忙一拉楊小紅的手。兩個人抱住了躲在屏風背後。此地剛纔躲好。那邊已進來了兩個女子。只聽得那個叫做春波的罵道。你們這幾張皮躲在此地寫意。害得人家什麼地方都尋遍了。老二呢。桐影仙館笑道。不曉得。聽說同你們一起去看戲的。怎麼反來問我們呢。只聽得還有一個新來的女子道。你們三個人吃大菜。怎麼擺五副刀叉。香緣笑道。知道你們要來。特地爲你設的。那女子也笑道。老四。我同你快來捉姦。房間裏有男人氣味。春波道。你又不是妖怪。怎麼聞得出男人氣味呢。那女子道。你張笨皮。牆上有一頂男人帽子掛着。怎麼不看見的。此時高青雲忍不住哈哈一笑了出來。春波把屏風一移。看見一個年輕小夥子躲在高青雲身後。不由得怔了一怔。後來看見那人頭上剃了一個精光的月亮門。楊小紅下了台。雖然改變些樣子。模樣總在那裏的。所以春波看見了他。早把今天的事情料到八九分。便罵道。在門口等人。要拉着我們陪的。今天在此地打樣。便賣掉我們了。這張貨色總弄不出好身體來的。高青雲道。我們是半路上碰着的。又不是存心約他來的。剛才我喚你去看戲。你又不去。現在倒反而來埋怨人。阿要氣數。說着大家仍舊入座。西崑過來問她們吃什麼東西。春波說吃過了。便與那同來的女子。遠遠的在棹子橫頭坐着。眼光却也時時的偷射到楊

小紅這邊來。楊小紅也偷偷的看她們。只見那個名字叫春波的。年紀不過二十歲左右。長得倒也眉清目秀。祇是笑起來。露出上牙床的一段牙肉。大不雅觀。春波好像也有自知之明。每逢笑時。便把手帕取過來掩着嘴。不過有時候得意忘形。她的一副爬牙齒難免要在人面前呈露出來。她進來的時節。不知楊小紅躲着。露了幾次笑容。早被楊小紅窺見。此時再要掩嘴。破綻早已露過了。倒是那一個同來的女子。長得最好看。一笑也有兩個酒渦。面貌也與阿娥有幾分相像。是一個鵝蛋臉。唇紅齒白。眼睛很大。眉毛絕細。鼻子端正。覆額也無前劉海。頭髮烏光。向後梳着。額角正中間露着一個小小的尖包頭。格外顯得嫵媚。坐在那裏不常與人說笑。態度很是穩重。楊小紅在許多女子中間。只看得這個女子長得最好。可惜她的座位太遠。無法與她親近。並且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祇聽得大家稱呼她小老八。他也未便向她多看。祇常常用眼光偷看她幾眼罷了。房間裏自從春波來後。格外見得熱鬧。時候也不知不覺過得很快。轉眼之間。已把要吃的茶通統吃完。楊小紅一看高青雲腕上戴的手錶。已經兩點鐘了。依高青雲的意思。還要叫楊小紅到她的生意上去玩一會兒。楊小紅恐怕時候不早。家裏母親配掛。便推說進城不便。明天再見罷。當時因約定明天完戲以後。仍在此地聚會。由春波老四請客。偏偏楊小紅看中的那個小老八說。明天有事情不能來。春波罵道。你明天只怕又要到小房子裏去窩心了。你明天不來。我撕豁你的皮。香緣道。四阿姐放心。明朝我去拉伊一淘來。大家就這樣說定。高青雲掏了兩塊錢出來付了小帳。衆人便一闕下樓。高青雲攙着楊小紅的手。走在最後頭。一路千叮萬囑的教他明天不要失約。走到門口。送他坐上車子。看他車子轉了灣。她們才四散回去。楊小紅坐了車子。一逕拉到城裏自家門口。打門進去。楊柳青已睡在床上。楊媽坐在她的床沿上說話。見楊小紅歸來。楊媽便安慰了女兒一番。才出來問楊小紅道。你祇花十幾塊錢。怎麼買了這樣好的衣服回來。楊小紅笑道。不瞞你說。是一個朋友送給我的。楊媽道。你那裏來的這種好朋友。肯送這許多值錢的衣服給你。楊小紅道。嚕。明天還有兩件更要好呢。他也說送給我了。楊媽道。你的朋友姓什麼。做什麼生意的。告訴我聽聽。楊小紅道。反正是朋友罷了。難道只許姊姊交朋友。就

不准我交朋友嗎。楊媽被他說得無言答對。只罵了一聲小鬼。便去睡了。楊小紅今天忙了一天。也覺得十分疲倦。纔進被窩。一睡就着。一宿無話。明天是星期日。楊媽在午前就把他們姊弟二人喚了起來。吃過了飯。陪他們同上戲館去唱日戲。楊小紅完了戲。也不告訴他娘。偷偷的便溜到滄海別墅去。洗了一個澡。吃了一頓飯。又陪着老七鬼混了一回。趕到館子裏唱戲。唱完夜戲。又到美其去赴春波老四的約。鬧到半夜裏才回去睡覺。明天星期一。楊小紅吃過午飯。在母親面前撒了一個謊。又溜到滄海別墅去。晚上回到戲館。身上又換了一套簇新的皮衣。完了夜戲。又到美其去與高青雲等胡調。是夜高青雲格外與楊小紅親暱了。等到將要吃完。高青雲實在忍不住了。偷一個空。把他喚到一邊去商量道。天天這樣吃。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明天換換花樣罷。楊小紅不懂她什麼意思。問她換什麼花樣。高青雲道。此地的人太多。明天我們少約幾個姊妹淘。兩三個人找一個靜些的地方去談談說說。你看好不好。楊小紅當然無可無不可。便問她明天在那裏見面。高青雲想了一想道。什麼地方我現在也約不定。要等我明天白天看定了地方。再來通知你罷。討厭。你那裏電話又打不通。這樣罷。我明晚仍舊來看戲。你唱完了戲。在路上等我。我自會來尋你的。我們見了面再說吧。他們就這樣約定。仍回到座中去與眾姊妹談笑。過了一刻。高青雲故意問楊小紅明晚唱什麼戲。楊小紅說斬黃袍。高青雲把嘴一披道。沒什麼好看。面孔上塗得一塌糊塗。又問楊柳青唱什麼。楊小紅道。好像是紫霞宮罷。高青雲道。哇。越發不好看了。棺材裏倒出來的面孔。看了怪怕人的。明天打一個電話去。退掉包廂。不高興去看了。大家聽說高青雲打斷高興。也就附和着不願去看。其實是高青雲因爲自己與楊小紅有了特別的會。生怕人多了要礙眼。故意說這話教大家不要去的。她明晚獨自到戲園裏。便可以獨佔楊小紅了。當晚散席。各自分首回家。明天星期二。是金八老爺假座陳簫甫的字號裏。爲楊柳青打牌抽頭的日子。楊媽一早就把女兒催起身來替她梳好頭。打扮好了候着。剛吃過飯。那個案目就來了。帶領她們到天主堂街洋貨字號裏去。楊小紅看她們出門去後。換換新行頭。自到滄海別墅裏去赴幽會。原來老七也祇能白天出來玩玩。晚上最遲到一點鐘就要歸號。不許在外面過

夜的。依老七的意思，想在哈同花園附近租一間小房子住。後來聽得楊小紅說，過了十二月二十日就要動身到北邊去的。一共祇有幾天工夫，就在旅館裏混混罷罷。楊小紅願意天天冒了冷風趕到滄海別墅去，倒並不是中了老七的迷。一半果然是因爲兩套皮衣服穿得有些過意不去，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阿娥。如果阿娥正言厲色的回絕了他，他也會心死的。最教人迷戀的就是那種不即不離半推半就的態度。楊小紅想與她親近，她不是躲躲閃閃的避開去，就故意走到老七面前去，讓他不敢放肆。楊小紅看看想不到手，不去與她搭訕，她便會遷就着他，反而來撩撥他。楊小紅遇見這樣一個有彈性的女子，真弄得他心癢難搔，哭笑不得。這一天老七本說要到四點鐘才能出來，楊小紅見母親妹子都已出去遊玩，便特地早些到滄海別墅去。希望阿娥也比老七先到，就可以乘間一訴相思之苦。遂他一箭雙雕的心願了。誰知他趕到那裏，房間裏冷清清的一個人也沒有。他沒法，只得教茶房生了火爐，獨自洗了一個澡，洗罷還不見有人來。又喚茶房把鴉片烟具拿來，自己胡亂的裝着抽了一口，慢慢的燒着烟泡解悶。那時楊媽帶了楊柳青跟着案目到陳簫甫的字號裏，金八太爺早已在那裏恭候駕臨了。陳簫甫見楊柳青一到，立刻打電話去把預先約定的兩位客人邀了來。陳簫甫祇顧下去抽了兩口烟的工夫，客人已到齊了，立刻有人掇桌子分籌碼，請大家入局。金八太爺也要抽烟，教楊柳青坐下來代打。楊柳青平生無他嗜好，祇歡喜打小麻將，但心裏却不願意代金八打，推說不會打的，架不住楊媽替她道破，說她最愛看牌。陳簫甫便道：你放心坐下去打好了，你就是替他輪掉十底。八太爺心裏也不會肉疼的。楊柳青一想，籠着手閑坐半天，也覺得僵得很，還是坐下去打幾副罷，便也不再推却，就坐下去打起來了。楊媽却坐在烟榻傍邊，陪着金八抽烟，他們兩個倒是講得很親熱。金八將她的家世詳細的盤問了一番。楊媽約略問問他的家務，知道他已有四房太太，太太在廣東原籍。香港有一位太太，上海有兩位太太，每年要回廣東去玩一次，大約住一兩個月，就要回上海來的。膝下可沒有兒子，祇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香港太太養的，已經出嫁了。二女兒是廣東太太養的，今年十六歲，因爲廣東沒有好的女學堂，現在快要接她到上海來讀。

書了。又說：我今年已經四十九歲了，還沒有兒子，很想再娶一個太太。我們廣東規矩，只要能養兒子，就可以扶正做太太。我物色了好久，都沒有相巧的。簾子裏的姑娘，我已娶過兩個，她們都不中用，祇能擺擺樣子好看，不會養兒子的。所以我不能再娶了。最好是能够找到一個命宮裏多子息的小姑娘，多花幾千塊錢，倒不在乎的。楊媽聽到這裏，巴不得把從前替女兒算命，算命先生說她命宮裏有五個兒子的話，告訴給他聽。祇是這話不好意思出口，溜到嘴邊，又咽了下去。他們正在談論家常，忽然麻將桌子上，大聲囉唆起來，一向很端莊的楊柳青，此時也笑出聲來了。金八連忙丟了烟槍，與楊媽一同都去看時，原來是楊柳青的莊家，做一副清一色的案子，已經三副落地，手裏等的嵌五索。大家都知道她做一色，案子相戒不肯打了。陳簾甫坐在對家，已碰出一副五索在門前，忽然又拉進一張五索，手裏已等了張，不能不開槓，却被楊柳青揀槓和了一副清一色出來。大家這纔鬧了起來。楊柳青見金八過來，要起來讓他自己來打。金八連忙將她按住道：你剛和一副大牌，又是連莊，你的牌打得很好，儘管打下去。楊柳青便不客氣，仍舊打下去。金八站在她後面，看着楊柳青遇到疑難的牌，也掉過頭去，與他商量幾句，說話也帶着些笑容。金八此時心花都開放了。楊媽看見女兒高興，心裏也非常歡喜。這一場牌打了十二圈，三個男人都輸的。楊柳青贏了一大堆籌碼，在面前，她也不知道他們打幾塊錢一底，站起來讓金八去算帳。他們結算下來，金八共贏兩底不到些，是一百塊錢算一底，抽下來的頭錢，也有一百二十幾塊錢。贏帳和頭錢，一共有三百二十多元。金八把二十幾塊零數留在桌上，算賞給字號裏茶房的。把整整的三百塊洋錢鈔票，望楊媽手裏一塞道：這是你家姑娘贏的錢，交給你罷。楊柳青道：我是替你打的，輸贏我都不管，怎麼好拿你的錢呢？陳簾甫笑道：今天應該教八老爺破鈔些的。他一個錢都沒有花，已經太便宜他了。你還要向他客氣呢。金八道：剛才坐下去的時候，我就說是算楊小姐自己的。楊柳青也笑道：今天若是我輸了，我身上沒有帶這許多錢，可要賴皮的。陳簾甫道：不要說這幾百塊錢，就是加上十倍，也有人肯替你代償。祇要你小姐肯開口要好了。那兩個輸錢的朋友聽了，也拍手稱是。說得楊柳青臉也紅了，低頭不語。金八看着她

只是癡笑。兩只眼睛合成一道細縫。嘴角極力望左右兩頭撐開。幾乎要連着耳朵。額骨上的肌肉格外見他多得堆起來了。手裏捧着一枝水烟袋。一根紙煤快燙着手指都沒有覺得。楊媽看見。連忙替他換了一根。又對他道了許多謝。纔把鈔票藏了起來。少停。客堂裏已排了一桌豐盛酒筵。就是他們四個男客。連楊氏母女祇有六個人。圍坐在一張圓桌上。同吃。楊柳青同他們打過一場牌。已漸漸的廝混熟了。不像前天那樣拘束。也能同他們談談說說。見了金八。心裏縱然膩味。面子上却也不能不敷衍他幾句了。金八的心裏。雖然恨不得喝一口冷水。把楊柳青立刻吞了下去。然而她究非尋常的妓女可比。生怕性子太急了。反而要把事情弄僵。所以對她未敢露一點輕薄樣子出來。最多不過拍拍她的肩膀。偷偷的聞聞她頭髮裏的香氣罷了。席上陳爾甫問起她。明年在那裏唱戲。楊柳青告訴他在上海再唱一星期。就要動身到烟台去了。要明年三月裏纔能回來。金八便勸楊媽。何不就在上海連唱下去。也好讓我們常常來捧場。楊媽就把不能不去的原由告訴了他。他心裏覺得快快不快。但也無法可想。只說。你們幾時動身。早些告訴我們。讓我們來與你們餞行。楊媽連稱不敢。說我們一定要來向諸位老爺們辭行的。大家說說笑笑。一席酒直吃到九點多鐘纔散。楊媽謝過各位。帶了女兒先上戲館。此地各人抽過幾筒烟。仍由金八請他們去看戲。楊氏母女一出門。合坐一車到戲館裏。在路上楊媽對女兒說道。三百塊錢。你在戲台上要忙一個月呢。現在一些力氣不費。只陪他們玩了半天。也可以到手三百塊錢呢。你還要想不開。不願意去。真是一個大傻瓜。楊柳青道。這個錢來得太容易了。只怕我們花了也不會安逸的。楊媽道。我們又不是去偷。去搶人家的。是他們自己願意送給我們。並不會去哄騙他們什麼。這有什麼要緊。況且他們都是有錢的人。花幾個快活錢。也不傷什麼脾胃。我們拿他們。也不是什麼造孽錢。你何必這樣担心呢。楊柳青爭不過他娘。只好不開口。車子已到戲館門首。母女二人走進後台。洪大奎急忙問道。小紅在那裏。楊媽道。不是在家裏嗎。洪大奎道。順子說他白天就出來了。現在頭裏的戲快完。他的人還不見面。我已打發順子坐了車進城去催他了。楊柳青道。請大爺去打一個招呼。託他們台上老闆們馬後些罷。洪大奎自去打招呼。順子

由城裏回來說小老闆也不在家裏。不知上那裏去了。後台左等不來。右等不到。楊媽不由得着急起來。洪大奎更來盤問楊媽。打聽楊小紅這幾天上穿的新衣是那裏來的。楊媽道：據他自己說是朋友送給他的。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朋友。洪大奎大驚道：吓，不是自己買的啊。這可不得了。一定闖了什麼禍了。楊媽聽說，格外着急起來。忙問何以知道他闖禍。洪大奎道：這個小孩子啊，一定在外邊幹了不好的事情。這時候還不來。也許是人家扣留住了。上海地方的人可不大好惹。楊媽與楊柳青聽了都驚慌起來。忙請洪大奎去打聽明白。設法救他才好。洪大奎把嘴一砸道：這到那裏打聽去。我早就告訴過你。上海不是好地方。孩子們年輕。不能讓他胡鬧。平常日子不好好的管束。等到闖了禍。再想法子就來不及了。此時後台管事又來催問道：怎麼啦。楊老闆來了沒有。台上可真要完了呢。洪大奎便囑咐楊柳青先扮戲。小紅不來。只能你唱下去罷。楊媽急得哭出來了。楊柳青只得扮戲趕場。一面用好話寬慰着楊媽的心。台上唱的是九更天。本來祇唱到滾釘板就完了。後來因為小紅誤場。楊柳青的戲來不及扮好。台上又不能空場。只得連下去帶演打九更等天亮。直到楊柳青扮好了戲。纔把紫霞宮打上去。中間少了一個戲碼。台口也沒有掛牌聲明理由。看客都覺得奇異。內中有一個坐在花樓上的女客。尤其覺得納悶。向茶房案目打聽一番。也是毫無頭緒。只得呆呆的坐着。等他們戲完了再說。看官們可不要替楊小紅着急。他今晚可並沒有闖什麼禍。原來他和老七阿娥倆在滄海別墅。因為天天吃西菜吃膩了。今天的晚餐特地點了幾樣配胃口的中菜。預備吃飯。等到九點鐘。菜還沒有來。忽然公館裏來了一個心腹丫頭。匆匆的說道：趙家三太太來了。適巧老爺在家裏。恐怕伊說破太太的事情。請太太趕緊回去。老七聽得了這句話。一穿裙子就跟着丫頭走了。楊小紅忙問阿娥什麼道理。她這樣驚慌。阿娥道：姆媽今天出來。是推託到趙家打牌去的。現在趙家太太忽然來了。如果不留心說出姆媽沒有去。豈不要引起寄爺的疑心嗎。所以伊急急的要回去了。楊小紅與阿娥兩個吃過晚飯。阿娥要回去。楊小紅以為今天的機會不可失去。死也不放她走。兩個人在房裏鬼混了一回。不覺時光已晏。待楊小紅想着唱戲。已經十點半鐘了。出門僱黃包車。在路上走。

了一個鐘頭。走進後台，已經十一點半鐘。洪大奎看見他來了，來不及說別的話，祇催他扮戲。楊媽見了兒子的面，纔把心裏一塊石頭放下。正要想過去說他幾句，洪大奎將她拉住道：「小孩子要臉，這時候可別去說他。兩話回去說好了。」楊媽看他正在忙，着鈎臉穿靴子，也不便擠上去說話。祇教人到場上去偷偷的告訴姑娘一聲，也好讓她安心。洪大奎教管事的寫了一塊牙笏，供在管事棹上。上面寫的是：楊小紅誤場，願罰香燭通堂。楊小紅在天寬裏用客串名義唱戲，本是幫忙性質，大家都是客氣的。後台管事原不使出牙笏罰他。洪大奎說道：「無論是客串，是搭班子，一筆寫不出兩個戲字。後台規則總是要守的。免得衆人要說閑話。當時便命順子替小老闖扮好了戲。向老太太要了錢，去買了幾對蠟燭來，點在祖師爺面前。向後台管事先生道過辛苦，又向唱九更天的演員道辛苦受累。一場誤場的事情也就完了。等楊小紅上了場，洪大奎纔輕輕的對楊媽說道：「聽說小紅這幾天來得很遲，家裏又是老早就出來的。這一定是被外面娘兒們勾引上了。你以後得好好的管住他，不要讓他真鬧些什麼亂子出來。雖然說唱戲的好角兒沒有不軋餅頭的，年輕的角兒們沒有幾個，兒們爭風吃醋，也不會走紅。不過台上的公事可不能錯誤的。現在小紅剛到上海，登台纔十幾天工夫，就在外頭胡調，唱戲也誤場了。以後就久下去外面人頭一熟，那更要鬧得不成樣子了。你要管教他，可要趁早，再過幾時，他的心玩野了，你要想管也管不住他咧。最好是早些替他配一頭親事，或者也能收服他的野心。老嫂子，你今天回去同你們姑娘商量一下。我看你們這位小姐倒是很有主意的。洪大奎這一番話，倒的確是句句良言。楊媽聽了，連連點頭稱是，便說道：「從今往後我再也不讓他獨自出去了。就是前幾天讓他出去玩玩，才玩出這種花頭來的。洪大奎道：「十二分管得太嚴了也不好，不能說一步不讓他出去。事實上也辦不到的。偶爾讓他出去玩玩是可以的，不過不能一天到晚由他去走斜路。明天我上你們家裏去，由我帶着他出去走走罷。」楊媽道：「若是你大爺肯這樣來陪他，那是再好沒有了。剛才你說的早些同他配親，我也早已有這條心思，祇是沒有門當戶對的人家。以後請你大爺留心替他說說媒罷。」總請你看在他死去的老子份上，多多的照應他才好。洪大奎連連點頭。

答應說到此地。楊小紅戲也唱完，卸好了裝，走過來洗臉。楊媽忍不住氣，過去責備了他幾句。楊小紅雖沒有回嘴，沉下了一張臉。對楊媽橫了一個白眼。楊媽更氣道：「怎麼我養得你這樣大了，連說你一句都說不得麼？你還同我翹嘴瞪眼睛的，說罷便舉手在他頭上輕輕的拍了一下。洪大奎與楊柳青連忙奔過去將她拉住。豈知楊小紅拿手巾往地下一擲道：「你打我，我出去了，永遠不回來。」說罷奔到大衣箱上去穿了皮袍往外直奔。洪大奎連忙追出去，一把將他拉住，勸了他一番，說了他幾句。裏面楊柳青也把母親勸住，幾個人做好做歹，才把他們一家子送上馬車。洪大奎看他們走了一段，纔自回去。楊氏母子坐在車上，你不理我，我不睬你，好像冤家一樣。楊柳青想到了家裏再替他們勸和，半路上也不便多說，所以車中一路無言。祇聽得馬蹄得得，車輪隆隆，衝破了深宵寂寞，他們坐的這輛馬車，是上海人所說的叫老爺馬車，走得很慢的。剛走到半路上，忽然後面有一部快馬車追上來，那部車裏坐的正是高青雲。她今天祇帶了一個小姊妹來看戲，白天已開好了一家旅館的房間，預備看完了戲，邀楊小紅同去談心的。誰知楊小紅的戲碼掉在後面，她知道他卸裝洗臉要一會工夫，坐了馬車已在戲館四周圍兜了好幾個圈子，不見他出來，後來又到戲館門口，見楊小紅往日坐的馬車已不在門口了，特地趕上來看看楊小紅可坐在馬車裏，因此放了快馬追將上來。兩部馬車剛正並行，高青雲探頭一望，看見楊小紅端坐在馬車裏，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叫道：「老三，你倒好的，就怎麼回去了，等一等可要出來嗎？」楊小紅還沒有回答，楊媽已在車子裏站了起來，一看是一個打扮得像妖怪似的女子，她正逼着一肚子悶氣沒地方出處，高青雲這一聲喚，似火上添油，把一股子毒氣都噴在她的身上。兩個人一老一少，一蘇一揚，隔着車廂，沿路相罵起來，倒也十分熱鬧有趣。要知道她們如何相罵，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相思難訴別淚灑征輪 煩惱自招含羞囚綺帳

却說高青雲因與楊小紅有約在先，追上楊小紅的馬車，想招他去赴幽會，誰知楊小紅的母親也坐在車裏，她正因爲兒子連日狎邪，樂而忘返，把戲館裏的公事也誤了，剛才在後台說了他幾句，他非但不知悔過，反而對母親發起脾氣來，楊媽逼着悶氣無從發洩，半路上又遇着這一個妖怪似的女子，明目張胆的來勾引兒子，心上的火把，怎麼也耐不住了，當時聽得聲音，便站起身來，戟指罵道：「那裏來的不要臉的女人，在半路上拉扯客人，你們沒有人要啦！一定要來拉我家孩子，我把你們這班賤貨，你們下回再要來勾引人，我少不得把一堆屎給你們吃吃，這幾句山門，罵得高青雲兩隻眼睛白瞪白瞪，望着楊小紅道：「老三，這算一齣什麼戲，楊小紅揮手道：「你快些走罷，我明天來同你說，楊媽聽見兒子同那妖怪說話，更覺得生氣了，大聲拍手罵道：「你們這班害人的爛污皮，還不滾開些，你們再敢跟我的兒子說話，我把你們的皮都撕下來，楊柳青連連勸住母親，教他不要再罵，楊媽已動了真火，那裏勸得住她，臭皮爛皮，罵個不住，高青雲起先還不敢回罵，祇說「哈，碰得着的，這種蠻門老太婆，後來聽得楊媽什麼皮什麼皮都罵出來了，她也不甘示弱，便把老蟹老皮等污穢頭銜去回敬楊媽，車中的同伴也幫着對罵，楊柳青是不會罵人的，楊媽一張嘴罵不過她們兩個女子，便教馬夫停車，要想趕過去打她們了，楊柳青也勸她不住，此地車子剛停，那部馬車一加鞭早已穿過幾間門面，楊媽站在馬路上叫罵，高青雲站在車上，掉過頭來還罵，直罵到不聽見聲音，楊媽才被楊柳青拉上車子回去，她們這樣罵着，兩邊的車夫，却都望着發笑，順子吊在車後，也自暗暗好笑，楊媽一路上無處出氣，更把楊小紅臭罵一頓，楊小紅知道母親動了真火，只得低頭不語，他們到了家裏，楊媽越想越氣，放聲大哭一場，說是活了怎麼大的年紀，從來沒有被人糟蹋過，今天爲了兒子，被兩個婊子糟蹋一頓，我也沒有臉見人了，說罷一定要尋死覓活，後來由楊柳青逼着兄弟向母親前賠了一個不是，並答應她以後不再出去胡鬧，纔把她的氣平了下來，她等兒子去後，把三百塊錢鈔票取出來重數幾遍，放入箱底，覺得有些腹飢，到女兒床前拿幾塊餅乾吃了，又喝了半壺的茶，睡到床上，便齣齣入夢，明天，楊小紅起身，新衣服已被母親藏起，只得仍穿着一件老羊皮袍子，脚上

也換了一雙杜做的老綿鞋。楊小紅只好安心穿着預備在家裏吃幾天太平官司。但是吃過了飯，心裏總覺得不很自在。因爲今天約着阿娥准兩點鐘前要到滄海別墅去的。老七最早要到三點鐘纔能出來。趁此空檔，大可以暢敘歡情。現在看看時候已快到了，阿娥獨自守着空房，不知要怎樣的怨我沒有良心。他坐在廂房裏，呆呆地望着天井裏出神。楊柳青知道他關在家裏，正如囚鳥在籠，心神不定，便故意教他操琴，替自己吊了一會嗓子，解着他的煩悶。說也奇怪，在滄海別墅裏玩着，好像眼睛一霎天就夜了。在家裏坐了半天，看看鐘上，還祇有三點鐘。過了一回，洪大奎來了，楊媽把昨夜路上相罵的事也瞞過了他。洪大奎見他們母子和好如初，也就不再提起昨天的事。楊柳青問他何以好幾天不來了，他說：這幾天正在忙明年天樂的事。現在角兒也邀得差不多了。正月初一准可以開鑼。今天我來還有一件事要同你們商量。楊柳青忙問何事。洪大奎道：還要挽留你們，請你們再幫三天忙。兩天是吳亦仙與梅玉亭的，一天是歸我的。我同你們忙了這許多日子，請你們也幫幫我的忙吧。楊氏母子三人聽他說罷，私下商量了一會，覺得洪大奎的這一天忙，不好意思拒絕，只得答應下來。吳梅二老闆只好應酬他們一天，再唱下去。只怕烟台老闆不肯答應。當下把這層意思告訴洪大奎，請他去向吳梅二位老闆告罪，求他們須要原諒。洪大奎見自己一天有了着落，便也不再苛求。自有他担任去與吳梅二人說妥。談罷公事，洪大奎便又提到楊小紅的親事。說是有一個唱花臉的名叫邢文奎，他有一個女兒今年十八歲，現在髦兒戲班裏唱花臉，名叫小文奎。每月也能掙五十塊錢包銀。如果合意，我可以把小姐的八字請來，你們去合一合看。楊柳青對小紅望望，笑道：我們小紅是愛漂亮的，唱花臉的女孩子，只怕不中他的意罷。洪大奎道：這是因爲她的嗓門兒寬，纔讓她學花臉戲。臉蛋兒可是很好看的。我聽他們說，年底下倒串戲，她要串花旦啊。到那個時候，你們都可以去瞧瞧。楊柳青道：只怕我們沒有工夫去看。最好約一個日子，讓我們相親去。洪大奎道：過幾時讓我哄她到咱們後台來，請你們看一個暢罷。楊小紅見他們談到自己的親事，以爲有機可乘，便對楊柳青說：要出去洗澡了。楊媽連忙對洪大奎一歪嘴。洪大奎便道：好，我也正想要去洗澡。咱們一路去。

罷。揚小紅身上的錢，已被楊媽搜得乾乾淨淨。此時楊媽便掏出一塊錢出來交給小紅，教他好好的陪着大爺同去洗澡。又對洪大奎說：「洗完了，請一同回來吃飯。」我們現在就去秤麵。早些回來吃包餃子。洪大奎道：「好，請你多包幾個韭菜的。」我最愛吃。揚小紅沒法，只得跟着洪大奎同去同歸。晚上到戲館裏，楊媽更像解差似的監視着他，一步都不肯放鬆。揚小紅登台唱戲，向包廂裏一望，老七已好幾夜不來看戲了。今夜又與阿娥高樓座上，三個人六目傳情，都含着難言之隱。還有一樁事情，倒是出乎小紅意料之外的。原來花樓上的老主顧高青雲，經過這次打擊，仍舊邀了一班姊妹盤踞在老地方看戲。並且今夜她的同伴格外多些，有幾個人小紅也不認識。只見滿滿的擠了一包廂。揚小紅看了這種熱鬧情形，心裏着實羨慕。只是無法與她們親近。惟有暗暗的向她們表示歉意而已。揚小紅唱完了戲，楊媽的監視愈嚴。沒由偷移一步。連門帘傍邊都不許他多站。他見無法可想，只得在後台悶坐。等楊柳青完了戲，大家一同進城。誰知走在半道兒上，高青雲帶了十幾個姊妹，分乘了五部馬車，一窩蜂的追過楊媽的車子。只聽得一陣鶯囀燕叱，老蟹臭鷄的把楊媽惡詛一頓。楊柳青知道她們來報昨晚之讎，連忙按住楊媽不准開口。其實今夜就是楊柳青不攔住，楊媽也不敢回罵。因為高青雲那方面人多。楊媽料想不是她們的對手。讓她們罵幾句，也只好甘心受領。高青雲等罵過一場，心猶未足，更教幾個車夫來回奔馳。經過楊媽的車子，便唾罵她幾句，罵得楊媽屁也不敢放。一直罵到楊媽下車進城。她們才哈哈大笑，奏凱而歸。揚小紅心想：今晚回家，母親少不得又要拿我來出氣。預備低頭再受她一頓教訓。豈知楊媽回到家裏，照樣的吃粥說笑。若無其事。他們姊弟見母親不說什麼，當然不願多找麻煩。大家也就不提起了。第二天，揚小紅到館中，接到了一封信。他背着人拆開一看，原來是阿娥寫給他的。信裏的字句雖不很看得通，大約的意思，總不外是責問他因何失約。教他仍到滄海別墅去會面。不要做負心漢等語。揚小紅看罷，仍把書信藏起。意欲寫一封回信去告訴她們。自己苦於不能執筆。這種私情信又不便請人代書。只得由她們罵我負心漢薄情郎罷。祇要我問心不是存心拋棄她們。也就算對得起她們了。揚小紅一連幾日，都是這樣做着軟禁的。

蘭囚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楊媽帶着楊柳青去和金八老爺陳蕭甫辭行。才能偷空溜出去一盞。趕到滄海別墅裏去。只見從前老七住的房間裏。走出一個黃鬍鬚的外國人出來。嚇得他不敢入內。忙去找到了一個熟識的西崽來一問。纔知道老七因爲等他幾天不來。已於前日把房間退去。不知道她們什麼時候才來呢。楊小紅聽罷。只得快快的回去了。明天金八老爺爲楊柳青餞行。母女二人都出去吃飯。楊小紅又有機會出門。要想去尋高青雲。幾張卡片已被楊媽搜去。地址電話都已忘却。無處去尋。也只得罷休。楊媽由金八處回來。又得着不少饋贈。回到家裏。自是歡天喜地。這兩天內。楊柳青母女真是忙極。家裏要收拾行李預備動身。外面還有許多請客酬應。吳梅二老闆輪流設宴餞別。自不必說。就是洪大奎也大破慳囊。請他們合家完了戲。在一家天津館子裏大嚼一頓。轉眼之間。兩天已過。已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當夜要動身。楊媽帶了楊柳青再到金八那裏去告別。又喚了楊小紅一同到畫錦里去買了許多綢緞雜物。吃過晚飯。洪大奎幫着他們運行李上船。吳梅二老闆。金八。陳蕭甫等。都親自到船上來送行。洪大奎直望着他們開了船。纔揮手告別。楊小紅站在甲板上。望着岸上的萬道燈光。映在水面上。化作千萬條金蛇。在江上亂舞。遠望許多崇樓傑閣。都籠罩在模糊烟霧裏頭。好像把一層輕紗帳子蓋住了。偌大一座上海城。在這座紗帳裏面。有幾個愛好的人。不知她們現在睡了沒有。老七是有丈夫的人。現在也許醉着她們丈夫睡了。高青雲被無情的老母罵了一場。現在也許在那裏罵我。下次我也沒有臉再去見她了。還有那個長得很好看的小老八。我已經打聽到她的芳名叫花月樓了。我常常的癡想着她。只怕她不見得想我罷。這許多人都可以丟得開。惟有那個心愛的阿娥。我們剛說得投機隔夜與她海誓山盟。賭了許多惡咒。她的心才肯向我。誰知第二天我就變卦失了她的約。她後來一連又來看了我幾次戲。我都沒有去睬她。這時候她一定睡不着覺。心裏不知要怎樣抱怨我呢。她是一個閩女。這時候睡在床上。也許在那裏暗泣咧。楊小紅想到這裏。不由的一陣心酸。鼻孔塞住。眼眶裏含着兩泡熱淚。望到岸上。糝糝糊糊一點東西也看不見了。他把兩眼一擠。眼淚便像斷了線的珍珠一樣滾將下來。再看岸上。已見燈火漸稀。江水映着疏枝

殘月。情景十分淒涼。他正在獨自悲傷。忽聽得順子在後面喚道。小老闆。老太太在那裏找你呢。你一個人站在風裏吹着。不怕受涼嗎。揚小紅被人道破。果然覺得江風凜冽。一連打了幾個寒噤。只得快快的跟着順子。回到船裏。蒙着被頭便睡。楊柳膏合家到烟台去唱戲。直要過了三月半纔能回上海來。此時上海天樂茶園的吳梅二老闆打到了一隻肥野鷄。資本已十分充足。後台的事由洪大奎與他們竭力奔走。辦得也很順利。男女合演的照會。有錢好使鬼推磨。經過幾度接頭。亦已安然到手。前台付過房租。大大的粉刷了一下。添裝了幾十盞電燈。內外都覺得煥然一新。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已把新角兒的金字牌子一齊在大門口露佈出來。引得馬路上擠滿了人。圍觀這幾個大字招牌。只見正牌是一個坤角花旦。名叫白蘭花。第二塊牌子是七歲奇童文武老生紅孩兒。這兩個角兒的旁邊都綴着初次來申。元旦日夜登台幾個小字。大概是上海人從未聽見過這兩個角兒的名字。所以要這樣寫法。第三塊大牌子是上海鼎鼎大名的一個角兒。是汪派鬚生尹月卿。講到尹月卿的成功名角。却有一段可供談助的資料。原來此人是要友出身。一共學會了沒有幾齣戲。難得上台唱唱義務戲。教幾十個朋友在台下捧場。聲譽當然不錯。後來不知怎樣被他結識了一個時髦姨太太。替他置了許多私房行頭。又遇見了一個外行老闆。被介紹人牛皮一吹。他就正式搭起班子來了。他台上唱戲雖然外行。台下的唱戲習氣却學會了不少。一面孔的好角兒樣子。他登台時。那姨太太天天邀了許多姊妹。定了包廂。來替他捧場。也是他台當交運。適巧那時候的班子裏唱正場老生的忽然害病。臨時請了幾天假。老闆便把他頂了上去。在這幾天內。那位姨太太便格外賣力的捧他一下。每天故意先打了個電話到戲館裏去。打聽尹月卿唱什麼戲。問明白了戲碼。纔定包廂。等尹月卿的戲將要上場。她們纔到。尹月卿的戲剛完。三五个包廂裏的女客一闌而散。幾天過後。那個正場老生病愈登台了。尹月卿的戲碼當然要挪到前頭去。那姨太太教人隔夜把十間包廂通統預定一空。到了當天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又紛紛打電話去退包廂。前台執事問她們何以要退。她們都說是因爲今天的壓軸戲不是尹月卿唱了。所以不要看了。外行老闆聽得這個消息。便把正場老生辭歇。尹

月卿就此實受升做台柱。包銀也漸漸的漲起來。行頭更格外的漂亮。一齣戲總要換幾套。平常的看客自然也會把他當作好角兒看待了。他結識的那個姨太太。從前也是審姐兒出身。不過她自己却沒有掛過牌子。都充着打底阿姐。排行叫做老大。現在的年紀已有二十七八了。她有個綽號。叫做套褲老大。並不是因為她愛穿套褲。才有這個徽號。只因從前有一枝小曲。裏面有一句唱詞。道是恩情海樣深。後來有人說笑話。說是恩情海樣深。不及套褲深。因為海水雖深。總歸有底的。惟有套褲却兩頭皆空。永不見底。這位阿姐所以叫做套褲。據說是形容她身上某種器官的深度。又有人說。從前女人的時髦衣服。行得很长。下面的褲脚露出四五寸。這位阿姐爲便利起見。發明一種褲子。褲襠前後用一排鈕子扣住。同男人的套褲彷彿。有事可以無須解帶。這兩種說數。各具理由。姑且並記起來。以待博學君子們考證。這位套褲老大。長得一臉細白麻子。遠望却仍是一位絕色美人。兩隻眼睛尤其生得奇俏。對人一眇。真要奪人魂魄。一雙小脚。祇有五寸模樣。別人因爲潮流所趨。纏過的小脚。都要塞上許多棉花。裝成一雙假天足。她却絕對不相信作假。還保持着中國古代的國粹美術。她平生不愛梳髮。說是一個女子梳了正頭。穿上裙子。止少要看老五六歲年紀。除非是新年裏。要炫耀她的珍珠頭面和紅裙。纔不得已。而梳幾天正頭。平常總是梳一條紮把根的辮子。後形看去。還是一位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前面打着很厚的劉海。遮着了小半個面孔。在燈光下看她。也不出二十歲的。她嫁的一個丈夫。也不過四十歲光景。是一位蘇州的富家子弟。姓石名伯香。非但多財。而且性情特別柔順。從來不會疾言厲色說話。他要套褲老大是瞞着家裏大太太的。每禮拜祇好出來偷住一兩夜。惟有白天常來坐坐。若遇套褲不在家裏。他等了一會不見她來。也就不聲不響的走了。最有趣的是老大爲尹月卿捧場。也要教石伯香同去。不過石伯香與老大打看戲。總是女的坐在樓上。男的坐在正桌上。向來不坐在一起的。據說是怕被熟人看見了。要去告訴家裏大太太。必要生出許多氣惱。老大與尹月卿結識。是不瞞石伯香的。並且被他撞見過兩次。他非但不生氣。反而十分謙遜。避開尹月卿的耳目。第一次他到小公館裏來。看見後門開着。便撞了進去。大姐姐姨都在客堂裏。沒有聽

得老爺進來。他一脚上樓。走到房間門口。聽見房裏有男人說笑的声音。他連忙輕輕的退了下來。下面的用人看見他從樓上下來。急得目定口呆。他趕緊搖手道。大小姐睡着在那裏。你們不要去高聲說話。驚醒了她。等她醒了。你們再去告訴。說我明天要吃過飯再來咧。他說罷。便笑嘻嘻的去了。傭人見他去後。急忙登樓去報告少奶。嚇得尹月卿拔脚就逃。套褲老大也提心吊胆的轉了一夜念頭。預備明天拿什麼話去對付他。豈知他明天到來。仍像平常一樣。絕口不提起昨天的事。過了三四天。還是如此。套褲纔放下了心。仍教尹月卿到家裏來。絨舊這樣的過了幾時。有一天石伯香敲小公館的門。聽得裏面有慌慌張張的聲音。他便在門外高聲喚道。我去買些水菓再來。你們慢慢的來開好了。這裏弄堂對門就有一家水菓鋪子。他去買水菓的時候。留心望着弄裏。看見尹月卿由自己的後門裏溜出去。他還怕家裏人驚慌。故意在水菓鋪子裏麻煩了半天。方走進門去。他到了樓上。輕輕的對老大說道。以後我准什麼時候到此地來。我總在隔夜先告訴你。如果我來了。他還沒有走。或者他來了。我還在房間裏。那末教他走前門。我走後門好了。他們這種灣巴子。吃這行飯的人。手裏都練過功夫的。萬一讓撞見了我。被他一拳一脚。我是吃不消的。套褲老大聽他這樣的說。心裏雖是暗暗好笑。嘴裏還是不肯承認。說他是亂嚼舌頭根。敗壞伊的名節。要他賠償名譽損失費。石伯香笑道。你不要瞞我了。我剛才看見他出去的身。上穿的什麼什麼衣服。對也不對。老大道。你既然看見。何不抓住了他。捉賊捉贓。捉姦捉雙。石伯香仍滿臉堆着笑答道。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來拆的。你是我的太太。對你的台。就是對我的台。他是你心愛的人。我得罪了他。一定傷你的心。傷你的心。就是傷我的心。說到這裏。忽然斂住笑容。很誠懇的說道。你做這種事情。我決不怪你的。總是我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就誤了你的青春。我總覺抱歉。不過我的心裏。總是十二分愛你的。這幾年工夫裏。我可沒有待錯你。你也沒有待錯我。我是想同你白頭到老。你要弄個把知己着肉的人。來陪陪熱鬧。就是對我說明了再弄。我也無有商量不通的。不過最好要做得秘密些。我倒不關事的。恐怕被別人知道了。來告訴我。那就弄得難為情了。現在你既有了這個人。在身上。但願他配你的胃口。讓你也可以安心了。

請你就守着。他不要常常再想換新鮮罷。他們這種人是不大好惹的。噯。將來弄些尖刀相會的把戲出來。那時候我是逃走的。你可不能怨我。套褲老大聽他說完這一套話。忍住了笑。提起小拳頭在他背上。狠命的搥了十幾下。還指着他罵道。你倒情願做開眼烏龜咧。老大同他這樣半真半假的鬧着玩。嘴裏始終不肯承認偷漢的事。從此以後。石伯香果然准時而來。准時而去。比火車的鐘點還要準。每天只有下午白天來玩兩三個鐘頭。其餘的時間。都由尹月卿盤踞着。家裏的傭人也把尹月卿當作主人看待。石伯香倒反成了客人了。套褲老大這樣的一妻二夫制度。度了幾個月。倒也大家相安無事。後來有一回。石伯香在大太太面前講了一個鬼話。說是有朋友邀他到杭州去游玩十天。大太太准許了。他便躲在小公館裏十天。沒有出門。尹月卿得了空閒。便在外面另找了一個小姑娘。這位姑娘姓徐。芳名叫作星媛。父親是商界中人。也是一個小康之家。星媛的母親從前不知有一樁什麼秘密事情。被女兒看在眼里。母親怕星媛在丈夫面前說破。所以對女兒非常溺愛。女兒大了。要在外面談談戀愛問題。母親生怕她年輕沒有閱歷。諸事都能代爲劃策。女兒出去與人交際。祇避着父親的耳目。母親是一向跟着和調的。星媛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和尹月卿有往還。後來因爲套褲老大的財力雄厚。炙手可熱。霸佔着尹月卿不放。他們便漸漸的疎遠起來。這幾天老大家裏不空。尹月卿有隙可乘。便去與星媛重拾舊歡。星媛的母親就對尹月卿說道。我女兒是小姑娘。名氣最是要緊。你同她要好。我也並不反對。不過她定要做你正式老婆的。不能由你這樣便當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你從今以後。須要與套褲老大一刀兩段。不許私自來往。尹月卿也一口答應。與星媛在旅館裏住了十天。石伯香回去銷假。套褲老大又把尹月卿收回。星媛的母親便去責問尹月卿。尹月卿說。我用過老大大五千塊錢。現在我要拋棄她。就要還她的錢。星媛母親知道又上了他的當。便與他爭吵了一場。風聲傳到套褲老大的耳中。也與尹月卿爭鬧。責他不應該再去偷人。尹月卿答辯道。你是有丈夫的人。不能一輩子跟我偷偷摸摸的。我將來終是石家的人。我同你養了兒子。也不能姓我的尹。我也不能爲了你。絕我們尹氏的後代。你總不能一輩子不許我娶老婆。老大便說。我情願與石伯香說

關係與你做長久夫妻。不過你要寫一張憑據給我。永遠不許你在外面覓姘頭。永遠不能拋棄我。你可答應得下。尹月卿心想。老大手裏一定是錢的。別的不說。就是金鋼鑽珍珠的首飾。也能值幾萬塊錢。她能嫁我。這些東西就俱是我的了。當時便答應她。准寫憑據。老大又怕兩個人私定的契約不能作數。還邀了兩個人作見證。一個是尹月卿的朋友林少雲。一個是老大從前的鴛母三阿姨。據上寫明尹月卿願娶老大爲妻。以後尹月卿應恪守夫道。永遠不得與其他婦女再有苟且之事。及中途拋棄老大等情。如背此約。尹月卿自願罰大洋一萬元。以作老大贍養終身之費。此據由林少雲起草。尹月卿照樣親筆謄錄。兩個證人簽過字後。老大又教尹月卿在名字底下打了一個手印。後來老大又與三阿姨商量。三阿姨說。這種憑據寫一百張也沒有用。將來是呈堂不出的。老大便又逼着尹月卿寫了一張一萬元的借據。仍教他打了手指模印。纔算定當。老大要想脫離石伯香。倒是一樁困難事情。因爲這個人像一塊牛皮糖。隨便怎樣惹他。他都不會生氣的。老大一連好幾天不在家裏。不與他見面。他仍舊按時到來。倒在床上。獨自打一個中覺。睡到上燈時候就去了。嘴裏絕無怨言。到了月底。一切開銷仍由他來付。老大按月二百元的零用費。還是分文不少。三阿姨因勸老大道。這種戶頭。人家難得覓着的。你不要作天作地。就這樣混罷。姓尹的雖然人品漂亮。只怕他要變心。你不要被他的迷湯灌昏了。將來懊悔來不及咧。老大聽了果然有些疑惑。也捨不得拋棄這樣好脾氣的丈夫。便從了三阿姨的主意。去要求石伯香。要去與太太見面。由她嘴裏承認一句。老大是姓石家裏的人。免得將來飄流在外。沒有一個着落。石伯香只是搖頭道。別的事情都好商量。惟有這件事是萬萬辦不到的。老大便再去向三阿姨問計。三阿姨又替她出主意道。這種事情。要石大少自己去與太太說明的。確也有些不便開口的地方。不如另外挽一個人出來。去與他的太太說。太太知道木已成舟。也許會答應的。况且石大少也沒有親生兒子。有了這許多家財。娶個把姨太太也是應當的。老大聽她說得有理。便去請人寫了一封信給石太太。告訴她說。石伯香已在外邊娶了姨太太了。這位姨太太已跟了他幾年。很是規矩。常放在外面。開銷很大。將來總是石家的人。不如早些

將她承認回去。大家都可以安心過日。現在小公館租在某處。都寫得明明白白。老大的意思。以爲這一封信去了。石家如肯認她。她便與尹月卿斷絕往來。一心一意的嫁給石伯香。如果不肯承認。便與姓石的斷絕。好與尹月卿做長久夫妻。免得像現在這樣兩頭不着實。這封信寄給了石太太。這位太太倒是很賢慧。接到了這封書。丈夫面前也不說明。仍舊護他天天到小公館去。一方面却暗暗的教心腹家人出去打聽。這位姨太太究竟是什麼出身。平常的行爲如何。可是真心肯跟他的。家人奉命出去打聽。原來老太和尹月卿做這種事情是不避人的。尹月卿到戲館。老大送他去。唱完戲。老大等在門口。二人攜手同歸。家人打聽明白。回去實言告稟。石太太還不很相信。親自去看了一回戲。眼見老大與尹月卿一同歸去。她遠遠的送到他們門口。看他們進去了。再去一看里名門牌。果與信上應合。她纔知道這個女人確是要不得的。這位太太回去還是不動生色。明天等丈夫出門。她暗暗的教人跟在他後面。看他進了小公館的門。石太太喚齊家裏的男女僕役。即刻下動員令。自己帶了七八個身強力壯的丫頭老媽乘車先行。教一班用人帶領四部大場車隨後趕來。大家在小公館弄口會齊。由石太太指揮。分爲兩組。一組把守前門。一組把守後門。石太太自己也走後門。只見一個小大姐正提了銅吊出來泡水。石太太恐怕她出去報信求援。命人將她監住在灶間裏。自己領首一擁上樓。丫頭們簇擁在後面助威。後門先進去的男僕。早把前門洞開。將門外的伏兵迎了進來。再把前後門一齊緊閉。幾個娘姨大姐要想叫喊。俱被來人喝住。告訴她們是石太太來捉姦。她們聽說是自己人。也就不敢說什麼了。石太太帶了丫頭們上樓。見前樓房門虛掩着。她便衝了進去。房裏闐無一人。帳門却低低下着。她過去揭開帳子一看。只見石伯香正與那位姨太太睡在一床繡被裏頭。石伯香面朝外。一眼望見自己的太太。早已嚇得動彈不得。老大聽得許多腳聲上樓。心知有異。問了幾句什麼人。也不見回答。說時遲。那時快。等到老大回頭。早見一個婦人揭開帳子。站在床前。老大還要問什麼人。石伯香用手在她的大腿上亂戳。老大知道路道不對。怕她來揪被頭。要想坐起來又坐不起。石太太也不生氣。反而笑嘻嘻的對他們說。你們不必驚慌。再睡一回好了。不要吹了風。她嘴裏

說着，順手却把他們兩個人的衣服一擄，往床面前一張椅子上放下。自己便一屁股坐在上面壓住了。老大本來也不是好惹的人，今天是一來身上沒有衣服不能起床，二來是自己寫信給石太太的，她此來或者是善意的迎我回去也未可知。只怪自己同她的丈夫睡着，什麼話也說不嚮響，只好耐着性子，鑽在被窩裏，看她怎樣對付罷。那位石太太坐了下來，一聲吩咐，樓下又奔了四五个男子上來，到了床面前，笑嘻嘻喚了石伯香一聲老爺，把個石伯香羞得只望被窩裏亂鑽。那幾個男僕一齊動手，取出兩根繩子，把房間裏的東西一件件的望窗口裏吊出去。石太太又吩咐把櫥裏的衣服都拿出來看過，凡是男人的衣服，不管好壞，都搬了去。因為這都是我們老爺的東西，女人的時髦衣服，却剔出來堆在地上，還給他們。又開到一個五斗櫥，打開抽屜一看，裏面裝的都是些五顏六色的唱戲衣服。石太太吩咐一齊倒在地下，不一會工夫，房間裏器具都已搬空，只剩了一張銅床，地下堆滿了衣服。石太太又吩咐只搬木器，箱子一隻都不許動。傭僕遵命，把後面亭子間的半房白漆傢生，客堂裏的全堂紅木傢生，連同擺設，一齊搬上場車，只留下灶間和娘姨房間裏的破舊東西未動。其餘祇剩了幾間空屋，前後不到半個鐘頭，各物便已搬完。等場車推着走了，石太太纔把石伯香的衣服擲到床上，下了帳門，讓他穿了下床。看見地下還留着半瓶白蘭地，便命丫頭去找了一個茶杯，倒了少許在杯子裏，教石伯香喝了。纔笑嘻嘻的押着他下樓去了。老大睡在床上，已氣得手癱腳軟，眼望着石伯香出房，心裏很想喚住他，教他給一個交代再走。無奈喉嚨口好像被人用手又住，怎麼也喚不出來。聽他們開前門出去了，纔聽得一陣樓梯響，幾個娘姨大姐一齊奔到床前來慰問。老大把她們罵了一頓，說你們都是死人，一個人都不上來幫幫我的忙。眼看着他們搬取傢生，你們也不出來阻擋。娘姨道：我們在樓下不聽得你開口，總以為是同你說好了的。他們幾個男人家又都是強凶霸道，不許我們上樓，教我們怎麼知道你們是什麼道理呢。老大見埋怨她們也是無益，喚她們把衣服遞過來穿了下床，又教娘姨趕緊去把三阿姨喚來，把剛纔的事情告訴給她聽了。三阿姨也埋怨娘姨道：你們早些送一個信給我，我到茶會上，去喚幾個人來，幾句話就把她彈出去了。現在

趕緊檢點一下。可短少些什麼東西。老大閉目一想道。珠子都在箱子裏。還是沒有拿去。金鋼鑽都帶在手上。也沒有損失。大概不過少幾件東西。也還有限。厨裏。五斗橱裏。梳粧台。抽屜裏。念到此地。忽然哎呀一聲大叫道。不好了。一樣最要緊的東西。被那張爛污貨拿去了。三阿姨與娘姨大姐聽說。都嚇了一跳。不知套褲老大究竟是一樣什麼要緊物件。被石太太拿去。要這樣驚惶失措。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慾海茫茫徐娘重墮溷 情天黯黯馮婦又開筵

却說套褲老大家裏被石太太帶了十幾個家人進去。把木器傢生男人衣服一齊搬空。老大等他們去後。纔能下床。喊了三阿姨到來。閉目一想。忽說有一樣要緊東西。被石家女人拿去了。三阿姨忙問何物。老大着急道。尹月卿寫給我的一張憑據。一張借據。還有我同他拍在一起的兩張小照。都鎖在梳粧台小抽屜裏。現在都被他們拿去了。三阿姨聽了也蹬腳道。這是你軋餅頭的憑據呀。不然你還可以同他辦交涉。教他貼幾個錢給你。現在有這種憑據。落在那女人手裏。你屁也不能對他放一個了。老大道。要命喇。她把尹月卿的衣裳也都搬了去。連替換的短衫褲都沒有了。三阿姨道。她在搬的時候。你怎麼不阻擋她呢。你也覺得太死了。老大道。她說男人衣服都是石伯香的。我睡在床上。又不能對她說。這是我另外一個男人的東西。三阿姨罵道。你這張死皮。將來有得吃苦頭呢。老大自知把事情做錯。看看房間裏這種慘樣子。少不得流了幾點眼淚。每天石伯香來的時候。尹月卿便到浴室裏去坐幾個鐘頭。等到上燈時候。纔回來陪老大吃晚飯。今天他回到老大家裏。看見景况不對。老大便說。已與石伯香脫離關係。同你要做長久夫妻了。祇把失落憑據的話瞞過了他。所有他的衣服被石太太取去的。仍由老大出資替他補做。他也無話可說。這件事發生在十一月裏。老大在外面欠了許多店帳。石伯香從此足不出戶。老大又不敢上門去找他。這許多節帳。少不得要自己掏腰包出去還人家。老大手裏本沒有積蓄的。往常的闊綽。

都是石伯香拿錢來替她撐着場面。現在這一條路斷了。尹月卿賺的包銀，每月雖有幾百塊錢，祇要到賭場裏去一轉就沒有了。日用開銷做衣服等，都要老大負擔。到了年底，老大要顧面子，只得把首飾去抵押變賣，拿來償債。但這樣的度日，總不是個結局。他們這一對都是糊塗蟲。尹月卿明年雖搭着天樂新班子，隔年拿的半月包銀，不到三天就用完了。逼着老大去向三阿姨借錢。老大纏他不過，只得得到三阿姨的生意上去商量。三阿姨非但不借，反而將她一頓埋怨，說得她頓口無言。三阿姨看她有些眼淚汪汪的樣子，便又勸她道：「這個姓尹的殺千刀，是今生今世不會好的了。我勸你快些醒醒罷。趁現在年紀還不大，打扮起來還有些風頭，不如早些與他脫離關係，遠到我們生意上來混混。看對了一個男人，規規矩矩的去再做一個人家人罷。你同他在一起，將來還要吃苦頭呢。」老大被三阿姨幾句話一說，忽然覺悟過來，很堅決的答道：「這個殺千刀的，我也想跟了他是一輩子沒有出頭日子的了。我立刻回去跟他走開。我再要跟他在一起，你阿姨下回看見我，儘管打我的耳光好了。」三阿姨聽她說得這樣激烈，當時也很歡喜，便教她到小房子裏把東西搬出來，與尹月卿分家。老大便很高興的去了。豈知她到了家裏，一見了尹月卿的面，又見他那樣的殷勤服侍，這句話兒怎麼也說不出口。後來還是繞了一個大圈子，說到家裏開銷不夠，要教尹月卿允許她仍舊出外去做生意，等她做到個把瘟生，賺着一萬八千，再回來與他過寫意日子。尹月卿心裏也巴不得老大出去賺錢，嘴裏却還是要裝着場面不許她出去。說到後來，纔准定讓老大去鋪房間。不過夜裏天天要回小房子睡覺，不能在外面過夜。晚上回家的時間不得逾一點鐘。平常日子，尹月卿隨時可以到生意上去偵查。不許老大與人要好。老大一聽，這都是他心裏愛了我，才把規矩限得這樣嚴厲。心裏非但不怪，反而格外歡喜着他。一宿無話，到了明天，老大又去見三阿姨，便說尹月卿雖然沒有錢，良心總算不壞。我一時要拋棄他，好像也對他不住。只好慢慢的再撇開他，讓我先出來做幾節再說罷。三阿姨知道他們的孽緣未滿，先讓老大出來做了生意，慢慢地自會同他疎遠的。當夜便與她弄帶攜，尋房間。老大是最愛面子的人，並且有幾節沒有出來做生意了，排場定要擺得特別闊綽。花的本錢也

自不小頭幾天進場。幾個帶攜娘姨帶了好幾個戶頭來。老大與三阿姨都還有幾戶老客人。生意倒還不差。雖知老大每夜醜敲了一點鐘。房間裏這天大的客人。她也丟下不顧。就要回小房子陪尹月卿去了。並且每夜還要到戲館裏去看尹月卿的戲。她去。看戲是假的。要去。監住尹月卿。怕他在台上跟別的女人弔膀子。其實老大雖然監視得嚴。尹月卿總有偷空的時候。老大也知道他除了自己。外面止少還有三個餅頭。所以不得不步步留心。她這樣迷戀着尹月卿。她身上的嫖客當然也有耳朵的。知道她賺了錢去貼餅頭。大家不願意做瘟生。相與裏足不前。生意便漸漸的冷落起來。老大見生意上無事。更一天到晚的躲在小房子裏伴着尹月卿。遇有堂差也要教相幫到小房子裏去催。出完堂差。仍一脚回到小房子裏。幾個有帶攜的娘姨。便去與三阿姨說話。三阿姨便教老大天天到生意上來。無論有無客人在規定時間內。不准走開。老大無法。只得從命。她在房間裏坐了三天。覺得氣悶。又把尹月卿帶來陪着。她日夜盤踞妝閣。把難得來的幾個打茶圍客人都得罪完了。三阿姨實在看不過去。便老實不客氣的得罪了尹月卿幾句。老大以移纜不敢把他帶來。尹月卿身體有了空。並見老大手中也很拮据。便在外面又搭上幾個女人。就是與星媛也還不時往來。老大因爲自己已無力供給他的用度。也不能十分去管束他。祇要自己的眼睛不看見他同別的女人要好。也就算了。尹月卿在天樂茶園唱了二個月戲。生意倒也發達。那天正是三月初一日。尹月卿完了夜戲回到家裏。氣沖沖的對套褲老大說道。我明天辭生意不幹了。老大忙問。唱得好好的。又不短少你的包銀。爲什麼不幹呢。尹月卿道。你今天。在戲館門口不看見嗎。添了兩塊電燈大牌子。說是什麼楊柳青楊小紅要來了。他們倆要掛正牌的。把我的牌子擠到傍邊第五塊上去了。這我纔幹得了嗎。老大說。祇要老闖不短少你的包銀。牌子隨便讓他們掛在什麼地方也好。尹月卿道。你懂什麼。咱們在外面做藝的。全靠混一個面子。此地不唱。還要到別處去混飯呢。現在被他們這麼一來。別處就難混了。我情願在家裏閒着。決不能教人家栽了去。他們正在商議。忽然洪大奎打門進來。挽留他。現在的洪大奎。已與去年的洪大奎大不相同。身價也有了。身上穿的衣服也光鮮了許多。他走進來便說。尹月卿誤

會了楊柳青楊小紅是去年就聘定的角兒。原爲烟台老闖同咱們有交情。向咱們這兒借去的。現在滿期回來。就好比闖女回娘家一樣。因爲他們要上烟台。正月裏才請了白蘭花和紅孩兒兩個來抵他們兩個坑兒的。楊家上台。白紅兩個角兒當然要走。你的地位還是不動。總不教你失面子就是了。尹月卿本來恐怕老闖邀了新角兒來。要歇他的生意。所以自己先去辭職。以保面子。牌子問題。不過借端罷了。現在聽說自己飯碗仍可保全。便也不說什麼。允許明天照常上台唱戲。洪大奎把事談妥。自去回覆吳老闖。這幾天洪大奎又是大忙。前天接到楊媽的信。說他們合家須初十纔到上海。請他代尋一處住宅。地點要在英租界適中所在。免得再住城裏。晚上往來不便。洪大奎奉命代楊家覓屋。適巧從前朱寶玉住的觀盛里一幢房子還沒有租掉。便替他們定了下來。又代他們租了兩房間傢具。樓上樓下都粉刷了一下。電燈也一律裝好。但等他們一到。就能搬進去住。管教他們百事舒服。過了幾天。前台又接到一封信。說明某日趁某船準到上海。屆期洪大奎、吳亦仙、梅玉亭、張子青等。帶了七八個茶房。坐了幾輛馬車。像迎什麼大官員似的。同到碼頭上去將楊氏合家一齊接到觀盛里新屋裏。楊媽一看。果然非常合意。便命楊柳青住在前樓正屋。楊小紅住亭子樓小房間。自己住在後房。另外攔一張鋪。預備給老媽子睡。樓下客堂背後讓順子睡。行頭箱圓籠也堆在這一間裏。家裏更添了些應用器具。楊媽又到城裏去。把寄在人家的破舊東西一齊搬了出來。合家忙亂了幾天。才把家裏佈置得有條不紊。洪大奎便帶了楊柳青楊小紅出去拜了兩天客。楊媽也帶了女兒到金八太爺陳甯甯家裏去拜會過了。並將住址告訴了他們。楊媽要在交通便利的所在住家。目的就在招待幾個闊客。好讓他們常來坐坐。每月打幾場牌。抽幾個頭錢來貼補開銷。幾天一過。楊柳青楊小紅登台打泡。他們兩個都是紅底子。此番又多了許多熟識的人捧場。自比去年格外熱鬧。喜得吳梅二老闖笑逐顏開。洪大奎也是滿面飛金。走路也凸出了肚子。前後台亂忙一陣。就像穿花蝴蝶一樣。祇見他來往奔走。尹月卿見楊氏姊弟確有叫座實力。自知萬難同他們吃戲。便改變態度。竭力和楊小紅連絡。同他十二分親熱。三天打泡戲已過。尹月卿定了一桌豐盛酒筵。請楊小紅吃晚飯。楊小

紅蓮時前往見席上幾個陪客都是外行。由尹月卿一一介紹。內中有一個名叫林少雲的。身上衣服穿得最是漂亮。頭髮梳得精光。臉上塗滿了雪花粉。長得一表人材。口才也好。和藹可親。與小紅一見如故。二人談話很是投機。其餘的人。尹月卿雖曾介紹過。楊小紅也記不清許多姓名。稱呼不慣。祇是與林少雲說話。原來林少雲也是個戲迷。專愛結交戲班裏人。自己也登台客串過幾次戲。與尹月卿最是要好。席間他向楊小紅討教些戲中的身段唱詞。楊小紅同他談談說說。倒也不覺寂寞。酒過幾巡。尹月卿的姘婦套褲老大也來了。尹月卿又介紹給楊小紅見過。老大坐在尹月卿傍邊。面孔正對着楊小紅。兩隻眼睛盯住了他癡癡的發笑。楊小紅被她看得傷促不安。她看了一回。便向尹月卿耳邊竊竊笑語。尹月卿也向楊小紅微笑。楊小紅問道。你們在那裏說我些什麼。尹月卿要回答。老大搶着道。說你這個人傷了陰陽了。說罷還把指頭向楊小紅指了幾指。楊小紅忙問傷什麼陰陽。尹月卿又教老大不要說。老大果然止住了不說下去。弄得合座的人都心癢難熬。林少雲也催着道。你們不要咬耳朵。有話說出來大家聽聽。老大才含笑。道。有一個人。想了你好幾個月了。想得她的面孔瘦了許多。再要想不到手。她真要生病了。你不是傷了一個大陰陽嗎。林少雲道。楊老闆此番到上海。才來得不過三五天工夫。人家那裏會想得這個樣子。你的話。我們不信。老大道。這還是去年的事咧。自從你上台以後。她是沒有一天不到的。前幾天聽得你要來了。她又高興得了不得。這幾天她又天天的定了包廂請客呢。她會對姊妹淘前說過一句誇口的話。說是此番他來了。我再到釣不上他。情願上海地方不住。預備出門去做生意了。老大說罷。又對楊小紅指指道。你爲什麼這樣硬心腸呵。楊小紅聽了。心裏已有八九分猜着是高青雲。嘴裏却答話道。你們不要胡說。我一點都不知道。林少雲道。老大。你說了半天。究竟是什麼人呢。何妨說出來大家聽聽。老大格格的笑道。他既然不承認。我們又何必多事呢。傍邊幾個客人也顰着眉。老大說出來。老大道。我曉得他們飯都吃過幾回了。他還要假撇清呢。你們不相信。我去把她喚來。看她們見了面。可認得。林少雲聽見第一個高興。拿了一個局票盤。提了筆問老大道。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立刻去叫她。說着已在局票上寫了一個大楊

字。老大說：百花底。高青雲、林少雲寫好。剛要叫茶房送去。楊小紅脫口道：要寫老二跟局的。尹月卿大笑道：他都明白的。祇是裝着玩。大家齊聲附和拍手大笑。楊小紅此晚也祇有漲紅了臉說不出話來。局票送了出去。尹月卿道：祇要等她來了。看她坐在什麼人背後。就拔得出苗頭來了。同席的人也都向楊小紅打趣。不多一刻。高青雲果然跟了一個小先生來了。進房先叫了老大一聲阿姊。當真的一屁股就坐在楊小紅身後。合座的人又鬨然拍手叫好。羞得楊小紅連頭都不敢回過去看她。這晚大家都不則聲。望着他們的神氣。他們也一語不發。烏師先生踏進門來。剛要坐下。高青雲一揮手。把他打發出去。老大對高青雲道：妹子。你今天可要謝謝我。高青雲雙手揀了兩個拳頭。擎在鼻子兩傍。把大姆指頭伸直了。對着老大曲了幾曲。他們倆被合座的人用目光監住着。一時未便說什麼私語。高青雲祇是與老大說笑。外面轉堂差的杵幫喚了幾次。高青雲便命小阿媛去應徵。尹月卿見先生已去。就教高青雲坐着同吃。高青雲也不客氣。把椅子一挪。挨在楊小紅身傍坐着。尹月卿命人取了一副乾淨杯筷來。敬了他們兩杯酒。把自己的杯子也斟滿了。舉着酒杯站起身來道：今天我們小紅老弟同高二小姐的佳期。應當恭賀他們一杯喜酒。說罷自己一飲而乾。高青雲也站起來乾了一杯。楊小紅舉起杯子。略爲沾一沾嘴。就放下了。尹月卿一定要他喝乾。楊小紅說不會喝酒。高青雲把杯子接過來道：我替他喝。一仰脖子就喝下去了。林少雲也敬他們的喜酒。高青雲又替楊小紅喝了。合座的人少不得輪流都要敬過來。高青雲絕不拒却。一一應酬他們。一共喝了十幾杯。仍是面不更色。大家都佩服她的洪量。過了一刻。催戲的來催。尹月卿上館子。尹月卿命老大代作主人。向衆人告了罪。戴了帽子。剛想要走。高青雲忽然趕到門口去。與尹月卿唧唧嚶嚶說了一回話。只聽得尹月卿臨走的時候。拍着胸脯道：包在我的身上。你將來預備怎樣謝我就是了。高青雲回到席面上來。又與林少雲等賭飲了幾杯酒。直到散席。纔與楊小紅一同出門。同到天樂茶園。高青雲與老大自到前台去看戲。林少雲陪着楊小紅到後台去遊玩。楊小紅唱完了戲。尹月卿把他拉到一邊。偷偷的說道：明天晚上完了戲。高青雲在我家裏請客。替你接風。你一定要到的。楊小紅道：完了戲。時候太遲。只

怕我們老太太要多說話。尹月卿道：老太太面前有我替你撒謊。今天可說不得。到明天晚上再提。她老人家一定不會疑心的。楊小紅出去了幾個月，正覺得氣悶。此時也巴不得覓個地方散散心。母親跟前既無問題，也就答應了。到了明天，尹月卿等楊小紅唱完了戲，才拉了他到楊媽面前道：我請小紅弟上我家裏吃點心去。等吃完了，我送他回來。楊媽果然並不疑心。他們便一同出門去了。今晚高青雲因為要在姊妹淘面前炫耀楊小紅，特爲邀下許多姊妹。男陪客除了尹月卿外，還有一個林少雲。預備的酒席也特別豐盛。楊小紅與尹月卿走到家裏，已看見花團錦簇，珠圍翠繞，五顏六色地坐了一屋子花姑娘。眼睛前鑽光撩亂，鼻子裏香氣芬芳，真像到了衆香國裏。羣芳會上一般。她們看見楊小紅進來，都笑靨相迎。楊小紅周圍一看，除了高青雲老二與套褲老大之外，還有春波老四、師師老九、桐影仙館老五、香緣老三。那個時時掛念在心的花月樓小老八也坐在人背後，認識的人佔一大半。只有三個人不認識。但也面熟得很。她們坐在包廂裏，是常常看見的。高青雲道：我本來想預備兩桌的。大阿姐說地方太小，擺了兩桌就不能走路了。所以還有幾個姊妹淘要跟我來。我只好約她下回再請。現在有這麼許多人，一張圓檯面上怎麼坐得下呢？尹月卿道：大家擠擠緊，熱鬧些。好在都是自己人，不要緊的。林少雲道：客人來得多，足見二小姐的面子大。噲，春波也道的確。大家都是顧着老二的面子來的。今天是吃他們的喜酒，吃過了我們還要鬧新房咧。高青雲笑道：你這張皮，總沒有好話說的。說着便把她一推，春波順勢向後一倒，正倒在楊小紅懷裏。差一些兩個人都要跌倒。楊小紅連忙雙手將她抱住。她還故意的往地下坐下去。楊小紅從背後抱住了她的胸前，使勁將她望上一提，才算站住。春波此時已笑得將全部牙齒都露在嘴唇外面了，引得大家一陣狂笑。須臾，圍着圓桌面排了十三張大小不一的櫛子，請大家入坐。尹月卿指定兩張靠近在一起的椅子，請楊小紅與高青雲坐了。其餘的人都可以隨便坐。花月樓最後入坐，却巧坐在楊小紅上首的緊隔壁。席上春波老四最熱鬧。時時用話向楊小紅高青雲兩個打趣。林少雲最愛喝酒，門着高青雲猜拳賭酒。高青雲天生是一個好勝的脾氣。今天她的心裏特別高興了一些。有人叫她喝酒，便來者不拒。儘量

的痛飲，輸了拳，就向楊小紅懷裏一倒，撒一回嬌，爬起來再喝。楊小紅趁着高青雲與人豁拳的時候，時時向他的左隣花月樓，撲手摸腳。花月樓的態度却十分鎮靜。楊小紅偷偷的向她輸情，她不表示同情，也不拒絕，祇是默默的坐着，聽見大家說得好笑，便也一屣淺聲。楊小紅乘大家笑得高興不注意的時候，輕輕的說了一句：「我明天要來看你。」花月樓眼望着他們說笑，也輕輕的答了一句打電話。過了一回，楊小紅乘機又問幾號。花月樓微微領首，祇是沒有答覆。楊小紅對着她一張嘴巴，催她回音。她連忙用目止住他，教他不要再開口。又過了一回，她把一張小名片望他手裏一塞。他連忙偷空藏了起來。他們兩個在席面上訂約，舉動很是秘密。合座的人都被他們瞞過。等一會席散，花月樓向高青雲道了謝，告辭要走。還有幾個姊妹也要同行。尹月卿道：「慢慢的走，我們可還要打牌呢。」花月樓道：「你們這裏人多得很，我還有點事情要先走了。」高青雲道：「小老八是有些古怪脾氣的，你看，別人都是有說有笑，祇有她來了，也沒有聽見她開過半句口。她要去，讓她先去罷。」春波笑道：「這叫做會捉老鼠貓勿叫，她是歡喜肚皮裏用工夫的。」花月樓也不分辯，只對她們笑了一笑，便出門去了。還有幾個姊妹也跟她出來，屋子裏只剩了六七個人。尹月卿便把衆人讓到樓上房間裏去。只見舖上擺了一副很精緻的烟具，床面前已擺好一桌麻將。尹月卿邀人入局，他自己來一脚。林少雲一個，高青雲一個，教楊小紅也來一個。楊小紅推說不會打的。高青雲掬了一捲鈔票向小紅袋裏一塞道：「我們兩個合打罷，再教老四來一脚，春波也不推却。」尹月卿躺下去抽烟，老大代他打牌。高青雲與楊小紅合坐在一張椅子上，四個人便打起牌來了。打了一副，高青雲對尹月卿道：「替我燒好一口，我也要來呼一窩呢。」尹月卿答應，等自己抽足了，又裝好了一口，教高青雲去抽烟。高青雲命傍觀的桐影仙館代打，拉了楊小紅的手，同到烟榻上來。尹月卿起身讓地，其時香緣適躺在下首，見楊小紅來，要想坐起來讓他。高青雲連忙將她按住道：「你睡着罷，我們這邊擠擠好了，自己望舖上一躺。」教楊小紅睡在她身後。楊小紅倒不好意思睡下去，祇挨她脚旁坐下。高青雲抽罷一口烟，香緣知趣，起身去看打牌。楊小紅在下首躺下，兩個人唧唧噥噥，正談得有味，忽然尹月卿的夥計上樓來對楊小紅說道：「順

子在樓底下。說是奉老太太的命來接你回去。楊小紅正要起身。高青雲忙問是什麼人。楊小紅道：是我家裏的用人。高青雲道：這怕他什麼。對尹月卿的夥計道：你去喚他上來。我來打發他走。那夥計應聲下去。楊小紅着急道：他回去要搬弄是非的。讓我起來罷。高青雲把他按住道：見了用人都這樣害怕。你也太沒有胆量了。說着順子已走近床前。正色對楊小紅道：老太太請你回去。你再不去。老太太自己已要來接你了。楊小紅未及回答。高青雲道：你回去同你們老太太說。小老闖在此地打牌呢。還有十一圈。打完就來。教他們先睡好了。這裏有幾個錢。是給你買香烟吃的。說着便坐起來。把一張十塊頭的鈔票遞到順子手裏。順子涎着臉不好意思拿。尹月卿的夥計道：二小姐賞給你的。你就不用客氣。拿了罷。順子的臉本像蒙着一天嚴霜。此時忽像遇見一輪紅日。將他化作滿面春風。高青雲道：你回去同老太太說。小老闖了錢了。明天還要來打呢。同座都是老實人。不會把他引壞的。教她放心吧。順子啾啾連聲而退。尹月卿林少雲都稱贊二小姐真會做人。楊小紅只好重睡下去。陪着高青雲囁語私語。時間過得很快。四圈牌剛纔打完。已經深夜三點半鐘了。尹月卿一推牌站起來道：今晚小紅兄弟是我在。他老太太面前担保出來的。現在已時候不早。如果再不放他回去。老太太也要不相信我的話。下次就不能邀他出來了。二小姐。怎麼樣。你們的話說好沒有。高青雲也老實不客氣道：我們早已說好的了。明天完了戲仍在此地見面。以後再定到什麼地方去。尹月卿笑道：你們如果嫌外面去開房間不便。就在我家裏借台唱戲也行。只要點一對七香八燭就行了。老太太罵道：你倒願意開台基嗎。尹月卿道：只要教我們小紅兄弟心裏痛快。什麼事情都好商量。幾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出來。麻將結帳沒什麼大輸贏。祇輸了十幾塊頭錢。每人頭上分攤下來也沒有幾文。衆客散將出來。尹家距觀盛里原本不遠。高青雲與幾個姊妹步行送楊小紅到他家門口。再三叮囑過明天的約會。看他敲門進去了。纔始別去。楊小紅進門。順子偷偷的說道：金八太爺剛走。楊小紅點頭會意。走上樓梯。見母親在前樓走出來。責問他何以回來得這樣的遲。楊小紅道：我一點多鐘就回來了。看見你們的客還沒有散。我不願意進來。楊媽道：你管你上樓睡覺就是。家裏有客。又不要你來招呼。與

你什麼相干。楊小紅把嘴一撇道：我不願意看這種事情。說罷把房門一推，竟自去睡。楊媽也奈何他不得。明天，楊媽又想不許兒子出去，到了三點多鐘，金八老爺邀了幾個朋友來打牌。楊媽忙於招待賓客。楊小紅早由後門一溜烟出去了。他跑到一家洋貨鋪子裏，買了兩塊手帕子，借打了一個電話到花月樓那裏。花月樓說：現在生意上沒有什麼人，你就來吧。楊小紅聽了非常高興，出了洋貨店的門，就到汕頭路，尋着了花月樓的招牌，便大胆走進門去，相幫指引他上樓。他隨着鈴聲登樓，已見花月樓簾簾相迎，將他接到後樓一個小房間裏坐定。花月樓此時剛梳好辮子，身上穿着一件舊夾襖，外面罩着一件洗得雪清的竹布坎肩，胸口袒着，露出雪白一段脖子，臉上不施脂粉，出落得非常秀麗。燈下看美人，還有假借。這時候却絲毫無可假借，足見得是真美。娘姨倒過一盞茶。花月樓又親自呼着了一支烟捲，遞給楊小紅。他本來是不抽烟的，此時却無拒絕的勇氣，接過來抽了幾口。花月樓笑問道：你可是在高老二那裏來？楊小紅知道她語含酸意，便回答道：我從家裏出來。老二那裏我從未去過。花月樓道：你同她那樣親熱，看了教人肉麻。那有不去之理。你不要來哄我。楊小紅道：這是她一相情願的硬要同我要好。我被她逼得沒法。花月樓把下嘴唇略略一披，現着鄙夷的樣子，鼻子裏輕輕一哼道：我看你昨天晚晌就逃不過她的關口。你這雙手不乾淨的，不要在我身上瞎摸瞎摸。楊小紅道：天地良心，你走了以後，我們不多一會就走的。你不信，可以去問春波老四的。花月樓道：開口就是我們你們，這是多親熱的稱呼。楊小紅竭力分辯，她總不信用，纖指緊握着他的中指根處，測驗了一回靜脈的跳動，笑道：我已經驗出來了，還賴些什麼。去罷。快去同她要好罷。別在這兒鬼混了。楊小紅見她不信，便一連賭了許多惡誓，又把去年初次在美其見面就想慕她的話說了一遍。花月樓聽罷，對楊小紅面上默默注視了一會，纔堅決的問道：你是不是真心愛我。楊小紅道：我若是一點假意，走出此地的門，就被馬路上的車子軋死。花月樓道：你既是真心，我有一個條件，你能够依我。楊小紅道：你說來讓我聽聽。能依的事情，沒有不依你的。花月樓道：這活活活，我不愛聽。大概你是不肯依的。我說出來也是白說。鞋子沒有穿，反而落一個樣兒在人家手裏，犯不着呵。

楊小紅連忙又很誠懇的答應了她。花月樓才說道：你要同我在一起，就該與高青雲老二脫離關係。以後你們兩個見了面不許說話。她到戲館裏來看戲，你在台上不許對她偷看一眼。這幾件事你辦得到嗎？楊小紅一口答應道：我同她本來沒有什麼關係，用不着脫離兩個字。以後我永遠不睬她就是了。花月樓笑道：這樣一位標緻的姑娘，又是十分鍾情於你，只怕你捨不得拋撇她吧。楊小紅道：我只要你也肯真心愛我，我決計不再見她的面就是了。此時粗做娘姨忽然進來說道：八小姐聽電話，花月樓匆匆出房去了。又進來了一個小大姐，在床鋪底下取了一副雅片烟具出來，點着了烟燈。對楊小紅道：八小姐說請大少橫一晌，她就要來的。楊小紅見坐着無聊，便橫下去燒着烟玩。不多一會，花月樓滿面笑容進來，往烟鋪上一躺。楊小紅問她什麼事好笑。花月樓把小大姐叱出房去，纔笑道：剛才是你相好的人打電話來，她說馬上就要來看你呢。楊小紅忙問道：是不是高青雲老二，我要走了。花月樓道：你還說同她沒道理，你看聽見她來了，嚇得像小鬼似的，就要想逃走了。楊小紅道：不是我怕她，只恐她來了之後，看見我在你這裏，她要同你生氣。花月樓道：我倒不要緊的，你慢慢的走，等她來了，我倒要聽聽她看對我說些什麼。他們正在說話，只聽得樓梯上一陣驚聲囉囉，喚着老八一路上來。楊小紅聽得出是高青雲的聲音，不想昨晚剛剛與她在尹家烟鋪上海誓山盟，今天忽然又陪着花月樓睡在一張榻上，她要進來，如何就能立刻同她翻轉面皮不去睬她。若是仍同她敷衍，謬她不起疑心，那末花月樓面前又剛賭過咒，高青雲去了，又拿什麼話來對付這一面呢。楊小紅心裏正覺得十分爲難，再看花月樓仍是態度自在，後來聽得高青雲的喚聲漸近，看她還是不慌不忙的樣子，起身迎將出去。楊小紅更覺得心慌意亂，手足無措。雖說玩笑場中，就是撞破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誰知他的心頭還是撞着小鹿，巴不得樓板上裂開一條縫來，讓他立刻鑽了下去。要知道高青雲上樓來，見了楊小紅說些什麼，花月樓又用什麼話去對付高青雲。楊小紅畢竟袒護那一方面，請讀者們書一猜，再看下回。

第十一回 蟬移別樹薄倖怨蕭郎 虎嘯通衢橫行稱俠客

却說楊小紅獨自一人溜到花月樓的妓院裏去尋歡。正說得投機，他情願撇開了高青雲，與花月樓永結良緣。花月樓起先還疑惑他與高青雲有過交情，後來經他發誓力辯，沒有花月樓方始相信。花月樓要教他從今以後不准再去理睬高青雲，他也答應下了。剛纔說到這裏，忽然高青雲打電話來，說是即刻要來了，他恐怕在兩大之間難乎爲夫，起身要走。偏偏花月樓又不准他去，正在着急的時候，已聽得高青雲的聲音在樓梯上來了。花月樓聽她走到半梯，才不慌不忙的起身，移步到房門口，對他扮了一個鬼臉，隨手將房門一帶，只聽叭嗒一響，門上的司必靈暗鎖已經鎖上了。高青雲臂彎裏挾着一包衣料，已走到樓頭，一路笑語喧嘩的走進房來。花月樓一手指指房門，一手對她連搖搖道：「閣老剛來，想在此地打一晌中覺，教我們不要驚醒他。」高青雲知道她身上有一個姓閔的客人，同她非常要好，果然很是相信，便輕輕的同到前房，坐定。花月樓問道：「你剪的什麼料作，讓我看。」高青雲把包解開，只見是兩段絲綉，一段是黑的，祇有五六尺，一段是灰色，有一丈幾尺。花月樓問她剪來做什麼衣服，高青雲笑嘻嘻的道：「楊老三那個小鬼，面孔很漂亮，身上穿的那件古董縮袍子，屈裏屈氣，看見了就要惹氣，以後他是我的了。」同這樣一個壽頭走出去，被姊妹淘裏背後要笑話的，不得不替他打扮一下。這個料作拿到生意上去，只怕我們阿姨看見了要多心，所以在這這裏暫寄一寄，等晚上我教老裁縫去與他量一量尺寸，就要拿去做的。花月樓道：「你在姓楊的身上，只怕花的錢也不少了罷。」高青雲道：「這可算不得一算了，這叫做掙氣不掙財。去年我同楊家老太婆鬧了一場，許多姊妹都取笑我，說我大失面子，所以我今年無論背多少債，都要把這個面子掙他回來。那怕我同他在一起住一天，我的心也死了。」花月樓道：「我們辛辛苦苦把皮肉換來的錢，何必花在這個人身上，就是果真被你釣上了，弄得名氣很是難聽，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勸你還是不要這樣癡心罷。」高青雲道：「我並不是什麼癡心，這叫做尋開心。」

我們吃了這碗斷命堂子飯。天天陪着男子哄着他們開心。我們難得也要讓自己開心。難道世界上只許男人嫖女人。就不許女人嫖男人嗎。現在既是男女平等。我也要花幾個錢嫖嫖男人。替我們吃堂子飯的女人吐一口怨氣。花月樓聽了她一番議論。也不與她深辯。只對她點頭微笑。高青雲把衣料包好。交給花月樓道。等一回託你帶到戲館裏罷。花月樓雙眉緊蹙道。今天我有些事。恐怕不能奉陪。高青雲道。那末我自己來拿也好。說罷便告辭去了。花月樓看她下了樓。才慢慢的掏出一個鑰匙來。開了亭子間的門。走進房去。楊小紅低聲問道。去了沒有。花月樓故意高聲道。走了。不要嚇得像小鬼頭似的。楊小紅這才放心。又問她來有什麼事。花月樓道。你的要好的人。剪了衣料。要替你換行頭咧。說着教小大姐把大房間裏的一包衣料拿了進來。解開一看。果然又文淨又漂亮。楊小紅道。這樣好的衣服。只怕我沒有福氣穿。花月樓又堅決的問道。你有了我。是不是肯真的同她斷絕往來。楊小紅又指誓天日。表示真心愛她。花月樓便命小大姐去打電話。立刻把裁縫喚來。不多一刻。裁縫來了。花月樓命他量了楊小紅的身材。就把那兩段衣料交給他。教他儘今夜十二點鐘以前。要趕製好的。另外給他四塊錢酒錢。又教他照樣再去代剪兩段衣料。立刻送到生意上來。裁縫拿了衣料。就去教幾個司務趕做。楊小紅看了不懂道。這是老二買來的。我拿去做了。回頭拿什麼還她。花月樓道。她能代你打扮。難道我就化不起這幾個錢嗎。我教裁縫去代剪的料子。就是還她的。你若愛穿她做的。完了戲。你去向她要好了。楊小紅才知道是同高青雲鬪氣。不由得暗暗的歡喜。但聽她又說着損話。便道。請你以後不要再提起老二的話好嗎。我們只當她已經死了。我也永遠不再去親着她了。不過我今夜恐被尹月卿硬拉到他家裏去。先要想個法子避開她才好。花月樓一轉念頭。對他說道。你今夜一完戲。就走在三馬路鴛夢旅館等你。牌子上寫一個紅字。你進去一問。就是。楊小紅記在心頭。忽聽得前房窗口銅鈴響。小大姐拿了兩張局票進來。花月樓命打臉水。預備洗臉。出堂唱去。楊小紅告辭去了。想回家去吃晚飯。走到門口。探頭一望。只見裏面坐了一屋子的客人。他連忙縮住。繞到後門。把順子喚出來道。你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回來過了。不願意進門。出去吃飯了。他退出

來。在宵夜館裏吃了一餐飯。便上戲館唱戲。這夜高青雲仍在花樓裏看戲。尹月卿復來對楊小紅說。老太太跟前已說妥了。完了戲可就去。老二在我家裏等你。楊小紅只是含糊答應。及至唱完了戲。急忙洗臉。躲着尹月卿。飛一般的跑出後台。正要跳上黃包車就走。忽聽得弄口暗處有一個女子聲音喚他老六。楊小紅走近一看。原來是阿娥。兩個人走到弄內無人之處。阿娥說。我們在滄海裏等了你好幾天了。你這個人真沒有良心。一去就像鴿子斷了線一樣。教人家上你的老當。這次你回來了。也不想來望望我們。楊小紅看她滿面愁容。滿口怨言。心裏想想也着實對不起她。便對她說。許多抱歉的話。又把去年所以不能來的原故。約略告訴了她幾句。陪她穿過幾條弄堂。答應她明日准到滄海別墅相會。方始與她分別。他見此處已是三馬路了。驚夢旅館就在眼前。因站住在馬路轉角。看阿娥坐了車子去遠。又四顧見沒有熟人。纔向旅館裏一溜進去了。包廂裏的高青雲見楊小紅戲完。便再也坐不住。起身要走。春波老四等知道她今晚有特別約會。不便去做討厭人。推說還要看看楊柳青的戲。讓她先去。高青雲出了戲館門。坐車直到尹月卿家裏。打門進去。只見屋裏冷冰冰的。祇有一個老媽子。問她有人來過沒有。老媽子說。沒有人來過。她只得獨自上樓。扭明電燈。見床鋪上放着一副烟具。便橫下去燒着烟解悶。等了一會。尹月卿同跟包的回來了。高青雲忙問見了小紅沒有。尹月卿道。他完了戲就走的。我總以為他先來了。高青雲道。不要又被那個死老太婆看住了麼。尹月卿道。不會的。我已同她說過了。況且我是散了戲才走的。他的母親也在後台。祇是不看見他。高青雲聽了很是納悶。尹月卿躺下去抽了兩口烟。便與高青雲鬧着頑笑。高青雲正色道。你是我的姐夫。放尊重些。尹月卿笑道。哇噫。現在有了小紅。就搭起架子來了。高青雲道。你既然曉得。便格外不能同我鬧着頑笑。你叫他兄弟的。我就是你的弟媳婦。你做大伯的人。怎麼能調戲弟媳婦呢。你要待我好的。應該去替我把他找來。才是道理。尹月卿答應。又抽了兩口烟。便出門替她找楊小紅去了。高青雲獨自躺在烟鋪上。眼望着烟燈。越等越心焦。忽聽得敲門聲音。她連忙爬起來。湊在窗口上一看。原來是套褲老大回來了。老大登樓。問月卿可會回來。高青雲道。他替我找小紅去了。老大道。你上他的當。他

這時候出去，真不肯替你去找什麼小紅。一定自己方便去了。高青雲忙問何故。老大道：「他的餅頭很多，什麼老蟹咧，小皮夾子咧，每夜都要我像解差似的押他回來。只要一個不留心，他就溜到別處窩心去了。今晚這時候出去，非等到明天天亮八點鐘，他不會回來的。」高青雲道：「這要怪你自己不好，爲什麼從前放他這樣胡鬧呢？你看我將來管揚小紅，決不放他歪一步腳的。」老大道：「男人都是豬狗心，要自己好纔是真好。靠人管，縱好也有有限的。」說着，她也躺下去抽了幾口烟，抽罷，推說去尋尹月卿，也出去了。其實他們這一對難夫難妻，形式上雖暫時結合在一起，其實貌合神離，雙方都是另有所戀，互相瞞蔽，各自默警。遇有偷空機會，都要到外面去覓野食吃的。不過大家都不肯負先有外遇的責任罷了。高青雲不識他們的隱衷，看了覺得有些奇怪。他們家裏的跟包老媽，却不以爲奇。因爲主人主母常常通宵不歸的。老大夫不多時，預約的裁縫來取衣料，量身材了。高青雲囑他在樓下少候，但是等了半天，依然還不見到來。忽然楊家的跟包順子來尋小老闆，高青雲把他喚上樓來一問，知道楊小紅唱完了戲並未歸家，不知上那裏去了。又打聽得小紅平常只有白天出去玩玩，晚上完戲以後，從未獨自逛到深夜纔回。高青雲此時始漸漸的疑心起來。一看時候已敲過兩點鐘，裁縫坐在客堂裏已睡着了。高青雲想着衣料還在花月樓處，便同順子一同出門，想到花月樓家去取了衣料來，先把裁縫打發走了，再說。她跑到汕頭路，堂子門早已打烊，敲了半天的門，才把相幫的喚醒來開，走上樓去一看，房間裏的做手都回小房子睡覺去了。只有一個小大姐和粗做娘姨，同睡在大房間裏的坑床上。高青雲把小大姐推醒，問伊小大姐是不是睡了。後房可有客人，那小大姐睡眼朦朧的道：「小大姐在棧房裏，今夜不回來了。」高青雲問她衣料放在那裏，小大姐把粗做娘姨推醒，向她取了後房鑰匙，披衣下坑，摸到後房，開了房門，旋明電燈，在衣櫥裏取了一包衣料給她。此時小大姐方始清醒，笑嘻嘻的說道：「小大姐今天也做了這樣一套，送給一個客人。裁縫司務剛正趕好了送來，是我送到棧房裏去的。」高青雲忙問是那一個客人，他姓什麼。小大姐道：「這個客人只有今朝日裏來過一趟，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剛才你來的時候，那客人就在後房吃烟。」高青雲道：「是不是閩老呢？小大

姐道。閱老我認識的那個人年紀很輕。也沒有來做過花頭。高青雲又問。那人面貌怎樣。小大姐說。面孔生得蠻標緻的。前面的頭髮剃得精光滴滑。好像拖辮子一樣。高青雲聽到這裏。才知道花月樓身上也有一個唱戲的。但還沒有疑到就是楊小紅。便問他們住在什麼棧房裏。幾號。小大姐起先還不肯說。經高青雲哄騙了多時。才說他們在鴛夢旅館十三號。高青雲又問那客人身上穿的什麼衣服。小大姐說出來。却與楊小紅昨夜穿的又一一脗合。小大姐還說那人說的話是滿口灣巴子。高青雲此時才大大的疑心起來。別了小大姐。拿了衣料。出了花月樓家的門。心中只是轉着念頭。不知道回尹家去老等好呢。還是到鴛夢旅館裏去尋花月樓好。兩個問題在腦子裏盤旋不定。不知不覺已信步走到三馬路口。鴛夢旅館門前。立住脚。沉思道。如果小老八妍的是另外一個唱戲的。那是我們志同道合。將來有事可以互相扶助。平時看戲也可以多一個同伴。我就是進去撞破他們。小老八也不會見怪的。萬一她的妍頭就是楊小紅。那我更要進去責問她。爲什麼要剪我的邊。我花了許多心血金錢。她不是不曉得。等我打好天下。她倒來湊現成。同她評評道理。少不得要把楊小紅雙手捧出來。物歸原主。交還給我。就是楊小紅那個小魂靈頭。我也要問問他。看他有什麼臉見我。她想來想去。還是進去的好。便毅然決然走進鴛夢旅館的弄堂裏去了。此時旅館小門已閉。她推門進去。裏面燈光暗淡。一個茶房攔了一張板鋪。頂住了半扇大門。人睡在鋪上聽着門。她問十三號在那裏。那人一指樓梯。她便急足登樓。樓上茶房也都攔鋪睡在路邊。她不再多問。轉移脚步。自己尋房門口的牌子。轉灣抹角。頃刻即被她尋着了。這種旅館。房裏房外只隔着一重薄板。板壁上面空着一段。祇釘了幾條狹木片。搭成斜方形攔着。房裏的燈光人語。站在夾道裏聽得清清楚楚。高青雲站在房門口。側着耳朵。聽了一會。只聽得裏面融融洩洩。一片春聲。那個男子聲氣。不是楊小紅是誰。她在外面好像演了半齣佳期。聽得她憤火中燒。按捺不住。舉起拳頭。在板壁上。嗵嗵像擂鼓一般的敲了幾下。嚇得裏邊聲息全無。過了一會兒。才由花月樓問道。什麼人。高青雲還不開口。又連敲了幾下。此地對門隔壁都半是住的野鴛鴦。經此一鬧。連累得其他住戶都提心吊膽。不敢則聲。不過睡在夾弄裏的

茶房也驚醒了，忙問什麼事。高青雲才喚道：「小老八，楊老三，開門，房裏的人聽得出高青雲的聲音。」花月樓却故意問道：「你是什麼人？」高青雲大聲喚道：「高老二，這種事情在這家旅館裏是常有的，茶房已司空見慣，不以爲奇，把被頭向腦袋上一蒙，仍去尋他好夢。」花月樓却懶洋洋的回答道：「可是二阿姐，半夜三更來做什麼？」高青雲道：「哼，來望望你們。」花月樓道：「抱歉得很，我們已經睡了，請你明天來吧。」高青雲發怒道：「老三，你不要裝聾作啞，快快起來開門，說罷，又使勁的在門上敲了幾下。」花月樓道：「輕些，不要吵得隔壁人家不能睡覺。」被人家罵幾句犯不着的，高青雲還在外面喚叫，果然傍邊房間裏人出來申斥了，高青雲心裏越怒，却不敢去得罪他人，祇是要裏面開門。花月樓道：「你若是一定要進來，請你等一會兒。」高青雲耐足了氣，等着聽他們慢慢的起床，唧唧噥噥的談笑，擦洋火，抽香烟，穿衣服，着鞋子，鋪床，疊被，站得她脚都酸了，又經連連催促，花月樓纔開了房門，滿面春風的把高青雲迎了進去。高青雲氣沖沖的進房，只見床上擺着一副烟具，楊小紅灑得滿面通紅，躺在床上燒烟，見她進來，對她來了一個僵笑，再看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絲綉緞面子，駱駝絨夾裏的袍子，鐵床闌干上還搭着一件黑絲綉緞的馬褂，兩件衣料正和自己手裏拿的一色一樣。高青雲這一氣，幾乎要噴出血來，把一包衣料望桌子上，一擲，兩腿發軟，不由自主的向一張沙發上坐了下去。眼望着烟燈，說不出話來。花月樓隨手關上房門，回到房裏，笑嘻嘻的遞了一枝烟捲給她，替她擦了洋火，回到床前，問楊小紅冷嗎，拿一條線毯替他蓋了下半截身子，自己也望床上一躺，與楊小紅並頭睡着，笑問高青雲道：「二阿姐，我與他軋個要好朋友，你贊成嗎？」高青雲此時真氣得肚皮要漲破了，忍不住對楊小紅說道：「楊老三，你給一句話與我，楊小紅的臉漲得像豬肺一樣，答不出話來。」花月樓柔聲問道：「你欠她什麼話，還她。」高青雲實在沉不住氣，才說道：「好妹子，我同他的事，你不是不曉得，並且今天白天我還同你提的，我們都是要好的姊妹淘，你做這種事情，可對得住我。」花月樓笑道：「還有什麼對得住對不住呢？各人有三千年道行，大家白相相罷了，我白相厭了，也許讓給你去白相幾時，好姊妹，何必爲這種小事情多心呢？」高青雲頭上的靜脈，漲得像指頭一般粗，說道：「你走你的桃花路，我走我

的杏花村。既然說到好姊妹，就不應該兩只腳合穿到一條褲管裏來。你怎麼能來剪我的邊呢？花月樓冷笑道：他同你毫無關係，你也沒有告訴過我。說是同他有過道理的，怎麼能說是我剪你的邊呢？老實告訴你罷，我倒真同他發生過關係了。以後你如要同他走動，那才是真剪我的邊呢。高青雲道：無論如何，我同他認識在先，你是生生的在我手裏奪過去的。花月樓還是像說笑話似的道：看戲可以先定包廂，軋餅頭沒有預定的。他的額角頭上有沒有刺着高老二三個字，教人家怎麼能够知道這是你包定的未來姘頭呢？高青雲的嘴鈍，知道說不過花月樓，祇逼着楊小紅道：這時候你該說一句良心話，究竟是誰先同你要好的？楊小紅只有一張苦笑的臉，三拳打不出一個悶屁來。花月樓道：算了罷，人家不要，就是吊死在他的汗毛上，也沒有用的。二阿姊，我要做了你，今天知道了這種事情，此地來都不來的，馬上去多弄幾個比他還要漂亮的男人，夜夜輪流帶他們到戲館裏去看戲，也教他氣氣，高青雲氣得話也說不出了，要想哭出來，又怕花月樓取笑，只得忍住眼淚道：好，但願你們白頭到老，一輩子不要離開，將來不要被人恥笑。花月樓笑道：這倒說不定的，我們高興就多玩玩，不高興就走開，這是撐得開的船頭，人家拜天拜地拜在那裏的夫妻，尙且要離婚呢，何況我們這種姘姘搭搭的正經。高青雲逼着一肚子冤氣無出處，回頭一眼瞥見桌子上，一包衣料，心裏越發懊惱，取過來撕開紙包，把衣料抖開，一時也不知那裏來的力氣，只聽得豁豁幾聲，早已撕作幾片。花月樓還冷冷的道：當心的手疼。高青雲又連咬帶撕，將兩件料子扯得寸寸斷了，穩當地下一擲，站起來指着楊小紅罵道：看你這個殺千刀的將來有好日子過。這句話一出口，眼淚怎麼也忍不住，拚命的在眼眶裏擠出來了。她怕他們看見，飛也似的出去，砰的一聲，將房門帶上，走出大門，不由得失聲痛哭。適巧弄口停着一輛黃包車，她跳上車子，也不說話，車夫拉着她望北飛奔。她在車上掩面哭泣，把衣襟都哭溼了。忽然車夫回頭問道：到那裏去？她擦乾眼淚一看，只見路上甚是冷落，沿路有一帶木欄，原來已到了火車站了。連忙叫車夫回頭，拉到四馬路百花里，下車的時候，掏了一張鈔票給車夫，自己也不知道幾塊錢的，打門進去，納頭便睡，伏在枕上，整整的哭了一個通宵。那邊楊小紅

到天亮方纔回去。走到門口，見老媽子正在倒馬桶，他一溜進門，竄到房裏就睡。直睡到下午一點多鐘，才由楊媽將他喚起來吃飯。吃過飯，楊媽剛一轉身，早又不見他的人影了。楊媽見他身上又換上鮮衣美服，知道他又在外面不幹好事，便與楊柳青商量，楊柳青道：「我們是管不住他的了，不如同他說定一頭親事，早些娶過門來，讓他的媳婦去管，或者管得好，楊媽點頭稱是，就命順子去把洪大奎請了來，請他立刻去向邢文奎求親，好在邢家就與楊家住在一條巷子裏頭。小文奎也時常見面，人品長得也還不錯，祇是矮胖些罷了。如今也顧不得小紅要不要，且把她聘定了再說。」洪大奎奉命到邢家去提親事，邢文奎見楊小紅人品既長得俊秀，包銀又掙得大，自然一說就成，請了一個八字回來。楊媽拿了一合，沒有什麼沖犯，就送了幾樣金器過去，已算是聘定了。楊小紅知道此事，心裏雖然不願，但也無法抵抗，只得由着楊媽去辦。楊媽與邢家說定，准過了夏天就要迎娶過門的。她以為小紅成親，就在眼前，自己也沒有許多精神去監視他。由他去玩一個暢罷。楊小紅看見這樣，便覺來得正好。白天去陪老七阿娥，晚上便與花月樓同宿。後來爲節省開銷起見，兩處都租了小房子。老七的小房子租在張家花園附近，靠近着老七的家裏。花月樓的小房子租在跑馬廳附近，離自己的家不遠。晚上來去很方便。他一個人有三處家庭，倒應了那句狡兔三窟的古話。不過他一天到晚都覺得奔波忙碌罷了。他交的男朋友却只有一個林少雲，和他十分親熱。每天都到戲館裏或家裏去看他。他有時候也帶着林少雲到花月樓的小房子裏去坐坐。兩個人交得，很是投機。那高青雲自從情場失敗以後，戲館已絕足不到。小姊妹淘也看破不交了。規規矩矩的做着生意。不過花月樓的離恨却牢記在心。時時要想報復。不多幾時，被她做着一戶王姓客人，是與那閔老同幫的。高青雲便與他打得火熱。恰巧有一天閔老在花月樓家請客。這王姓客人也在被邀之列。她就趁此機會，把花月樓姘楊小紅的事，源源本本一齊告訴了他。只把自己想揚小紅的事情瞞了起來。這個姓王的與閔老原是要好朋友，等花月樓家請過客，便把揚小紅的事告訴給他聽了。閔老向四處一打聽，果然確實，不由得酸溜溜的心裏難過起來。有一天，王客在高青雲家擺酒，閔老也在場的，便把花

月樓叫了來。閱老定要教她唱一枝曲子。花月樓道：「我一向不會唱的，你不是不曉得，何以今天定要教我唱呢？」閱老道：「從前你不会唱是作興的，現在有楊小紅教你了，難道還不會唱嗎？」花月樓聽罷，不由得臉上通紅。高青雲更在傍邊冷言冷語的取笑着。花月樓的一張嘴是向來不肯饒人的，她們倆便在台面上爭吵起來。閱老罵道：「婊子還算有面子呢？好不要臉的東西。」說罷便左右開弓打了花月樓兩個嘴巴。花月樓知是高青雲要復仇，只得含了眼淚回去。從此閱老便與她斷絕往來。風聲傳到別的客人耳中，也都漸漸的裹足不前，弄得花月樓門前冷落車馬稀。要想馬上撤牌跟楊小紅，已背了一身重債。楊小紅當然無力替她償還，要想再做下去，上海已難立足。恰巧北京有人來接小姐，便接了那面的定洋，准過了端午節出門去做生意。一面與楊小紅約定，待她到北京去將債還清，回來同他做長久夫妻。因楊小紅定親的事，並沒有對她說明，所以她還存着這樣的夢想。此時已將四月底邊，高青雲報了花月樓的仇，心猶未足，還要給一些顏色與楊小紅看看，便去邀了一班著名的小霸王莊弟兄去向他尋仇。說起小霸王莊來，倒也名聞遐邇，須有一番交待。在二十年以前，西藏路的河浜尚未填沒，泥城橋西首一帶很是冷落，空地很多，在中泥城橋相近，有一片曠場，地很平坦，住在附近人家的兒童都到這所荒場上去玩耍。這許多兒童裏面，官人家的子弟也有，開店的小開也有，窮無所歸的小癩三也有，他們都不分階級。成天到晚的在一塊兒胡鬧，起先不過是叮銅錢，踢毬子，捉迷藏，放風箏，做些普通兒童的遊戲罷了。後來有幾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領首，教大家練習仙人担，石鎖，摔角，打拳等武藝，練了幾時，各人都自覺有拔山扛鼎之能，而苦於沒有機會去試驗自己的本領。那一帶地方本來沒有什麼市面，一到了晚上，路上往來的人極少，他們便伺在路傍，遇有單身過路的人，故意先教一個孩子去撞人家一下，或踹人家一脚，等到那人一開口，眾人便一闖上去，把那人按在地下，毒打一頓，打過就一閃而散。有時還成羣結隊的到別處去，與當地的兒童尋釁，一言不合，動手就打。人家都不是他們的對手，幾場架打過以後，他們的聲勢愈大，嘯聚的青年也愈多了。他們便自稱為小霸王莊，推舉了一個力氣最大的人，叫做小老虎田銀利的做首領。

又推舉了一個最有智謀名，叫溫州阿狗的做軍師。他們的勢力也漸漸的擴充到泥城橋範圍以外去。除了本部與人戰鬥外，還替別人包攬打架，吃講茶，講斤頭，擺堆老等工作。擺堆老是手裏拿了一個紙包，裏面都是糞穢，伺在暗處，等仇人經過，用力向他面上擲去，弄得他污穢滿身。他們的術語就叫做擺堆老。起初他們戰勝了人家，或是幫了人家的忙，都不取人家金錢酬報的。只要請他們小霸王莊弟兄全體飽餐一頓好了。請他們聚餐的館子，却要由他們自己指定。原來這家館子是與他們通同一氣的。平常日子他們在館子裏吃便飯，向來並不破鈔，須待與人家講了斤頭下來，有人請他們吃飯，館子裏的老闆才把從前的吃賬一齊算在那家主人頭上。館子裏可無絲毫損失。等到後來，他們的業務日益發達，每天常有四五六處打局與講局，請他們吃飯已分不過身來。便用了一種乾折的法子，事情無論大小，統由事主折錢算給他們。以一棹酒為單位，要人家多少錢，便說請多少棹酒。他們的術語謂之拉檯子。此後小霸王莊的弟兄出來，都是鮮衣美服，雪花粉滿面了。他們嘯集的地方，也隨着逐年進級。最初是泥城橋畔的荒場上，以後便由老虎灶，大茶館，小飯店，小客棧，小酒館，大旅館，妓院，這樣一步步的升上去。他們有了錢，居然天天定了戲館，包廂去捧唱髦兒戲的。幾個首領都在妓院裏花天酒地，妓女愛他們年輕漂亮，也有許多肯倒貼的。他們天天招搖過市，誰也不敢去得罪一下。把他們當作吃人的猛虎一般看待。他們却很自負，以為專打不平，排難解紛，頗有俠氣。自稱為馬路俠客。社會上却暗暗的送了一個徽號給他們，叫做拆白黨。拆就是拆梢。上海下流社會的人，錢叫做梢板，簡稱就叫梢。拆梢就是拆錢。不過這個拆字却不作分割解釋。所以拆梢與撇窳的意義不同。這個拆字是滑拆的簡語。滑拆的注解，是用巧滑的手段去算計別人。拆白的白，意思却很簡單，就是指吃白食。所以拆白黨的意義，就是說他們結了黨羽，用手段去敲詐人家。目的祇在吃一頓白食。後來拆白黨三字，流傳極廣，幾乎通國皆知。成了一種專門騙取婦女財物的名詞。與當初定這個名詞的意思相去極遠。這也是出乎小霸王莊弟兄意料之外的事。那時高青雲由人介紹，見了溫州阿狗，把從前與楊小紅的事情，原原本本說了一遍。請他代出這口怨氣。溫州阿狗眉頭一

皺計上心來。便道：包你在三天之內，給點顏色與他看看。高青雲聽了大喜。當時許他事成之後，自當重酬。温州阿狗告辭去了。果然到了第三天的下午，楊小紅與林少雲同去洗澡。剛走出觀盛里門口，忽然斜刺裏跳出一個小廝三來，攔住楊小紅的去路。楊小紅忙問何事。那小廝三道：你問我家姊姊借的五十塊錢，好還我了。楊小紅道：我不認識你。你家姐姐是誰。小廝三道：我的姊姊叫高青雲。楊小紅一想，高青雲在尹家打牌的時候，的確借過五十塊錢給我。剛想答話，林少雲在傍邊圓睜怪目叱道：小烏龜，你開條府開到我們頭上來了。原來林少雲從前也是小霸王莊上弟兄，認得這個人名，叫小烏龜。阿玉是小霸王莊上一個起碼嘍囉。阿玉經林少雲一喚他的綽號，仔細一看，原來是自己人。正想退步讓開，誰知後面的伏兵不肯甘休。一擁上前，同聲喝打。俱要來揪住楊小紅。林少雲連忙挺身上前，攔在楊小紅面前。楊小紅得空逃進弄堂。今天領隊的是小霸王莊上一個三等頭目，名叫蠟梨海山。看見林少雲放走楊小紅，便說林少雲吃裏扒外，動手就打。林少雲雙拳難敵四手，把個背心緊緊靠在牆上，抵擋着十幾箇流氓。身上一件夾衫已被他們扯得粉碎。後來被毒手一把頭髮揪住。小烏龜阿玉等閃在傍邊，躡上去一把抱住了林少雲的大腿。自己先往地下一躺，狠命在他的小腿上咬了一口。林少雲忍不住痛，脚底一軟，身體便倒了下去。正壓正阿玉身上。許多流氓正想圍攏來打死老虎，誰知弄內跳出來十幾個彪形大漢，一聲吶喝，上前解了林少雲的圍。小霸王莊弟兄豈肯示弱，雙方較量起來。這一場惡鬥，管教打出一個分教來。欲知這枝救兵是那裏來的，請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杯酒聯歡干戈化玉帛 寸箋作介文字結姻緣

却說林少雲被十幾個小霸王莊兄弟按倒在地，雙手緊緊的抱着腰腹軟檔，把身體縮作一團。儘他們悶打了幾下，他們硬把他的手脚分開。八個人提起了他的四肢。正要望水門汀地上擗他，忽然弄堂內跳出來十幾個大漢，一擁上前，將他

救下。原來楊小紅看見他們動手打林少雲，便向後飛奔逃進觀盛里，跑到一家小總會裏，看見有許多武行圍着賭錢。他便把走在路上，被拆白黨攔住索詐，友人解勸，反被他們揪着毒打的話一說，唱戲的人都有一份兒義氣，最恨是自己人被外行欺負。如今聽得楊小紅報告，個個摩拳擦掌，奮勇當先，跟着楊小紅奔到馬路上來。果然看見一羣流氓按着一個人在地。他們便奔上去把流氓拉開，問什麼事打人。小霸王莊上的人出來打架，最恨是有人從中干涉佔他們的面子。當時蠟梨海山便怒目說道：「我們打架與你們什麼相干？」武行中有一個唱武二花的劉錦山，說得一口好上海話，還是和顏悅色的對海山道：「你們打架，我們問問不防事的。」海山道：「難道你來做強出頭嗎？」你問我就揍你，說罷，兜心口就是一拳。劉錦山眼快，望地下一蹲，旁邊小烏龜阿玉看見海山動手，要想過來送冷拳，被一個武行將他的後領提住了一旋，照准他的屁股上一脚，他脚底下一滑，早就順勢坐在地下了。幾個武行見他們蠻不講理，便把長衣服一脫，一齊圍上來幫同劉錦山動手。拆白黨仗着人多，也兩三個人圍着一個打起來。拆白黨以前打架，都是欺負那班手無縛雞之力的人，祇有自己打人家，從來不許別人回手的。今天遇見了這班唱戲的武行，力氣又大，手脚又活潑，那裏是他們的對手。不到幾分鐘工夫，已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乖巧的人早已脚底塗油，溜得遠遠的了。跑得慢的，都跌得鼻腫嘴青。路上看熱鬧的人，見他們少數人打退了多數流氓，都拍手叫好。那個領首的蠟梨海山，平常也算是一位狠將，今天也跌得滿身泥漿，頭上一頂新買的呢帽也不見了。只見他的蠟殼上溼漉漉的冒油，他在地下爬了起來，嘴裏還不住的喚好。劉錦山又上去給了他兩個嘴巴，他捧住嘴道：「你們有種的，等一晌，我去喚人，給顏色你看。」說着，脚底下却像飛一般的逃走了。跑馬廳附近住的唱戲人家很多，不到幾分鐘工夫，已集了四五十個同行。他們預備拆白黨要來復仇，都在跑馬廳的欄干外面四散候着。此處也是熱鬧場所，二三十個人打架，更圍着幾十個看熱鬧的人。難道沒有人來干涉嗎？原來拆白黨都與巡捕通氣的，遇有打局，便預先去打過照呼，叫巡捕避開，所以聽見打架，都裝作癡聾，纒懶洋洋的走將過去。等他走到行凶的人早已逃走，挨打的人要去報告捕房，他還用

種種恫嚇的言語把人嚇退。受害的人只得自認晦氣。忍氣吞聲的走了。今天幾個拆白黨却巴不得有巡捕來救命解圍。偏也同平常一樣。不肯過來幫忙。若是挨了幾下打。就舉着鄉下人似的去喚巡捕。又覺得是失面子的事情。只得大家暗暗的叫苦罷了。此時有一個巡捕在遠遠的望見他們。已住手不打了。纔踱着方步過來。把閑人驅散。沒有人去告訴他什麼。他也懶得多問。站了一回就走了。楊小紅在他們雙方動手打的時候。已把林少雲扶到自己家裏。林少雲躺在一張藤椅上。祇是哼痛。楊媽楊柳青驚問何事。楊小紅便把出去遇着流氓。拆梢。林先生爲幫我的忙。被十幾個流氓打傷的事。說了一遍。楊媽母女聽了都很感激。連連向他慰問道謝。楊柳青見他身上的衣服都扯破了。連忙自己奔上樓去。拿了一件楊小紅的夾袍子下來給他換了。又教順子去拿了幾包傷藥來。倒了一杯黃酒。讓他吃了一包。楊小紅還要出去幫他們打架。楊媽拉着他死也不放。不多一會。劉錦山等都來了。後面跟了一大堆人。楊小紅招待他們進來坐下。洪大奎也得信趕來。屋小人多。天井裏站滿了不算。大門口也擠了許多幫閑的人。洪大奎出去把同行讓了進來。把大門緊閉。才算安靜了一些。大家都圍着楊小紅。少雲追問起禍根由。楊小紅便把剛才的事又細細的說了一遍。大家聽了都咬牙切齒。非要把拆白黨征服了不可。否則咱們唱戲的以後不能走道兒了。一面又連連稱贊林少雲是一個好朋友。聽說他吃了傷藥。便教他不能安睡。要站起來走走。由順子扶着他在人叢裏往來走着。更有熱心的人去拿了兩張傷膏藥來替他前後胸貼了上去。這裏正在議論紛紛忙亂的時候。忽然有人打門進來。急急的報道。那般拆白黨帶了三四十號報仇來了。屋子裏的人聽見這個消息。一個個都是氣憤憤的奔了出去。楊媽死命拉住楊小紅。不讓他出去。洪大奎林少雲也勸他不要去。楊小紅沒法。只得在家裏聽信乾着急。劉錦山等走到弄口。只見馬路傍邊站滿了人。內中倒有一大半是自己人。問他們拆白黨在那裏。有人用手望北首一指。劉錦山遠遠的瞧去。果見一品香門首。站了有幾十號人。指指點點的向這邊望着。祇是不敢過來。這一面便有人向那邊破口叫罵。那邊也無人接嘴。兩方面迸僵在那裏。有半個多鐘頭。唱戲人見時候不早。都要有公事了。大家正要散去。

忽聽得那邊兒有人高聲喚道。今晚一點鐘。在長浜路等候你們。你們有種敢來嗎。這面幾十條喉嚨同聲答應了一聲。兩邊的人才漸漸的散去。此時林少雲已被人打得不能走路。楊小紅只得稟明了楊媽將他留住在家里。把亭子間裏的床鋪讓給他睡。自己另在前樓姊姊房裏擱一張臨時板鋪睡着。今夜楊小紅上戲館。由洪大奎帶了四名武行保護着去。恐怕再有人暗算。各戲園的後台。今夜也大起忙頭。武行老闊們爲了要同伶界掙面子。大家同心協力。預備一完了戲。要到長浜路去與拆白黨決一死戰。有幾個更打了幾兩老白乾兒來。喝了可以壯胆。等到夜戲唱完。各路武行都到跑馬廳南泥城橋邊集合。各人腰裏都掖着武器。他們的武器是什麼。三本鐵公雞裏的小攏子。白鋼槍頭。馬棒。四杰村裏連環棍的上半截。泗洲城裏龜精拿的王八錘。天將使的九節鞭。牢子拿的軍棍等等。凡是能藏在身上的短傢伙。把子箱上都被他們拿空了。大家都料想今宵定有一場血戰。說不定也許鬧出幾條人命來。一點鐘不到。已齊集了一百四五十號人。劉錦山本是天樂茶園的武行頭。現在也由他領着頭。一聲說走。便三個一羣。五個一堆的。沿着跑馬廳的竹籬笆。出發向西去了。裏面有幾個人雖是憑着一時血氣之勇。跟了人去打架。等到了上真眼。心裏究屬有些胆寒。架還沒有打成。預備先想逃走的。倒也不在少數。况且聽得人說。拆白黨方面預備了十幾枝手槍對付我們。我們的王八錘九節鞭。怎能去抵抗槍彈呢。這時候正在五月初二。三裏長浜路上夜色沉沉。幾顆搖閃不定的明星。好像是天公睜着眼睛看你們鬧些什麼把戲出來。路上疎疎朗朗的幾盞電燈。覺得十分悽慘。幾個胆小朋友。恐怕受人暗算。祇望人堆裏擠着走。不多一會。前隊已走到馬律師路口。向前一望。只見靜悄悄地連鬼都不見一個。一家小茶館正要預備關門。劉錦山帶了一班人進去。霎時把七八張桌子一齊佔滿。其餘的人坐在兩家粥店裏吃野鷄糰子。內中的胆小朋友。便打開了幾家同行的門。躲在人家屋裏。對粥店裏的人說。等他們來了。喚我們一聲。他們直等到三點多鐘。還不見那方面的人到來。大家正在議論紛紛猜疑的時候。忽然茶館門口跑了一個人進來。高叫着劉老闆。劉錦山一看。認得此人是做馬夫的名叫馬夫阿根。在四馬路上也有一些小面子。兩人招呼過了。阿根便

問道：你們今天可有什麼事情。聚了這許多人在這裏。劉錦山打起了滿口上海土白道。聽說是小霸王莊的幾位弟兄要同我們行務中較較。特地約我們來的。我們在此地等了幾個鐘頭了。我想他們都是吃鬥的弟兄。總不致於放生的罷。阿根笑道：我以為什麼大不得了的事。原來都是自己人。這有什麼較頭。讓我出來替你們叫叫開罷。請你們各位老闆先回去。有話明天好說的。劉錦山道：你阿根哥肯出來了這件事。那是再好沒有了。不過今朝夜裏我們若是先走了。還以為我們是怕他們呢。那怕等到天亮。我們也是決不走的。阿根道：聽說他們同你們約的是一點鐘碰頭。現在已經快四點鐘了。他們還不會來。足見得他們已被你們吃癩了。你們諸位老闆今天已佔足面子。大可以回去了。況且他們一日到夜沒甚事體。你們明天是要有公事的。何必同他們去拼呢。明天我出來叫開。包你們有面子。劉錦山經阿根做好做歹。講到三點半鐘。才答應叫大家回去。阿根又約定劉錦山明天在龍園吃茶。勸他們走散了。才坐了一部車子向北飛馳而去。長浜路上嗎戲幫中人剛走了十幾分鐘。小茶館也打了烺了。忽然來了十幾輛馬車。像游龍一般接着。馳到馬律師口。一齊停住。車中跳下來四五十個拆白黨。有的手裏還拿着幾把明晃晃的斧頭。跑到幾家粥店門前。呼么喚六。示了一會威。又向人打聽唱戲人的下落。粥店夥計告訴說。他們走了。這班拆白黨才說。他們做了夏侯悖了。鴨屎臭。鴨屎臭。說罷便一窩風的跳上馬車向西去了。咦。這是怎麼一回事兒。可真把人鬧糊塗了。原來這班所謂小霸王莊弟兄是吃軟不吃硬的。他們遇見善良之輩。就要着着欺負。若是見了比他們狠的人。他們就會自己軟下來。今天海山吃了唱戲人的一頓惡打。回去報告小老虎田銀利同温州阿狗。田銀利聽了大怒。立刻教人召集了全體黨員。在一品香門前會敘。預備去替海山復仇。誰知到了那裏。那邊的人非但不逃走。反而先罵起來。又看見六馬路口站着的人比這邊多上幾倍。料想不能動手。便吹喝了一句。今晚在長浜路相見。不過尋個落場勢罷了。當夜又教人散佈了許多謠言。要想嚇退他們。誰知那班唱戲的人都是不怕死的。真會到長浜路去等着。幾個探子報到田銀利處。據田銀利的意思。還想多帶些弟兄去與他們一決雌雄。温州阿狗連忙阻住道：我們此去。若是勝了。果然

是面子十足。萬一敗在他們手裏，我們的紙老虎被人家戳穿，以後我們就難混了。我們與唱戲人打架，好像是光棍與富翁賭錢，富翁有錢，輸幾個不在乎。光棍却贏得輸不得。唱戲人打敗了，原可以去唱他們的戲，最多以後看見我們避避開就完了。我們是要靠打架吃飯的，萬一敗在他們手裏，我們以後就難過日子了。田銀利道：我們約了人家打架，臨時失約不去，倒算我們見他們怕，也是失面子的事情。阿狗道：教他們小客棧裏的弟兄們等着不要散去，我們還派探子去打聽，等唱戲人走了，我們再假做去尋他們，多帶些人到長浜路上去排一排華容道，只算是他們見我們怕，聞風逃走。那我們也算佔了面子回來了。田銀利聽得有理，屢次派探子騎了腳踏車去打聽，等到了三點鐘，那面的人還沒有走。田銀利道：看樣子今天非跟他們拼個死活不可了，不然，非但要被外頭人笑我們沒有種，並且也對不起白天捶打的幾個弟兄。以後只怕使喚不動他們咧。阿狗道：我有法子，退走他們，讓我自己去走一趟。道罷，便獨自出旅館門去了。他去了不到半個鐘頭，果然探子報到，他們都已走了。田銀利遂下令出發，教預備的十幾輛馬車，把小客棧裏的弟兄分頭接來，由他自己領首，到馬律師一帶去示了一會威，纔把嘍囉遣散。衆嘍囉也莫名其妙，以爲唱戲人真的逃走了。田銀利帶了幾個心腹，回到大本營。温州阿狗已與馬夫阿根坐在房裏，阿狗便把退兵之計告訴了田銀利。明天還請阿根出去叫開這一件事，幾個人計較到天明才散。明天，阿根到茶館裏去見劉錦山，自願調和這件事兒。劉錦山提了幾個條件出來，要燻藥海山在跑馬廳磕四方頭，與唱戲人賠罪。昨天動手打的幾個人，都要到楊小紅家裏去點香燭磕頭賠禮。楊小紅以後走在路上，如果有人碰他一根汗毛，就要找小霸王莊上人說話，還要他們拉幾十隻樓子，請我們昨天到場的諸位同行紅一紅面孔。阿根把這幾個條件去回覆田銀利。田銀利聽了，暴跳如雷道：要我的性命可以的，要我的面子萬萬辦不到。情願同他們拼一個你死我活。温州阿狗道：解鈴還要繫鈴人，我看這件事還是去同林少雲商量罷。好在他從前也是我們的夥，總不見得十二分教我們自家人吃虧的。阿狗把田銀利的火按住了，親自出去打聽得林少雲住在楊小紅家裏，便獨自到觀盛里去，尋到了楊家。楊小紅也不知

阿狗是拆梢的主使人。以爲是林少雲的朋友，便把他招待到樓上。阿狗與林少雲竊竊私議了半天，纔告辭出門。等他午後，林少雲便對楊小紅說道：「你要在上海唱戲賺錢的，不宜多結冤家。現在聽說我們要教拆白黨，磕頭賠禮等事，他們就是答應了。將來的冤家都結在你一個人頭上。我看還是馬馬呼呼同他們了結了罷。楊媽與楊柳青都是怕事的人，在傍邊聽得這個話，都非常贊成。並說林少雲寬宏大量，被人打了都不記仇的。楊小紅一聽也覺得有理，便把洪大奎請來，教他去與劉錦山等說說好話，請他們不要過份苛求。洪大奎去對衆武行調解了一番。大家一計劃，好在我們行中人並不會吃什麼虧。捱打的林少雲是外行，他本人不欲計較。我們何必替他硬出頭呢？不過多少總要佔一點面子回來。此地正在商量。馬夫阿根又來調解，對劉錦山說了許多好話。劉錦山便得風轉蓬，把剛才的磕頭賠禮等條件取消。只要他們擺幾席酒，請我們吃一頓。阿根又去回覆那邊。田銀利說道：「吃一頓花幾個錢都是小事，我們只能吃虧夾裏，不能喪失面子的。阿狗道：「這個面子讓給阿根，舊佔罷。請客讓他出面，由我們花錢。好在我們還有瓣子好抓，事由根上起。我們好去與那個高青雲臭婊子算賬。田銀利聽得高青雲的名字，不由得怒罵道：「都是這一張白虎皮惹出來的是非，沒有她吃醋，也不會有這種失面子的事情出來。我明天在馬路上看見她，定要摔她一個皮向天呢。阿狗笑道：「慢慢的，等這件事過去了，再作道理。我們還要教她會鈔咧。阿根重到唱戲小總會裏，答應他們過了端午節的日戲期間，在得和館擺二十棹酒。劉錦山等見面子佔足，也就向阿根道了一番謝意，纔始分別。到了初七一天，各戲館的文武行，都到得和館去吃得勝酒。小霸王莊方面是生平第一次，做下風事情。大家都沒有顏面到場。祇教阿狗帶了幾個起碼人去代表敬酒。楊小紅也扶了林少雲到場。在席面上更由阿狗擔保。以後小霸王莊上的人，決不再動楊小紅半根毫毛。林少雲捱打的事，當然一了百了。以後也不許再有報復的舉動。這一席酒吃過，立刻把干戈化成玉帛。大家盡歡而散。一樁天大的風波，就此了結。楊小紅自從鬧了這件事以後，嚇得一連幾天大門也不敢出去。天天陪着林少雲在家裏養傷。花月樓初六夜裏，上船動身到北京。他也沒有敢去送。祇託尹月卿與套褲老

大代表到輪船去送行。又暗暗的叫順子買了幾樣花月樓愛吃的東西。白天送到她生意上去。小房子却早於月底退租了。他們這一段孽緣。就在此處暫告段落。這一晌。楊柳青家裏很是清靜。金八老爺也不很來走動了。原來金八幾個月內在楊柳青身上花了一千多塊錢。便教陳簫甫去與楊媽提起親事。楊媽開口要五千元聘金。陳簫甫一口答應。楊媽去同女兒商量。楊柳青說：你拿他五千塊身價。一票頭就拿完了。我慢慢的同你賺錢。兩年工夫裏也能淨掙個五六千塊錢回來。我嫁了他。他們未必肯再讓我出來唱戲賺錢給你用罷。楊媽計算一下。果然不很值得。便去回覆陳簫甫說：女兒年幼。過一兩年再提罷。金八見目的難達。也覺得心灰意懶。便漸漸的疎遠起來。其他財力不敵金八的客人。走了門路到楊家來打了一兩場牌。見楊柳青落落寡合。當然也不願意再來了。林少雲在楊家。倒平添了許多熱鬧。因為他的嘴生得伶俐。見了楊媽。總是媽長媽短的。叫個不停。楊媽着實歡喜他。說他比自己親生的兒子還要着肉。林少雲也說自己沒有長輩。覺得無人顧憐。願拜楊媽做個乾娘。楊媽更其愛惜他了。以前合家都稱他爲林先生。現在便改口。楊媽直呼他的號。楊柳青弟弟都喚他哥。他叫他們弟弟妹妹。底下人也改口稱他爲大爺。合家對他便越發親熱了。他臥傷在床。平常也沒有什麼朋友來探望。只有尹月卿來望過他一次。溫州阿狗倒是常常來看他的。來一次總送些零用錢給他。花楊小紅經過這場架一打。居然打得他學好了。白天晚上都足不出戶。祇多到隣居同行人家去打小牌。楊媽近來因為隣舍人家都愛打牌。她也打上了癮了。天天不是自己家裏。便到對門隔壁人家去。又麻將過癮。有一天。楊媽已出去打牌了。楊小紅喚了一個剃頭回來。坐在客堂裏剃頭。忽然郵差送了一封信進來。交在楊小紅手裏。他一看都是外國字。不懂什麼意思。便教楊柳青拿到樓上去。給林少雲看。林少雲接過來一看。信封道：這是我們洋行裏寫給我的信。連忙拆開來讀過一遍。楊柳青看他拿了信紙放在胸前。有些悶悶不樂的樣子。便問他什麼信。看了這樣不快活。林少雲噓了一口氣道：因為我一個多禮拜沒有到洋行裏去。前天我寫了一封到大班那裏去請假。現在大班來一封回信。教我尋別的生意了。楊柳青聽罷。心裏着實過意不去。爲了我兄弟的

事把他的生意都攪掉了。便安慰了他幾句。林少雲當時要想掙扎起床。說是要到洋行裏去拿鋪蓋箱子。楊柳青說。你走路一癩一拐的。怎麼能去搬運東西呢。便教順子上來。由林少雲寫了一張字條。告訴明白了地址。給了幾角錢車錢與他。教他前去代取。順子奉命。走至黃浦灘相近。找到了一座高大洋房。在門口找到那洋行的牌子。原來這家洋行。並不是買賣貨物的行家。却是一家外國大旅館的寫字間。進門就看見一座大理石的闊樓梯。他上樓間到了寫字間的地方。在玻璃窗外一張。只見裏面坐的。都是外國人。他不敢進去。在門外等了半天。纔見一個中國人走出來。他撮了笑臉。先請教了一聲先生。才把紙條遞過去。那人看了字條。眼睛對順子一白。把字條望地下一摔。道。西崽間。說罷頭也不回。竟自去了。順子又不敢去得罪他。只得拾了紙條。站在路口。揀了一個面帶笑容的人。問明了西崽間在樓底下最下一層裏。他才重新下樓。回到大門口。在大樓梯的後面另有一座小樓梯。通到下邊。他走盡樓梯。已伸手不見五指。到了地窖子裏來了。他站了一會。才漸漸的看見是一條夾弄。他邁步進去。裏邊闐無人跡。只聽得自己的足聲。震着四面的回聲。好像對面也有一個人走來似的。他不由得毛骨悚然起來。連連咳了兩聲。四面都會答應起來。他只得壯着自己的胆。轉灣抹角。走盡夾道。不見半個人影。兩傍的門都關得緊緊的。他一連打了幾個寒噤。連忙循原路退了出來。站在樓梯口等着。直等到五點鐘後。看見樓上一羣羣外國人。中國人散盡了。纔見十幾個穿白大褂的人。由大梯上下來。轉向小梯下進去。順子攔住了一個。把字條給他看了。那人對順子上下身相了一相。道。念四號叫你來的嗎。順子聽了不懂。對他怔着。那人又道。可是阿林叫你來的。順子含笑答應。那人才領了順子下梯。走到一間房裏。只見幾排都是白鴿鋪。靠馬路有兩個鐵條攔着的小圓窗洞。由洞裏望出去。可以看見馬路來往人等的脚。和車輛的下半個輪盤。那個人倒是很和氣的。指着一隻白鴿鋪道。這都是阿林的東西。順子便把被褥胡亂一捲。打成一個鋪蓋。鋪底下還有一個籐包。一隻網籃。鋪面前還有一張小矮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茶壺。一隻茶碗。一面小鏡子。一把梳頭的刷子。上面嵌着一個牛筋梳。一個雪花粉瓶。幾本石印小說書。床頭還掛着一把二胡。順子拿來一齊塞在

網籃裏，便把籐包網籃運到梯口，再進去拿了鋪蓋，正要出房，忽然有一個人把他叫回去道：「喂，教小林把念四號的牌子拿來交還了。」順子也不懂他們說些什麼，只好胡亂答應。他出門叫了一部車子，把三件行李車到家裏，喚老媽子幫忙運到樓上。楊柳青與楊小紅都在林少雲房裏說笑。楊柳青問道：「怎麼去了這許多時候？」順子除去帽子，揮着頭上的汗道：「差一點兒沒把我的魂嚇掉啦。洋行裏的人比咱們北京衙門裏的人還要難說話。」林少雲笑道：「難得進去的人，他們是要欺侮的。」楊小紅也笑道：「小子，這讓你去見見世面。」明天回北京去又好吹牛了。順子道：「多謝，這種世面還是不容易見的好。」順子喘了一會氣，又對林少雲道：「他們說，教你去還一塊什麼牌子。」林少雲點頭，楊小紅問什麼牌子。林少雲道：「我們行裏做生意的人，無論中國人外國人，上至大班，下至出店，都有一塊銅牌子的。這同衙門裏的徽章一樣。」楊氏姊姊聽得也並不疑心。不過順子從此以後，却不大願意叫林少雲少爺了。林少雲有了幾本書，便有了消遣的東西。每天並講幾段七俠五義，今古奇觀給他們聽聽。聽得楊小紅姊姊津津有味，十分歡迎。他們的感情便越發融洽了。過了幾天，郵差又送上一封信來。楊小紅剛到隔壁人家去看打牌了，恰交在楊柳青手裏。信封上寫的是楊小紅名字。她拆開一看，不懂上面寫些什麼，便拿到樓上去給林少雲看。林少雲看罷笑道：「這是一封情書。那個女人的名字，祇寫一個七字，說弟弟沒有良心，中途將她拋棄。現在她害病了，教弟弟快去探望她。」楊柳青道：「這幾天小紅的心剛定一些，這封信快藏了起來，不要給他看罷。」林少雲便拿信塞枕頭底下。一塞，楊柳青微微一歎道：「你們認得字的人多麼快活。幾千里路的朋友，祇要寫幾個字去，就能同當面說話一樣。我們不識字的人，真同瞎眼睛子似的。」林少雲道：「你年紀還輕，只要肯學，還來得及。」楊柳青笑道：「這麼大的年紀，還跟小孩兒一塊兒去上學嗎？真要將人的牙都笑掉了。」林少雲道：「不一定上學堂的。你若肯學，我天天來教你認字。」楊柳青道：「那是再好沒有了。只怕你不肯找這個麻煩。」林少雲道：「現在我沒有生意，一天到晚睡着，也悶得慌。教你念書，倒可以解解心焦。只怕你沒有長性。念了三天就不念了。」楊柳青道：「你放心，我是總有長性的。只要你不怕麻煩就得了。」從此楊柳青便每天向林少雲問字。楊媽知

道了也非常歡喜。楊小紅也在傍邊同讀。不過他是坐不定的。沒有楊柳青那樣專心罷了。楊柳青真聰明。一天能識二十個字。並且有許多戲單上常見的字。她都認識。只要問問解釋好了。過了三五天。她又去買了些筆墨紙硯來。把識過的字都寫出來。進步極速。一日。林少雲教她識父母兄弟姊妹朋友夫妻十個字。他便借端問道。妹妹。你看這五種人的關係。你愛那一種。楊柳青笑道。我都愛。林少雲道。雖然都愛。也要分一個親疎。你看那一種最親密些。楊柳青想了想道。我看都親密的。林少雲道。父母雖親。年紀大了。難免要分離的。兄弟姊妹。也只有小時候親熱。大了就要分開。姊妹們要嫁的。出了嫁。更冷淡了。朋友也沒交一輩子的。惟有夫妻。活着可以白頭到老。死了還能同葬在一個墳墓裏。所以世界上最親密的莫如夫妻。妹妹。你想對不對。楊柳青聽罷。對他瞅了一眼。低頭微笑。臉上不由得暈起兩朵紅雲。林少雲又輕輕一歎道。就拿我們倆來比方罷。現在雖說親熱得像自己骨肉一樣。將來你嫁了出去。只怕我們就不能像現在這麼親熱了。他說罷。注視着她的臉。一眼不瞬。楊柳青一隻手撚着一張紙頭角。漲紅了臉。不敢對他望。靜默了一會。她纔低聲說道。那是你少不得也要娶媳婦的。林少雲道。我可以爲你不娶的。你呢。楊柳青把頭垂到胸前。林少雲又催問道。你呢。楊柳青把雙手擋住了臉。祇是不開口。林少雲撐起了半個身子。把腦袋湊到她的臉上去。催她答覆。只聽得她的喉嚨口咕囉一聲。也沒有聽清楚她說些什麼。忽聽得一陣樓梯響。兩個人連忙正襟危坐。楊柳青嘴裏念着父母兄弟。林少雲忙搶了一本小書在手裏。嘴裏像念經似的喃喃不已。上樓來的是楊小紅。進得房來。坐在床沿上問道。錦毛鼠白玉堂後來到那裏去了。哥哥說下去。楊柳青道。現在人家正要念書。你又來胡扯一起。可等一會兒再說罷。楊小紅纏擾不休。林少雲只得又說了一回書給他聽。說罷。楊媽打完麻將回來吃晚飯。林少雲仍由老媽子端些稀飯到樓上去給他吃。大家吃罷晚飯。楊小紅又跑到樓上去。鬪着林少雲還要說書。林少雲道。你們快上戲館了。說得剛要好聽的時候。催戲的又來了。聽得不疼不癢的。你回頭唱完了戲。一個人先回來。我准說給你聽。現在讓我睡一會兒。養養神。楊媽在樓下後房聽得。也嚷道。喜子。讓你哥哥睡一會罷。不要一天到晚的釘着人家說書。怪

傷神的楊小紅無法只得把小說書上的繪圖翻來覆去看了幾遍才下樓去。他們合家都上戲館去了。家裏只剩老媽子和林少雲兩個人。楊小紅先唱完戲。果然獨自回家。逼着林少雲定要說書。林少雲道：「你不要聽書了。我給你一樣東西看罷。」楊小紅忙問什麼東西。林少雲道：「媽媽同妹妹都教我不要告訴你的。我給你看了。你千萬不要說出來。楊小紅連連答應。林少雲便在枕頭底下把那封情書拿了出來。又故意擊起了手不給他。楊小紅看見是一個緋色洋信封。認得是阿娥寫來的。因為去年也有過這樣一封。並且她也知道我住在觀盛里幾號門牌。便跳起身來。一把搶了過去。站得遠遠的去讀了一遍。林少雲笑道：「你這個小孩子沒有良心。害得人家生病。楊小紅又把信紙拿到林少雲面前。教他細細的解釋了一遍。林少雲又把他打趣了一回。楊小紅教了口氣道：「唉。只得隨她們去罷。我要出去。只怕媽媽又要同我鬧了。」林少雲笑道：「可要走走我的門路。讓我來幫幫你的忙。在媽媽面前撒一個謊。讓你出去玩兒幾天。」楊小紅連向林少雲道謝。林少雲道：「不來。回來給媽媽知道了。倒說我來引誘壞你。我可担不起這個重任。」楊小紅把身體向林少雲身上一輪撒賴起來。林少雲吓呀一聲大叫。嚇得楊小紅連忙站起。驚問何事。林少雲忍着痛道：「我被那隻小烏龜咬了一口。大腿上至今還沒有收口。被你壓在我的創口上。嘖嘖嘖。楊小紅要替他去揉。他連忙擋住。等他痛定了。楊小紅又連連作揖道：「親哥哥。好哥哥。你若是幫了我的忙。我將來決忘不了你的恩德。」林少雲要抽香烟。楊小紅連忙替他擦洋火。又對他行了。一個舉手禮。林少雲吸了一口烟。閉目凝了一會神。纔不慌不忙的說道：「你要想出去玩玩。除非如此這般的向媽媽說一個謊。那她非但不疑心你。還能天天催着出去。包教你在外面玩一個暢快。」楊小紅聽罷。果然大喜。要知道林少雲替楊小紅定的什麼妙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呼儂執役浴室好藏春 與子偕行市樓空捕影

却說林少雲與楊小紅定好了計劃。楊媽楊柳青等也回來了。合家吃過點心。便去睡覺。當夜無話。明天楊小紅對楊媽

說看見姊姊念書念得很有滋味。我也要念書了。楊媽道：你要念也。教哥哥教教你好了。楊小紅道：在家裏念。頭幾天還好。念到後來。就要歸玩笑的。哥哥說：有一個學堂。只念半天書。半年就畢業了。你去問問他明白。我也要念。楊媽聽說兒子要念書。總是歡喜的。便上樓去問林少雲。林少雲便說：我有一個朋友。辦了一個半日學堂。專教成年失學的人。所收學費。甚是便宜。成績很好。弟弟如果願去讀書。我可以寫一封介紹信去。教先生格外結些教他。學半年工夫。包他能够寫信。看得通申報。楊媽聽了。果然相信。就讓楊小紅去入學讀書。楊小紅得了這個機會。又似脫籠之鳥。天天到小房子裏去。和老七阿娥尋樂去了。林少雲在家裏傷勢漸愈。但他却不願離床。日日與楊柳青在亭子間裏廝混。楊柳青與他的感情也日漸親密。詳細問了一番他的家世。據林少雲自己說：原籍是福建興化人。後來移居無錫。祖父做過道台。父親做過知縣。可都是清官。他三歲時候。父母都死了。由他的姑母把他帶到上海來撫養成人。八歲上學讀書。二十歲在學堂裏畢業出來。就到洋行裏去當寫字。當了一年。外國大班看見他的學問品行都好。便升他做了二買辦。前年姑母也死了。自己的親人。只有一個老阿姊。現在住在無錫。上海地方。却一個親戚都沒有。姑母死了。便住在洋行裏。今年念四歲。還沒有成家。楊柳青聽罷。覺得此人孤苦伶仃。身世甚是可憐。便對他起了一種同情心。看他的人品長得很漂亮。肚子裏又是學貫中西。滿腹經綸。性情又是溫柔得像女子一樣。還能見義勇爲。爲了小紅的事。被人打得半死。嘴裏還是絕無怨言。大有施恩不圖報的俠義英雄氣概。論到他的出身。更是官家子弟。本人又當過買辦。將來病好了。據他說要去尋一家生意。是很容易的事。每月祇少也能掙一二百塊錢薪水。日後總不會愁凍餓的。像這樣一個小夥子。要娶一個妻子。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楊柳青默思至此。復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唱鬚兒戲的最多。不過同密姐兒一樣。嫁給有錢的人家做姨太太罷了。再不然嫁一個唱戲的丈夫。活到八十歲。還是要到台上去受累。像林少雲這樣才貌雙全的丈夫。真是穿了鐵草鞋也無處去尋找。自己能够嫁着這樣一個人。也算是心滿意足的了。不過真要嫁他。一定須要有三媒六證。名正言順的嫁給他。不能糊裏糊塗的做苟且事情。將來被人家做

一輩子的話柄。所以她心裏雖暗暗的許了林少雲。但祇要聽得林少雲的說話略涉機變。她便遠遠的避開了。至於林少雲心裏究竟懷着什麼念頭。不要說楊柳青猜測不透。就是林少雲自己。現在也還莫明其所以然呢。那時楊小紅與老七租的小房子。是在靜安寺路張家花園門首。那一帶地方是沒有什麼住家房子的。他們的房子租在一家店鋪樓上。樓下二房東是開牛肉莊的。雙開間的門面。一半賣牛肉和宰現成的鷄鴨。還帶賣些外國人吃的菜蔬。只有上午的市面很是熱鬧。到了下午。簡直沒有人上門。有時候店裏只有一個小學徒看守着。上首一間專賣洋酒罐頭食物外國水菓等東西。正面擺着一個櫃台。好像是酒排間的樣子。專做外國人的生意。平常很少中國主顧上門。所以老七的小房子雖說租在沿街。倒是十分秘密。即使有人看見他們在店鋪裏出進。總以為他們是賣東西的主顧。決不會疑心到壞事情上去的。樓上兩個樓面。她都租了下來。一間做臥室。一間做吃飯間。家具都是由阿娥去租來的。老七在公館裏撥了一名心腹丫頭。名叫蘭香。下午常駐在小房子裏。一半也是供他們使喚。一半也是教她來監着楊小紅與阿娥的舉動。阿娥早已猜透老七的意思。她爲着避嫌疑起見。小房子裏也不很敢常去了。每日總是楊小紅先到小房子。蘭香看見他來了。替他泡好一壺茶。點好一盞烟燈。便到公館裏去報一個信給老七。再回來服侍老爺。老七得了信。就梳裝打扮。總要再過一個多鐘頭才能出門。等得她到小房子裏。楊小紅有時候竟睡着在烟鋪上了。他們這樣的快樂日子。過了一個六月。倒也安閒自在。雙方的家裏都購得像鐵桶一般。並無人去走漏半點風聲。楊小紅晚上完了戲回來。因爲家裏太熱。有幾天尹月卿請他坐了馬車去兜風遊夜花園。林少雲的傷全愈了。楊媽故意教他陪着同去。看住了小紅。不要讓他胡鬧。誰知在夜花園裏又遇見了幾個熟識的妓女。她們都來走套褲老大的門路。要想結交楊小紅。楊小紅也揀了兩三個面孔標致的妓女。應酬她們開了幾次房間。家裏都由林少雲去幫着說謊。外面有尹月卿指導他如何對付各個妓女。裏裏外外敷衍得都很冠冕。決不會再像從前那樣鬧得沸沸揚揚了。七月一過。楊媽忙着娶兒媳婦了。婚期定的是九月十三日。剛做過九皇會。那一天正是黃道吉日。幾天來累得她麻

將牌都沒有工夫打了。教女兒與林少雲陪着她剪衣料。買木器。借地方結婚。定酒席。家裏又要收拾房間。真是忙得一家子不亦樂乎。林少雲近來已尋到一頭生意了。每月也有一百多塊錢薪水。他做生意的所在。好在楊家母女也知道。的。原來就在楊小紅讀書的學堂裏教書。不過他教的是夜校。白天仍可以抽出工夫來教楊柳青識字的。中秋節過後。楊小紅的小房子裏。那丫頭蘭香忽然害病了。老七的公館裏。又無其他的人可以撥出來代她的職司。不得已只有教阿娥來替代幾天。楊小紅聽得這個消息。真像小狗跌在糞坑裏一樣。每天到小房子的時間也特別提早些。老七來的時間倒反而晚了。因為阿娥去給信的時間。總比蘭香要遲個把鐘頭。老七心裏巴不得蘭香的病早些全愈。好讓阿娥撤差。仍由蘭香官復原職。免得利權外溢。她便請了一個著名西醫上門來替蘭香看病。那一天。老七特由小房子提早回家。知道醫生那個時候前來看病。她要見見醫生。問他這丫頭害的是什麼病。等她回家。醫生正在那裏解開了蘭香的衣服。驗她的腹部。那醫生看罷出房。笑嘻嘻的問道。這位小姐幾歲了。老七答道。今年十五歲。她是我的小丫頭。醫生道。原來是丫頭。你們放心好了。這個毛病就會好的。不過以後你們不要差她做笨重的事情好了。老七更追問何病。醫生笑道。恭喜恭喜。她有了身孕了。老七與傍邊兩個老媽子聽罷一齊怔住。醫生開了一張藥方。便自別去。老七對兩個老媽子道。你們暫且出去。到了外面可不要對人說起這樁事情。待我來盤問她一番。究竟同誰有的孕。老媽子退了出去。老七的心裏此時由辣化苦。由苦化酸。幾種滋味。併合在一起。化作一股憤火。燒得她面紅耳赤。心想教這樣一個骯髒丫頭到小房子裏去服侍小紅。總以為萬無一失的了。誰知她也會拆起我的份兒來。老七走到蘭香睡的一間小房間裏去。把房門砰的一關。也不管蘭香的病體如何。走過去就將她一把小辮子中被窩裏提了出來。手傍剛有一個鷄毛帚。一把抓住毛上。沒頭沒面的抽了她幾十下。打得蘭香像殺豬一般的叫起來。老七見她大嚷。便抽得更凶。直抽得她不敢開口了。方纔住手。又撕着她的面皮罵道。你這麼一點年紀的小臭皮。叫你到那邊去走動走動。倒看不出你竟會幹出這種無法無天的事來。我還能容留你在世上嗎。今天非把你處死不可。說罷還

要去找別樣東西來打。蘭香跪在地下極喊道：「少奶，不要打，讓我說出來。」老七兩眼瞪着她道：「你說。」蘭香哭訴道：「這不能怪我，都是老爺硬逼着我做的。」我說：「被少奶知道了，要打死我的。」老爺說：「不要緊，將來對少奶說明了，把你收房好了。」這都是老爺說的話。請少奶饒了我吧。以後我再也不敢做這種事了。」老七聽蘭香說罷，不由得啞然失笑起來。連忙把她雙手扶起，仍讓她睡在床上。替她蓋好單被，坐在床沿上笑道：「我打冤枉你了。我明天再去打一副金耳環給你。你在老爺面前可千萬不能說出少爺的事情來。」說罷，更在蘭香的身上撫摩了一會。嘴裏又着實的安慰了她一番。蘭香痛定思痛，不禁淚如泉湧。老七拿自己噴香的手帕，替她擦了一會眼淚。等她住了哭，纔很柔和的盤問她：「老爺究竟是怎樣的欺侮你。」蘭香便說：「整天，老爺天天回家洗澡，總喚我到浴室裏去與他擦背。他嫌我身上的衣服汗酸臭，要教我脫了衣服與他擦。我不肯，是他替我硬剝下來的。他又把我推在浴缸裏，要我陪他一起洗澡。我無論如何不肯，褲子也被他扯破了。自從這次以後，我聽見老爺叫我擦背，我就害怕，說到這裏，蘭香哽住喉嚨，嗚嗚咽咽的又痛哭起來。老七道：「這個老殺千刀的，活了這麼大的年紀，真在那裏老變死了。你放心，他欺侮了你，我來替你出場好了。決不教你吃虧。」就是蘭香聽得，主母這樣說好話，心裏非常感激。老七十足的撫慰了她半夜。她的一口冤氣也漸漸的消了。等到半夜一點鐘，那位老爺纔喝得醉醺醺的回來。這老爺不是別人，原來就是高青雲做的那個王姓客人。他的名字叫做純華。年紀有六十多歲了。他是一個老留學生。他的父親是做泥水匠的。原來數十年前，國內風氣未開，學堂裏要派官費學生出洋去留學。富貴人家子弟聽說要飄洋過海，都不願意去。所以出洋去求學的學生，都是些貧苦而又子孫多的人家的子弟。富家子弟都稱留學生爲亡命之徒。王純華也是許多亡命之徒中間的一個。他學成歸國，便入了外國籍。在上海某國領事公館裏充當翻譯。在職數十年，資格熬得極老。每天跟着領事到新衙門裏去問案子。所有中國人打官司要運動外國領事幫忙的事情，都由他間接承辦。他又與幾個會審官聯絡在一起。在靜安寺路上組織了一個俱樂部。有人打官司要託他們幫忙，便在這個俱樂部裏公開接洽。這種買賣做了幾十年，手裏已

被他掙得幾十萬家財。自家的洋房也蓋在靜安寺路上。他前後娶過八個姨太太。死的死。跑的跑。現在只有兩個在家裏。一個就是老七。是他的第七位姨太太。還有一個老八。娶了沒有多少時。今年纔十幾歲。老七跟他已有十多年了。因爲自從老七進門以後。他的財產便漸漸的多起來。所以他對於老七非常鍾愛。他只有一個兒子。是他亡故的大太太養的。今年已有三十多歲了。孫兒也有四五個。他有些外國脾氣的。兒子有了職業。即便與他分家。除却逢時逢節。兒子帶了孫子來對他拜年拜節以外。平常日子。他們父子祖孫很少見面的機會。因爲他是信奉耶穌教的。所以對於宗族觀念。纔這樣淡薄。王純華今夜歸來。走到八姨太太的房裏。覺得身子疲倦。正脫了衣服要睡。老七房間裏的老媽子來說。七少奶請老爺過去一輪。王純華穿着短衣。拖着拖鞋。嘴裏含着半枝雪茄烟。便跟着老媽子走到老七房裏。他剛跨進門。老七早已由蘭香小房間裏跳了出來。奔到王純華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臉罵道。你這個老糊塗的。越老越昏了。人家的年紀比你的孫女兒還小。你怎麼好意思的。把人家的肚子也睡大了。六十幾歲的人。還做這種門角裏撒尿不圖天亮的事。損陰喪德。你可知道作孽麼。說罷。把食指望他的頭上亂戳一陣。王純華聽得這個話。也吃了一驚。儘老七責備了一頓。也祇是涎着臉抽烟。不敢說話。後來見老七發過一陣脾氣。坐在那裏抽香烟不開口了。他才走將過去。對她陪着小心道。好了。你也不必生氣了。事情做已經做錯了。只好以錯就錯。就這麼錯下去罷。老七道。你好說得容易。這麼一來。你倒又想開心了。不成功。說着。把桌子一碰。嚇得王純華不敢開口。又儘她罵了一場。傍邊兩個老媽子。知道老七的脾氣暴躁。兩眼白瞪瞪的望着他們。那一個敢出來插半句嘴。王純華也摸着老七的脾氣。曉得有底下人在傍邊。她是不肯罷休的。便對老媽子道。時候已不早了。你們去睡罷。再到那邊房裏去回覆一聲。說我今晚睡在這一邊了。老媽子答應着。剛要出房。老七叱道。慢慢的。我還有事。嚇得兩個婆子連忙立定。王純華一想。平常日子與她吵嘴。只要我把底下人打發開了。我低頭服小。對她幾句好話。一說。睡到床上。不用開口。天大的風波也算完了。今天她不放用人走開。大概是真動氣了。他自己擦了一支洋火。把烟嘴上的一段雪茄烟屁股點着了。盡力吸

了幾口。走到老七的跟前，把半個身子伏在桌上，湊近老七的臉上，含笑問道：「那末，依你的意思，該怎麼辦呢？」老七一掉臉道：「沒有什麼，你要她，待我讓她好了。」王純華笑道：「你又要說笑話了。」老七道：「這一次，決不是同你說笑話，我馬上就走給你看看。」說着，便立起身來，當真要走。王純華連忙將她按捺住道：「你放心，我決不會待錯你的。從前我要娶老八的時候，你也同我鬧說，我要待錯你，你看我娶了她，待你祇有比從前還要好些。以後我若是待錯了，我還是同從前一樣的話，待錯了你，就如同待錯我的娘一樣。」兩個老媽子聽到這裏，大家一對眼光，要想笑出來，連忙把嘴掩住。老七道：「你這種迷湯，我不相信了，趕緊不要灌罷。你娶別人，我還氣得過些，你偏偏的去看了這樣一個臭丫頭，以後還要我去同她稱姊道妹，真是把人都要活活的被你氣死了。」王純華道：「這不要緊的，以後仍讓她叫你少奶，你照樣叫她的名字好了。」老七更發火道：「現在用不着牽絲攀籐的，你讓我出去，你不讓我走，現在就讓我死，免得將來被你們氣死。」說到這裏，便放聲哭起來了。王純華此時也顧不得老媽子竊笑，要想抱了老七到床上去，被老七用手一洒，王純華倒退了幾步。老媽子連忙搶過去扶住。老七更是拍手拍脚的大哭起來。王純華急得束手無策，祇教老媽子絞熱手巾，倒熱茶給老七，忙得兩個婆子像熱灶頭上螞蟻一樣。老七哭到傷心之處，忽然呃的一聲暈過去了，躺在椅子上直挺挺的，真像死去了一般。兩個老媽子連忙將她扶住了。王純華連忙揹人中，撫胸口，嘴裏不住的喚着，少奶醒醒，少奶醒醒。老媽子也幫着大聲喚叫，把合家的男女僕人一齊驚醒。女用人都進房來幫忙。老八也來看熱鬧了。王純華正要叫人打電話去請醫生，只聽得老七喉嚨裏呃呃兩聲。王純華連連對眾人搖手，房間裏鴉雀無聲，靜候着老七緩過氣來。睜眼一看，房裏房外圍着許多人，她有氣無力的說道：「教他們大家去睡好了。」王純華一揮手，眾人各自散去。老八對着王純華一披嘴也走了。老七喝過一口熱茶，哼了兩條鼻涕，一連吐了幾口痰，擦了兩把熱手巾，開口來，嗓子也啞了。對王純華道：「讓我出去散散心，我在家裏真要鬱死了。」王純華道：「現在已經三點多鐘，要出去也要明天咧，睡一回罷。」說着又要來拉她到床上去。老七又哭道：「你真要教我今天晚上死在你的家裏嗎？」王純華連忙答應道：

好好好。不要再動氣了。老七立起身來。擦了一把臉。撲了一些粉。用刨花水梳光了頭髮。整理了一回前劉海。把首飾一齊戴在身上。開了小鐵箱。把鈔票一齊塞在一個手提小皮包裏。教老媽子在後房拿了一隻旅行用的外國皮箱來。先把一只首飾盒子放在裏面。又理了些單夾衣服。鋪在面上。滿滿的裝了一箱子。才把牠鎖上。鑰匙放在小皮包裏。王純華看着她一樣一樣的放好。再也不敢多嘴。老七理好東西。命老媽子去叫一部黃包車。王純華道。教馬夫配了車子送去罷。老媽子道。外面在那裏下雨了。少奶就這麼罷。老七又鬱得說不出話來。看看又要疊過去的樣子。王純華連忙教老媽子去叫。老媽子只得出去。等了半天。方進來說。叫到了。老七要自己去提皮箱。老媽子連忙代她拿了。幾個人一同出房。經過外房。老七順手在衣架上取了一件雨衣穿了。王純華直送到她大門首。一個看門的號房恭恭敬敬的立着。大家看她坐上車子。向西首拉去。王純華回身看見門房間裏靠着一輛自由車。便教看門的人騎了。跟在她的後面。不可讓她去尋短見。看她進了那一個門口。記住了門牌路名。快回來報與我知道。看門人遵命去了。不到一刻工夫。就回來報信道。少奶到滄海別墅裏去了。王純華還不甘心。又打一個電話到滄海別墅去問。回報說。剛才的確有一個單身女客進門的。住在六十四號裏。他打聽得着實了。才放心去陪八姨太太睡覺。明天一早。他要去上公堂聽審。等到午刻退堂。他就在衙門裏打了一個電話到滄海別墅去。叫六十四號裏的客人聽電話。誰知旅館裏的人回覆說。六十四號裏的女客。一天亮就把房間回頭了。人已不知去向。王純華聽了又着急起來。便向領事官請了半天假。急忙回家。差人分投快去尋找。一面打電話到各處親戚朋友家裏去打聽。到了傍晚。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他心裏便格外着急起來。王純華平常除了禮拜日以外。白天都不很在家裏的。就是每天晚晌。亦要應酬到十二點過後才回家。他回家的時候。老七總比他先回來一步。他覺得老七是難得出門玩耍的。家裏人當然也不肯多事。在主人面前去搬弄是非。所以老七在外面做的事。他是永遠不會知道的。不過到了今天這個時候。王純華怕老七出去尋短見。便不得不向老七房間裏的用人盤問一番。盤問下來。據兩個老媽子說。七少奶除了禮拜日以外。差不多是天天

出去出去的時候。大半與阿娥小姐同淘。至於到什麼地方去的。我們都不知道。惟有蘭香或者曉得的。因為少奶常常帶着她同去的。王純華聽罷。便去打聽蘭香。蘭香究竟胆小。並且老七從前再三叮囑過她。小房子裏的事情。只有阿娥小姐知道。如果有第四個人知道這件事情。就是蘭香說出去的。那就要她的性命。她也知道這件事。如果給老爺曉得。一定要有性命出入的。所以今天王純華來問她。她只是支支吾吾說不出來。王純華的眼光何等厲害。聽得蘭香前言不對後語。便用軟哄硬嚇。一層層向她盤駁。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那裏經得起一個老奸巨猾的人來盤問呢。幾句破綻被他捉住。便用恐嚇手段將她一逼。早就吐了真話出來。便把少奶如何每天教我到小房子裏去服侍那位少爺。那位少爺來了。如何教我到家裏來送信。少奶去了如何與那位少爺要好。一五一十說了一個暢快。王純華聽了。直氣得簌簌的發抖。忙向蘭香問明了小房子的地址。立刻帶了幾個家人。同坐了一輛馬車。不多幾步路就到了牛肉莊門口。王純華坐在馬車上。抬頭看住了窗口。幾個家人走進店堂。也不問信。直闖到樓上。只見房門洞開。兩間房裏都是空空洞洞。一樣東西都沒有。只地板上有十幾個空的食物罐頭。五六個空酒瓶。幾個空紙盒。幾十個空香烟罐頭。踢在人的腳上。在地板上滾來滾去。裏間的屋角裏。還有一大堆黏在一起的皺桑皮紙。和幾十張方方正正的草紙。散了一地。家人見樓上無人。只得退了下來。到馬車前報告王純華。兩個店裏的夥計。見這幾個人來得突兀。也跟著馬車前來問信。王純華問他們。樓上的房客幾時搬走的。夥計道。今天早晨那個女人來回頭房屋。等到一點鐘光景。她的男人和一位大小姐都來了。他們三個人收拾好了被褥和零碎東西。便一同出門去了。木器是由傢生店裏搬去的。走了也有一個多鐘頭了。王純華道。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們可知。夥計搖頭說不知道。王純華道。他們去了還來不來呢。夥計道。他們回頭了屋子。還來幹什麼。王純華又問。這家人家姓什麼呢。夥計道。聽說是姓唐吧。他們只有白天來坐坐。晚上從來不在此地過夜的。你們找他們可有什麼事情。王純華嘴裏砸了一下道。我同他是朋友。找他有一點要緊事情。那個夥計笑道。此地是他的小公館。你要找他。須要上他家裏去找的。王純華道。你們可知。

道他的家在什麼地方。請你們帶我去找到了他們。我可以重重的謝你們。兩個夥計只是笑得搖頭。王純華見問不出什麼。所以然來。只得仍舊回家。再去盤問蘭香。蘭香說。我只知道那個男人名叫老六。不知道他姓什麼。住在什麼地方。做什麼生意的。我都不知道。要知道詳細情形。須要去問阿娥小姐的。可憐王純華對於這個名義上的乾女兒。只知道她姓唐。父兄做什麼生意。叫什麼名字。家住那裏。完全都不知道。可算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兒。一時也無從探問。這件事情弄得王純華毫無頭緒。只怪昨天晚上不該放老七出去。此時惟有託幾個熟識的包打聽代爲留心偵查老七的行蹤了。王純華的心裏明明知道老七有不端的行爲了。不過自己的太太與人軋姘頭。總是不很冠冕的事。如果去捉破了他們的姦情。分明弄一頂綠頭巾。到自己頭上來戴戴。萬一被報紙上登載了出來。鬧得醜名四佈。與自己的面子有關。被大家笑話。所以姨太太偷人的事。他是極不願意給人知道的。他所捨不得的是老七帶出去的那些首飾。要值萬把塊錢呢。他對包打聽說。也說是最好把首飾追了回來。老七愛嫁什麼人。任她去嫁。不必多追問罷。包打聽向王純華要了兩張老七的照片。自己去偵查。老七那晚出門。就知道老頭兒要派人釘梢的。她坐在車上。回頭一看。果見後面有一輛腳踏車跟着。她只作不知道。到了滄海別墅。開房間等着天亮。見了東方發白。便付了房錢出門。她知道王純華白天是沒有工夫的。就到小房子裏去睡了一晚。等到阿娥到來。兩個人一商量。就猜到蘭香定要說出來的。惟有立刻把小房子退去。免得他們尋來。不多一會。楊小紅也到了。老七不及與他說明。就把鋪蓋雜物一捲。三人一同出門。到後馬路找了一家偏僻旅館住了一面。又教阿娥去招呼木器鋪立刻去搬回傢生。所以等王純華趕到。他們早不知去向了。老七到了旅館裏。纔把自已在家裏賭氣出來的話告訴了楊小紅一遍。楊小紅一聽倒怔住了。他心裏實在不歡喜老七。如果沒有阿娥在傍邊。他早已同老七脫離關係了。現在她離了本夫要來跟我。不是教我一輩子受累嗎。當下便問老七。以後作何計較。老七道。我現在出來了。如果馬上跟你。雖然老頭子奈何我們不得。只怕他要暗算我們。所以先要冷一冷場。讓我到蘇州鄉下去住幾個月。再來同你做長久夫妻。楊小紅聽說她還要到

蘇州去住幾個月。心想下個月我就要娶老婆了。等她回來。知道我娶親的事。就是我不與她斷絕。她也會與我斷絕的。這兩三天工夫且敷衍着她再說。好在阿娥總不會陪她到蘇州去的。等她去了。我再與阿娥租一間小房子玩玩。就是在阿娥身上花幾十塊錢一月也是願意的。楊小紅心裏這樣癡癡的想着。老七問他爲什麼不開口。楊小紅道。我在這兒想。只怕將來我養不活你。老七道。你放心。我帶出來的首飾值兩三萬塊錢。將來把他變賣了。拿來擔幾腳生意。放放利錢。或者買幾個討人。放在生意上。我們只要不濫吃濫用。包你可以過一輩子快活日子。講到眼前。我在銀行裏還存着幾千塊錢私房。可够我們這一兩年裏花的了。所以我的用賬。倒不用你担什麼心事。我也決不要來花你半個錢的。只要你將來不要變心就是了。說罷。便叫小紅伸出手來。把她自己手指上一隻最大的金鋼鑽戒子除下來。套在他的無名指上。並對他笑道。我到了蘇州去。你要幾個月見不到我了。你如想念我的人。便看看這一隻戒子。說着低下頭去。親親他的手。這隻戒子就永遠戴在你的手上吧。隨便什麼時候都不許你除下來的。她又回頭對阿娥說道。阿娥。我動身去了。這個人便交給你代我看住他。不要放他到外面去胡謔。如果他有什麼不規矩的事情。你趕緊寫信來告訴我。讓我來與他算帳。阿娥笑道。這可保不住的。脚生在他的肚子底下。我不能一天到晚釘住他。他要變起心來。我又不能去拉他。這個重任我可擔不起的。老七道。對的男人要變起心來是沒有藥救的。人家說的癡心女子負心漢。這句話一點不錯。老六。你的良心究竟好不好。你倒對我老實說說。看楊小紅笑道。我說我的良心好。你們也不相信我。我又不能把良心挖出來給你們看的。你們又不能到我的肚子裏來。調查我的良心。究竟是好是壞。我的良心好壞。反正將來你們總看得見的。老七道。你看他說的話多麼掉皮。說了半天。如同沒有說一樣。嗨。我挖出心肺來待你。如果你真要喪了良心呵。哼。說着便咬緊牙齒。楊小紅笑問道。哼。便怎麼樣呢。老七還咬着牙齒道。哼。我做了鬼也要來捉你去的。你當心一點點。說到這裏。老七用指頭望楊小紅腦門兒上使勁一推。楊小紅本是兩脚騰空坐在床沿上的。經她一推。便順勢望床上倒了下去。老七正要爬上去呵他的肉癢。忽然茶房喚的菜飯來。

了。老七今天只在早晨吃過兩片麵包。現在餓過了火。倒反吃不下去。況且菜也不好。只吃了半碗飯就放下了。楊小紅與老七雖然結識了許久。晚上從未睡過在一起。這兩天在旅館裏便能暢敘一回。房間裏本有兩張鋪。就留阿娥睡在小床上。他們倆佔着大床。楊小紅除了上戲館唱戲以外。都來陪着她們。好在鋪上有一盞烟燈點着。倒也並不覺得心焦。老七本說住兩天就要動身的。誰知住了一個禮拜。還是楊媽同楊小紅鬧了一場。楊小紅對老七說。明天不能來陪你了。老七纔想着動身。到臨動身的那一天。老七摸摸索索的趕到火車站。火車早已開去了。下半天的慢車又不願意趁。只得與阿娥重回到旅館裏。重開房間。等着搭晚上十一點鐘的夜快車動身。此時楊小紅已回去了。這一下半天。在旅館裏着實氣悶。燒完了三四塊錢。雅片烟纔見天晚。夜飯也吃不下。商量這五六個鐘頭到那裏去消遣呢。還是到天樂茶園去看看楊小紅罷。兩個人奔到戲館裏。戲台上剛在那裏跳加官。老七不覺失笑道。想不到臨時動身。還要來做一次鄉下人。阿娥道。回出去也沒有地方好走。管地。就坐一晌罷。兩個人便在包廂裏坐下來。台上一齣齣的開鑼戲唱着。她們只在注意門帘裏的楊小紅來了沒有。也不知道戲台上唱些什麼戲。好容易等到九點鐘。才看見楊小紅在門帘裏露出半個頭來。張望着包廂。阿娥連忙對他一招手。楊小紅看見覺得一怔。心想倒要去問問她們究竟爲什麼去了。又回來。他便轉到前台。在包廂背後與阿娥說了幾句話。這幾句話一說不打緊。就此掀起一場天大的風波來。楊氏一家的命運也喪失在這幾句話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撒嬌飲鴆小星還舊巢

療妬烹鶯酷吏判冤獄

却說楊小紅知道老七與阿娥白天動身到蘇州去了。晚上却又見她們在戲館裏看戲。心裏覺得納罕。便繞到前台包廂背後。用手指在板壁上輕輕彈了兩下。阿娥聽得清楚。離開座位。走出去見了楊小紅笑道。我們到蘇州去了。回來了。楊小

紅道。瞎說。那裏有這樣快。你們怎麼又沒有去。阿娥道。去是去的。走到那裏。火車剛剛開掉。只得退回來了。楊小紅笑道。怪不得。我看你們兩個。都有些火車脫班而孔呢。阿娥道。你今天幾點鐘完結戲。楊小紅道。今天有新角兒打泡。我特別早完。十點一刻就沒有事了。阿娥道。那再好沒有了。白天媽媽教你送她上車。你說怕人看見。現在是晚上了。你趕緊馬馬呼呼去把戲唱完了。我同你一路送媽媽動身。火車要十一點鐘才開呢。楊小紅聽了也很高興。便別了阿娥。自到後台扮戲去了。阿娥重入包廂。把楊小紅肯送動身的話告訴了老七。老七當然歡喜。便教阿娥預先去僱了一輛馬車。等在門口。候楊小紅唱完了戲。三人同車。到棧房裏去取了皮包。一同到火車站。阿娥自去照辦。當楊小紅與阿娥這樣悄悄說話的時候。自以爲無人知道。誰知早被兩個帶眼人看見。這兩個人都包打聽茶會上的蟹脚。一個名叫茶館長生。一個名叫小照會阿掌。他們倆常到戲館裏來看白戲的。來的時候總坐在包廂正面樓上。剛才楊小紅在門帘裏與阿娥老七二人眉目傳情。他們已十分注意。後來又見楊小紅繞到前台來與阿娥說了半天話。等楊小紅走了。他們便去打聽招呼老七的案目。問這兩個女客是不是生意上的。那案目道。你們不要胡說。這是靜安寺路王公館的姨太太。茶館長生便問。是不是領事公館翻譯王純華的姨太太。案目說正是她。她是我們這裏的老主顧了。長生聽罷。連忙偷偷的教小照會阿掌出一個彎頭去報告他們的老正。他自己仍在戲館裏監視着她們的行動。阿掌奔到老正家裏。把這樁事報告給老正聽了。老正把老七的照片檢出來給他一認。果然不錯。就同到天樂茶園裏來。正遇見阿娥在門口招呼馬夫。教他配好了馬候着。老正便教阿掌也去僱一輛馬車來。自己上樓去和老七打了一個照面。便退出來打電話去報告王純華。誰知公館裏俱樂部裏。都找不到他。恐怕耽久了。要被她們逃走。便回到戲館裏去。果然不多一回工夫。老七與阿娥就站起身來走了。老正帶了兩個夥計跟在她們後面。只見她們出了戲館。跳上了馬車。教馬夫走前幾步。在後台出入的弄堂口停着。只有一兩分鐘的工夫。見楊小紅匆匆的出來。三個人同坐一車向北馳去。後面包探的馬車。看他們行了十幾間門面。就命馬夫遠遠的跟他們。可不要被他們覺察。老正

在馬車裏倒躊躇起來。王純華的電話沒有打到。他是一個要面子的人。沒有得到他的許可。如果貿然將他們男女一齊牽住。與他的面子上不大好看。現在只有釘到了他們的地方。等報告了王純華。再來處置也好。他胸中定好了計劃。便對兩個夥計說道。釘到了他們的窠堂。你們兩個人輪流看住。不要讓那隻寡老脫梢。正說着。只見前面的馬車已在一家客棧門口停住。祇有阿娥進去。老七與楊小紅仍坐在馬車裏。老正知道他們還要出來的。便教馬夫也遠遠的候着。不多一會。阿娥提了一個皮箱出來。跳上車子。又馳去了。老正在後面馬車上對夥計說道。看他們的樣子。是要想開碼頭了。如果他們真要去趁火車。那只有把他們在租界上搭住了再說。等他們進了火車站。弄到中國地界上去。那就費手脚了。阿掌探頭向前一望。果見前面的馬車已過鐵馬路橋。向北首如飛的駛去。老正便命馬夫緊一步趕上去。誰知他們坐着的是一部老爺馬車。走到橋堍下。便不肯前進。馬夫用鞭子狂抽。那匹馬非但不望前走。反而望後倒退了幾步。老正在車中跳脚着急。那馬夫道。你們急急的要走。小馬夫剛正跑開了。這一隻老畜生有一個脾氣。過橋的時候。定要小馬夫替他拉一把的。兩個夥計聽得。連忙跳下車去。權充着小馬夫。幫同將馬車拉到橋頂。兩個人再跳上車去。馬夫一加鞭子。馬車就順着勢溜下橋去。再一看前面那輛馬車。早已不見影蹤了。老正急得幾乎要去打那馬夫。那馬夫却冷冷的道。不要緊的。前面那部車子同我們是一家的。要是趕不上。回頭只要一問馬夫就知道他們是到什麼地方去了。老正罵道。等你去問來。人家趁了火車。南京都到了。馬夫連連加鞭。趕到界路口。遠遠望見前面馬車已在火車站外停住。原來離火車開行的時刻。只有十幾分鐘了。那部馬車因為沒有中國照會。停在柵欄外面。阿娥提了一個皮箱。先奔進車站去買票。楊小紅與老七下了馬車。付了車錢。雙雙攜手正要跨進車站的柵欄。如果進了柵。那就是中國地界。租界上的包探。沒有正式的公文牌票。不能隨便越界抓人。現在這件事是臨時發生的。他們那裏來的公文呢。所以阿掌長生等不及馬車趕到。便先跳下馬車。如飛的奔過去。眼見得他們各人一隻脚已跨了進去。他們知道趕不上了。阿掌忽然生了一個急智。看長生奔在他前頭。他搶上一步。把長生一把抓住了。狂

喚道：「這個東西是馬車裏的女人掉下來的，又不是我偷的，你抓住我幹什麼？」阿掌會意，也狂呼道：「馬車裏的人還沒有走，讓我問問他們。」噲，馬車裏下來的女客，你丟了東西沒有？老七與楊小紅此時已進欄走了三五步了，聽說丟了東西，便同時立定，只聽得那兩個人還在爭吵，要教老七過去認領失物。老七焉有不中計之理，走近欄口，只見一個人手裏高高的舉起一樣東西，好像是怕被那個人搶去似的。老七跨出欄去，想看看明白究竟是一樣什麼東西。等她跨出欄口，阿掌連忙將她擠住，不讓她再出去。同時長生把手裏的東西換到那隻手上去，遠遠的伸在欄內，好像教楊小紅過來看似的。楊小紅常真湊近前去，長生手裏的東西，便像拿了肉饅頭引狗一般。兩個人你搶我奪，一隻手一幌一幌的，把楊小紅引到欄口，突然一把胸脯將他抓住了，便勁望外面一拉，早就衝了出來。楊小紅正要回頭罵他，老正早已趕到，提起蒲扇般的巴掌，劈拍兩響，這兩下連環耳光，直打得楊小紅眼睛裏金光亂迸，他以為又遇到拆白黨了，嘴裏一聲媽得皮，提起拳頭就照老正臉上打來。老正出來抓人，不預備人會反抗的，只得把頭一偏，臉上已着了半記。這半拳打着，雖然沒有把油鹽醬醋一齊打出來，倒也有半瓶子醋的力量。兩個夥計見楊小紅動手打老正，這真是翻天覆地的事情，拔出警笛來一吹，霎時間圍上許多人來。阿掌一把抓住了老七，說不要讓她跑了。長生幫着老正來打楊小紅，楊小紅究竟是練過武工的，這兩個人休想上得他的身。長生見不是路，一手扭住了老七，一手又狂吹警笛，霎時間已來了四五個巡捕。楊小紅見有巡捕來了，還想去請巡捕評理，誰知幾個巡捕都拔出梨花槌來，幫着老正就打。楊小紅這可不敢回手了，被他們六七個人圍住，拳打脚踢，幾乎掉掉半條性命。直打得他睡在地下不能動彈了。老正才掏出一副洋手鎊來將他鎊住。老七在傍邊看着，嚇得脚也軟了。直要望地上蹲下去。阿掌提住她的後領，也給了她一個嘴巴。看客越圍越多，還以為捉什麼大強盜咧。老正一聲吩咐，幾個巡捕拖着楊小紅就走。臨走的時候，老正還說道：「路上再開伊，可憐楊小紅，這一路上半拖半打，拖到巡捕房，只剩得一口氣了。」老正和兩個夥計，押着老七，拿了原來的馬車，也到捕房，捕頭問抓進來的人何以打得這個樣子。老正說他拒捕，我也被他打傷了。捕

頭見老正的臉上果然腫了半邊，也就沒有話了。此時楊小紅已不能說話，無法再開口供，只得將他手上的金鋼鑽戒子，身上的銀錢東西搜了出來，暫時收押起來再說。剛才車站上那位阿娥小姐，提了一個很重的皮箱，擠到人堆裏去，冒着一張車票，兩張月台票，等在車站上，不見他們進來，忽聽得外面亂吹警笛，又聽得後來的旅客說，看見有一男一女被巡捕抓去了，她心裏已猜到八九分，恐怕被他們連累，提了皮包竟先自上車，等到火車動了，還不見老七到來，她知道準已出了事情，只得安心坐在車中，臉上不敢露一點慌張樣子出來。等她到了蘇州，先住了一夜旅館，明天再去投奔她的親戚，躲了幾天，看見上海報紙上登了楊小紅的事情出來，她便格外不敢出頭，並教人到上海來，偷偷的把她的一個娘接到了蘇州去住，把皮箱設法毀了鎖打開，裏面的東西就算是她的了。她匿跡在蘇州，以後就算是蘇州人，阿娥小姐總算是一個禍中得福的人。楊小紅被擒的當夜，包探老正到十二點鐘的時候，才與王純華打通電話，把一情一節報告給他聽了。王純華便打了一個電話給領事官，領事官又連夜打了一個電話到捕房裏，他們說些什麼，因為在下是一個不懂外國話的人，就是在傍邊聽見，也是莫名其妙，只得略過。王純華得了領事官的回電，便坐了一輛自備馬車到巡捕房裏，捕頭把老七帶出來，王純華見老七眼睛已哭得像胡桃一般腫了起來，成了一個小可憐兒了，想着她姘戲子的事情，實在可恨，看見她現在這種樣子，倒也着實心疼。當時只狠狠的盯了她一眼，當着許多人的面，也不便與她說什麼話，只與幾個外國人一一握手，說了幾句話，又向老正道了一番謝意，便領着老七一路出門，同坐一部馬車回家。老七坐到車裏，不待王純華開口，便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王純華只顧自己抽雪茄烟，也不去睬她。老七更加傷心，倒在他的懷裏，嗚嗚咽咽哭個不停。王純華厲聲說道：你還哭些什麼，你做這種事情，教我的面子放到那裏去。我那一樁事情待錯了，你要這樣的報答我。老七只是伏在他的身上啼哭，一句話都不說。王純華一路嘮嘮叨叨，罵一個不息，翻來覆去，只是那幾句話，直等馬車將要到自己門口的時候，老七模模糊糊的說道：你放心，我總對得起你就是了。這一句話，抽了好幾口氣才說完，說罷還是伏在他身上，涕泗淋漓，哭

得傷心。把王純華穿的一件哩嘍袍子，染了許多眼淚鼻涕，溼了一大塊，虧得王純華是個久歷情場的老手，否則他的心腸早被老七哭軟了。馬車到了公館門口，王純華將老七一推，獨自出了馬車，頭也不回，竟自進去。走到老八房裏，把長衣一脫，氣鼓鼓的坐在一張沙發上，一言不發。老八笑問道：「你的那位心愛的太太怎麼樣了？」王純華歎了一口氣道：「不要去提她了。從今往後，譬如她已經死掉，我也一輩子不願意再見她的面了。」老八笑道：「你捨得嗎？我看你還是眼開眼閉些罷。」教她下回少做這種事情。這一回就埋埋呼呼，不要去追究她罷。王純華急得跳起來道：「我已經氣得這個樣子，你還要來取笑我。這個女人我本來也要重辦她的，不過這種事情，好像青竹竿淘屎坑，越淘越臭。如果不把她收回家，放在外面，她若是逢人告訴，敗壞我的名譽，那我還能够在社會上做個人嗎？所以我想來想去，還是把她收回來，關在家裏養死她。」老八披嘴道：「謝罷。現在說得這樣硬，被她三句迷湯一灌，又要酥掉了。」王純華道：「好好好，現在我也不同你多辯，你看著罷。」他們正在說話，忽然一個老媽子一路驚喚着進來。王純華與老八聽見都吃了一驚。那老媽子已走到王純華的面前，只見她張口急喘，說不出話來。王純華忙問：「爲什麼事情？」這樣的慌張。這老媽子一手指着房外說道：「老爺不好了，七少奶跑到房裏，倒在床上噁噁啣啣哭了一場，爬起來話也不說，把這麼高的一大盒子雅片烟一齊吃到肚子裏去了。說罷把兩隻手一比盒子的高度。王純華聽得這個消息，也等不得聽老八的說話，三脚兩步跳到老七房裏，沒有跨進房門，已聽見老七的哭聲。走進去一看，只見老七倒在一張楊妃榻上，捧着一個肚子亂滾。另有一個老媽子坐在榻上攔着，怕她要滾到地下來。蘭香手裏拿着一個茶杯，眼望着老七，嚇得渾身簌簌亂抖。老媽子見王純華走到跟前，連忙站起身來。王純華便坐了下去，代替着老媽的缺。湊到老七的臉上去，問她什麼樣子了。老七雙手把他亂推，帶哭說道：「你不要來管我，我沒有面孔做人了。我對不住你，你讓我死，我死了，總對得住你了。」王純華雙手按住她的身體，止住她的囔。回頭望着桌子，老媽子急忙把一個烟盒子遞過去。他一看盒子外面滿塗着烟膏，老媽子手裏也沾了一手的烟。再看盒子裏面果然祇剩得一點點了。王純華此時不由得也着急起來。他

知道兩個老嫗是不會打電話的，便教蘭香奔出去把當差的阿福喚了進來，命他趕緊去打電話，把朱醫生請來。同醫生說明了救烟，要他把救急的器具帶來。老七睡在床上，連連的哭喚搖手，不許人去請醫生。又把頭向牆上亂撞，頭髮也散開了。形狀甚是悽慘。時在深夜，醫生早已睡覺，等了許多時候，不見到來。家裏的人却都被驚醒了。同到老七房裏來侍候，祇有老八却早已脫了衣服睡覺，並不許自己房裏的人到老七房裏去。老七此時已無力哭喚，只把一雙手向脖子上亂搔，兩顆眼珠子向頭頂上翻去，白多黑少，看了有些害怕。王純華同她撫着胸口，看她這種可憐樣子，心裏實在不忍。老七忽然打了幾個噁心，哇的一聲吐了許多黃水出來。王純華心裏覺得一寬，連說這不要緊了。忙教蘭香倒一杯熱水來，親自喂她吃了。俯身下去問她，心裏還覺得難過嗎？老七也不開口，只把手指捏成一個圈，望嘴上比比。王純華忙教再倒開水。老七一連喝了四五杯下肚，只聽得她的肚子裏咕囉咕囉響個不住。外面門鈴大鳴，醫生進來了。王純華站起來讓醫生診過了脈，檢驗了一番腸胃。王純華把吞烟的情形告訴了醫生，請他趕緊設法救她。醫生便說：「如果不放心，可以洗一洗胃。」王純華道：「好的，就請你趕緊替她洗罷。」醫生便命助手把皮包裏的皮帶藥瓶取出來，配好了藥。兩個人拿了皮帶藥瓶，走到老七睡的榻前，教兩個老嫗子扶她坐起來。醫生拿了皮帶要望她嘴裏塞進去。老七睜眼看見吃了一驚，連忙把牙關緊閉，嘴唇抿緊，死也不肯張開來。王純華說了許多好話哄她，她只是搖頭流淚，把身體亂擺。兩個老嫗子被她酒脫身體，又躺了下去，抱着腦袋大呼不要。王純華看樣子軟商量是洗不成的了，只得喚了兩個精強力壯的僕人進來。一個像服侍產婦似的將她抱在背上，一個抓住了她的兩只手，兩個老嫗子按住了她兩條腿，使他不能掙扎。才由醫生用器械撬開了牙關，把皮帶通到喉嚨口，將一瓶藥水通統灌了進去。剛正取出皮帶，老七已大嘔大吐，真的差一些把苦胆都嘔了出來。吐罷一陣，老嫗子把她抱到大床上去睡着。醫生又診她一回脈，聽了一聽肚子裏，才對王純華說道：「照理吞生烟的人不能讓她睡的，應當挾着她走幾個鐘頭，她還好吃得不多，看樣子已沒有什麼危險了。」說罷便開了一張藥方說：「這個藥明天上午給她吃也不要緊。」王純華

千多萬謝。把醫生送了出門。仍回到房裏來。吩咐用人把房中打掃乾淨了。都去睡覺。只留一個老媽子在外房候命。他坐在床沿上望着老七。見她還在痛哭。他便說道：「好了，事情已過去了。還哭些什麼？你知道懊悔，下次不做就是了。」老七嗚咽着道：「都是你不好，叫我不要一天到晚悶在家裏。沒有事到外面去散散心。纔遇見這個殺千刀的。天天來釘我的梢。說到這裏又咽住了。」王純華睡到床上去。着實撫慰了她一番。又問她的首飾皮箱都到那裏去了。老七一想起不着再去害阿娥。便說都被那個人騙去了。把所有的罪過一齊推在楊小紅一個人身上。聽得王純華咬牙切齒的恨道：「我已安排妥貼了。明天我再去打一個招呼。好好的收拾這小畜生一下。即便不教他死。也要送掉他半條命。」老七也說：「這種人不辦辦他。將來我們女人有得受他們的苦呢。」話到此間。王純華與老七的裂痕已漸漸的泯滅。讓他們去愛好如恆。夫妻白頭到老。再說楊小紅的家裏。楊媽因爲近來楊小紅常常整夜不歸。所以他一夜不回家。也並無人去注意。直到明朝午刻。楊媽與楊柳青林少雲三人正坐在一張棹子上吃飯。楊媽還在罵着小紅。說他玩得連家都不要了。忽然洪大奎梅玉亭帶了一個小包。急得滿頭大汗的奔進來報信道：「不好了，你們小紅闖了大禍了。」楊媽一口飯正含在嘴裏。聽得這一句話。怎麼也咽不下去。楊柳青也急得面如土色。林少雲忙問什麼事。洪大奎道：「你們不能吃飯了。巡捕房裏快來抄家了。趕緊拿了要緊東西。到租界外去避一避風頭罷。」楊媽嚇得四肢癱軟。一口飯噴得滿桌狼藉。楊柳青驚問道：「究竟爲什麼事？」梅玉亭道：「趕緊出去了。再說現在來不及講呢。」楊柳青見他們着急得這個樣子。不便再問下去。便向楊媽身邊掏了一個鑰匙。奔上樓去。提了一隻小箱子下來。洪大奎命順子與老媽子暫時躲在鄰居人家聽信。千萬不要走開。林少雲攙扶了楊媽。洪大奎替楊柳青提了箱子。與梅玉亭包探一同出門。大家上了街車。命車夫望南飛奔。出了租界。洪大奎才回頭問道：「你們可有認得的人家？暫時去躲一躲。棧房裏恐有人注意。萬萬去不得。」楊媽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只把雙手握緊了扶手。擺在車子上。毫無主意。還是楊柳青說道：「此地近段有一家洋貨字號。我們認得的。只好暫時到那裏去躲避一下罷。」大家聽說。便教楊柳青的車子領頭。拉到天主堂。

衙停下來。一羣人擁到陳蕭甫的字號裏。把陳蕭甫也嚇得一跳。只得讓大家在客堂裏去坐定。楊柳青忙問洪大奎道。小紅究竟闖了什麼禍。洪大奎道。我也不明白。請這位先生說罷。說着指着那包探。這個包探名叫小牛皮。巧生是天樂茶園用着他做望清的。他今天在公堂上看見楊小紅聽得堂上把案審結。連忙趕到梅玉亭處報信。適巧洪大奎也在那裏。三人才一路到楊家來。剛才在梅家。他也來不及細說。這時候他才不慌不忙把耳聞目睹的事情細細的說道。今天我到公堂上去。只見楊小紅雜在許多犯人堆裏候審。看他的樣子已不像一個人了。捧着一個肚子蹲在地上。好像是忍着痛的樣子。後來我打聽得這樁案子。是我們老正親自帶了茶館長生與小照會阿掌去辦的。我便去打聽長生。據長生說。楊小紅是打劫王純華家的主犯。昨晚他想趁火車逃走。老正帶了我與阿掌去抓他。他還敢拒捕。把老正都打傷。後來捉到捕房裏。在他身上搜出一只金鋼鑽戒子。教王純華來一認。果真是被劫的原贓。所以今天才把他解公堂的。我與長生是很知己的朋友。我便偷偷的問他。這裏面還有什麼別的蹊蹺沒有。他悄聲告訴我道。這件案子是領事官關照要重辦的。實在是楊小紅與王純華的姨太太有些不清不白的。事情。王純華怕擔臭名聲。纔故意裝了這樣一個由頭。長生又說。公堂上的閔老爺。不知與楊小紅又有什麼深仇宿怨。聽說也要重辦他呢。林少雲插嘴道。這樁事情。我倒明白的。一定是閔老爺爲了花月樓的緣故。同小紅吃醋。牛皮巧生一拍大腿道。哇。那就怪不得了。剛才閔老爺審問楊小紅的時候。只問了他兩三句話。就照了捕房裏送來的口供單子。埋埋呼呼的就判決了。楊柳青忙問道。現在判的是什麼罪名呢。巧生道。領事官判的是監禁十五年。中國單子上因爲租界章程最多只許判五年。所以判的是五年後帶堂再核。大家聽巧生說到這裏。目光不約而同的注射得楊媽的臉上。只見她的目珠望頭頂上一翻。立刻來了一個氣椅兒。楊柳青也含了一泡眼淚。與林少雲兩人左右扶住了楊媽。衆人幫着喚了一會兒。才把她喚醒。大家忙亂了一陣。洪大奎梅玉亭都說。現在急也無益。應當想法子救他才好。楊媽急忙爬在地下。對巧生和衆人磕了兩個頭。要求他們救救小紅的性命。大家便問巧生可有什麼挽回的法子。巧生道。這個事情難想

法子。你們想領事官。中國老爺。老正。都是他的冤家。所以今天才判決得這樣快。並且事前外面一點風聲都不漏出來。讓你們律師都來不及請。那裏還有什麼挽回的法子。我是怕王純華還要追賊。那是一定要到你們家裏來抄的。所以來通一個信給你。教你們避開的好。我現在還有些事情。要先走了。大家都向他道謝。送他出門。他出去了。忽又回來。把梅玉亭與洪大奎叫到門口。竊竊私議了一回。洪大奎回進來。偷告楊柳青。楊柳青只得在皮箱裏拿了五十塊錢出來。洪大奎拿到門外。纔真的把巧生送走了。屋內大家紛紛議論。有的說楊柳青也不能在上海唱戲了。有的說兄弟犯法與姊姊無干。儘管上台不要緊的。楊媽還和拼了老命不要。去見一見兒子的面。梅玉亭說。只怕現在西牢裏都到了。進了西牢。須三個月才許家屬去探望一次。楊媽聽說。急得把頭向牆上亂撞。只是要尋死。洪大奎與陳簫甫都說。你還有姑娘在這裏呢。不要這樣偏心。大家正在紛鬧的時候。忽然小牛皮巧生又來說道。你們觀盛里的房子已被封起來了。梅玉亭向巧生商量道。楊小紅犯了罪。只好由他去了。總要想法子。不要再連累別人才好。巧生道。聽說現在王純華還不肯罷休。據他說。一共丟了有一萬多塊錢東西。此刻只追了一隻鑽戒回來。他非要把原贓通統找回來不可。須要他不追究。這樁事才好辦呢。巧生說罷。又匆匆的去了。陳簫甫說道。我倒有一個朋友。同王純華是多年的交情。讓我去託託他看。不知道他肯不肯出來幫忙。楊媽又爬在地上。對陳簫甫磕頭。陳簫甫忙將她扶起。楊柳青也過去哀求他幫忙。陳簫甫道。說起這個人來。你們也很相熟的。就是同姑娘很有感情的那位金八太爺。只要你親口去託他。他沒有不肯幫忙的。楊媽連忙接過來說道。姑娘。你趕緊去託託金老爺罷。你不能望着你的兄弟死啊。楊柳青道。那末就請陳老爺去轉託他吧。陳簫甫道。待我打一個電話去問問。看他可在公館裏。說罷。他便到帳房裏去打電話。大家坐在客堂裏等他。只聽得他在電話裏說的都是廣東話。外面的人一句也聽不懂。他說些什麼。這個電話足足的打了半個鐘頭。打罷。祇見陳簫甫笑嘻嘻的進來。對楊柳青說道。金八太爺聽見這個消息。也很替你的兄弟擔憂。後來我告訴他。說是王純華的事情。他就說不要緊了。他與王純華極有交情。這一點小事。只要他去一說就

沒有事了。他還說不要說是你們家屬不會牽累。就是楊小紅本人。他也可以想法子救他出來。現在他就快要到此地來了。楊媽等聽得才始安心了一些。梅玉亭道。我看無論如何。今天總來不及了。洪大奎道。今天晚上的戲怎麼樣呢。楊媽忙將楊柳青一把摟在懷裏哭道。我一個孩子已經去了。不要把我這一個寶貝再抓進去關了起來。今天我死也不放她上戲館子去了。楊柳青也對洪梅二人道。今天就是能上台。我的心亂如麻。也唱不成戲了。只能請你們二位替我去告幾天假罷。洪大奎向梅玉亭一商量。好在昨天晚上打泡的兩個新角兒。玩藝兒還不錯。只能讓他們倆去壓大軸兒罷。洪梅二人見就着也是無益。只得回去料理戲館裏的事情。便先告辭回去。楊柳青託洪大奎帶一個信給順子和老媽子。教他們到此地來服侍老太太。洪大奎答應去了。陳簫甫看楊柳青母女的樣子。今晚是要就擱在此地的了。好在他的字號裏要招待辦貨客人。本有客房預備着的。便命茶房到樓上去打掃乾淨了一間房間。教楊媽到床上去休息一下。楊柳青見林少雲留在此地。不使得很。便教他到觀盛里家裏去看看。實在情形。順便也去託託他的朋友。請他們替小紅想想法子。林少雲此時心裏也覺得很難過。心想。都是因為我要與楊柳青說話。嫌小紅在傍邊礙眼。才幫着他在楊媽面前說謊。放他出去胡調。現在鬧成這樣的一個大禍。一半也是我害他的。問心實在有些對不起他。並且今晚他們也是借宿在別人家裏。我是一個年輕小夥子。擠在裏面也不很好看。如今見楊柳青打發他走。他也真的到各處去奔走門路。營救楊小紅去了。楊柳青攙扶着楊媽到樓上房裏。躺在床上。忽然肝胃氣痛。大發。陳簫甫忙教茶房到下面去把烟具拿上來。裝了兩口烟給她吃了。才覺得舒服了一些。等了一會兒。金八太爺來了。陳簫甫把他接到樓上。楊媽連忙起來。讓他躺在烟燈上。首。他問楊小紅的起禍根由。楊柳青又從頭至尾。對他詳細說了一遍。求他設法營救。金八太爺聽罷。坐起身來。側着頭沉思了一會兒。只見他不慌不忙。說出一個法子來。可以把楊小紅營救出獄。不知道金八太爺究竟有何等樣的魄力。可以把楊小紅救出獄來。且聽下回書中分解。

第十五回 約法三章捨身全大義 離筵一席揮淚別親交

却說金八太爺坐在烟榻上轉了一會兒念頭。忽然被他想了一個好法子出來。揚柳青與楊媽忙問什麼好法子。金八大爺道：揚小紅的案子，人人知道冤枉的。不過租界衙門判決的案子，上海是沒有上訴機關的。聽說王純華還入過外國籍。越發沒有辦法。現在要想替他伸冤，祇有到南海總督那裏去上控。包能平反這椿案子。好在我是廣東人，南海地方我也有許多產業在那裏。總督衙門裏，我也有幾個朋友在裏面。用我的面子去託他們，他們定能出力幫忙的。況且那位總督，我也在席面上會過幾次。此人最講公理，最恨手底下的官吏去欺壓平民。如果這件案子他要澈底究辦起來，只怕承辦此案的官吏都有些吃不消呢。揚柳青道：八太爺想的法子雖好，不過遠水救不了近火。眼前的問題，房子是被封起來了。我們一家子都不能出頭見人。我們也不能立刻動身到南海去打官司。就是能去，我們都是女流之輩，到了那面，人地生疏，也不知道總督衙門在那裏。我們這個狀，又向誰去告呢。陳簫甫道：這個事情只有請八太爺看在姑娘的份上，出來幫幫忙。囉，金八太爺又沉思了一會兒道：好。讓我先替你們把上海的事情開了，以後再想上控的法子罷。現在我就去找王純華，向他說說情去。說罷便站起身來告辭去了。時候已晚，陳簫甫即命茶房開了兩客客飯上來。楊媽與楊柳青那裏吃得下半粒米去。立刻就命茶房收了下去。林少雲出去了一回，把順子和老媽子帶了來，報告了一番封房子的事情。等到十點多鐘，金八太爺回來了。大家忙圍着他問消息如何。金八走了一趟，大概是烟癮發了，一連打了幾個噴嚏，忙躺下去抽了像釘鞋齒般大的四五口雅片烟。才見他坐起來，精神抖擻的說道：我剛才出去，知道那時候他是不會回公館的。我便到靜安寺路俱樂部裏去找他。我是常到那裏去的，所以也不用通報，竟自可以上樓，走到樓上，只見他正與幾位會審官圍在一張圓桌子上打撲克。閱老爺也在其內。他們見我來了，都站起來迎接我。閱老爺並願意讓我入局。我本不願坐下去的，禁不起他們你拉我扯。

我却不過他們的面子。只得坐下去陪着他們打了一個鐘頭撲克。害我輸了兩百多塊錢。打完撲克。他們又留我吃便飯。閱老爺與王純華都是歡喜喝酒的。他們慢慢地在那裏說笑喝酒。我也不能催他們。同席又有兩個客氣朋友在那裏。我又不便在席面上同他們談這種私事。直等他們吃喝過了。閱老爺才邀我到裏面吸烟間內請我抽烟。王純華是不吃烟的。只有我與閱老爺兩個人躺在鋪上。王純華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坐在我的大腿傍邊陪着我。命八太爺說到這裏。忽又躺下去抽烟。好像故意教大家把他剛才說的一番言語。再細細的咀嚼一回。多辨辨回味的。衆人靜候他又抽過幾口烟。才坐起來。指手畫腳的繼續說道。我睡在烟榻上。閱老爺親手裝了幾口大土烟給我抽了。他們還要邀我入局打麻將。我因為有事在身。便打破他們的局頭。不許他們再賭。他們當然聽我的話。就陪着我在烟榻上談天了。我見閱老爺也不是外人。有話但說無妨。便與王純華談起你們小紅的事。誰知不提此事。猶可提起此事。他就大發雷霆。他說。這班唱戲的實在太放肆了。我要有力。非把全球萬國所有的戲館一齊禁掉。把世界上所有的男戲子一齊槍斃不可。我見他說話如同發瘋一樣。當時就埋怨了他一番。他又說。就是全球萬國辦不到。也要請求我國的國王。多派幾百條兵輪來。非把中國全國的戲館一齊剿滅不可。止少的限度。也要把租界上的戲館。一律放一把火。燒得他們乾乾淨淨。才消得我胸中一口怨氣。那時候。我知道他還在氣頭上。不便插嘴。儘他發過一番脾氣。後來看他的氣漸漸的平下去了。我纔把我是去做調停人的話對他說了。他才說道。既然有你金八哥出來替他們說情。那我還有什麼話呢。我就不辦他們吧。你們看。這是多大的面子。當時我就請求閱老爺。要他立刻把你們的房子開封。閱老爺就埋怨我說。這個事情你早兩三天來跟我商量一下就好了。這時候已經照公事辦了。非要等到明天公堂上去發落不可。今晚是萬萬來不及的了。林少雲聽到這裏。心想。事情今天才發生的。怎能教人早兩三天去接洽。這分明是靠不住的話。但又不能當面去駁他。只得聽他再說下去。只聽得金八太爺忽然把喉嚨放低。學着當時竊竊私議的樣子說道。王純華見閱老爺已答應我開封了。他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只偷偷的對我說道。這次的

事情我實實在在丟了兩三萬塊錢首飾。我的損失未免太大了。現在要教我到公堂上去注銷這件案子。總要讓我撈回一些兒本錢才好。你命八哥既然同楊小紅的家屬有交情。請你去教他們把楊小紅騙去的東西一齊拿出來。私底下交還了我。我也不再去追究他們了。人情講到這種地步。真是天大的面子。除非我命八去說。別人是萬萬辦不到的。好。你們把楊小紅騙回來的東西交給我罷。讓我馬上同你們送去還他。他們還在俱樂部裏等我的回信呢。楊柳青哭喪着臉說道。小紅幾時拿什麼首飾回來呢。只有最近幾天。纔看見他手上戴着一個金鋼鑽溜子。我還問過他。這溜子是那裏來的。他說是花了兩塊錢。在畫錦里買來的。這個溜子已經被他們拿回去了。我們家裏那裏還有什麼別的首飾。這不是要冤枉死人嗎。命八太爺道。要冤枉小紅呢。王純華也不是那一種人。他還把一張失單給我看的。我只記得最值錢的是有一串多寶串。上面有三十二顆精圓珠子。每顆要值五百塊錢。還有一副八克拉的鑽耳環。這兩樣東西。就值兩萬了。其餘零碎的。什麼珍珠手鐲。白金嵌鑽的手錶。翡翠鑲梗。走馬綠戒子等等。還有兩千多塊錢現洋。湊合起來。也值萬把塊錢。這些東西都是實在的。王純華也不至敲你們這一點小竹槓呢。楊柳青急得眼淚直流道。家裏實在沒有看見過這些東西。教我們拿什麼去還他。楊媽早已說不出話。此時又覺一陣心痛。差一些又暈了過去。陳簫甫忙勸道。姑娘也不用傷心。慢慢的再想法子。八太爺只有煩勞你。再去同王純華商量商量。只說這許多東西。楊小紅實在沒有拿回家來。逼死他們母女兩個也沒有用。只能請他高抬貴手。積些陰功罷。命八沉思了一會兒。站起身來。再下樓去打電話找王純華。俱樂部裏不在。公館裏也沒有回來。大概是到妓院裏應酬去了。一時找不到他。命八只得回上樓去。約他們明天再去說情。並囑楊柳青好好的服侍着楊媽。早些安睡。說罷。便同陳簫甫下樓。隨後茶房便把烟盤收去。由他們在樓下抽烟。此地房裏的人。大家面面相覷。一籌莫展。看看時候不早。順子向茶房去設法了兩條被頭來。預備與老媽子兩個攤地鋪睡覺。林少雲只得快快的安慰了楊媽幾句話。出去借旅館度宿。楊媽這一夜睡在床上。心裏真像刀割一般痛苦。那裏睡得着覺。字號裏的規矩。打過十二點鐘就要熄電燈的。茶房好

心替他們拿了一盞半陰不陽的煤油燈進來。房裏越發覺得陰慘慘的。楊媽更那裏合得攏眼睛。對着一盞煤油燈癡癡的望着。兩目已欲哭無淚。胸口好像有一大塊大石頭壓着。過一兩分鐘。歎一口長氣。稍舒胸中的鬱結。楊柳青聽得娘的歎氣。心裏也像刀割一樣。實在想不出用什麼話去安慰娘。好不容易把一夜天捱過。天亮了半天。聽聽外面一點聲息沒有。地板上睡的順子。擰像殺豬一般的打鼾。借宿在別人家裏。未便清晨去打攪人家。只得耐性睡着。直至八點鐘。纔聽得房外有人走路。的聲音。老媽子也醒了。才把順子喚起來。捲去地鋪。等他出去了。楊柳青先起床。楊媽也起來了。母女兩個癡癡的望着。一語不發。她們在洋貨字號裏耽擱着。真比坐牢獄還要難受。肚子裏也不覺得餓。一夜不曾合眼。也不覺得疲倦。問問茶房。陳簫甫每天照例要到下午兩三點鐘。才由公館裏出來。盼到下午。洪大奎與林少雲先後到了。洪大奎非但不安慰楊媽。反埋怨了她一頓。說了許多現成話。放的都是馬後炮。弄得楊媽心理越發紛亂起來。楊柳青見楊媽的氣色不對。恐怕她再暈去。忙對林少雲使了一個眼色。林少雲遂藉故將他支走了。等到三點鐘模樣。陳簫甫纔同金八太爺一路到字號裏來。在楊柳青房裏抽了兩三個鐘頭雅片烟。金八才去找王純華。等到八點多鐘。纔來了一個電話。說是今晚俱樂部裏的人太多。不便與王純華談那樁事情。只好待明天再說吧。這樣的遷延就誤。楊氏母女在字號裏住了三夜。還是一點信息都沒有。小牛皮巧生更天天來報一個凶信。第一天說是觀盛里屋子裏的東西將要拍賣了。第二天來說是新衙門裏將出牌票來捉楊柳青了。第三天又說。將要移文到此地來捉人了。他每來一次。總要拿三五塊錢車錢去。楊柳青見他來了。常覺得有些提心吊胆。楊媽這幾天耳朵也聾了。說話也有些顛三倒四了。一天到晚只是呆瞪瞪的望着天。看她的樣子。真像半瘋似的。她們母女倆在字號裏度日如年。這三四天工夫的滋味。真不很好受。她們惟一的盼望。只有金八太爺這一條路了。楊柳青直把他當作親人一樣看待。因為只有他才能說幾句安慰娘的話。四天已過。直到第五天晚上十點鐘的時候。金八才送了一個確實的信息來。他說。王純華經我再三求情。今天肯讓步了。他答應不再追索原贓。他所丟掉的兩萬多塊錢首飾。只要你們

賠償他一半。你們現在拿一萬塊錢出來。我立刻去交給他。他明天就去註銷案子。楊柳青聽罷。一言不發。只把兩眼呆望着楊媽。楊媽問道。八太爺說的什麼一萬塊錢。我沒有聽清楚。楊柳青又把金八的話重說了一遍。楊媽哭道。不瞞八太爺。和陳老爺說。我們兩個孩子唱戲。每月祇掙五百塊錢。在上海祇唱了五個月戲。就算是一個錢不花掉。通統積起來。也只有兩千五百塊錢。何況還要置行頭。日用開銷。一樣樣的除去了。那裏還有什麼錢存起來呢。陳蕭甫道。你們那裏先湊湊看。看短少多少錢。再請八太爺替你們想想法子。楊媽道。我們現錢祇有一千多塊。再拿孩子的首飾變賣了。最多也只能湊足兩千塊錢。陳蕭甫聽了。眉一皺。嘴一撇。頭一搖。說道。這差得太遠了。我總想你們能湊七成。讓八太爺湊個三成。把這樁事情了結了。就算了。如今遠差這麼一大撇。這可難辦咧。陳蕭甫說罷。房間裏鴉雀無聲。暫時沉默。只聽得金八啞啞。雅片烟吸進斗的聲音。等他吸完烟。拿出一個大金錶來一看。說道。時候不早。我要回去了。你們再想想法子。我明天再來聽你們的回音罷。這句話說過。又等了三天。看看楊媽。真是石子裏逼不出油來。金八其實早已託人向王純華說妥了。只要追回五千塊錢。王純華已人財兩得。就可以和平了結了。陳蕭甫怕的是楊媽手裏有錢。五千塊錢難不倒她。所以故意把價目抬高些。現在看她實在拿不出來。只得教金八把實價告訴了她們。誰知楊媽說來說去。只有兩千塊錢。此外只有老命一條而已。陳蕭甫見時機已到。偷偷的把嘴一歪。金八就託故先走了。陳蕭甫與楊媽躺在烟鋪上。楊柳青坐在鋪面前。陳蕭甫一面燒烟。一面繞着灣兒。由籌款問題。說得金八身上。再由楊小紅一時不能出獄的話。說得楊媽的養老問題。再轉到楊柳青的終身問題。再把金八從前求親的話重說一番。此時他也不勸楊媽。把女兒嫁給金八。要想教楊媽反去要求他做媒。誰知被他這樣一說。勾起了楊媽的心事。坐起來抱着女兒。嚶嚶大哭。楊柳青被娘這樣一哭。她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豈有不明白之理。當時也顧不得含羞。先把娘扶下去睡了。便很坦直的對陳蕭甫說道。教我嫁給八太爺。我問心是十二分不願意的。但是事到如今。被許多爲難的事情逼到我身上來。我也只好犧牲了我一輩子的幸福。就去嫁給他罷。陳蕭甫笑得眼睛合成一條縫。說道。我

知道姑娘是一位深明大義的女丈夫。楊柳青止住他道：「且慢，我嫁他是可以的，不過我還有幾個條件。」陳簫甫道：「你放心的，我要求的並不是我自己的事。」陳簫甫道：「只要你肯說，我想八老爺沒有辦不到的事。」楊柳青道：「第一件事，他說到南海去告狀，能把我的兄弟搭救出來，現在就要他立刻動身，幫我們去告狀。」第二件，我也沒有什麼親人，只有這麼一位老娘，要靠他養老終身的，不准有一點兒待虧她。」第三件，現在這件事，要他拿錢出來替我們料理清楚，另外還要他拿二千塊錢交給我的娘，算她將來老千年時的棺材本。他若是有這一樁事情答應不了，我們母女倆情願陪着兄弟一塊兒去吃官司的。」陳簫甫聽罷，連連鞠着大姆指頭稱贊道：「好，真是一位孝義兩全的姑娘，說話很有道理。」八老爺聽見了，心裏一定也很感動的。我明天把姑娘的話轉達給他聽，我想他也不會不答應的。當夜這樣商量好了，到了明天，陳簫甫來回覆道：「三樁條件，八老爺都已接受。」第一件，等姑娘過門後，他帶了姑娘同到南海去上訴，包可以把小紅救出來。」第二件，更不成問題，姑娘嫁了他，姑娘的母親就是他的岳母，女婿有半子之靠，應當要奉養的，他願意接回去把她當老太太一般看待。」第三件，老太太養老送終，都由他一人担任。眼前的官司，都由他拿錢出來料理，他再給老太太兩千塊錢，好在老太太到了他的家裏，吃喝穿住，都不用花一個錢。老太太把現錢放在手裏也沒有什麼用處，他還能把老太太自己所有的兩千塊錢，和他給老太太的兩千塊錢，一齊存在他上海開的店鋪裏，存摺交給老太太，按月可以去支取四十塊錢利息，當作老太太的零用。如果有急用，本錢可以隨時去提的。這樣辦法，你們商量着看好不好？」我在樓下聽你們的回信，陳簫甫說罷，自下樓去。此時房間裏除楊氏母女倆，林少雲也在那裏，他混入楊家的目的，就在看相楊柳青，他用了細磨工夫，住在楊家數十天，楊柳青已被他哄得暗暗心許，楊媽也非常相信他，看看這塊天鵝肉將要落入他的嘴裏了，忽然青天裏來一個霹靂，楊小紅出了這麼一樁事情，自己既無力量去搭救小紅，又無銀錢替他們去解眼前的圍，只得幫着他們乾着急。今天跑到字號裏來，聽得楊柳青要嫁

命八太爺的消息。這時候他的心裏，真比聽見楊小紅入獄的信還要難過。楊柳青把所以要嫁金八的理由告訴了他。他也說不出反對的話來。當着楊媽的面前，又不能與楊柳青談什麼私話。只有望着楊柳青連連歎息而已。楊柳青也含着一泡眼淚望着他。兩個人脈脈含情，心裏都有十二分委曲。只是說不出口罷了。陳簫甫說罷下樓。楊柳青又細細的對娘說了一遍。楊媽把手臂撐在床上，側着半個身子說道：「我這幾天是急得一點主意都沒有了。姑娘，祇要你稱心就是了。楊柳青道：「只要他能够替我們辦到這幾件事呢，就是嫁他也還值得。即使我將來不稱心，我也不會抱怨你娘的說罷。眼淚又落了下來。林少雲道：「妹妹，你不要上他的當。這種廣東人是不很好弄的。現在他說得好，將來翻起腔來，你一點辦法都沒有。他說把媽接回去住，教媽媽把錢存在他的店鋪裏，那是他娶妹妹，非但不花一個錢，反而被他騙了兩千塊錢去。將來他說他的店鋪倒了，這個存摺有什麼用處？」楊媽道：「那末依你該怎樣辦呢？」好兒子，你快同我出主意罷。林少雲站起身來，把房門一關，拖一把椅子坐到床前來，俯着身子，悄悄的獻計道：「據我的意思，定要教他拿出兩千塊現洋來，存的地方不能由他指定。媽媽愛存在那裏就存在那裏。並且媽媽還千萬不能跟着妹妹一同到他家裏。如果進去了，變了吊桶掉在他的井裏，諸事都可以由他打發了。林少雲道：「媽媽的事情，妹妹你放心，交給我好了。我同你如同親骨肉一樣，我也沒有什麼親人了。這個媽媽就是我的親生媽媽。據我的力量，難道養一個娘都養不起嗎？我同媽媽租間小一點房子，把開銷打省些。我白天出去做生意，家裏有一個老年人替我管理家務。我們兩方面都有照應。我們有一個家在這裏，妹妹也有了一個娘家了。常常可以回來玩玩。金家知道妹妹娘家還有人，也不敢欺侮你了。楊媽聽罷，抓着林少雲的膀子，感激得淌眼淚道：「唉，我們的小紅要有你這樣的孝心待我，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受苦了。楊柳青心裏也十二分感激，但是想不用一句什麼話來感謝他。看見娘哭，也只有望着林少雲淌了幾點眼淚。林少雲又用話着實撫慰了她們一番。然後開門喚老媽子進來，吩咐她去請了陳簫甫上樓。楊柳青把要現錢和娘不願同到金家去住的話說了。陳簫甫便去打電話與金八商量。他往返又跑了多次，才

算通統依了楊柳青的主張。事情說妥後，又過了三四天。觀盛里的房子才揭去封條。楊柳青開發了字號裏茶房的賞賜。才與林少雲侍奉着母親，帶着順子老媽，一同回家。他們進門的時候，見客堂裏一桌殘肴，已被老鼠吃得精光。只有幾只空碗。兀自擺着。順子幫同老媽子，忙將它收去。鄰居們都圍在門口瞧熱鬧。楊媽的許多賭伴都來慰問。楊媽與他們周旋了一番。母女二人步到樓上，看見小紅的床鋪衣服，睹物傷心，少不得又要大哭一場。合家忙亂剛罷。洪大奎也得信來了。他此來負着兩種使命。一種是楊柳青與天樂茶園訂的半年合同，是到九月十五日爲止。現在期滿了，要請她續訂半年。一種是九月十三日，是小紅的婚期。現在吉日已錯過了。小紅還在牢裏，不知何日可以出獄。邢家的小姐爲了小紅的事，曾經哭得死過去了幾次。人家小姐的終身是不能耽誤的。要教楊媽把庚帖退還邢家。洪大奎進來，先請楊柳青續訂合同。楊媽當然不能答應。說女兒已經許配人家了。不日就要做親。以後也永遠不吃這碗唱戲飯了。洪大奎見楊媽說得這樣決截，知道以後對於這條道路上是沒有什麼指望的了。便笑嘻嘻的說道：吳老闆同你們訂的合同是到九月半爲止。你們唱到八月二十七就打住了。照理是要補唱的。楊媽連忙插嘴道：我們也很願意補唱。你們把小紅救了出來，不要說半個月，就是補唱半年都行。洪大奎且不答話，只把旱烟袋在手裏拍了兩下，冷冷的說道：這呢，不能够怪老闆的。又不是老闆害他。如今且把合同丟開不說罷。上個月你們拿了三十天包銀，只唱了二十七天戲。多拿人家三天錢。那又怎麼個說詞呢？楊媽道：我們唱到二十七。上個月是小建。照你們算，也只二十八二十九兩天。怎麼會有三天呢？洪大奎道：戲班裏的規矩，小建只有二十九天包銀。你們拿了三十天包銀。這三天戲，非補唱不可。楊柳青在傍邊看他們將要爭論的樣子，便出來調停。找還了洪大奎三天包銀。共計五十塊錢。才算結。洪大奎把錢裝在袋裏，又與楊媽爭論退婚的事。楊媽的意思，要把行聘的四樣金器收回來。洪大奎非但不肯，還要楊媽貼補邢家辦喜事請酒的損失費。兩個人又幾乎吵起嘴來。楊柳青又勸娘道：大的財都破了。何在平這一點小財呢？把庚帖退還給人家。以後兩不來往就完了。楊媽無法，只得把八字帖檢還了他。從此洪大奎便與楊家斷

絕往來。以後他與人家談起楊小紅，也不承認有這麼一份兒世交了。幾天一過，陳簫甫把兩千塊錢送了來。楊媽教林少雲寫了一張筆據給他。言定十月初一日接楊柳青進宅。楊媽一來爲節省開銷起見，二來因爲住在唱戲人家一起，想起了兒子就要傷心，便教林少雲另外在僻靜地方租了一所小房子，預備楊柳青出了閣就搬過去住。順子用到月底也歇了，只留一個老媽子帶過去服侍。家裏有的唱戲行頭等東西，看見了又要傷心，便通統廉價賣給人家。情願等小紅能够出來唱戲的時候再去置辦。這些行頭倒也賣了有幾百塊錢，拼拼湊湊，楊媽手裏共有五千多塊錢。楊媽又向金八取了五百塊錢，替女兒做衣服。楊柳青只用了三百塊錢，又省了二百下來給娘用。光陰迅速，一晃就到了九月底了。明天就是楊柳青出閣的日子。隔夜，楊媽煮了幾樣菜，打了一壺酒，也不請什麼外客，就是他們母女二人與林少雲三人同席。算是與女兒餞行。楊媽推女兒坐了首座，自己和林少雲在橫頭陪着。楊媽執了酒壺替女兒敬酒。楊柳青連忙站起來接着。楊媽斟着酒，含笑說道：「今天是喜酒，大家應該快活一些，恭喜你姑娘。到了金家以後，事事稱心如意，早生貴子。」楊柳青也笑道：「依你老人家的金口，我也願你身體康健，多福多壽。」楊媽又要與林少雲斟酒。林少雲忙奪過壺來，自己斟了一杯，反替楊媽斟了酒。楊媽夾了一塊豬耳朵，敬到女兒面前道：「這是你愛吃的，趁今天多吃一點……」唉，你的兄弟雖然淘氣，今天沒有他在座，好像冷清得多了。說到這裏，連忙將眼淚忍住。楊柳青一眼瞟見，忙把話頭又開，對林少雲笑道：「哥哥，今天還要你破費這許多錢，實那麼好的東西送給我。」林少雲道：「這不過表我一點兒意思罷了。妹妹，你這麼一謝，倒教我難爲情了。」楊媽道：「少雲真孝順，這個乾兒子真被我收着了。只差在我肚子裏裝了一裝，其餘同我親生的孩子有什麼兩樣。你看，這幾天爲他兄弟的事，急得瘦了一殼了。」林少雲用手一捋下巴殼，眼望着楊柳青笑道：「我真的瘦了嗎？妹妹，你看我瘦不瘦？」楊柳青低着頭，一顆一顆的數着。面前一堆瓜子，數了十幾顆，慢慢的送一顆到嘴裏去，磕着，舉目向林少雲一瞟，歎了一口有氣無聲的短氣。楊媽不理會，還說道：「這一晌時，那一個不瘦，就是我家姑娘，兩個眼眶都陷下去了。你到了冬天，叫八太爺多買些補藥給你吃吃，他有錢買。」

得起說罷哈哈一陣大笑。林少雲也接着笑道：是吓，有錢的人家什麼事都容易辦得到。妹妹真是好福氣。楊柳青此時真要哭出來了。只因爲母親今天剛高興一點，不敢去勾起她的傷心，只得咬住嘴唇，忍着眼淚，陪他們坐了一會。推說肚子裏不舒服，飯也不吃，竟自上樓去了。林少雲也坐不住，要了半碗飯來吃了，坐在傍邊，望着楊媽獨酌。楊媽獨飲覺得無聊，教順子再去打一壺酒來同喝。把老媽子也拉來坐了。主僕三人圍在一張桌子上吃喝。林少雲見有機可乘，便悄悄的上樓，聽得前房有隱隱飲泣的聲音。他便走進房去。楊柳青聽見他進來，哭得越發的傷心了。少雲坐在床沿上，推推她的身子，問她爲什麼又要傷心。她只是飲泣。少雲橫下身子去，想去安慰她。楊柳青急忙坐了起來。林少雲也只得坐起身來望着她。楊柳青嗚咽着說道：我這幾天的心裏，比死還難受。你還拿話來譏笑我。媽媽是這樣糊塗的一個人。我在你的面前，也表明過好幾次心跡了。事到如今，你還是不肯原諒我。可見得世界上沒有一個是我的知心人了。林少雲呆呆的望了她一會，看她把眼淚暫時擦乾了，才說道：你……又要我吃虧，又要我說好話安慰你。我……教誰來安慰呢？你心裏難受，我的心裏也不見得好受。說罷，他也迸了兩點眼淚出來。楊柳青把手裏的溼手帕，一道一道望指上繞，說道：我也知道對你不住，不過你們男人總比女人好些。你將來總不至於像我一樣，也教你娶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太，陪着她過一輩子的。林少雲道：只要你肯嫁我，就是讓我等到你五十歲，我也是願意的。楊柳青道：我早已同你說過，我嫁給這個老頭兒，是爲了要救我的兄弟，保全我娘的一條老命。情願讓我自己受一輩子的苦，要是依我的心，我是願意嫁你的。只可惜了我沒有那種福氣罷了。你待我們一家子的好處，待我一個人的情義，我今生是不能報答你的了。只能等我來世，讓我好好的去投一個胎，再來報你的恩德罷。她說到此處，咽喉裏及咽住了。林少雲只有一副失望的神氣，也答不出什麼話來。靜默了一會，楊柳青又道：我們只有親兄妹兩個，一向是相依爲命的。現在我的兄弟就同死了一樣，他是不能指望的了。我只有把你當作我嫡親的哥哥一樣。我去了，家裏的娘就全靠你來照應。除了你，也沒有別人可以托付。你若真是真愛我的，你可不能待虧我的娘。我的身子是

賣給人家的了。將來我總想一個別的方法來報答你。就是如果你說照應不到的。那末也請你早些告訴我。讓我就把她帶到金家去侍奉。林少雲連連拍着胸脯道。這件事你放心。你的娘就是我的娘。她老人家養老送終的事。都由我一力担任。不要你費半點心思。楊柳青聽罷。真是感激零涕。當時就爬在地下對他磕了一個頭。林少雲連忙還禮不及。此時楊柳青已覺得心裏寬了一點。眼淚也止住了。林少雲抬起了頭。默默的望着壁上掛的一張楊柳青的放大照相出神。楊柳青喚道。喂。事情已到這種地步。你還發什麼呆呢。林少雲好像嚇了一跳。對楊柳青注視着。也不開口。楊柳青道。你老是怎麼瞅着我幹什麼。林少雲微嘆道。今天看過。明天就沒有看了。不能不看一個飽。楊柳青不由得被他引得笑了出來道。我人還在世界上。去了還要回來的。我又沒有死。你發什麼瘋。林少雲雙手緊緊的握着她的手道。你再回來。就是人家的人了。只怕有丫頭老媽們跟着管住你。我們那裏還能像現在這樣親熱呢。楊柳青注視他的臉。一眼不瞬。忽覺得一陣眼花。身不由主的伏在他的肩膀上。林少雲忙放了她的手。把她摟在懷裏。面頰靠在她的香髮上。房裏暫時沉默。只聽得樓下楊媽等還在說笑。喝酒。林少雲忽對楊柳青溫存着說道。趁這個時候。妹妹。我要求你一樁事情。你若真心愛我的。我想。妹妹。你一定肯答應我的。楊柳青聽他這樣吞吞吐吐的說話。不覺吃了一驚。不知林少雲所要求的究竟是什麼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香月